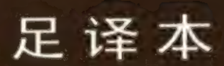

足译本
一千零一夜
（七）
李唯中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一千零一夜

（七）

李唯中 译

宁夏人民出版社



第七百九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悄悄走去，眼疾手快，拿起大公主的羽衣，而那些姑娘们只顾欢快地戏水沐浴，谁也没有注意岸上发生什么事。姑娘们沐浴后，相继登岸，穿上羽衣。当公主要穿羽衣时，却发现羽衣不翼而飞，不禁大惊失色，高声叫喊不止，用力拍打自己的面颊，撕扯自己的衣服。姑娘们走来问发生了什么事，她告诉她们说自己的羽衣不见了，姑娘们得知这个情况，高声哭着叫着，不住地拍打面颊。夜色眼见来临，姑娘们再也不敢等下去，各自穿上自己的羽衣，丢下公主，展翅飞去了。

哈桑眼见群鸟展翅飞去，只留下公主一人呆在那里，开始留心观察她的动静。他听公主说："喂，拿走我的衣服的人哪，如今我是赤身裸体，无法走出去见人，请把我的衣服还给我吧，好让我遮住羞体，莫让人们看见我这种模样……"

哈桑听后，周身热血沸腾，只觉得更加钟爱那位漂亮姑娘，再也坐不住，立即站起来，向公主跑去。

哈桑飞也似的跑到大公主身旁，上去拉住她，带着她行至宫殿前，走进自己的房间，给了她一件衣服。公主哭着，咬自己的手。哈桑将门锁好，便找小公主去了。

哈桑兴致勃勃地对小公主说："我把公主抱进了我的房间，她坐在那里，边哭边咬自己的手……"

小公主一听，立即站起来，走到哈桑的房间。她见公主痛苦落泪，急忙走上前去，恭恭敬敬地行过吻地礼，然后向她问安。

大公主说："喂，小公主，你们人类怎好这样对待神王的女儿？你知道，我父亲是位伟大的神王，所有神王都在他的管辖之下，无不畏惧他的权势。我父王手下有许多哲人、谋士、星占师和妖术师，还有无数妖魔鬼怪听从他的调遣，谁都不敢违抗他。我父王的手下还有许多兵将，数目只有安拉知道。小公主啊，你们怎敢把人藏在这里，怎敢把我们的底细内情透露给人类呢？这个拿我衣服的人究竟是何许人？从哪里来？"

小公主说："公主息怒！这个人很讲义气，从善如流，从来没有做过坏事。他非





常爱你。公主，因为爱你，险些丢掉小命儿。女人嘛，本来就是为男人而降生的。假若不是因为他深深爱你，他是不会得病的，险些丢掉了他的性命。这正是你的幸福所在。”

随后，小公主把哈桑如何看见公主们飞来下到湖中沐浴戏水，怎样深深爱上了那位公主的，又怎样在湖边苦苦等待数日等情况，一五一十地向大公主讲了一遍。

大公主听后，自感没有挣脱的希望。小公主走去，取来华丽衣饰，给大公主穿戴上，又端来吃的喝的，让大公主进餐。大公主吃饱喝足，心才平静下来。

小公主继之用温柔的话语安慰公主，说道："公主，哈桑爱你爱得死去活来，你就可怜可怜他吧！"

小公主善言欲讨大公主的欢欣，而大公主一直哭泣不止，直到天亮，方才停止落泪，心情也慢慢平静了下来。

大公主知道自己无法解脱，便对小公主说："公主小姐，既然安拉赐予我这样的命运，让我远离家乡，别离亲人，那么，我也只有忍耐了。"

小公主走去为大公主收拾了一个顶好的房间，让大公主休息。小公主一直陪着她，好言好语安慰，大公主的脸上终于绽出了笑容，别离家乡、亲人、姐妹的忧愁和苦闷一扫而光。

小公主走去见哈桑，对他说："哈桑哥，你到大公主的房间里去吧！到了那里，你要吻大公主的手和脚。"

哈桑来到大公主的面前，吻过她的手和脚，再吻大公主的眉心，并且说："美丽的公主，凭生命起誓，请你放心吧！我这样把你请到这里来，愿意做你的奴仆，直至世界末日来临。我的这位小妹妹也甘做你的婢女。美丽的公主，我想按照伟大安拉及其使者的法律，与你结为夫妻，带你回我的祖国，与你同住在巴士拉，为你买男仆女婢、公馆庄园。我家有老母，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性，她也将伺候你。当今世上，再没有比我的祖国更美好的地方了。那里一切都好，那里的一切都比其他国家好；那里的人一个个容光焕发，热情好客。"

哈桑百般安慰大公主，谈天论地，而大公主却只言不发。

这时，忽听有人敲门，哈桑打开门一看，见公主们打猎回来了。他心中甚为高兴，向她们问安好，祝福她们，庆贺她们平安顺利返回。

公主们离鞍下马，回到房间，脱去猎装，换上艳丽的女儿装。她们打来许多猎物，其中有羚羊、野牛、野兔、猎狗等等；把一部分送去宰杀，另一部分放在宫中喂养。

哈桑扎起彩腰带，走去为公主们屠宰猎物，而她们则开心地围着猎物唱呀跳呀，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屠宰完毕，大家烹煮烧烤，准备一起美餐一顿。





哈桑走向公主们，先吻大姐的头，再一一吻六位妹妹的头。见此情景，六姐妹问哈桑："哈桑兄弟，你在我们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要这样客气呢？你是人，而我们是精灵呀！"

哈桑泪眼红润，哭了起来。公主们问："哈桑兄弟，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顺心的事，致使你泪水潸然而下呢？你这样哭，叫我们多难过呀！如果你思念祖国和亲人，我们可以送你返乡，去见你的亲人。"

哈桑说："凭主起誓，我不是想离开你们。"

"既然这样，又为何落泪？"

哈桑羞于对她们说自己爱上公主，恐怕她们反对他那样行事，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口。

小公主走上前去，对姐姐们说："哈桑哥哥抓住了一只飞鸟，想请你们帮忙，让哈桑与飞鸟结为眷属吧！"

姐姐们望着哈桑，异口同声说："哈桑兄弟，我们都愿意为你效力。不管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满足你的。你只管明说，不要瞒着我们。"

哈桑对小公主说："小妹，我羞于开口，对她们说不出来，还是请你对她们说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九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小公主走上前去，对姐姐们说："哈桑哥哥抓住了一只飞鸟，想请你们帮忙，让哈桑与飞鸟结为眷属吧！"

姐姐们望着哈桑，异口同声说："哈桑兄弟，我们都愿意为你效力。不管你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满足你的。你只管明说，不要瞒着我们。"

哈桑对小公主说："小妹，我羞于开口，对她们说不出来，还是请你对她们说吧！"

小公主对姐姐门说："姐姐们，我们外出旅行时，把哈桑一个人留在宫中。只有他一个人，在这里孤孤单单，闷闷不乐，恐怕有人来伤害他。正如你们所知，人的思想是很活跃的，因此他将通往殿顶的那道门打开了，然后独自沿台阶而上，坐在殿顶上向谷地望去，怕有人到宫殿里来。一天，他正坐在那里时，忽然见十只鸟儿飞来，落在湖边。他发现当中最美丽的那只小鸟用嘴啄其余的鸟儿，而其余的鸟儿都不敢把爪伸向那只小鸟。片刻之后，鸟儿们纷纷用爪子剥去自己身上的羽毛，霎时之间，十只鸟儿变成了十位亭亭玉立、明艳动人的少女。片刻后，少女们又脱掉身上的衣裙，先后下到湖水中沐浴、戏水。哈桑一直站在那里，这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看见那个最漂亮的姑娘让其余的少女们行进水里，而那些少女们谁也不敢把手伸向她。那位姑娘容貌最漂亮，衣着最华丽。姑娘们一直在湖中呆到晡时，然后上岸穿上衣裙和羽衣，展翅飞向天空。因为哈桑兄弟爱上了那个漂亮的姑娘，所以觉得爱火烧心，后悔自己没有将她的羽衣悄悄拿走。哈桑因此病倒在床，食不甘味，夜不成寐，苦苦等待鸟儿们再次飞来。就这样，哈桑一直等到新月挂在西天边。一天，他正坐在殿顶时，忽然见鸟儿飞来，照样落在湖边，剥掉羽衣，脱下衣裙，下湖沐浴。这时，哈桑走去，悄悄将那位姑娘的羽衣拿走了。哈桑知道，那位姑娘没有羽衣是飞不走的，于是将羽衣藏了起来，恐怕姑娘发现之后，将他杀掉。"

小公主停顿片刻，接着又说："哈桑等姑娘们穿起羽衣飞走之后，他便走去，将那姑娘带回来了。"

公主们问："姑娘在哪里？"





“在哈桑的房间里。”

“她的长相怎样？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公主貌美似圆月，脸上的光比太阳亮，涎水比蜂蜜甜，身材挺似修竹，二目炯炯有神，酥胸高耸，大腿似玉石柱，腰肢纤细，臀部丰隆……真是个秀目含娇，天生丽质，身材苗条，肤色嫩白，风韵可人，亭亭玉立，风姿绰约，实在美不胜述，可爱可亲。”

姐妹们听罢，无不被那位姑娘的姿色所吸引，异口同声说：“让我们去看看如花似玉的美女吧！”

哈桑心荡神驰，带着公主们来到公主的房间。

打开门，公主们相继进去，向大公主行吻地礼。她们见大公主果然像小妹说的那样俊秀，一个个发出由衷赞叹，向她行吻地礼，问好致安。她们说：“凭安拉起誓，尊敬的公主，欢迎你，这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假若你知道女性们是怎样描述这位小伙子的，你一定会终生喜欢他。这位小伙子是非常爱你的。亲爱的公主，哈桑这样行事绝不是存心胡闹，是打灵魂深处爱上了你，衷心希望合法地向你求爱。哈桑是个好小伙子，心地善良。假若我们知道姑娘不需要男子的关怀，我们会制止他的要求的，虽然他没有派媒人去说媒，而是他亲自把你接到了这里。他告诉我们，他已经把你的羽衣烧了；如若不然，我们会向他讨回羽衣，奉还给你的。”

之后，七姐妹中的一位姑娘与大公主一番商量，终于说动了大公主，旋即让大公主与哈桑订了婚约。哈桑拉着大公主的手，经大公主同意，二人结为百年之好。姐妹们为哈桑与大公主举行了隆重结婚庆典，随即将一对新人送入洞房。

洞房中，灯烛通明，新郎哈桑撩开公主的面纱，但见新娘笑容满面，明艳动人，貌美似月。新娘新郎共枕同眠，相亲相爱，无以复加，情话绵绵……哈桑如愿以偿，喜在心中，乐在脸上，欣然吟诵道：

有女身苗条，
明眸动人心房。
面容娇好多秀丽，
明艳欲溢芳。
在我的眼里，
你就是这个模样：
一半是宝玉，
三分之一闪着金光；





五分之一是麝香，
六分之一是龙涎香。
你是珍珠，
更比珍珠光亮。
夏娃只生下你一个，
天园绝无二靓。
你若想折磨我，
千万不要越过情网。
若得宽谅我，
表明心里亮堂。
世界靠你来装点，
你正合我理想。
看你俊俏容颜，
谁能不多思多想？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九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吟完诗，与新娘共枕同眠；洞房花烛之夜，自有一番情趣。哈桑知道娘子还是一颗未打孔的珍珠，欣喜之情难以言表，快慰心波层层荡漾。

闹洞房的公主们站在门外，侧耳聆听洞房里的动静，她们听见新郎哈桑吟诗赞美新娘，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情，不禁高声喊道："公主新娘，听到新郎诗性大发后吟诵的诗歌了吧……他那样爱你，别埋怨我们哪！"

新娘听姑娘们这样一说，不禁心花怒放，心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快慰，直笑得抿不上嘴……新婚夫妻恩爱情深，不知不觉四十天过去了。

一天夜里，哈桑梦见母亲形容憔悴，骨瘦如柴，面色蜡黄，而站在母亲面前的他却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他梦中听母亲对他说："哈桑，孩子，你生活得这么好，怎么把娘全忘了呢？你瞧瞧娘的情况吧！自打你离开家，娘无时不在思念你。我在家院中为你堆了一个坟，墓碑上刻着你的名字，天天守在墓旁，日日为你垂泪。孩子，你何时能回到娘的面前，让我们母子团圆呢？……"这时，哈桑突然惊醒，泪流满面，哭泣不止。哈桑心中难过，再也没有睡着，只觉难以忍耐这种远离娘亲的异乡生活。

天亮后，公主们照例来看哈桑，和他一起娱乐，而哈桑却不看她们一眼。姐妹们见他闷闷不乐。便问哈桑的妻子："夫人，哈桑今天怎么啦？"

哈桑的妻子答："我不知道。"

"你去问问他呀！"

哈桑的妻子走到哈桑面前，问道："哈桑，亲爱的，你怎么啦？"

哈桑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将自己的梦境向妻子说了一遍，继尔吟道：

处境苦不堪言，
抬头不见路。
因爱情灾难至，
实在顶不住。





哈桑的妻子把哈桑讲的情况告诉了姑娘们，姑娘们又听到哈桑吟诵的诗，无不同情哈桑。

公主们对哈桑说："哈桑兄弟，以至仁至慈的安拉的美名的名义，你就请便吧！我们是不会阻拦你回去探望你的母亲的，而且我们还将竭尽全力，想方设法帮助你实现这一美好愿望的。不过，哈桑兄弟，你回到故乡之后，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要与我们经常保持联系，就是每年来看我们一次，也是好的。"

"我一会来看你们的。"哈桑欣然说道。

姐妹们走去，开始为哈桑携妻回乡做准备。她们为哈桑准备好旅途上吃的干粮，为新娘准备了许多精美首饰和锦衣，每件东西至精至美，价值难以估计。此外，她们还为这对夫妻准备了许多珍奇宝贝。

之后，公主们击打铜鼓，顷刻间数峰神驼应声而至。她们把准备好的东西扎上驼背，让哈桑及其夫人各骑一峰骆驼，其余骆驼驮上二十五箱金砖、五十箱银元宝，在小公主的陪送下，登上了返回故乡的路。

七姐妹陪送哈桑及夫人，走了三天三夜，跨过了常人要三个月才能走完的路程。

千里送客，总有一别。公主们与哈桑及其夫人一一吻别，无不含着惜别的热泪，挥手依依告别。小公主上前与哈桑拥抱，不禁泪水潸然下落，直哭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小公主苏醒过来，睁开眼睛，凄然吟诵道：

> 你我分别日，
> 不觉失眠时至。
> 情深不得聚，
> 骨瘦体力尽失。

小公主吟完诗，同哈桑告别，并叮嘱他说，回到家中，见了母亲，心定下来之后，千万不要中断同她们的联系，每六个月要来一趟。她说："哈桑哥，如果有什么困难，或者害怕有什么灾难降临，你就敲那面铜鼓，立即会有神驼出来；到那时，只要你乘神驼，来这里是很方便的。哈桑哥，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

哈桑听后，向姑娘们立誓日后一定来访，要她们马上回返。

哈桑说："一定来看公主们！一定！"

哈桑离去，公主们回到宫殿。姑娘们个个为与哈桑分别而感到难过，尤其是小公主，更是依依不舍。





小公主回到宫中后，心中甚感不安，苦闷难耐，食不甘味，夜不成寐。

哈桑带着妻子日夜兼程，跨荒原，越旷野，穿峡谷，攀丘山，送走夕阳，迎来朝霞。感赞安拉护佑，终于平安回到了巴士拉城。夫妻俩来到门前，离开驼鞍，卸下所有的东西，遣走神驼，然后上前敲门。

哈桑刚一抬手，但听母亲正在低声哭泣，哭得好生伤心，她边哭边吟道：

两眼没有困意，
怎会尝到熟睡甜？
万物皆已安歇，
他却不得眠。
他本是尊荣之主，
家财积万贯；
今日却做客异乡，
伶仃孤苦难言。
思念之火烈，
炽燃在两肋之间。
钟情占据心扉，
号丧忍磨难。
只因落入情网里，
忧伤泪潸然。

哈桑听完母亲的诗，禁不住泪水脱眶而出。他使劲地敲过门，听母亲问："谁呀？"

"娘，我是哈桑。"母亲打开门，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哈桑回来了，惊喜不已，登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哈桑马上拿出玫瑰水，朝母亲的脸上洒了一些。片刻过后，母亲慢慢苏醒过来，母子相互拥抱，母亲连连亲吻儿子，喜泪浸湿了衣襟。

哈桑把行李搬进家中，儿媳拜过婆母，母亲的心方才安稳下来，连声感赞安拉让他们母子久别重逢。母亲吟诵道：

时光老人慈悯我，
惜我心遭火灼。
赶走我内心恐惧，





满足我的欲所求得。
我不会原谅，
他所犯下的过错。
他的罪比天大，
令我白发忽然增多。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九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母亲打开门，认出是自己的儿子哈桑回来了，惊喜不已，登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哈桑马上拿出玫瑰水，朝母亲的脸上洒了一些。片刻过后，母亲慢慢苏醒过来，母子相互拥抱，母亲连连亲吻儿子，喜泪浸湿了衣襟。

哈桑把行李搬进家中，儿媳拜过婆母，母亲的心方才安稳下来，连声感赞安拉让他们母子久别重逢。

哈桑的母亲吟完诗，坐下来，母子俩互诉衷肠。

母亲问哈桑："孩子，你和那个波斯老头儿后来怎么样啦？"

哈桑说："那个老东西不是波斯人，而是一个拜火教徒，他崇拜火，而不崇拜伟大的安拉。"

接着，哈桑述说他被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带走，将他装在骆驼皮里，再让兀鹰衔起来，把他丢在山顶上，以及他在山上看见被拜火教徒利用而丧命山顶的尸骨的情形，从头到尾向母亲说了一遍。后来，哈桑又讲到他如何从山顶纵身跳入海中，幸得安拉默助，将他送到七位公主的宫殿，与公主们结为兄妹，在姑娘们那里住了下来；后来安拉又怎样把那个拜火教徒送到他所在的地方，让那个坏家伙自投罗网。他告诉母亲他爱上了一个姑娘，如何抓住姑娘，与姑娘结为美满夫妻……一直讲到如何携带妻子回家，母子团聚。

母亲听后，惊异不已，连声赞美安拉护佑儿子平安、健康地回到了家中。

母亲走去看看儿子带回来的那些行李，问里面装的是什么，儿子如实相告，母亲听后非常高兴。

母亲走到儿媳面前，见儿媳长相俊美，身材匀称，明眸皓齿行止妩媚，喜不自禁。

母亲对哈桑说："孩子，赞美安拉护佑你们平安返回！"

母亲坐在儿媳身边，和她亲切交谈。

过了一会儿，母亲到市上买回十套漂亮衣服和床单、被褥，让儿媳穿上华丽衣服，着意将儿媳打扮一番。

母亲对儿子说："孩子，我们一下有了这么多钱，我们不宜在这里住下去，快



搬到巴格达城去吧！你知道，我们是穷人，人们会怀疑我们在搞炼金术。走吧！我们离开这里，迁到和平之城巴格达去，在哈里发的保护下生活吧！到了那里，你可以开个店铺做买卖。你要敬畏安拉，正是安拉赐予你这么多钱财！”

哈桑觉得母亲的想法很好，于是立即行动，把房子卖掉，处理了家什。他击打铜鼓，神驼当即出现他们的面前。

哈桑把东西绑扎在驼背上，让母亲和妻子坐上驼轿，赶着骆驼来到底格里斯河岸边。哈桑租下一条船，将东西全部搬到船上，搀扶着母亲和妻子上了船。船载着他们，乘风破浪，逆水而上，不到十天即安全到达巴格达城。

哈桑进到城中，在一家客栈里租了一个库房，将所有的东西搬下船，然后运进库房。他在客栈休息一夜，第二天清晨，换上衣服，来到市场。经纪人看见哈桑，便问：“兄弟，有什么事情要帮忙吗？”

哈桑说：“我想找一座宽敞、漂亮的好房子。”

那位经纪人带他去看一座房子。原来，那座房子是一位前宰相的宅邸，豪华宽敞无比，哈桑看后，觉得十分中意。

通过经纪人，哈桑花十万第纳尔买下这座漂亮房舍，付了钱，立即把行李从客栈搬到新宅，又去市场购置了一些必需的家什、陈设等，还买了许多男仆女婢，其中包括原来在宰相家中干活的一个小奴。从此，哈桑与妻子及母亲过着幸福、安乐、祥和的日子。

光阴荏苒，不觉三年飞闪而过。

哈桑的妻子生下两个男孩儿，一个叫纳绥尔，另一个唤曼苏尔。

一天，哈桑想起云山的公主们，回忆起她们待自己那么好，如何帮助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理想，因而十分思念她们。于是，立即到巴格达市场上买了许多公主们从来没见过的首饰和绸缎。

母亲见儿子买了那么多好东西，便问：“孩子，你买这些做何用啊？”

哈桑说：“我要去云山看望公主们。她们待我实在太好了，我很想念她们，想去看看她们。”

“孩子，你可不要在那里停留太久呀！”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哈桑特别叮嘱母亲：“母亲，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母亲，我要告诉您我走后如何和儿媳相处。我已把她的羽衣放在一口箱子里，埋在地下，你要严加保密，千万不能让她发现；她一旦找到羽衣，会穿在身上，带着孩子飞走的。到那时，我寻不着妻儿的踪影，会丧命的。妈妈，你千万不要向她提及这件事。你有所不知，您的儿媳本





是神王之女，普天之下，没有比她的父王兵更强、钱更多的君王了。我的妻子是部族中的女中豪杰，品格高尚，聪慧绝顶，是她父王的掌上明珠。母亲，你要好好照看您的儿媳，千万不要让她出门，也不要让她凭窗向外眺望。母亲，一旦出点儿什么事，我真怕自己会因她而丧命的。”

母亲听后，对哈桑说：“孩子，凭安拉起誓，我不会违背你的意愿的，记住了你的叮嘱。你放心去云山就是了。你回来时，再看看你的妻子，她会告诉你我是怎样善待她的。不过，孩子，你不要在外面停留的时间太久！”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九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想外出去云山见那几位姑娘，把妻子的情况告诉了母亲，要母亲好好照看妻儿。母亲说："孩子，凭安拉起誓，我不会违背你的意愿的，记住了你的叮嘱。你放心去云山就是了。你回来时，再看看你的妻子，她会告诉你我是怎样善待她的。不过，孩子，你不要在外面停留的时间太久！"

也许是命中注定，母子之间的谈话全被儿媳听到了，而那母子俩却全然不知不觉。

哈桑带着母亲和妻儿来到城外，敲击铜鼓，顷刻见神驼从四面八方跑来。哈桑把采购来的宝物扎在二十峰驼背上，随即告别家人；当时，他的一个儿子仅有一岁，另一个才两周岁。他又走到母亲面前，再次叮嘱，话别之后，哈桑骑上骆驼，踏上了去云山探望公主们的征程。

哈桑骑着神驼，日夜兼程，穿谷地，越山岭，跨平原，急行十天十夜。第十天清晨，他平安抵达云山宫殿。哈桑见到七位公主，将带来的礼物送上。姑娘们见到哈桑，兴高采烈，欣悦难抑，纷纷祝贺哈桑一路顺利平安。大公主接过礼物，安排哈桑住在原先住的那个房间里，随后设宴接风洗尘。

席间，姑娘们问起哈桑的母亲和妻子的近况。哈桑告诉她们，他的母亲健康安好，妻子生了两个可爱的小宝宝。

小公主见哈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欣喜不已，随口吟诵道：

每当春风吹来，
我总是对风问起您；
在我的心底里，
除了您没有他人。

哈桑在公主们中间生活了三个月，受到了姐妹们的热情款待。哈桑格外高兴，与姐妹们一块玩耍，一道打猎，一起唱歌跳舞，日子不觉飞逝而过。





让我们回头看看哈桑外出之后，母亲及妻儿的情况。

哈桑离开家的第二天，儿媳对婆母说："婆母，我和哈桑一起生活了三年，怎么也不让我进澡堂洗个澡呢？"

儿媳话音未落，已见泪流满面。婆母说："孩子，我们都是外乡人，出门不方便，再说你的丈夫也不在家呀！假若哈桑在家，他会照顾你的；而我在这里人地两生，谁都不认识，没有力量保护你。我给你烧点水，在家里洗洗吧！"

"婆母，假若你把这样的话讲给一个女仆，她也会甘愿离开你的家，到市场上去出卖自己的。男人嘛，他们都有嫉妒心，这倒是可以原谅的。不过，男人们都明白，女人要想做一件事，谁也阻拦不住她；不管是去澡堂沐浴，还是做别的什么事情，没有干不成的，她一定会按自己的愿望行事。"

说罢，儿媳哭了起来，连声咒骂自己，抱怨自己不该远离家乡。

婆母慈悯儿媳，知道她非要实现自己的愿望不可，于是走去，立即为她准备洗澡用的东西，然后带着她向澡堂走去。

婆媳俩带着必备之物进了澡堂，脱掉衣服，人们便把目光投向了哈桑的妻子。眼见她容貌俊秀、玉体嫩白，妇女们称赞伟大安拉的绝妙杰作，无不细心观赏她那俊秀的相貌和她那匀称、嫩白的玉体，啧啧称羡，致使到澡堂洗澡的每位女性都跑来围观。她们走出澡堂，逢人便说自己看到了美丽的天仙，一传十，十传百，惹得城中妇女们纷纷涌向澡堂大门，争相观看美人，把澡堂里里外外挤了个水泄不通。

说来也巧，那天，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一个名叫图赫珐的宫女正好到那座澡堂洗澡。

图赫珐来到澡堂，见那里人山人海，心中好生奇怪。她问出了什么事，人们对她说在看个洗澡的仙女。

图赫珐走进澡堂，看见哈桑的妻子，果然是人美出众，玉体嫩白无比，情不自禁地盛赞伟大安拉的绝妙创造，不禁十分羡慕。

图赫珐没有进浴池，忘记了自己是来洗澡的，而是坐在那里，呆呆地观赏那位美人，直到哈桑的妻子穿好衣服，发现盛装后的美人更是俏丽无双。

哈桑的妻子洗完澡，穿好衣服，走出后堂，来到前堂，坐在地毯上，倚着靠枕休息，妇女们也跟了出来，仍然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哈桑的妻子离开澡堂，哈里发的宫女宫女图赫珐跟在她的身后，直追到哈桑家门口后，方才转身奔回王宫。

图赫珐回到宫中，见到王后祖贝黛，行过吻地礼，王后问："喂，图赫珐，你怎





么在澡堂里呆了这么长时间？”

图赫珐兴冲冲地对王后祖贝黛说：“王后，我看到了人间奇迹，一个在男人和女人身上都不曾见过的奇迹，致使我神魂颠倒，不知如何是好，竟连澡都没洗就回来了。”

祖贝黛问：“什么奇迹？”

“我在澡堂里看见一位美女，她还带着两个漂亮活泼的小男孩儿。王后，那个女子长得太美了，谁也没有见过这样俊秀得女子，以前见不到，以后也见不到，真是俏美绝伦，世上无双。王后，凭你的恩惠起誓，假若哈里发陛下看见这位女子，定会把她的丈夫杀掉，把她夺过来，因为世间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我打听过她的丈夫的情况，人们告诉我，他是个经商的，名叫哈桑，是巴士拉人。那女子从澡堂出来，我跟着她一直走到她家门口。我发现她的家是一座旧相府，宅邸有两座门，一座临河，另一座朝陆地。王后，我真担心哈里发得知那女子的美貌，会置教法于不顾，杀掉她的丈夫，纳她为妃。”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九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里发的宫女图赫珐见过银匠哈桑的妻子，然后回到宫中，对王后祖贝黛说："我在澡堂里看见一位美女，她还带着两个漂亮活泼的小男孩儿。王后，那个女子长得太美了，谁也没有见过这样俊秀得女子，以前见不到，以后也见不到，真是俏美绝伦，世上无双。王后，凭你的恩惠起誓，假若哈里发陛下看见这位女子，定会把她的丈夫杀掉，把她夺过来，因为世间没有第二个这样的人。我打听过她的丈夫的情况，人们告诉我，他是个经商的，名叫哈桑，是巴士拉人。那女子从澡堂出来，我跟着她一直走到她家门口。我发现她的家是一座旧相府，宅邸有两座门，一座临河，另一座朝陆地。王后，我真担心哈里发得知那女子的美貌，会置教法于不顾，杀掉她的丈夫，纳她为妃。"

祖贝黛听后，说道："图赫珐，你这个该死的丫头，这叫什么话！难道一个女子会漂亮到这种程度，致使哈里发置教法于脑后，贪图今世享乐，不畏来世惩罚？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亲眼看看这位女子。假若她没有像你说的那样俊美绝伦，我非杀了你这个坏女人不可！哈里发有三百六十个嫔妃，与一年的天数相等，难道其中就没有一个像你说的那样的美女？你如再胡说，我非惩罚你不可！"

"王后息怒！说真的，凭安拉起誓，不仅在巴格达城，就是在所有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当中，都挑不出那样靓丽的女子。似乎安拉没有创造第二个像她那样的美女。"

正在这时，王后高声喊道："来人哪！"

刑部大臣迈斯鲁尔应声而至，行过吻地礼，恭恭敬敬地站在王后的面前。祖贝黛王后说："喂，迈斯鲁尔，你到旧相府去一趟，就是有两座门的宅院，一座门临河，一座门朝陆地的相府。把住在那里的女子及两个孩子和老太太一起带来！快去快回，不要耽搁！"

"遵命！"迈斯鲁尔离开宫殿，急速赶至旧相府临河门，轻轻叩门……

哈桑的母亲听见有人敲门，便走去问："谁呀？"

迈斯鲁尔自我介绍说："我是信士们的长官的奴仆迈斯鲁尔……"

"大人有什么事吗？"哈桑母亲问。



“阿拔斯王朝第六任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妻子祖贝黛王后请老人家带着儿媳、孙子去宫中见她。因为宫女们告诉王后，说老人家的儿媳貌美出众，闭月羞花，王后想亲眼一看。”

“大人，我们是外乡人，我的儿子又不在家，恐怕进宫有些不方便吧！再说，我儿子出门前叮嘱过我，不要让他的妻子出门，不要去见外人。因此，我怕万一出点什么事，儿子回来了，会出大乱子的。大人，你还是行行好，不要强我们所难了。”

“老太太，假若我知道你有什么难处，我是不会让你们去的。不过，这可是祖贝黛王后的意思，她要看看您的儿媳妇，我能不来请吗？您不用担心，你们去去就会回来的。老人家，王后的令违抗不得；如不执行，后悔莫及。老太太，我会把你们平平安安送回来的。”

哈桑的母亲再三求情无用，无法违抗这个命令，只得收拾一下，带着儿媳和孙子跟着迈斯鲁尔走去。

来到王宫，迈斯鲁尔把婆媳及孩子带到王后祖贝黛面前，王后对哈桑的妻子说：“夫人，揭开你的面纱，让我看看你的脸，好吗？”

哈桑的妻子走上去，向王后行过吻地礼，然后揭去自己的面纱。

王后凝目细看，果见女子秀目含娇，樱桃小口，明眸皓齿，娇艳妩媚，确实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令王宫生辉，在座的人无不惊叹女子貌美出众，王后更是惊叹其美；霎时间，大殿中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一齐投向女子的面容。

片刻后，祖贝黛王后站起来，把哈桑的妻子拉到自己的身旁，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让她与自己坐在同一张宝椅上。

随即，王后令宫女张灯结彩，装点王宫，又令宫女们取来最漂亮的衣服和宝石项链，为哈桑的妻子穿戴上。王后说：“漂亮的贵夫人，这衣饰穿戴在你的身上，令我大饱眼福，大开眼界。”

哈桑的妻子说：“尊敬的王后，我还有一件羽衣，倘若我把它穿在身上，你会发现我更美丽，更动人……凡见过我的人，都将称赞那件羽衣之美，还会代代传诵，永世不竭。”

王后问：“你的羽衣在哪里？”

“在我婆母那里，你问她吧！”

王后把目光转向哈桑的母亲，对她说：“老夫人，既然羽衣在你那里，你就拿来让儿媳穿上，让我们饱饱眼福吧，然后你再把羽衣拿回去吧！”

哈桑的母亲说：“王后，她在说谎！女人有什么羽衣？只有鸟儿才有羽衣啊！”

哈桑的妻子说：“王后，我以我的生命起誓，我说的是实话，我确实有件羽衣。





那羽衣装在一口箱子里，埋在家中的库房地下。”

王后听罢，立即从脖子上摘下一条价值相当于波斯科斯鲁和罗马皇帝金库的一条项链，对老太太说：“老夫人，这条项链就送给你了，拿着吧！”

王后把项链递到老太太手里，又说：“老夫人，看在我的生命的分上，你回去把羽衣取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吧！只要让我们看上一眼，你马上可以回去。”

老太太发誓说没有看见过什么羽衣，也不知道如何得到那件羽衣。王后听了大怒，大声呵斥老太太，强行从她身上搜出钥匙，叫来迈斯鲁尔，对他说：“你拿着这钥匙，把旧相府门打开，然后找到那个库房，打开库房门；库房当中的地下埋着一口箱子，你把那箱子挖出来，砸开箱子，取出羽衣，送到我这里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九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王后把价值连城的一条项链递到老太太手里，说：“老夫人，看在我的生命的分上，你回去把羽衣取来，让我们欣赏一下吧！只要让我们看上一眼，你马上可以回去。”

老太太发誓说没有看见过什么羽衣，也不知道如何得到那件羽衣。王后听了大怒，大声呵斥老太太，强行从她身上搜出钥匙，叫来迈斯鲁尔，对他说：“你拿着这钥匙，把旧相府门打开，然后找到那个库房，打开库房门；库房当中的地下埋着一口箱子，你把那箱子挖出来，砸开箱子，取出羽衣，送到我这里来。”

“遵命！”

迈斯鲁尔从王后手中接过钥匙，转身走去。

哈桑的母亲站起来，后悔听从儿媳的意见，万不该让她出门洗澡，现在竟引起这么一场麻烦，禁不住两眼泪水簌簌下落。无奈，只得跟着迈斯鲁尔走去。其实，哈桑的妻子要求洗澡，只不过是个计谋罢了。

老太太跟着迈斯鲁尔进了家门，打开仓库门。迈斯鲁尔走进仓库，挖出箱子，取出羽衣，用布包起来，送到宫中，送到了祖贝黛王后的面前。

王后祖贝黛接过羽衣，仔细观看，惊叹羽衣做工精美。王后把羽衣递给哈桑的妻子，随后说：“这是你的羽衣吗？”

“是的。”

“穿上让我们欣赏欣赏吧！”

哈桑的妻子接过羽衣，欣喜不已，连忙翻看一遍，发现羽衣完好无损，一根羽毛都没有脱落，旋即穿上羽衣，把两个孩子抱在怀里，继之周身一抖，变成了一只大鸟。

祖贝黛王后见此情景，惊奇不已；在场的人见了，无不感到新鲜罕见。

大鸟朝前走去，随后翩跹起舞，众人见之，无不称奇叫绝。

接着大鸟用流利的话语说：“诸位先生、太太，你们看我美吗？”

“美极了！”众人异口同声。





"我还有更美的动作呢!"

说着,大鸟张开双翅,抱着孩子,飞上殿顶。

在场的人望着大鸟,惊叹道:"凭安拉起誓,这真是美妙异常的技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呀!"

哈桑的妻子想飞回家乡,想起了丈夫哈桑,于是说:"先生们,太太们,请你们侧耳聆听我的诗歌吧!"说罢,她吟诵道:

离家访问朋友的人啊,
你乘明驼快如风。
莫非你以为我,
平日里十分高兴?
我生活在这里,
从未享受过太平。
那日我被俘获,
不期落入情网中;
身入监牢,
囚我的却是爱情。
羽衣被藏起来,
你心里暗自庆幸;
你满以为,
我不会向安拉求怜情。
求母亲藏羽衣,
他曾再三叮咛:
藏在库房里,
严防我飞回父宫。
这话我听到了,
且牢记在了心中。
我求主慈悯我,
点亮我心中的灯。
我借洗澡机会,
想挣脱狼狈处境。
幸得巧遇王后,





见我容俊不禁吃惊。
王后左右端详我，
赞美之词满口中。
我对王后说：
羽衣更可增我姿容。
若得穿上身，
定有奇迹发生。
姿色不仅添几分，
烦忧一扫空。
羽衣今何在？
王后开口问分明。
我随口答道：
就在那口箱中盛。
迈斯鲁尔受派遣，
旋即拿上羽衣回宫。
羽衣银光闪烁，
照亮了王宫华厅。
我把羽衣拿在手，
仔细观看一通：
衣袋纽扣齐全，
羽衣无缺完整。
我把羽衣穿在身，
孩儿抱怀中。
舒身展翅，
腾空飞上了殿顶。
我呼唤婆母，
请告诉你的儿子一声：
他若想再见到我，
还请离家来我父王宫。

哈桑的妻子吟完诗，王后祖贝黛说："漂亮的女子，你下来，让我们再欣赏欣赏你的花容玉貌、绰约的风姿吧！赞美伟大安拉赋予你这样的伶俐口才和妩媚



姿容。”

她说:“过去的过去了,怎么还能再来呢?”

接着她又对哈桑的母亲说:“婆母,哈桑出去多日,我感到寂寞。哈桑回来,你告诉他,如果想见我,就让他到瓦格岛去找我吧!”话音未落,只见她抱着两个孩子,展翅腾空而起,飞回家乡去了。

眼见儿媳携孙子飞去,哈桑的母亲难过得哭了起来,连连批打自己的面颊,号啕大哭不止,直至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过了好大一会儿,哈桑的母亲缓缓苏醒过来。

王后祖贝黛对她说:“老太太,说真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你早告诉我会出这样的事,我是决不会让你为难的。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一位会飞的精灵;假如我早知道此事,我是决不会让她穿上羽衣的,更不会让她抱起两个孩子的。不过,老太太,容我想想办法吧!”

哈桑母亲失望地说:“没有什么办法好想了!”

说完,老太太转身走出哈里发宫,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中。走进屋里,眼见家里空无一人,不禁寂寞难耐,她边批打自己的面颊,边号啕大哭,直至哭得昏迷过去。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苏醒过来,更加想念儿媳和孙子,恨不得马上要见到儿子哈桑。老太太低头沉思,凄然吟诵道:

骨肉分别日,
我泣泪水潸然。
你离家乡远,
我将你深深挂牵。
分离之苦烧心,
泪浪漫眼帘。
今日婆媳分手,
可否明朝团圆?
你带孩儿离去,
保守秘密从何谈?
但愿及早归,
团圆美景重现。

老太太在院子里堆了三座坟墓，日夜守在旁边垂泪。

因为久久不见哈桑回返，老太太心中忐忑不安，思念之情日甚一日，痛苦难言，凄然吟诵道：

我儿影像清晰，
浮现眼帘中。
时时想到你哟，
不论动与静。
爱在骨里流淌，
如同水存于果中。
一日不见我儿，
心灰意也冷。
儿是娘的心头肉，
爱子爱得发疯。
因为爱儿子，
致使我怀疑仁慈情。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九十七夜

夜幕降临，涉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的妻子抱着两个孩子飞走以后，哈桑的母亲悲痛万分，在院子里堆了三座坟墓，日夜守在旁边垂泪。

因为久久不见哈桑回返，老太太心中忐忑不安，思念之情日甚一日，痛苦难言，日夜祈祷，眼泪不住流淌。

这就是哈桑母亲的情况。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哈桑外出会见姑娘们的情况。

哈桑到了云山，见到了七位公主。公主们热情招待哈桑，留他在她们的宫殿里住了三个月，然后为他准备了大量钱财，给了他十驮黄金、十驮白银和一驮干粮，送他踏上了返回故乡的征程。

公主们送哈桑走了一程又一程。哈桑说："姐妹们，俗话说："千里送客，总有一别。你们回宫中吧，多谢你们了！"

小公主听哈桑这样一说，走上前去，和哈桑拥抱后，哭了起来，直哭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小公主苏醒过来，向哈桑告别，深情地吟诵道：

离别使我心中生火，
这火何时才能熄灭？
何日才能重见，
你我促膝长谈？
分别使我难过，
不知从何说。
久久不相见，
我肌体渐会瘦弱。

小妹吟罢，六公主走上前去，与哈桑拥抱，然后吟诵道：





别你如别生命，
失去你似失良朋。
离开你只觉火烧心，
有你像在天国中。

六公主吟罢，五公主走上前去，拥抱哈桑，然后吟诵道：

我们相互告别，
并非因为相互厌倦。
彼此离别，
亦不是因为丑脸。
你是我的鲁合，
理应吐实言。
人怎好告别灵魂？
此事绝非一般。

五公主吟罢，四公主走上前去，拥抱哈桑，接着吟诵道：

刚刚表示离别意，
已见泪湿眼。
今要相互分手，
不禁眼泪涟涟。
他是一宝珠，
寄放在我耳间。
道别情难抑，
珠落化作泪泉。

四公主吟罢，三公主走上前去，拥抱哈桑，然后吟诵道：

千万不要离开我，
分别何难忍！





终于站在歧路上，
不觉泪水沾襟。

三公主吟罢，二公主走上前去，拥抱哈桑，接着吟诵道：

自打他们走后，
我心中苦涩不堪言。
容我道实情，
思念之情裂肝胆。
若得驾驭飞魔，
必驱之掠长天。
何当凭我一身勇，
收缴天下船。

二公主吟罢，大公主走上前去，和哈桑亲切拥抱，然后吟诵道：

眼见别时已到，
劝君多忍耐。
相距虽然遥远，
千万不要惧怕。
只要耐心等，
归返之时总会到来。
惜别有终点，
相见不会出意外。

哈桑和她们挥泪告别，直哭得昏倒在地。片刻后，哈桑苏醒过来，哭着吟诵道：

依依惜别的日子，
泪如珠断线。
唱歌催赶路驼，
目送客影走远。
好友不见面，





忍耐又从何谈！
我与他们分别之后，
惆怅漫心田。
回头分辨已走过的路，
挚友归系我期盼。
呼声我的好友，
听我诵读爱情篇。
但求你的心，
理解我的心言。
自打离别后，
自感心境黯然：
生活情趣尽失，
不再想活在人间。

哈桑告别七位公主，催赶骆驼，日夜兼程，平安顺利回到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哈桑对自己走后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哈桑进了家门，见到母亲，向她问好。哈桑发现母亲面无血色，骨瘦如柴，简直无力向他回礼；他完全不知道因为母亲哭泣、失眠过度，身体竟虚弱到了这种地步。

哈桑打发走神驼，走到母亲跟前，方才看清母亲虚弱不堪。

哈桑泪水如注，不禁一惊。哈桑急忙到房间找妻子和儿子，见那里空无一人，随后找遍家中各个角落，却未见妻儿身影，只觉心慌意乱。哈桑又跑到仓库，发现房门开着，见那口箱子也被挖出来了，打开一看，羽衣不见了。见此情景，哈桑立即意识到妻子拿走羽衣，带着两个孩子飞走了。

哈桑走到母亲跟前，见母亲已从昏迷中苏醒过来，问道："妈妈，你的儿媳和孙子在哪儿？"

母亲说："孩子，安拉会加倍报偿你的。你看哪，院中的那三座坟墓就是他们的。"

听母亲这样一说，哈桑情不自禁地一声大喊，只觉眼前一片黑暗，顿时昏迷了过去。哈桑一直从早上昏迷到中午，未见苏醒过来，母亲愁眉不展，觉得儿子活命已无希望。

又过了好大一阵，哈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一边哭，一边批打自己的面颊，撕扯自己的衣服，不停地在院子里踱来踱去，忧郁彷徨，凄然迷惘，不知如何是好，他吟诵道：





有人在我面前，
诉说离别苦。
不论生与死，
都怕路途遥远。
各自心中的事，
决不会雷同；
因为情怀相仿之事，
我既未听说也未看见。

哈桑吟完诗，抄起宝剑，拔剑出鞘，走到母亲的面前，对母亲说："母亲，你若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就先把你杀掉，然后自杀，一死了之。"

母亲说："孩子，不要这样！我会告诉你的。"

片刻后，母亲又说："孩子，把宝剑收起来，让我坐起来对你细细讲。"

哈桑把剑插入鞘中，坐在母亲身边。母亲说："孩子，你走后第二天，你媳妇哭着叫着要去洗澡。开始我不让她去，但她非去不可，而且说，一个女人想办一件什么事，没有办不到的。无奈，我只得依了她。不料，我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后来，王后祖贝黛听她的宫女说你的妻子貌美无比，王后便派哈里发的手下大官来到咱们家，叫我带着儿媳和孙子到王宫去。到了宫中，见到了王后祖贝黛。不知怎的，你媳妇说了穿上羽衣她会更加漂亮，说羽衣埋在仓库的地下，并说仓库的钥匙在我手里。王后非要你媳妇穿上羽衣，要我把羽衣拿来。我告诉她说，根本没有什么羽衣，我没有见过。于是王后对我大发雷霆，强行从我身上搜去钥匙，那个大官让我跟着他来到家中，硬是取走了羽衣。你媳妇见羽衣完好无损，非常高兴，她穿起羽衣，翩翩起舞，得到王后祖贝黛的频频称赞。过了一会儿，你媳妇抱起孩子，周身一抖，变成了一只大鸟，在宫中走了几步，人们的目光都注视着她，无不说她漂亮。就在这时，她展翅飞上了殿顶……"

"她飞走时，说了什么没有？"

"她说：'哈桑出去多日，我感到寂寞。哈桑回来，你告诉他，如果想见我，就让他到瓦格岛去找我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九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母亲对哈桑说："……王后祖贝黛听她的宫女说你的妻子貌美无比，王后便派哈里发的手下大官来到咱们家，叫我带着儿媳和孙子到王宫去。到了宫中，见到了王后祖贝黛。不知怎的，你媳妇说了穿上羽衣她会更加漂亮，说羽衣埋在仓库的地下，并说仓库的钥匙在我手里。王后非要你媳妇穿上羽衣，要我把羽衣拿来。我告诉她说，根本没有什么羽衣，我没有见过。于是王后对我大发雷霆，强行从我身上搜去钥匙，那个大官让我跟着他来到家中，硬是取走了羽衣。你媳妇见羽衣完好无损，非常高兴，她穿起羽衣，翩翩起舞，得到王后祖贝黛的频频称赞。过了一会儿，你媳妇抱起孩子，周身一抖，变成了一只大鸟，在宫中走了几步，人们的目光都注视着她，无不说她漂亮。就在这时，她展翅飞上了殿顶……"

"她飞走时，说了什么没有？"

"她说：'哈桑出去多日，我感到寂寞。哈桑回来，你告诉他，如果想见我，就让他到瓦格岛去找我吧！'"

听母亲这样一说，哈桑一声大叫，旋即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哈桑一直昏迷到后半晌，方才苏醒过来。哈桑苏醒之后，边批打自己的面颊，边像蛇一样在地上打滚。母亲一直守在哈桑的身旁，一直哭到半夜。

哈桑边哭边吟诵道：

请你们站住脚，
看看被弃离人的情景。
也许你们远离他后，
对他会生慈悯情。
你们见到了他，
也许不认为他有病；
仿佛你们对他，
又是那样的陌生。





他深深爱着你，
为此不惜生命；
实际已入死者行列，
即使不闻呻吟声。
你千万不要以为，
别离的分量重。
对于思恋者来说，
死亡更为轻松。

哈桑吟完诗，站起来，在家中转来转去，哭泣不止，泪如泉涌，一连五天不吃不喝。

母亲走到儿子身边，再三劝慰，要他别再哭了，而哈桑却全然不听母亲的劝告，依旧号啕不止。母亲再三安慰他，而他根本听不进一句话。哈桑边哭边吟诵道：

这样对待丈夫，
究竟因何缘？
莫非这就是，
骄傲羚羊的习惯？
蜂巢的筑就，
皆溢于工蜂的口间。
扼杀爱情的人，
还有什么话要谈？
请你讲给我听，
不要觉得难堪。
我若是一只野鸽，
定展翅高飞上云天；
放眼深谷中，
仔细观察探看。

哈桑从早到晚一直在哭。一天夜里，哈桑终于合上了眼，进入了梦乡。他做了个梦，梦见他的妻子在哭泣，痛苦不堪……哈桑突然一声大喊，惊醒过来，随后吟诵道：





你的身影，
总不离我的眼睛。
你在我心里，
格外享受着尊荣。
若不是期盼相会，
一刻也活不成。
不见你身影，
我的心神如何平静！

太阳出来了，哈桑哭得更厉害，泪流如雨，心悲欲碎。此后一连一个月时间，哈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海洋里。

一个月过后，哈桑想："自己总是哭天抹泪，又有什么用呢？何不到云山一行，找七位公主姐妹，让她们为我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呢？"

想到这里，哈桑走去拿来铜鼓，敲击几下之后，顷刻见数峰神驼应声而至。哈桑牵来五十峰神驼，装上五十大驮伊拉克珍奇宝物，自己骑上一峰，叮嘱母亲看好家，随即登上了三赴云山的征程。期望公主姐妹们能帮助他见到自己的妻儿。

哈桑策驼赶路，日夜兼程，顺利到达云山七位公主的宫殿。

哈桑进了宫殿，向公主们赠送了礼物。公主们高兴地收下哈桑的礼物，祝贺哈桑平安到达。公主们说："哈桑兄弟，欢迎你来云山访问。你上次来这里，离去才有两个月时间，为什么这么快又回来了呢？莫非有什么要事？"

听公主们这样一问，哈桑哭了起来。他边哭边吟诵道：

见不到意中人，
神乱心不安。
生活情趣一消，
生命失彩连连。
我的疾病怎样治，
名医亦犯难。
但求困神，
赏赐我一夜梦乡甜。
单等惠风起，
借问风神往何处迁？





爱人留下话，
令我眼泪不干。
谁知她的居住地，
求请一指点。
但得芳香飘来，
滋润我心田。

哈桑吟罢诗，一声大喊，昏迷了过去。

公主们坐在哈桑的周围为他垂泪啼哭。过了一会儿，哈桑缓缓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吟诵道：

我盼时光老人，
勒马收起缰；
送回我的爱情，
带给我青春希望；
令我心地安然，
宏愿得以偿。

哈桑吟罢，泪流不止，直哭得死去活来，终于昏迷过去。过了一会儿，哈桑慢慢苏醒过来，继续吟诵道：

要问我的病根，
容我实话对你表白：
我沉醉于情，
你可乐意接受我的爱？
无缘无故离去，
究竟为什么？
我盼你慈悯我，
及早归来。

哈桑吟完，一阵痛哭，直哭得昏迷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哈桑苏醒过来，凄然吟诵道：





梦境去不还，
辗转反侧无眠。
痛苦实难忍，
两眼泪水潸然。
泪似珍珠落，
顷刻平地堆成山。
思念你心火烈，
干柴布满胸间。
思你泪似雨，
时有雷声夹闪电。

哈桑吟罢，泪如雨注，直哭得昏迷不醒。过了片刻，哈桑从昏迷中醒来，接着吟诵道：

你和我的苦与乐，
难道彼此情况相近？
我们相互怀有情，
难道没有什么区分？
安拉欲断爱情，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但愿我能知道，
爱对我有何期待？
你的美丽容貌，
频频出现在我的面前。
纵然彼此相距遥远，
不碍思念半分。
我终日想你，
鸽子的鸣唱使我欢欣。
唤声鸽子啊，
听我夜下呼唤亲人；
思恋情多么急切，





令我苦恼加深，
我的泪水不住淌，
又因久久不见先生们。
我每时每刻，
都在思念着他们。
他们的身影不时闪现，
即使夜幕降临。

小公主听了哈桑的吟诵，见哈桑躺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她一声惊叫，连连批打自己的面颊。

公主们见此情景，纷纷弯下腰去，将哈桑扶起来，为他擦泪。她们都知道哈桑深深陷入了思念的海洋之中。

哈桑苏醒过来之后，她们问："究竟出什么事啦？"

"我的妻子和孩子……"

"你的妻子和孩子怎么啦？

"我的妻子穿起羽衣，带着孩子飞走了。"

公主们一惊，问道："你的妻子是怎样找到羽衣的呢？"

哈桑把自己在云山其家中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向七位公主讲了一遍。

小公主问："哈桑哥，嫂子飞走时说过什么话没有？"

哈桑说："她飞走前对我母亲说：'你的儿子哈桑离去时间已经很久。他回来之后，若是想见我，就让他到瓦格岛去找我吧！'"

说罢，哈桑号啕大哭起来，直哭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公主走去拿来玫瑰水，朝哈桑的脸上洒了些，哈桑才慢慢苏醒过来。

公主们听过哈桑的述说，相互交换眼神，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哈桑打量着她们，但见她们一一低下头去，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片刻过后，大公主说："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二公主说："哈桑，把你的手伸向天空吧！倘若你的手触摸到了天，那么，你便找到了你的妻儿。"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七百九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公主们听过哈桑的述说，相互交换眼神，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哈桑打量着她们，但见她们一一低下头去，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片刻过后，大公主说："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二公主说："哈桑，把你的手伸向天空吧！倘若你的手触摸到了天，那么，你便找到了你的妻儿。"

哈桑听二公主这样一说，失望至极，禁不住泪水如注，打湿了衣衫。他边哭边吟诵道：

明眸与红颜，
激起我内心情潮。
不觉困意逝去，
耐心为之遁消。
嫩白的体肤，
令人不把他物望瞧。
世间有一美女，
酷似羚羊的身条；
纵使圣贤者看见她，
也会神驰魂销。
她像惠风，
轻轻掠过田园禾苗。
有人因为思念她，
狂想几乎折断腰。
希望寄托美人身，
欲火终日中烧。
美女二目迷离，





漫步身姿几欲飘；
面容常沐朝阳，
乌发浓密不让黑夜。
动我情丝丝，
难抑心中翻滚大潮。
情海无边际，
英雄知多少！

哈桑吟罢诗，哭了起来。公主们深深同情哈桑，也都哭了起来。之后，她们好言安慰哈桑，为他祈祷祝福，愿他与妻儿早日团聚。

小公主走上前来，对哈桑说："哈桑哥，我们会全力帮助你的。你只管放心就是了。你的目的一定能达到！耐心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诗人不是有这样的诗句吗？"小公主吟诵道：

且让那司命之神，
自由操作杀手锏。
不要多想什么，
只管平平静静度夜晚。
仅在眨眼之间，
一切都会大改观。

小公主又说："哈桑哥，你要坚强些！你要振作精神！一个能活十岁的人，决不会九岁夭折。你要知道，哭泣、忧愁、苦闷只能给人添病。你只管在这里住下来，好好休息，养好身体，等我们慢慢给你想办法，让你与妻儿团聚。"

哈桑听罢，不禁泪水潸然下落，边哭边吟诵道：

可以医好我体弱，
却难令我的心疾消。
我的病无可救药，
唯盼与情侣相会一朝。

哈桑吟罢，坐在小公主身旁。



小公主一番好言安慰之后，问其妻子飞离的原因和详细情况，哈桑一一如实相告。

小公主说："哈桑哥，凭安拉起誓，我本想叮嘱你把羽衣烧掉，只因受魔鬼干扰，我竟把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小公主再三安慰哈桑，自此天天陪伴着他。日子久了，哈桑心中更加不安，于是吟诵道：

我有一位好朋友，
她征服了我的心。
安拉定下的事，
谁能改变半分？
阿拉伯人当中，
有这样的人：
羚羊比不上她，
巧集天下美于一身。
我深深爱上了她，
欲火旺盛难忍；
因之泪雨不住，
寻之又问不着路津。
美姿若皓月，
十四日夜空悬陈。

小公主听罢哈桑得吟诵，知道他深深思念他的妻子，不禁泪流满面，心中难过不已；她转身走到姐姐们面前，哭成了泪人，俯下身去，频频亲吻姐姐们的脚，求她们帮助哈桑找到自己的妻儿，设法把哈桑送到瓦格岛去。

小公主不住声地哭，直哭得姐姐们也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姐姐们对小妹说："小妹，你放心就是了！我们一定竭尽全力，让哈桑见到他的妻子！"

哈桑在七位公主的宫殿里住了一年时间，天天哭泣，夜夜垂泪，眼泪从未干过。

公主们有位叔父，名叫阿卜杜·古杜斯。

阿卜杜·古杜斯非常喜欢大公主，每年都要来看她一次，给她送些东西。当初公主们把哈桑与拜火教徒白赫拉姆之间的事情及哈桑如何杀死拜火教徒的事告诉了叔父，阿卜杜·古杜斯非常高兴，随后将一盒香递给大公主，并说："侄女，你





若遇到什么为难之事，或者有什么灾难临头，你就焚上香，同时口念我的名字，我马上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为你排忧解难。”

这句话是阿卜杜·古杜斯在头一年元旦说给大公主听的。

现在一年过去了，大公主对妹妹们说：“我们的叔父整整一年时间没有来看我们了。小妹，你去把香拿来，打着火，焚香吧！”

小公主高高兴兴地走去，取来香盒，打开盒盖，取出香来，递给大姐。大公主接过香，用火点燃，随之口念叔父的名字。香未燃尽，只见山谷中荡起一缕烟尘，袅袅升空。

片刻后，烟尘散去，但见一老翁骑着大象，呼喊着赶来。公主们见叔父到来，欣喜不已，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老人来到她们的面前，离开象鞍，走进宫殿。公主们迎了上去，亲吻叔父的双手，向叔父问安致意。

老人坐了，公主们问道：“叔父，您何故久久不来看我们呢？”

老人说：“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啊！刚才，我正和你们的婶母一起坐着时，突然闻到香味，我便立即骑着大象赶来了。侄女们，你们遇到了什么为难之事呀？”

大公主说：“叔父，您已有一年时间不到这里来了，我们十分想念您老人家。您从来没有超过一年时间不来看我们呀！”

“侄女们，我很忙呀！我本计划明年来看你们。”

公主们感谢叔父来访，向他祝福，为他祈祷。大家坐了下来，和叔父交谈起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卜杜·古杜斯老人来到宫殿坐下之后，大公主说："叔父，您已有一年时间不到这里来了，我们十分想念您老人家。您从来没有超过一年时间不来看我们呀！"

"侄女们，我很忙呀！我本计划明年来看你们。"

公主们感谢叔父来访，向他祝福，为他祈祷。大家坐了下来，和叔父交谈起来。

大公主说："叔父，一年前，我给您说过哈桑的事，哈桑就是被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带来的那个巴士拉银匠，他杀死了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哈桑越过千山万里，克服了难以述说的困难，终于与神王之女结成了美满伉俪，后来带着妻子返回了故乡……叔叔，您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的。后来情况怎样？"阿卜杜·古杜斯急切地问。

"哈桑的妻子生了两个男孩儿。哈桑离家来看我们时，不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什么意外事？"

"哈桑的妻子要到羽衣，穿在身上，带着孩子飞回故乡去了。"

"那女子飞走时说过什么吗？"

"她对婆母说：'哈桑离去的时间已经很长。他回来之后，若是思念我，就让他到瓦格岛去找我吧！'"

阿卜杜·古杜斯听后，摇了摇头，咬了咬手指，然后低下头去，望着地面，继之用手指抠抠地，接着左顾右盼一阵儿，摇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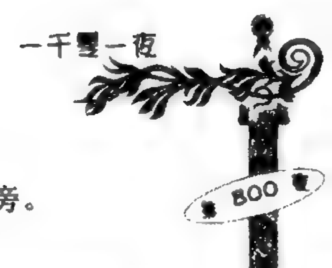
哈桑藏在幕后，目光却一直在盯着老人的一举一动。

大公主对叔父阿卜杜·古杜斯说："叔叔，我们心急如焚，不知所措，您快告诉我们怎么办吧！"

老人点点头，然后说："这个人自找麻烦、自冒巨大危险呀！他是无法到达瓦格岛的。"

公主们喊了哈桑一声，哈桑应声而至。哈桑走上前去，亲吻阿卜杜·古杜斯老人的手，恭恭敬敬向老人致意问安。





老人见哈桑举止大方，容貌俊秀，甚是喜欢，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公主们说："叔叔，请您把刚才说的话向哈桑解释一下吧！"

老人说："孩子，你就不要去受那种残酷折磨了！你就是伴着飞魔和行星，也无法到达瓦格岛。因为从这里去瓦格岛，有七道峡谷、七个大海、七座高山，你如何能够到那个地方去呢？谁又能送你到那里去呢？你还是早早打消这个念头，不要自找麻烦了！"

听阿卜杜·古杜斯老人这样一说，哈桑眼泪夺眶而出，哭得死去活来，直至昏迷了过去。

公主们围着哈桑哭泣不止，小公主则哭得更伤心，不住地撕扯衣服，拍打自己得面颊，直至昏迷过去。

阿卜杜·古杜斯老人见哈桑哭得如此伤心，慈悯之心顿生。

片刻后，哈桑苏醒过来，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对哈桑说："孩子，起来吧，振作精神，跟我来吧！"

哈桑见老人有意帮助自己，心中高兴，立即站起身来，与姐妹们告别后，跟着老人走去。

阿卜杜·古杜斯老人一声呼唤，顷刻见一头神象出现在面前。老人骑上象背，让哈桑坐在自己身后，大象立即闪电般地奔驰飞跑。

大象奔驰三天三夜，来到一座蓝石山下，那里的山石全是蓝色的。

山上有个山洞，洞门是用中国铁做成的。阿卜杜·古杜斯拉住哈桑的手，首先让他离开象背，随后自己下地，继之放大象离去。老人走到洞前，轻轻叩门，门即开启，走出一个秃头黑奴，右手持剑，左手握盾，活像一个魔鬼。

秃头黑奴一见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即丢下宝剑和盾牌，走上前来亲吻老人的手，然后带领二人进了山洞。阿卜杜·古杜斯老人拉住哈桑的手，一起走进山洞，黑奴随之将洞门关上。

进去一看，哈桑发现山洞非常宽大，有一条拱顶长廊，一眼望不到尽头。

二人走了约摸一里路，来到一个宽敞的地方，那里有两座黄铜门。阿卜杜·古杜斯来人走到其中的一座门前，推开门，走了进去，随手将门关上。老人对哈桑说："孩子，你坐在门外，千万不要开门，更不能进门！你在这里等着我，我一会儿就回来。"

老人走去，一个时辰后牵来一匹马。那是一匹神马，鞍鞯齐备，行走如飞，赛过百鸟，尘埃难追。

老人把马缰绳交到哈桑的手中，并且说道："孩子，你牵着这匹马吧！"



随后，老人带哈桑进另一道门，但见一片旷野出现在眼前。哈桑牵着马，二人出了门，来到旷野上。老人叮嘱哈桑："孩子，你带着这封信，骑上这匹神马，信马由缰，马就会把你送到一个地方去的。到了那里，你会看到同样的一个山洞。看见同样的山洞后，就在洞口旁离鞍下马，把马缰系在鞍鞯上，让马自由活动。当你看见那匹马走进山洞时，你千万不要跟着马一起进山洞，而要站在洞口等上五天五夜，不要感到忧愁、烦恼。第六天早晨，你会看见一位黑肤色老人朝你走来，那老人身着黑大袍，白色长髯齐腰。见到老人，你亲吻过他的双手，抓住他的衣角，举过自己的头顶，在他的面前痛哭落泪，直至他同情、可怜你为止。他问你有什么困难事相求，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老人拿到信，不会对你说什么，而是自己走进山洞，让你原地站着。你在原地再站五天五夜，千万要沉住气，不要烦躁。第六天，就会有人出来见你。假若出来见你的是那位白髯老人，那就意味着你将如愿以偿；倘使老人的奴仆来见你，就说明那个奴仆将把你杀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零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对哈桑说："等到第六天早晨，你会看见一位黑肤色老人朝你走来，那老人身着黑大袍，白色长髯齐腰。见到老人，你亲吻过他的双手，抓住他的衣角，举过自己的头顶，在他的面前痛哭落泪，直至他同情、可怜你为止。他问你有什么困难事相求，你就把这封信交给他。老人拿到信，不会对你说什么，而是自己走进山洞，让你原地站着。你在原地再站五天五夜，千万要沉住气，不要烦躁。第六天，就会有人出来见你。假若出来见你的是那位白髯老人，那就意味着你将如愿以偿；倘使老人的奴仆来见你，就说明那个奴仆将把你杀死。孩子，记住了吗？你要知道，冒险会丧命的！你如怕有什么不测之祸，就不要去冒这个险了；如果不怕危险，你只管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我已把情况对你讲得一清二楚；你如果想去见公主姐妹，骑上这头大象，它就能把你送到我的侄女那里去，她们将把你送回国去；到那时，你虽然失去了你所喜爱的姑娘，安拉会给你另外一位美女的。"

听罢老人这番长长的嘱咐，哈桑说："老人家，我不达目的，怎能活下去呢？凭安拉起誓，找不到妻儿，我宁可死，决不回返。"说完，哈桑泪流满面，边哭边吟诵道：

> 我失恋了，
> 思恋之情反而加倍。
> 我站起高声呼喊，
> 痛苦只觉心欲碎。
> 我俯身吻大地，
> 仅因为恋情所累；
> 吻地不见结果，
> 处境更狼狈。
> 我久久思念，





远去的亲人朋辈。
心中之苦难述，
兴趣尽失何从去追？
他们离开时，
口口声声称忍最高；
岂知离去之后，
叹息声声如雷。
我性喜热闹，
最怕彼此离分；
一旦君离去，
心急盼望聚会。
他们离去，
我的希望寄予谁？
谁还能与我，
朝夕共安危？
当我告别大家时，
人们都盼我归。
我本对分离之事，
心中多有戒备。
不期灾难忽降临，
烈火烧心扉。
亲人隐去之后，
生活完全失去了兴味。
他们若回返，
我心中欣喜定复归。
我凭主起誓，
真不知该如何行事；
比见亲人面，
无奈滚滚泪水垂。

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听哈桑吟诵的诗，知道哈桑无意改变初衷，相信任何话也对他产生不了什么影响，认定他为达目的不惜冒生命危险，便说："孩子，瓦格岛由七个





岛组成，那里驻扎着一支大军，官兵皆为女子。那座群岛上住着无数妖魔鬼怪、魑魅魍魉；到那里去的人，没有能够生还的。孩子，看在安拉的面上，你还是赶快回家吧！你恐怕想不到，你要找的那个姑娘就是群岛大王的女儿；你有什么法子能找到她呀？听我一劝，快回去吧！但愿安拉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美丽姑娘。"

哈桑说："老人家，我爱我的妻子；为了找她，我将不惜粉身碎骨。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妻儿。我一定要去瓦格岛！愿安拉默助我带着妻儿回家。"

"照这样说，你非去不可啦？"

"是的！我非去不可！我期望得到你的帮助，但求安拉让我很快见到我的妻儿。"话音未落，哈桑因思念妻儿心切，忍不住哭了起来。他边哭边吟诵道：

你们都是顶好人，
你们是我的希冀。
你们在我耳中，
你们在我的眼里。
你们占据了我的心，
就在我的心坎里。
自打你们离去，
我若失魂难坐立。
切莫胡乱猜想，
我的爱未曾转移。
爱使可怜人，
日夜警惕。
因为你们离去，
生活情趣亦失离；
我的兴奋心情，
全化成了愁烦意。
我夜下坐观星空，
心中的苦不知从何提；
白日泣不止，
双眼泪水淋漓。
可怜的郎君，
夜里神色凄迷；



只因恋情深，
单盼明月升起。
唤声风神哟，
请听我告诉你：
今生时间有限，
请代我向他们致敬意。
还要对他们说，
我的心苦涩无比；
仅因友人们，
至今不知我的消息。

哈桑吟罢诗，已是泣不成声，旋即昏倒在地，不省人事。

片刻过后，哈桑苏醒过来。

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对哈桑说："孩子，你家中还有老母，可不要让老母尝失子之苦啊！"

哈桑说："老人家，凭安拉起誓，我不带着妻儿还家，宁愿一命葬于海岛……"话未说完，哈桑又哭了起来，边垂泪边吟诵道：

我凭爱情起誓，
誓约本不怕远。
我从未背约，
远近距离何须谈！
我心存思念，
羞于对他人明言；
担心人知后，
定认为我患疯癫。
钟情和着痛苦，
泪水替代怨言；
如此艰苦的处境，
欲挣脱难上难！

哈桑吟罢诗，阿卜杜·古杜斯老人知道他毫无退却之意，不惜付出自己的生





命。老人把书信递到哈桑的手里，为他祈祷、祝福一番，然后叮嘱说："孩子，既然这样，你带上这封信出发吧！要妥善保管。我在信中写到的那位艾卜·鲁维士，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长老，还是所有人与妖的头领，所有的人与妖都听从他的指挥。要记住我的话！孩子，上马赶路吧！祝你一路顺风，大愿成就！"

哈桑跨上神马，一松马缰，只见神马展翅，腾空而起，快似闪电，飞离而去。哈桑骑着神马飞行十天之后，只见一巨大黑影出现在面前，其黑盖过夜色，横在东方与西方之间。飞马接近黑影时，一声长嘶，顿时有无数匹骏马飞奔而来，相互擦肩蹭尾，把哈桑包围起来。见此情景，哈桑惊惧不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哈桑的神马不停地飞驰，群马伴着神马向前奔腾，不多时来到一座洞前。哈桑抬头望去，发现那正是阿卜杜·古杜斯老人描绘的那个山洞。

神马停在山洞前，哈桑离鞍下马，将马缰放在鞍上，旋即神马自动走进了山洞。

哈桑站在山洞前，按照阿卜杜·古杜斯老人的叮嘱，等在那里，思考着事情会有怎样的结局。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零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骑着神马飞行十天之后，只见一巨大黑影出现在面前，其黑盖过夜色，横在东方与西方之间。飞马接近黑影时，一声长嘶，顿时有无数匹骏马飞奔而来，相互擦肩蹭尾，把哈桑包围起来。见此情景，哈桑惊惧不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哈桑的神马不停地飞驰，群马伴着神马向前奔腾，不多时来到一座洞前。

哈桑抬头望去，发现那正是阿卜杜·古杜斯老人描绘的那个山洞。

神马停在山洞前，哈桑离鞍下马，将马缰放在鞍上，旋即神马自动走进了山洞。

哈桑站在山洞前，按照阿卜杜·古杜斯老人的叮嘱，等在那里，思考着事情会有怎样的结局。

哈桑一直在洞外站了五天五夜。因为他远离故国、亲人，睡不着觉，思绪万千，痛苦不堪。想到母亲，想到自己离开妻儿之后所遭受的种种艰难，禁不住泪水潸然下落。他边哭边吟诵道：

有治心病的药，
心却已离去。
谁又能擦干，
我的眼泪如雨？
离别思念多，
如今痛忍在异域；
远离乡土，
思乡之情成疾聚。
我是钟情人，
深情心底寄寓。
因离妻儿远，
身遭灾难实巨。





因为恋情招磨难，
哪位贵人无此遭遇？

哈桑吟罢诗，果见一老翁从洞中走来，肤色黝黑，身着黑袍。哈桑见那老翁与阿卜杜·古杜斯老人描述的特征完全相符，知道他就是艾卜·鲁维士，便立即迎了上去，俯下身，热烈亲吻老人的双脚，扯着老人的衣角，痛苦流泪不止。

艾卜·鲁维士老人问："孩子，有什么事呀？"

哈桑掏出信，递给老人。艾卜·鲁维士老人接过信，转身走进山洞，什么话也没有说。

哈桑按照阿卜杜·古杜斯的叮嘱，坐在山洞门外耐心等待，泪流满面。哈桑又在山洞外坐了五天五夜，更加觉得忐忑不安，心烦意乱，睡不着觉，恐惧感有增无减。他想到自己远离家乡，不禁泪如雨下，边泣边吟诵道：

赞美天之主，
我因情深受熬煎。
不识情滋味，
焉知何为难！
本想止住泪水，
却见血流成泉。
多少友伴心坚，
不免尽尝苦与艰。
若得他人同情，
愿谈泪因缘。
我去穿衣时，
不料穿衣也困难。
我觉无限寂寞，
人兽与我共泪潸然。

第六天清晨，太阳刚刚出来，哈桑忽见艾卜·鲁维士老人走出山洞，身穿白色大袍，形容飘飘欲仙。老人向哈桑打了个手势，示意让他进山洞，哈桑跟着走了进去。艾卜·鲁维士老人拉着哈桑的手，走进山洞。哈桑心中高兴，相信自己的愿望就要化为现实了。



哈桑跟着艾卜•鲁维士老人走了半天时间，来到一座铜拱门前。老人推开铜门，二人走入一条拱形长廊，但见地面全用条纹大理石砌成。

二人继续前走，一座宽大厅堂出现在面前，厅中央有座花园，那里栽着种种果树，百鸟鸣唱枝头。大厅内有四个小厅，两两相对；每个小厅里有个客厅，各有一座喷水池，池边上竖立着多尊金铸雄狮。每座客厅里都有一个梯形座墩，上面坐着一位老者，四周则堆满了书，还有香炉，香烟缭绕，袅袅升腾；每位老者面前都坐着多位学士，正跟着长老念书，书声朗朗，甚为悦耳动听。艾卜•鲁维士带着哈桑走到那里，长老和学生们立即起立，以示敬重。旋即，学生们退下，只剩下四位长老。

四位老翁站起身来，走去坐在艾卜•鲁维士面前，向他问起哈桑的情况。艾卜•鲁维士望了望哈桑，对他说："哈桑，把你的情况向长老们讲一讲吧！"

哈桑听老人这样一说，不禁热泪夺眶而出，哭着把自己的种种遭遇，从头到尾向长老们讲了一遍。

哈桑讲完，四位长老若有所悟地异口同声问道："你就是拜火教徒白赫拉姆用驼皮裹起来，让兀鹰叼上云山山顶的那个小伙子？"

"是的！正是我。"哈桑说。

四位长老凑近艾卜•鲁维士，悄声问："老先生，白赫拉姆把他弄到了云山顶上，小伙子是怎样从山顶上下来的，在山顶上看到了些什么呢？"

艾卜•鲁维士对哈桑说："哈桑，你是怎样从云山上下来、在云山上看到了什么，把那些情况讲给长老们听听吧！"

哈桑立即把自己跳崖下海的历险情况向长老们讲了一遍，还谈到了在山上遇到七位公主，七位公主怎样善待他，他如何杀死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和救出那位穆斯林青年，后来如何捉住飞鸟变成美丽姑娘并娶之为妻，后来妻子如何抛弃他，带着两个孩子飞走。哈桑把所有的情况及他所经历的磨难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长老们听后，无不惊异万分。

四位长老们对艾卜•鲁维士说："老先生，凭安拉起誓，这孩子实在令人可怜哪，望您能帮他找到他的妻子和孩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零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把自己跳崖下海的历险情况向长老们讲了一遍，还谈到了在山上遇到七位公主，七位公主怎样善待他，他如何杀死拜火教徒白赫拉姆和救出那位穆斯林青年，后来如何捉住飞鸟变成美丽姑娘并娶之为妻，后来妻子如何抛弃他，带着两个孩子飞走。哈桑把所有的情况及他所经历的磨难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长老们听后，无不惊异万分。

四位长老们对艾卜•鲁维士说："老先生，凭安拉起誓，这孩子实在令人可怜哪，望您能帮他找到他的妻子和孩子。"

艾卜•鲁维士说："老兄弟们，这是件大事，要去瓦格岛，危险得很哪！我平生第一次看见这么一个轻视生命的小伙子。你们都知道，瓦格岛是难以到达的地方，去那里是要冒生命危险的！瓦格岛上妖兵魔将不计其数，我曾发誓不再踏那块土地，不和他们打任何交道。我尚且如此，这么一个小伙子，又怎能得到岛王的女儿呢？诸位谁能助他一臂之力？"

四位长老说："老先生，这小伙子被爱情缠绕，甘愿冒生命危险去寻找妻儿，且带来了令兄阿卜杜•古杜斯的书信一封，你应全力助他啊！"

哈桑听说艾卜•鲁维士是阿卜杜•古杜斯的胞兄，心中十分高兴，忙站起来，上前俯身亲吻艾卜•鲁维士的脚，并把他的袍角举到自己的头顶，随之哭了起来。哈桑边哭边说道："看在安拉的面上，求您帮助我找到妻儿；如若不能，我甘愿丧身异乡。"

四位长老听哈桑这样一说，也都哭了起来。他们对艾卜•鲁维士说："老人家，你行行好，帮这个可怜的小伙子一把，看在你的胞弟阿卜杜•古杜斯的面上，给他做件好事吧！"

在四位长老苦苦哀求下，艾卜•鲁维士老人终于说："这孩子真可怜，但有些不知高低深浅。不过，我们尽全力帮他一把。"

哈桑听老人这样一说，欣喜不已，首先亲吻艾卜•鲁维士的手，继之一一亲吻





四位长老的手，求他们一定帮忙。

艾卜·鲁维士取来笔墨和纸，登时修书一封，递给哈桑，并给了他一个皮口袋，里面装着香和火石等物，嘱咐他说："孩子，你要带好这只口袋，遇到什么困难，焚上香，同时呼唤我的名字，我便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帮助你摆脱困难处境。"

说罢，吩咐长老唤来一位飞魔。

艾卜·鲁维士问飞魔："你叫什么名字？"

飞魔回答道："奴仆名唤戴赫尼什·本·法格图士。"

"你凑近我一点儿！"

飞魔凑近艾卜·鲁维士。老人对飞魔耳语了几句，飞魔连连点头。艾卜·鲁维士又对哈桑说："孩子，起来，坐到飞魔戴赫尼什的肩上去吧！飞魔将携带你飞上天空，当你听到天使赞颂安拉的声音时，你千万不要开口赞颂；如若不然，你和飞魔都会因之丧命的。"

哈桑听后，说："听明白了，我一定不说话。"

艾卜·鲁维士又说："哈桑，飞魔带着你飞行，第二天黎明时分，就会把你送到一片洁白如樟脑的大地上。到了那里，你独自行走十天，便会到达一座城门下，即问国王在哪里。见到国王，首先问安，亲吻国王的手，呈上这封信。之后，国王会叮嘱你一番；千万记住，国王叫你怎样行事，你就怎样行事！"

"遵命！"哈桑按照老人得叮嘱坐在飞魔的肩上。长老们齐声为哈桑祝福祈祷。

飞魔立即抱起哈桑，腾空而起飞上天空。飞魔带着哈桑飞行了一天一夜，哈桑听到天使赞颂安拉的声音，但他没有开口应声。

黎明时分，飞魔降落在那片洁白如樟脑的大地，随后放下哈桑，转身腾空隐去。

哈桑按照艾卜·鲁维士老人的嘱咐，独自走了十天十夜，果然来到一座城门下，上前向守门人打听国王所在。守门人立即带哈桑见国王，在路上，守门人告诉哈桑说："我们的大王名叫哈苏尼。他就是卡夫尔大地的君王，手下兵将无数，可谓铺天盖地。"

哈桑来到王宫正殿，请求晋见国王，即刻获准入殿。

走进王宫大殿，哈桑看见国王，立即行吻地礼。哈苏尼国王问："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呀？"

哈桑掏出信，吻了吻，呈递给国王。国王看过信，点了点头，对侍卫说："把这位小伙子带到迎宾馆，安排他住下。"

侍卫把哈桑带到迎宾馆，安排好房间，一直陪哈桑住了三天，一道吃喝，一起聊天。哈桑把自己的身世、经历全部告诉了那位侍卫。



第四天，侍卫领哈桑来见国王，国王说："哈桑，我从艾卜•鲁维士老人的信中得知你想去瓦格岛，我们这几天就派人送你去那里。不过，孩子，老夫要事先告诉你，路途上险阻重重，干旱荒原连片，行走十分不易呀！你要忍耐，经得起艰苦的考验，成功是有希望的。我一定想办法把你送到那里去，让你如愿以偿。孩子，你有所不知，迪拉姆将军曾亲率大军进攻瓦格岛，虽然他手下铁骑无数，武器精良，但未能攻克瓦格岛。孩子，看在艾卜•鲁维士长老的面上，我一定设法让你达到目的。近期有船开往瓦格岛，我将把你送到船上，把你托付给船长和水手，让他们送你去瓦格岛。如果有人问你是何许人，你就斩钉截铁回答：'我是哈苏尼国王的门婿。'船到岸后，你下船登岛，立即便可看见岸边放着许多长椅，你可选择任何一张，蹲在椅子下，千万不要动。夜色来临，你看见娘子军把卸下来的货物包围时，就伸手抓住坐在你藏身的那把椅子上的女兵，向她求援。只要你能得到那位女子的帮助，就有办法见到你的妻儿；如果抓不住她，就只能埋怨你自己了，也许因之会命丧瓦格岛。孩子，你要知道，你在以你的生命冒险呀！我只能为你尽这么一点力量，别无办法……"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零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苏尼国王叮嘱哈桑一番，对哈桑说："如果有人问你是何许人，你就斩钉截铁回答：'我是哈苏尼国王的门婿。'船到岸后，你下船登岛，立即便可看见岸边放着许多长椅，你可选择任何一张，蹲在椅子下，千万不要动。夜色来临，你看见娘子军把卸下来的货物包围时，就伸手抓住坐在你藏身的那把椅子上的女兵，向她求援。只要你能得到那位女子的帮助，就有办法见到你的妻儿；如果抓不住她，就只能埋怨你自己了，也许因之会命丧瓦格岛。孩子，你要知道，你在以你的生命冒险呀！我只能为你尽这么一点力量，别无办法。孩子，你当知道，若非天地助你，你是万万不可能来到这个地方的。"

哈桑听哈苏尼国王这样一说，禁不住泪水潸然下落，直哭得昏迷过去。过了一会儿，哈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吟诵道：

> 我有寿数，
> 寿尽入土亦自然。
> 寿限之内何惧，
> 征服雄狮在丛林间。

哈桑吟完，向国王行吻地礼，忙问："国王陛下，船什么时候才到来呀？"

哈苏尼国王说："一个月后他们到了这里，先把船上的货物卖掉，再用两个月时间采购当地好货，然后起航返回。这样一算，要等三个月时间才能成行。"

哈苏尼国王让哈桑安心住在迎宾馆，让侍卫随时送去哈桑所用的生活用品，包括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全部送到他那里去，让哈桑过着国王一样的日子。

哈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的时间，商船果然如期而至。国王和商人们带着哈桑去看商船，哈桑发现船上乘客多得像石头子一样，究竟有多少人，只有安拉晓得。大船在海中停泊着，有无数条小船往返于小船和大船之间，正把船上的货物搬运到岸上来。





哈桑一直等到船上的货物全部卸完。货主们把货搬到岸上卖掉。等了两个月，商人们将采购的新货装上了船。

离船起航只有三天时间时，哈苏尼国王把哈桑叫到面前，为他准备好了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又格外款待了他一番。之后，哈苏尼国王派宫仆把船长叫来，对他说："船长阁下，我把这位青年托付给你，请你把他带到瓦格岛去，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那里，让他下船就可以了，不必再接他回来。"

"奴仆遵命！"船长说。

哈苏尼国王叮嘱哈桑道："孩子，你上了船，不要向船上的任何人吐露你的情况；如有不慎，你会因之丧命，葬身鱼腹。"

哈桑说："我一定记住国王陛下的叮嘱！"

哈桑为国王祈祷、祝福，祝国王健康长寿，愿国王战胜一切敌人和嫉妒者。哈苏尼国王感谢哈桑的良好祝愿，预祝他旅途平安顺利，如愿以偿。之后，哈苏尼国王同哈桑道别，国王把哈桑托付给船长。

船长把哈桑领去，把哈桑装在一口箱子里，随后将箱子搬到了船上；因为人们正忙于搬运货物，谁也不曾料到竟有一个人被装在箱子里上了船。

船起锚扬帆了。大船乘风破浪在海上航行了十天十夜。第十一天，大船靠岸，船长将哈桑送上了岸。

哈桑上岸一看，果见岸边放着许多长椅，数量之多，只有造物主知道。哈桑走到一张长椅旁，迅速钻到椅子下面，隐藏起来。

夜幕降临，走来许多女兵，个个身披甲胄，人人利剑在手。

女兵们看见货物，立即上去把货物搬下来。一阵忙碌之后，纷纷坐在长椅子上休息。一个女兵坐在哈桑隐身的长椅下，哈桑扯住她的衣角，顶在自己的头上，然后跪着亲吻她的双脚，边吻边哭，女兵一惊，忙问："你是何许人？快站起来吧！如若不然，让别人看见，他们会把你杀死的。"

哈桑从长椅子下钻出来，站起身，亲吻女兵的双手，并且说："女施主，帮帮我的忙吧！"

话音未落，哈桑已泣不成声，边哭边说："女施主，求您慈悯慈悯我这个可怜的人吧！离家别亲之人，急于见到我的妻儿，心中苦不堪言。我冒着生命危险，来求您帮忙，想您是不会拒绝的。我相信，你若能助我一臂之力，来日必进天堂。若实在不能帮我，那么，我求你看在伟大安拉的面上，设法掩护我一下吧！"

女兵听哈桑这样一说，看见他那苦苦哀求的模样，慈悯之情油然而生。女兵得知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地方的，认定他必有重要事情。女兵对哈桑说："你





只管放心就是了！现在，你还是钻到椅子下，暂时隐藏起来。明天夜幕降临时，安拉自有安排。”

哈桑随后告别女兵，钻到椅子下面，躲藏了起来。片刻后，女兵们点起蜡烛，但见岸边顿时明如白昼；因蜡烛里掺着沉香和龙涎香，不仅明亮，而且微风一吹，芳香四散，香气扑鼻。

天亮了，商人们又开始卸货，一直忙碌到夜幕垂降。

藏在长椅下的哈桑心悲欲碎，泪眼模糊，不知道安拉怎样为他做安排。正在此时，他求助的那位女兵来了，她唯恐被其他的女兵发现，忙把锁子甲、宝剑、镀金腰带和长矛递给哈桑，转身离去了。

哈桑看见那些东西，立即意识到女兵的用意在于让他武装自己，于是站了起来，穿好甲衣，扎上腰带，佩带好宝剑，拿起长矛，然后坐在椅子上，口中不住地念着安拉的美名，祈求安拉掩护他的身影。

片刻后，女兵们举着火把、灯烛来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零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藏在长椅下的哈桑心悲欲碎，泪眼模糊，不知道安拉怎样为他做安排。正在此时，他求助的那位女兵来了，她唯恐被其他的女兵发现，忙把锁子甲、宝剑、镀金腰带和长矛递给哈桑，转身离去了。

哈桑看见那些东西，立即意识到女兵的用意在于让他武装自己，于是站了起来，穿好甲衣，扎上腰带，佩带好宝剑，拿起长矛，然后坐在椅子上，口中不住地念着安拉的美名，祈求安拉掩护他的身影。

片刻后，只见数柄火把数盏灯笼和烛光出现在哈桑的眼前，原来是女兵们的队伍来了。哈桑立即站起来，混入女兵们的队伍中，随着她们一道走去。

天亮之时，哈桑随女兵们来到帐篷附近，女兵们各回自己的帐篷去了。哈桑走进一顶帐篷，说来也巧，那正是他所求助的那个女兵的帐篷。

女兵进了帐篷，放下刀剑，脱去甲衣，摘掉面纱。哈桑放下武器，定睛细看那位“女施主”，但见她生着一对蓝眼睛，长着一个大鼻子，满脸麻子，没有眉毛，满头白发、面颊皱缩，牙齿外暴，口水流淌，真是奇丑无比，人间新鲜罕见。正如诗人所云：

> 她脸上的一个角落，
> 足容九处灾。
> 每一容灾之处，
> 可使多灾海悲哀。
> 面目狰狞，
> 其丑无比难寻来；
> 若与猪相比，
> 猪亦感得意满怀。

丑老太婆简直就像一条满身带斑纹的毒蛇。她看见哈桑，惊异不已，问哈桑怎



样到达此地的，又问他乘哪条船，还问哈桑怎么会平安无事地到达这里。

这时，哈桑俯下身去，亲吻老太太的双脚，泪水簌簌下落，终于哭得昏迷过去。过了一会儿，哈桑慢慢苏醒过来。他吟诵道：

借问司岁月之神，
何日容许相见？
亲人得聚首，
离别之苦消散。
喜遇心上人，
亲情足以驱责怨。
倘若尼罗河水，
常流似泪泉，
荒野早已消失，
绝迹天地间；
希贾兹得水，
埃及大水泛滥。①
沙姆无干土，
伊拉克亦不见地旱。
唤声心上人，
我淌泪因为路远。
但求慈悯我，
骨肉及早团圆。

哈桑吟完诗，抓住老太婆的衣角，高高举过头，泪流如雨，乞求老太婆帮助他。

老太太见哈桑心急火燎，忧愁痛苦不堪，慈悯之心难抑，忙对他说："孩子，你只管放心！我一定帮助你！"

老太婆问起哈桑的情况，哈桑把自己的经历简要地跟老太婆讲了一遍。

老太婆听后，惊愕不已。她说："孩子，你只管放心就是了！没有什么可怕的。愿安拉默助你，让你心想事成，如愿以偿。"

哈桑听后，十分高兴。

老太太派人去把领兵们叫来开会，当时正是月末最后的一天。领兵们来到老太



① 尼罗河的泛滥为埃及大地送来的丰收。





婆面前，老太婆对她们说："明日一早，你们统统出发，你们带上所有将士，任何人不得迟误，听候我的命令，违令者斩！"

"遵命！"领兵们异口同声。

次日天亮，领兵们带领众将士离开营帐，然后回来向老太婆报告了情况。这时，哈桑才知道，那个"女兵"原来是女兵统帅，名叫莎瓦希。

那一天，哈桑始终全副武装，没有搁下武器。

天亮时分，大队人马已经按照统领的命令离开了营帐，而老太婆却没有和大军一道出发。

大军出发后，营帐中只剩下老太婆莎瓦希和哈桑。

莎瓦希对哈桑说："孩子，靠近我一点儿！"

哈桑走上前去，站在老太婆面前。老太婆问："孩子，你何故冒生命危险闯到这里来呢？难道你甘心送死？快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吧！你不要害怕！有我保护你，你只管放心。我同情你，可怜你，愿意帮助你。你若能以实情相告，我保你如愿以偿，纵使付出我这条老命，也在所不惜。你已来到我的管辖区域，你已经在我的保护之下，我是不允许瓦格岛上的任何人伤害你的。"

哈桑听老太太这样一说，方才放下心来，随后把自己的事情从头到尾向她讲了一遍。哈桑说到他的妻子，谈到如何看见十只飞鸟，又如何抓住大公主，后来又怎样与她结为夫妻，妻子为他生下两个男孩儿；后来妻子设法找到自己的羽衣，抱着孩子，飞回了自己的故乡。哈桑没有隐瞒任何情况，一五一十地全讲给了老太婆，一直说到他怎样来到了这个地方。

老太太听后，点了点头，又说："赞美伟大的安拉，将你平平安安地送到了这里，让你遇到了我；假若你落到别人的手里，不仅不能实现你的愿望，恐怕连性命也保不住。正是因为你心诚，你对你妻儿的深爱和思念，使你决心达到目的；假若你不爱你的妻子和孩子，你也决不会冒生命危险到这里来。赞美安拉，护佑你安全来到了我们这里。你要知道，来这里的人，很少能活着出去！既然这样，我将全力帮助你，让你如愿以偿！但愿安拉默助。"

老太太接着说："孩子，你的妻子在瓦格群岛的第七座岛上；我们去那里要走七个月的路程。我们到那里去，首先要经过飞鸟岛地带，那里群鸟拍翅，声响如雷，经久不息；人走到那里，相互听不到说话的声音；要走十天十夜，才能通过飞鸟地带……"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零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太莎瓦希对哈桑说："……你要知道，来这里的人，很少能活着出去！既然这样，我将全力帮助你，让你如愿以偿！但愿安拉默助。"

老太太接着说："孩子，你的妻子在瓦格群岛的第七座岛上；我们去那里要走七个月的路程。我们到那里去，首先要经过飞鸟岛地带，那里群鸟拍翅，声响如雷，经久不息；人走到那里，相互听不到说话的声音；要走十天十夜，才能通过飞鸟地带。走出飞鸟天地，就到了走兽地带，那里狮吼狼嗥，百兽嚎叫，声震天地；人走到那里，几乎听不到别的任何声音；也要走上十天十夜，才能通过。过了走兽地带，便进入了妖魔地域，那里鬼怪成群，整日狂呼乱叫，口中喷火，鼻里冒烟，专门阻拦道路，不让人们通过，能使人双耳变聋，双眼变瞎，听不到声音，看不见光明，而且不敢回头看一眼；如若不然，命丧无疑；骑士经过那里，只能把头靠在马鞍上，三日不敢抬头，不能离鞍。过了妖魔地域，迎接我们的是一座耸入云霄的大山和一条通往瓦格岛的大河，那河水流速湍急，漩涡处处。"

说到这里，哈桑听得入了神，不时地说一声"不怕"。

老太太莎瓦希接着说："孩子，你有所不知，我手下的这大军全部由姑娘组成，是支娘子军，我的上司就是统治瓦格岛的一位女王。从这里去那里，骑上快马，日夜兼程，也要走上一年时间。大河的旁边有座大山，名叫瓦格山，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棵树；树的枝条像无数颗人头。每天太阳出来时，那些人头便齐声叫喊：'瓦格，瓦格，瓦格，瓦格……'凭以赞美伟大的造物主。我们听到这种叫声，便知道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太阳下山时，那些人头也发出'瓦格，瓦格'的叫声。人们听到这种叫声，也就知道太阳落山了，因而岛得名瓦格岛；任何男子都不能住在我们这里，也不能到我们这里来，更不能踏上我们这片土地。我们到女王那里去，要走一个月时间。这里的老百姓都在那位女王的统治之下。此外，所有妖魔鬼怪都听从女王的指挥。女王手下有无数魔法师。"

老太太停顿片刻，继续说："孩子，情况就是这样，征途不止千难万险呀！你如果感到害怕，我就派人把你送到海边，让船长把你送回家去。你若想在我们这里住下去，





我不会阻拦你，我会把你当作我的眼睛加以保护的，直到让你实现自己的愿望。”

哈桑听罢老太太这番长长的谈话，说道：“老人家，我见不到自己的妻儿，是不会离开这里的。我要么见到妻儿，要么身葬异乡。”

“孩子，此事并不难，你放心就是了。孩子，你一定能达到目的，如愿以偿。我将如实把你的情况禀报女王，求女王帮助你实现自己的愿望。”

说罢，老太太为哈桑祈祷祝福。

哈桑亲吻老太太莎瓦希的手和头，感谢她的慷慨善举，然后跟着她走去。哈桑边走边思考事情的后果以及奔走异乡所经历的千辛万苦，禁不住泪水涌流。他边哭边吟诵道：

忽自情人处，
吹来微微惠风。
你会发现我，
深深陷在狂恋之中。
即使相聚在夜里，
黑夜也光明；
分别纵然在白天，
白日也会黑洞洞。
别了心上人，
灾难万千重。
不见心上人，
世间没了亲与朋。
我心中有苦，
该向谁诉说衷情？
要我忘掉你，
那是万万不能。
你是世上唯一美，
天下不见二重。
因爱你而受斥责，
此理怎通？
如今我却在，
被责备行列中。

哈桑吟罢诗，老太太莎瓦希下令击鼓上路，大队人马在她的率领下，开始了护送哈桑的征程。

哈桑陷入深思之中，心中烦闷，惴惴不安，不时地吟诗。老太太一直在安慰他，要他只管放心，而哈桑却无心理会老太太的好言善语。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到达七座岛中的第一座岛，那就是老太太莎瓦希说的"飞鸟地带"，即鸟岛。

他们刚登上鸟岛，便听到百鸟鸣叫及鼓翼拍翅的巨大响声，哈桑只觉头晕目眩，天旋地转，耳朵轰鸣，两眼模糊，似乎天要塌下来，地要陷下去一样，心中恐惧不已，自信必死无疑。哈桑心想："一个飞鸟地带就如此可怕，那走兽区怎通得过呢？"

老太婆莎瓦希看出了哈桑的惊恐神情，笑了起来。她说："孩子，我们才踏上第一个岛，你就成了这个样子，那如何再到别的岛上去呢？"

哈桑急忙祈祷，求安拉护佑自己平安闯过一道道关口，实现自己的愿望。大队人马继续前进，穿过鸟岛，闯过兽岛，进入妖魔鬼怪岛。眼见一副副狰狞面目，哈桑不禁周身颤抖，万分后悔自己跟着他们到此地来，连声乞求安拉护佑。

哈桑跟着大队人马历尽艰险，方才离开妖魔岛，来到那条大河边，在一座高山下安营扎寨。

老太太莎瓦希吩咐部下，将一张镶嵌着珍珠宝石的雪花石椅子放在河边，让哈桑坐在那里。将士们搭好帐篷，各自安歇去了。

大队人马休息片刻，吃喝完毕，安心地睡觉了，因为她们已经来到了自己的国土上。

老太太莎瓦希让哈桑戴上面罩，只露着两只眼睛。

片刻后，忽见一群姑娘走近哈桑的帐篷，脱下衣裙，下到河中沐浴。

哈桑望着她们，只见姑娘们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尽情戏水，根本不知道有一位男子在看着她们，还认为站在那里的是位宫女。那些一个个一丝不挂的女子，面容美如皓月，发髻好似乌云，体态婀娜，身材苗条，酥胸高耸，腰肢纤细，臀部丰隆。老太婆莎瓦希之所以这样安排，目的在于让哈桑从中寻找自己的妻子。每当有一群女子下河沐浴，老太婆便问哈桑："她们中间有你的妻子吗？"

"老人家，不在呀！"哈桑一次又一次地回答。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零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一群姑娘走近哈桑的帐篷，脱下衣裙，下到河中沐浴。

哈桑望着她们，只见姑娘们兴高采烈，有说有笑，尽情戏水，根本不知道有一位男子在看着她们，还认为站在那里的是位宫女。那些一个个一丝不挂的女子，面容美如皓月，发髻好似乌云，体态婀娜，身材苗条，酥胸高耸，腰肢纤细，臀部丰隆。老太婆莎瓦希之所以这样安排，目的在于让哈桑从中寻找自己的妻子。每当有一群女子下河沐浴，老太婆便问哈桑："她们中间有你的妻子吗？"

"老人家，不在呀！"哈桑一次又一次地回答。

片刻后，一位女子在三十个女仆簇拥下走来，姑娘们个个如花似月，人人举止妩媚，只见她们脱下衣裙，陪着那位女子下到河中，快快乐乐地戏起水来。

她们沐浴了一个时辰，然后上岸坐下。女仆们给那位女子送来金丝绣花手帕，女子接过手帕擦身。之后，女仆们送来衣服和首饰，女子穿戴好，站起身来，带着女仆向营帐走去。

哈桑看见那位女子，高兴地说："这位女子真像我在云山湖边看见的那位姑娘；在七位公主的宫殿中，我看见那位姑娘就像她一样和自己的同伴在一起玩耍。"

老太太莎瓦希问："喂，哈桑，她就是你的妻子吗？"

"不！不是的！凭我的生命起誓，她不是我的妻子，而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女子。在这个岛上，我还没有发现像我妻子那样漂亮的女子。"

"那么，你就把你的妻子的相貌向我描绘一下，也好让我有个印象呀！因为我是这支娘子军的总统领，这个岛上的女子，没有我不认识的。你给我说清楚后，我就能想办法把她给你找来。"

"女施主，我妻子容颜俊俏，身材苗条，酥胸高耸，脸呈鹅卵形，一双丹凤眼，两眉弯弯似新月，腰肢纤细，臀部丰隆，行路若风拂杨柳，牙齿洁白似玉，右腮上有颗美人痣，言谈举止大方得体，真是举世无双的美娘子。"

"你再给我说得详细一些，也好让我辨认。"

"她面目姣好，脖子细长，两颊似秋牡丹，口像宝石戒指，唇光明亮盖过玉壶、







水晶杯，才高八斗，德行高尚，足以登上人间王位。正如诗人所云……”

他的名字令我目眩，
声扬天地人间。
世上五美他占四，
十中居六称贤。

哈桑吟罢，哭了起来。之后，他边哭边吟诵道：

我恋你之情，
就像印度人喜欢庄园。
又像是信使，
右脚上挂着木盘。
还似害心病的人，
只盼伤口更宽。
二十被七分，
公平从何而谈！
安拉诅咒那，
死盯着九的人员。

老太太莎瓦希听后，低下头去，沉思片刻，望着哈桑，说：“赞美伟大的安拉！哈桑啊，我遇到了你，招来了麻烦；假如我不认识你，那该多好啊！这是个大难题，我哪有能力解决呢？哈桑呀，你说的那个女子不是别人，而是统治整个瓦格岛的国王的女儿啊！哈桑，你睁开眼睛，好好想一想吧！你若还在睡梦中，你就醒一醒吧！你是无法得到她的。因为你与她之间有天壤之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呀！孩子，你还是赶快回家去吧！我想你没有那种福气。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吧！免得我们陪着你一块白白送掉性命。”

老太婆不仅为哈桑担心，也为自己感到害怕。哈桑一听，禁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泪水簌簌下落，直哭得昏迷了过去，不省人事。

老太婆莎瓦希取来玫瑰水，慢慢洒在哈桑的脸上。过了一会儿，哈桑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哈桑回想起老太婆刚才说的那番话，不禁忧心忡忡，对生存已经感到失望，泪





水簌簌下落，浸透了衣衫。他对老太婆莎瓦希说："老人家，我历经千难万险才到这里，怎好回去呢？我想你是有办法使我如愿以偿的，尤其你是娘子军的总统领，她们都服从你的指挥和调遣。"

老太婆说："孩子，依我之见，你就在这些姑娘中挑选一个做你的妻子，免得你落入大王的手中，到时候我想救你也来不及了。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就听我的话吧！只要不是那个女子，哪个姑娘都可以任你选，然后你带着她平平安安返回家乡。你千万不要让我也受你那份苦啊！你已经把自己抛入了大难之中，谁也无法拯救你。"

哈桑不答话，只是痛哭流涕，泣不成声地吟诵道：

受磨难的人儿，
切莫责备我！
如果不让我落泪，
眼皮该做什么？
亲人远离去，
泪水将面颊淹没。
思念令我骨瘦如柴，
身落深情谷壑。
我思念意中人，
人却不理解我。
一番山盟海誓后，
无情抛下我。
自从别离之日，
我不思吃与喝。
可怜我的心，
如遇烈火灼。
呼声我的双眼，
切莫嫌我淌泪多！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零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婆莎瓦希对哈桑说："孩子，依我之见，你就在这些姑娘中挑选一个做你的妻子，免得你落入大王的手中，到时候我想救你也来不及了。看在安拉的面上，你就听我的话吧！只要不是那个女子，哪个姑娘都可以任你选，然后你带着她平平安安返回家乡。你千万不要让我也受你那份苦啊！你已经把自己抛入了大难之中，谁也无法拯救你。"

哈桑不答话，只是痛哭流泪，又哭得昏了过去。

老太婆守在哈桑的身边，往他的脸上洒水。过了一会儿，哈桑苏醒过来，她对哈桑说："先生啊，你还是返回老家去吧！我把你带回城去，你的身心会变得宽舒，我的精神也会好起来。假若那位公主得知此事，定会埋怨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因为还不曾有人类之子到这里来过，说不定会因我把你带到这里来，又让你观看这群姑娘裸浴，而把我杀掉，尽管你没有接近她们，更未触及她们的身体。"

哈桑发誓说，他对她们没有产生过任何邪念。

老太太莎瓦希说："孩子，我劝你还是回家乡去吧！你要金银财宝，我给你；你要女人用的金银首饰，我也给你。你听我的话，快回家去吧！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啦！你就听我的劝告吧！"

哈桑听后，苦苦哀求老太太帮忙，俯身亲吻老太太的双脚，泪流如雨，说道："老人家，我的期望啊！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地方，距离我心上人所在之地仅有咫尺之遥，不见到心上人，我怎好回去呢？我希望很快就见到我的妻子，但愿我有与妻子相见的福分。"说完，哈桑吟诵道：

> 唤声美人儿，
> 怜我深深钟情。
> 你的芬芳盖过麝香，
> 白花尽失姿容。
> 你所到之处，





芳馨四溢起惠风。
不要埋怨我，
禁当止而令必行。
如若知道情中原委，
一切责怨皆失声。
明眸将我俘虏，
她分外欣兴；
强行将我的心，
抛入了爱河之中。
吟诗伴泪水，
并非发诗情。
红红面颊熔我心，
只觉四肢火盛。
无情弃却我，
何言能慰我心境？
平生酷爱婀娜，
自有激情生。

老太太听罢哈桑的吟诵，深表同情，忙安慰他道："好吧！你只管放心就是了，用不着忧愁烦恼！凭安拉起誓，我决计为你冒一次险，不让你如愿以偿，誓不罢休。"

听老太太这样一说，哈桑顿觉心花怒放，欣喜难抑，终于破涕为笑了。哈桑坐下来，和老太太一直谈到天黑。夜幕降临，姑娘们相继散去，有的进城回宫，有的在帐篷里过夜。老太太把哈桑单独带到一处，藏了起来，以防有人发现他，报告给公主，致使公主一怒之下，将哈桑及带他来的人杀死。老太婆亲自伺候哈桑，向哈桑讲了他岳父的权势非同一般，哈桑听后，心中恐惧至极，痛哭流涕。

哈桑说："老人家，我不想活了！见不到我的妻子，我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我决计以生命冒险，要么如愿以偿，要么一死了之。"

老太太见哈桑态度如此坚决，为了见到妻子，不惜以生命进行冒险，完全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正如谚语所云："情人不听光棍儿劝，光棍儿不解情人心。"

老太婆莎瓦希开始考虑使哈桑夫妇团圆的办法……

这个岛国的女王，名叫努尔·胡达。努尔·胡达是七姐妹中的老大。她的父亲就是统治瓦格七岛和瓦格大地的君王，王宫就设在那块土地上的一个最大的城市





中。努尔·胡达是哈桑来到的这个城市的女王。

老太太莎瓦希见哈桑心急情切，恨不得马上见到妻子，于是站起身来，向努尔·胡达女王的宫殿走去。

老太太曾是七姐妹的保姆，对她们有抚育之恩。因此，她在努尔·胡达女王那里颇有地位，也很受敬重。老太太来到王宫，见到女王，上前行吻地礼。这位女王立即站起来迎上前去，和老太太紧紧拥抱，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问她旅途是否顺利。老太太说："凭安拉起誓，女王陛下，我旅途平安吉祥。我还给你带了一份薄礼，过一会儿就送来。"

老太太莎瓦希停顿片刻，又说："公主啊，时代的女王，我给你带来一件非同寻常的礼品，想让你看一看，以期劳你大驾，帮助我解决一个难题。"

努尔·胡达说："什么难题？"

老太太莎瓦希内心恐慌，周身战栗，犹豫了好一会儿，方才开口说："女王陛下，我在海边上遇见一个陌生人，他藏在长椅下，苦苦哀求我帮忙。后来，我设法把他带到娘子军中，我也让他手持武器，以便不让任何一位姑娘认出他。我已经把他带到这里了。"

女王问："他现在情况如何？"

"我对他说过，你的权势、力量无比；如果你弄明了他的情况，你会杀掉他的。我威胁他，吓唬他，但他却仍然说：'我一定要见到我的妻儿；不带妻儿回返，宁可葬身异乡。'他冒着种种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瓦格岛。我压根儿没有见过比他更坚强、更勇敢的男子汉。他深深地沉浸在了爱河之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零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婆向女王努尔•胡达讲到哈桑的情况，然后说："我对他说过，你的权势、力量无比；如果你弄明了他的情况，他会把你杀掉的。我威胁他，吓唬他，他哭泣，他吟诗，但仍然说：'我一定要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我不带这妻儿回返，宁可死在异乡。'哈桑冒着种种危险，克服重重困难，来到了瓦格岛。我压根儿没有见过比他更坚强、更勇敢的男子汉；因为他深深地沉浸在爱河之中了。"

女王听老太婆莎瓦希这样一说，知道了哈桑的情况，当即勃然大怒。女王低头沉思片刻，然后抬起头来，望着莎瓦希，厉声说道："你这个糟老太婆，竟敢把男人带到瓦格岛上来，还要引他来见我，真是岂有此理！难道你不怕我惩罚你？看在父王的面上，念你对我有抚育之恩，我这次就宽恕你了；如若不然，我非把你连同那个男子一块儿杀掉不可，以儆效尤！免得再有人像你一样胆大妄为。你做出这样的事情，真是太大胆了，还没有谁敢这样做过。"

说到这里，女王努尔•胡达低头思考片刻，然后接着说："你去把那个男子带来，让我看看他是谁！"

老太婆莎瓦希转身走去，不免有些惊惶失措，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走。她心想："这灾难都是哈桑一手造成的呀！"

老太婆走去见到哈桑，说道："喂，大限快到的人呀，走吧！女王有话要对你说。"

哈桑站起来，跟着老太婆莎瓦希走去，口中不住念着安拉的美名，说道："安拉啊，请你护佑我，默助我摆脱灾难吧！"

老太婆边走边叮嘱哈桑，教他到了女王努尔•胡达面前如何开口说话。

哈桑跟着老太婆走到努尔•胡达女王面前，见女王戴着面纱，立即向女王行吻地礼、问安，并且吟诵道：

安拉赐予你尊荣，
欣然授你王权。





安拉为你添尊荣，
助你战胜顽敌。

哈桑吟罢诗，女王示意老太婆让哈桑走近女王一些，以便听他说话。

老太婆对哈桑说："喂，哈桑，往前站一站，女王回你礼哪！女王问你叫什么名字，打哪里来，你的妻子、孩子都叫什么名字，你的家乡在哪里……"

哈桑镇静下来，鼓了鼓勇气，说："当代独一无二的女王陛下，我的名字叫哈桑，心中有说不尽的苦闷；我的家乡在巴士拉城；我的妻子嘛，我实在不知道她的名和姓；我的儿子，一个名叫纳缨尔，另一个名叫曼苏尔。"

女王努尔·胡达听哈桑这样一说，当即问道："你的妻子是从哪里把孩子带走的呢？"

"报告女王，她是从巴格达的哈里发王宫中把孩子带走的。"

"她展翅飞走时，对你们说了些什么？"

"她对我的母亲说：'你的儿子哈桑离去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他回来之后，若是想见我，就让他到瓦格岛去找我吧！'"

努尔·胡达女王听后，点了点头，说："哦，原来是这样！如果她不想念你，她就不会对你母亲说这句话：'他回来之后，若她是思念我，又想见我的话，就让他到瓦格岛去找我吧！'"

哈桑说："女王陛下，你是王中之王，我把一切情况全都告诉了你，没有对你隐瞒任何事情。我向安拉求援，我向你求助，求你不要亏待我，求你同情我，求你助我一臂之力，帮我找到我的妻子，让我与妻儿相见，共享天伦之乐……"话音未落，哈桑泪水潸然，随之吟诵道：

衷心感谢你，
像鸽子一样鸣唱：
纵使到终日，
心愿仍未能偿。
幸福之根在你手里，
恩情永不忘。

努尔·胡达女王听后，低头沉思片刻，频频点头，然后抬起头来，说："我同情你，为你妻离子散感到难过。我决计把岛上的所有女子都让你看一遍；你若能从中



认出你的妻子，我就把她交给你；让你把她带走；你若认不出你的妻子，我就把你杀掉，将你钉在老太婆的家门口。”

哈桑当即说：“女王陛下，我同意这个条件，就照你说的办吧！”哈桑接着吟诵道：

你们将我的情思，
空中高高播扬。
你们熟睡时，
我的眼却难合上。
你们曾经保证，
决不拖延时光；
不料背弃约言，
时光把握着长缰。
儿时深恋你，
不知话该怎么讲。
千万不要杀我，
我实在冤枉。
你们从不怕，
安拉斩断恋情；
人们熟睡时，
他把星辰观赏。
看在安拉面，
公众们请听我讲：
愿在我的墓碑上，
刻上“此葬钟情郎”。
也许有青年人，
同样被恋情深伤；
看见我的墓碑，
顶礼以表示敬仰。

哈桑吟完诗，又说道：“我接受女王提出的条件。毫无办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努尔•胡达女王下令把城中的姑娘全部带到王宫来，让哈桑统统看一遍，又命令老太太莎瓦希亲自把姑娘们带进宫来。

城中的所有姑娘按时赶到王宫，女王让姑娘们一百个、一百个地从哈桑面前走过。

哈桑看过城中的所有姑娘，却未发现自己的妻子。

女王问："在这些女子当中，你看到你的妻子了吗？"

哈桑回答说："女王陛下，我没看见我的妻子。"

女王大怒，遂对老太婆莎瓦希说："你去把宫中的彩女们都叫出来，让哈桑看一看！"

宫中的彩女全都来了，哈桑仍然没看到自己的妻子。他说："女王陛下，我的妻子不在这些女子中间。"

女王勃然大怒，大声对周围的女侍从说道："把他拖出去，杀掉他！免得日后再有人敢来冒险，了解我们的情况，窥探我们的秘密！"

众侍女一齐动手，把哈桑推倒在地，拖了出去，然后用他的衣角将他的两眼蒙住，举着明晃晃的宝剑，站在哈桑的头两侧，等待女王开斩的命令。

就在这时，老太婆莎瓦希走到女王的面前，行过吻地大礼，然后抓住女王的衣角，高高举过自己的头，苦苦哀求道："女王陛下，看在我对你有抚育之恩的面上，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急于斩杀这个小伙子。尤其他还是个可怜异乡人，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经历了世人不曾经历的千辛万苦，幸得伟大安拉默助，方才来到了我们的国家，得到了女王陛下的庇护。假若陛下下令将他斩杀，一旦消息传出去，被旅行者听到，他们定会认为陛下因讨厌异乡客人而将他们斩杀。女王陛下，无论如何，他现已在你的刀剑之下，就不必这样匆忙行事。如果找遍所有地方，仍然见不到他的妻子，到那时你想把他叫来，我一定能按时把他带来，到那时你再杀他也不迟。女王陛下，你就看在我对你有抚育之恩的情分上，求你宽容他一下。现在由我来为他作担保，让我把他带走。我深深知道你同情他，关怀他，乐意帮助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如若不然，我是不会把他带到陛下的面前来的。我把他带来，本想让陛下欣赏一下他的诗才和口才，尤其是他能出口成章，而且字字珠玑。既然他已来到我们的国家，吃过我们的食粮，我们就应该保护他……"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一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王努尔·胡达命令侍从们把哈桑拖出去杀掉，就在这人命关天得时刻，老太婆莎瓦希走到女王的面前，行过吻地大礼，然后抓住女王的衣角，高高举过自己的头，苦苦哀求道："女王陛下，看在我对你有抚育之恩的面上，我求求你，千万不要急于斩杀这个小伙子。尤其他还是个可怜异乡人，冒着生命危险，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里，经历了世人不曾经历的千辛万苦，幸得伟大安拉默助，方才来到了我们的国家，得到了女王陛下的庇护。假若陛下下令将他斩杀，一旦消息传出去，被旅行者听到，他们定会认为陛下因讨厌异乡客人而将他们斩杀。女王陛下，无论如何，他现已在你的刀剑之下，就不必这样匆忙行事。如果找遍所有地方，仍然见不到他的妻子，到那时你想把他叫来，我一定能按时把他带来，到那时你再杀他也不迟。女王陛下，你就看在我对你有抚育之恩的情分上，求你宽容他一下，现在由我来为他作担保，让我把他带走。我深深知道你同情他，关怀他，乐意帮助他达到自己的目的；如若不然，我是不会把他带到陛下的面前来的。我把他带来，本想让陛下欣赏一下他的诗才和口才，尤其是他能出口成章，而且字字珠玑。既然他已来到我们的国家，吃过我们的食粮，我们就应该保护他，给他以应有的权利。陛下，我已答应让他见到陛下，因为我深知你最能理会离别之苦，尤其是离别孩子的苦楚。在整个宫中，只有陛下的容颜没有让哈桑看了。陛下就请揭开面纱，让哈桑看一看吧！"

女王微微一笑，说："难道他是我的丈夫，我为他生过孩子，致使我也要让他看我的脸面？"

"你就让他看一看吧！"

女王吩咐侍女将哈桑带进来。众侍女立即将哈桑带到女王面前。

女王撩开自己的面纱，哈桑一眼望去，不由得一声大喊，当即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老太婆急忙取来玫瑰水，轻轻洒在哈桑的脸上。片刻过后，哈桑慢慢苏醒过





来，吟诵道：

> 微微惠风起，
> 来自伊拉克大地。
> 吹遍角角落落，
> 耳闻瓦格岛声息[①]。
> 亲朋们谁不晓得，
> 我此时的心理？
> 爱情的滋味，
> 我都已经尝及。
> 天下的慈悲者，
> 请多多同情我吧！
> 我的心已溶化，
> 只因为苦于别离。

哈桑吟罢诗，站起身来，再望女王努尔•胡达一眼，又是一声大喊，几乎将宫殿震塌，旋即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老太婆莎瓦希赶忙又把玫瑰水洒在哈桑的脸上，过了一会儿，哈桑苏醒过来。老太婆问：“你怎么啦？”

哈桑说：“老人家啊，这位女王要么是我的妻子，要么她的长相很像我的妻子。”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

① 瓦格岛人因人头树枝发出“瓦格、瓦格”德叫声而闻名。



第八百一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吟罢诗，站起身来，再望女王努尔·胡达一眼，又是一声大喊，几乎将宫殿震塌，旋即倒在地上，昏迷过去。

老太婆莎瓦希赶忙又把玫瑰水洒在哈桑的脸上，过了一会儿，哈桑苏醒过来。老太婆问："你怎么啦？"

哈桑说："老人家啊！这位女王要么是我的妻子，要么她的长相很像我的妻子。"

女王听后一愣，对老太婆说："瞧你做的好事哟！这个异乡人不是疯子，便是神经错乱。你瞧呀！他总是死死盯着我的脸。"

老太婆说："女王陛下，这是情有可原的，不要责怪他。谚语说得好：'相思之疾，无药可救。'这和疯癫没有什么差别。"

哈桑号啕大哭，边哭边吟诵道：

> 眼见情人影像，
> 因思念甚我心已消融。
> 身在亲人故乡，
> 不禁热泪纵横。
> 骨肉两分离，
> 令我尝尽人间苦情。
> 考验我已尝够，
> 何时圆我美梦？
> 但求我的心上人，
> 早日返回我的怀中。

哈桑吟罢，对女王说："女王陛下，凭安拉起誓，你虽然不是我的妻子，但你最像我的妻子。"





女王听后，笑得前仰后合。她说："亲爱的，你定定神，好好看看我！你不要疯疯癫癫，更不要惶恐不安。你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哈桑忙说："女王陛下，你是所有遭磨难者的避风港。我看见你的美丽容貌，确乎有些发疯。因为你即使不是我的妻子，长相也很像我的美娘。你想问什么，就请问吧！"

"你的妻子哪里像我呀？"

"我妻子的容颜、气质、风度、言谈和举止都像你，和你一样身材匀称，语言甜美，面颊红润，酥胸高耸，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明艳动人……"

女王对老太太莎瓦希说："阿妈，把他送到住的地方去吧！你要亲自照料他的生活，让我们慢慢弄清他的情况。倘若他真是个守信用、讲义气、重友情的男子汉，我们就应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尤其他已历尽千辛万苦，闯过重重艰难险阻，来到我们的国土上，吃过了我们的饭菜。阿妈，你把他送回去，托付给下人，你马上就到我这里来。要快去快回，祝你平安！"

老太太莎瓦希遵命把哈桑带回住处，安排好他的食宿，托付给侍从们，要他们好好照顾他，千万不要怠慢他，吩咐她们把哈桑所需要的东西全部送到他的面前。一番叮嘱之后，老太婆快步回到了女王面前。

女王努尔·胡达命令老太太莎瓦希带上武器和一千名勇士待命，老太太从命，立即走去穿上甲衣，带上宝剑，并吩咐一千名骑士随时听候她的命令。

老太婆准备停当，回到女王面前，努尔·胡达女王这才命令她立即启程，奔赴女王父亲的京城，去接女王的小妹麦纳尔·西娜。

女王对老太婆莎瓦希说："阿妈，你率人马去接我的小妹麦纳尔·西娜。你对她说：'大姨想看看两个小外甥，你快带着孩子来吧！'"

女王还特别叮嘱道："你见到我的小妹麦纳尔·西娜，请对她说：'给你的两个孩子穿上你亲手为他俩做的甲衣，让他俩去见见大姨吧！大姨很想念两个小外甥。'"

女王又特别叮嘱道："关于哈桑的事，你千万不要对他说！你接到两个孩子后，再对小妹说：'你大姐要你去她那里玩几天！'她把孩子交给你之后，你要立即带他俩来，不要原路而回，而要日夜兼程，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此事。至于小妹，就让她自己慢慢行动就是了。我敢立誓，如果弄明小妹是哈桑的妻子，两个小外甥是哈桑的儿子，我不但不反对他把孩子带走，还将帮助小妹和她丈夫一起返回故乡。"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一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王努尔•胡达叮嘱老太婆莎瓦希："关于哈桑的事，你千万不要对她说！你接到两个孩子后，再对小妹说：'你大姐要你去她那里玩几天！'她把孩子交给你之后，你要立即带他俩来，不要原路而回，而要日夜兼程，不许向任何人透露此事。至于小妹，就让她自己慢慢行动就是了。我敢立誓，如果弄明小妹是哈桑的妻子，两个小外甥是哈桑的儿子，我不但不反对他把孩子带走，还将帮助小妹和她丈夫一起返回故乡。"

老太婆莎瓦希完全相信了女王努尔•胡达的话，丝毫不知道她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其实，女王虽口里这么说，而心中想的却是："若小妹不是哈桑之妻，孩子也不像哈桑，我就立即把这小子杀掉！"然而女王口中却说："阿妈，如果我猜得不错，小妹就是哈桑的妻子。这件事，只有安拉晓得。哈桑说的那些特征，只有我们姐妹具备，尤其是我的小妹麦纳尔•西娜，更是俊俏无双。"

老太婆一听，吻了吻女王的手后，转身离去，回到家中。她见到哈桑，把女王的话如实转达。哈桑听后，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忙走上前去，亲吻老太婆的头。

老太婆说："孩子，不要吻我的头了，亲亲我的嘴吧！你就把这一切当作平安的征兆吧！孩子，你只管放心就是了。你一定会高高兴兴，不厌恶和我亲嘴的，正是我让她们帮助你实现了夫妻团圆的美梦，你只管放心，好事还在后头呢！"说完，告别哈桑，转身而去。

哈桑望着老太婆的背影，吟诵道：

我的情与爱，
足有四条见证；
每一条见证，
各有证人两位。
每思此我的心怦怦跳，





四肢不住打战。
我肌体干瘦如柴，
张口却每每结舌。

片刻后，哈桑又吟道：

世上有两件事，
只有发生后才得知；
到时眼不垂泪，
滴出的却是血汁。
欲问什么事，
稍思方可识之：
一是告别亲人，
二是青春飞逝。

老太婆莎瓦希带上武器，率领一千名全副武装的骑士，登上了去往小公主所在京城的路程。

努尔·胡达女王所在的地方距她的父王的京城有三天路程。莎瓦希率领千名骑士抵达那里，见到麦纳尔·西娜公主，向她问安，并转达了她大姐努尔·胡达女王的问候，告诉她说女王想看看她两个小外甥，还说姐姐在责怨她久久不去看望她们。

麦纳尔·西娜公主说："我应该去看姐姐，但一直未能去。不过，我现在就去看姐姐。"

小公主吩咐侍仆在城外搭起帐篷，备好礼物。

国王见宫中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又见城外帐篷林立，便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侍仆们说："小公主麦纳尔·西娜吩咐搭起帐篷，因为她就要经过那里，去探望她的大姐努尔·胡达女王了。"

国王听后，立即安排了一支大军，护送小公主去看望姐姐，并从自己的金库中取出若干钱财，备下吃的、喝的和珍珠、宝石给小公主做礼物。

国王有七个女儿，除了小女儿，其余六位公主都是一母同胞。大女儿名叫努尔·胡达，二女儿名叫奈吉姆·萨巴哈，三女儿名叫莎姆斯·杜哈，四女儿名叫舍吉莱·杜尔，五女儿名叫古特·格鲁卜，六女儿名叫舍莱芙·白奈特，小女儿名叫麦纳尔·西娜。七公主是女王努·尔努尔·胡达的同父异母妹妹，她就是哈桑的妻子。





老太太莎瓦希走上前，再次向麦纳尔·西娜公主行礼。麦纳尔·西娜公主问："阿妈，还有什么事吗？"

老太太说："你姐姐努尔·胡达女王要你为两个孩子换上你亲手做的甲衣，让我先带他俩去见他们的大姨，并向大公主报告你即将到达的消息。"

听老太太这样一说，麦纳尔·西娜公主面色顿改，低下头去，沉思良久，然后摇了摇头，望着老太太，说："阿妈，说到孩子，我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自打孩子出生到现在，别人还没有见过他俩；就是风吹一下，我都有些放心不下。"

"小公主，这是什么话呀！难道你在担心你的姐姐会给外甥制造什么麻烦吗？他们的大姨会爱自己的外甥的。"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一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太莎瓦希对麦纳尔·西娜公主说："你姐姐努尔·胡达女王要你为两个孩子换上你亲手做的甲衣，让我先带他俩走去见他们的大姨，并向大公主报告你即将到达的消息。"

听老太太这样一说，麦纳尔·西娜公主面色顿改，低下头去，沉思良久，然后摇了摇头，望着老太太，说："阿妈，说到孩子，我心情顿时紧张起来。自打孩子出生到现在，别人还没有见过他俩；就是风吹一下，我都有些放心不下。"

"小公主，这是什么话呀！难道你在担心你的姐姐会给外甥制造什么麻烦吗？他们的大姨会爱自己的外甥的。你若在这件事上违背你的姐姐的意愿，那将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姐姐会责备你的。小公主，你的孩子还小，你为他们担心是情有可原的。你知道我是很喜欢你和你的孩子的。我抚育过你们七姐妹，你要体谅我的难处。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带着他们先走，会用我的面颊为他们铺地，为他们打开我的心扉，让他们居住在我的心房里。这样的事情，你不必多嘱咐我。你只管放心吧！我带着孩子先走，会比你早到一两天。"

老太太苦苦哀求，麦纳尔·西娜公主终于心软了，因为她怕惹怒姐姐，不知道姐姐有什么打算，只得答应老太太把孩子带走。

小公主立即开始为孩子做准备，为他俩换上甲衣，一番叮嘱、祈祷、祝福之后，把孩子交给了莎瓦希老太婆。

一番准备完毕，老太太带上两个孩子告别离去，按照努尔·胡达女王的安排，走另一条路，穿山过海，日夜兼程，平安抵达女王京城。

老太太随即带着两个孩子去见努尔·胡达女王。

努尔·胡达女王看见两个小外甥，非常高兴，忙上前紧紧抱住，亲了又亲，吻了又吻，然后让两个孩子坐在自己的腿上。

女王对老太太说："阿妈，把哈桑带到这里来吧！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为他安排了住所，算是救了他一命。不过，直到现在，他仍未摆脱丧命的危险。"



老太太问："女王陛下，倘若把他带到这里来，你能让他与孩子见面吗？如果这不是他的孩子，能免他一死吗？"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一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王努尔•胡达对老太太莎瓦希说："阿妈，把哈桑带到这里来吧！他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为他安排了住所，算是救了他一命。不过，直到现在，他仍未摆脱丧命的危险。"

老太太问："女王陛下，倘若把他带到这里来，你能让他与孩子见面吗？如果这不是他的孩子，能免他一死吗？"

努尔•胡达女王一听，大怒道："糟老婆子，你的骗人把戏要玩到什么时候？一个外乡人，胆敢闯入我们的女子天地，窥探我们的秘密，真是胆大妄为！他到了我们这里，摸清了我们的秘密，伤了我们的体面，还想平平安安返回故乡吗？他若能活着回去，定会把我们的秘密透露给各国国王，让那些奔走各国的商人把我们的消息传到四面八方。到那时候，人们会说，有一个人越过妖魔、野兽把持的土地，闯进了神王当政的瓦格岛，又平平安安出来了，这还得了吗？我凭创造天地和世间万物的伟大主宰起誓，如果这孩子不是他的，一定要把他杀掉，根除后患，而且我要亲手将他杀死，决不留情！"

说罢，女王大吼一声："来人哪！"

这一声大吼，吓得老太婆一下子蹲在了地上。

一个侍卫带着二十名侍卫应声而至。问道："女王陛下有何吩咐？"

努尔•胡达女王对他们说："你们跟着这位老太婆，去把她那里的那个小伙子带来，快去快回，不得有误！"

老太太跟着侍卫们走去，但见她面色蜡黄，周身战栗不止。

哈桑见老太太回来了，急忙迎上去，致礼问安，而老太太却冷淡地说："孩子，女王要见你，有话对你说。孩子，我早就劝过你，及早回家去，我给你足够一辈子花用的金银，要你马上返回故乡，你就是不听，非选择这条死路，有话只能对那个暴虐、凶残的女王去说了！"

哈桑听老太婆这样一说，不禁心惊肉跳，悲伤难忍。他说："至仁至慈的安拉，救救我吧！让我挣脱这灭顶之灾吧！至仁至慈的安拉，愿你伸出援助之手，全力拯





救我吧！”

哈桑无精打采，跟着侍卫们走去。

来到努尔•胡达女王面前，哈桑突然看见儿子纳绥尔和曼苏尔正在女王腿上坐着玩。见此情景，他喜不自禁，随之一声大喊，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一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听老太婆说的一席话，不禁心惊肉跳，悲伤难忍。他说："至仁至慈的安拉，救救我吧！让我挣脱这灭顶之灾吧！至仁至慈的安拉，愿你伸出援助之手，全力拯救我吧！"

哈桑无精打采，跟着侍卫们走去。

来到努尔·胡达女王面前，哈桑突然看见儿子纳绥尔和曼苏尔正在女王腿上坐着玩。见此情景，他喜不自禁，随之一声大喊，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

过了一会儿，哈桑慢慢苏醒过来，两个孩子立即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天生的血亲之情促使两个孩子挣脱姨母的怀抱，跑去搂住哈桑的脖子，连声叫着：

"爸爸，爸爸……"

哈桑紧紧搂住孩子，亲了又亲，吻了又吻。老太太及在场的人看到这种情景，无不感到欣慰，异口同声地说："感谢安拉，终于让父子团聚了！"

哈桑把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止不住泪水簌簌下落，又哭得昏迷了过去。

片刻后，哈桑苏醒过来，吟诵道：

每思离别心里难过，
但愿月下相逢。
人言明日团聚，
我又怎能等到天明？
自打你离去，
生活情趣尽失干净。
安拉若要我死，
我甘愿为爱献生。
你是美丽的羚羊，
牧场就在我的胸中。
你的形与影，



总在我的眼前移动。
倘若你敢犯法，
我不惜赔上生命；
可是你呢，
却总把法律置于头顶。

努尔·胡达女王见此情景，相信这两个孩子就是哈桑的儿子，小妹麦纳尔·西娜公主就是哈桑的妻子。她的怒气有增无减，冲着哈桑大声呵斥不止。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一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王努尔·胡达见哈桑搂住两个孩子高兴得喜泪纵横，又哭得昏迷过去，相信这两个孩子就是哈桑的儿子，小妹麦纳尔·西娜公主就是哈桑的妻子。她的怒气有增无减，冲着哈桑大声呵斥不止。

哈桑见女王满脸怒气，心中恐慌，倒在地上，昏迷过去。过了一会儿，哈桑缓缓苏醒过来，吟诵道：

你是我的至亲，
如今你却已远走。
你身虽已高飞，
影却总是在我的心头。
我凭主起誓，
此情我必坚守。
岁月折磨我，
我能够忍受。
长夜里难以入眠，
叹息又搔首。
我年幼时不忍别亲一时，
又怎耐得了数月之久？
微风吹起时，
我的心为你犯愁。
深情心中埋，
与日月永久存留。

哈桑吟完诗，又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了。

当哈桑苏醒过来时，发现侍仆们已将他拖到门外，还在地上趴着。他站起来，



踉踉撞撞地走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挣脱了女王的折磨。

老太太莎瓦希一时感到十分为难，眼见女王怒气正盛，不知如何是好，也不敢跟女王说话。

哈桑走出王宫，不知该往哪里去，只觉得天地狭窄，没有容身之处，既找不到一个人说话，也没有人能够安慰自己，找不到人商量、请教，更找不到旅伴，无法回返家乡，更何况自己也没有办法通过魔怪、飞禽和野兽横行的区域，所以对自己是否能活下去已经感到失望，禁不住泪水簌簌下淌，大哭不止，终于哭得又昏迷过去，倒在了地上。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哈桑慢慢苏醒过来，想到孩子和妻子，想到妻子要去见女王，想到妻子见女王时将出现的情景，感到万分后悔，悔恨自己到这方天地来冒险，恨自己没有听别人的劝阻。哈桑吟诵道：

失去心上人，
不由己泪流潸潸。
亲人怎能忘，
如今又添了灾难。
离别之酒味苦，
谁能忍常年？
你在我的心田，
铺起了责怨地毯；
但愿我能知道，
这责难毯何日起卷？
你们睡得那样香，
我却合不上眼。
可是你们却责备我，
把情忘到了一边。
我的心深恋着你，
神魂益病患。
你们都是良臣，
药就在你们的慧眼。
你们却躲着我，
难道君不见？





相比之下，
我显得何其低贱！
我有深情心底埋。
情本来就难以遮掩。
我心里恋火旺，
身魂备受熬煎。
我信守誓约，
但求你们宽谅体怜。
你我相聚一堂，
会不会有这样一天？
你我心心相印，
魂魂相贴到永远？
因为离别，
我的心饱受摧残。
求你告诉我，
你今在何地哪山？

哈桑摇摇晃晃地走去，来到城外，发现那里有一条河，随后顺着河岸，踽踽孤行，然而仍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

这就是哈桑的情况。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哈桑之妻麦纳尔·西娜公主的情况。

老太太莎瓦希带着两个孩子走后的第二天，麦纳尔·西娜公主正好启程上路去看望大姐努尔·胡达，忽见父王的贴身侍卫走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一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太莎瓦希带着两个孩子走后的第二天，麦纳尔·西娜公主正好启程上路去看望大姐努尔·胡达，忽见父王的贴身侍卫走来。

侍卫行过吻地礼，说道："小公主，国王向你问好，他要你去他那里一趟。"

麦纳尔·西娜公主跟着侍卫走去。公主来到大殿，父王看见女儿，让她坐在自己的身旁。国王说："女儿啊，我昨夜做了个梦，担心你踏上这么长的旅途，到了那里，或许会遇到什么麻烦。"

麦纳尔·西娜公主问："为什么呢？父王梦见什么啦？"

"我梦见自己走进一座宝殿，那里金银无数，珍宝成堆，又仿佛那些金银财宝、珍珠玉石都引不起我的兴趣，只喜欢其中七颗最漂亮的宝石。我从那七颗宝石中挑选了一颗最小、最美、最光亮的宝石；因为我特别喜欢它，所以抓在手里，走出了宝库。离开宝库，我伸开手掌，吻了吻掌中的那颗宝石。就在这时，一只鸟儿从天空俯冲下来，衔起我手心里的那颗宝石，拍翅飞上蓝天，顿时消失在天边。眼见宝石被鸟衔走，我心中甚为难过，突然惊醒过来。醒来之后，我再也睡不着了，便派人请来一位圆梦家。我把梦境向他讲后，圆梦人说：'国王陛下，你有七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将强行被人夺走。'女儿呀，你就是我最小的女儿，也是我最喜欢的女儿。现在，你就要到你的大姐那里去了。我真担心会出什么事情。孩子啊，我看你就不要去了，回自己房间休息去吧！"听父王这样一说，麦纳尔·西娜公主的心怦怦跳个不停，担心两个孩子会遇到什么不测，便低下头去，默默不语，沉思片刻，然后抬起头来，对父王说："父亲，我大姐已作好接待我的准备，而且已有四年光景没见过我了，如果我不去看她，她会生气的。我顶多在那里住一个月，到时就回来。我们的四周有白地、黑山、卡夫尔岛，还有鸟岛、兽岛、魔谷，谁能闯过这些险关到我们这里来呢？即使有人来，也会葬身鱼腹。父亲，您只管放心就是，不必为我的旅途担忧。我相信，谁也没有本领踏上我们这块土地。"

麦纳尔·西娜公主再三劝说父王，父王终于同意女儿启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一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麦纳尔•西娜公主对父王说："父亲，我大姐已作好接待我的准备，而且已有四年光景没见过我了，如果我不去看她，她会生气的。我顶多在那里住一个月，到时就回来。我们的四周有白地、黑山、卡夫尔岛，还有鸟岛、兽岛、魔谷，谁能闯过这些险关到我们这里来呢？即使有人来，也会葬身鱼腹。父亲，您只管放心就是，不必为我的旅途担忧。我相信，谁也没有本领踏上我们这块土地。"

麦纳尔•西娜公主再三劝说父王，父王终于同意女儿启程。

麦纳尔•西娜公主明白了父王所说的意思，对父王说："我一定听从父王的命令！"

说罢，小公主在千名骑士护卫下登程，父王出城为女儿送行。

麦纳尔•西娜公主深为两个孩子担忧，然而在命运进攻面前，筑起警惕堡垒又有什么用呢？

七公主一行人马日夜兼程，三天三夜后到达那条大河边，随即搭起帐篷，千名骑士驻扎下来。

麦纳尔•西娜公主在几名侍卫陪伴下来到城里大姐努尔•胡达女王的王宫。进到宫中，忽听两个孩子哭着喊"爸爸"，公主禁不住泪水脱眶而出，急忙上前紧紧搂住孩子。她问孩子："你俩看见爸爸啦？我若知道你们的爸爸还在世，一定立即把你们送到爸爸那里去。"

话音未落，麦纳尔•西娜公主为自己、为丈夫、为孩子哭了起来。她吟诵道：

我的心上人，
你离我多么遥远！
我总思念你，
何惧相隔万水千山。
眼望着你的故乡，





心中有说不出的思念;
心思神亦往,
度日如年。
你我曾经共享,
多少良宵,
情侣相依偎,
恩爱话语缠绵。

麦纳尔·西娜吟罢诗,又说:"是我害了自己,也害了孩子,毁了自己的家呀!"

努尔·胡达女王没有向小妹问好,开口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你哪来的这两个孩子?你没有告诉我们的父亲就结了婚,还是跟野汉子私通?你若跟人私通,就该受重重处罚;要是偷偷嫁了人,连我们都不告诉一声,又为什么离开你的丈夫,带着孩子回来,让人家父子分离?你又为什么把孩子藏起来,不让我们见?难道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伟大安拉是无所不知的。安拉向我们昭示了你的秘密,揭露了你的隐私。"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一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尔·胡达女王开口对小公主麦纳尔·西娜骂道："你这个不要脸的！你哪来的这两个孩子？你没有告诉我们的父亲就结了婚，还是跟野汉子私通？你若跟人私通，就该受重重处罚；要是偷偷嫁了人，连我们都不告诉一声，又为什么离开你的丈夫，带着孩子回来，让人家父子分离？你又为什么把孩子藏起来，不让我们见？难道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伟大安拉是无所不知的。安拉向我们昭示了你的秘密，揭露了你的隐私。"

努尔·胡达遂下令将麦纳尔·西娜公主铐起来，一顿毒打，直打得小公主皮开肉绽；然后用她的头发将她绑住，投入监牢之中。随后，努尔·胡达提笔给父王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父王大人：

女儿有要事相禀：

我们这里来了一个男子，名叫"哈桑"。他对我们说他与小妹麦纳尔·西娜已经结为合法夫妻，且已生下两男儿。但是，小妹从未对我们和父王提及过此事。麦纳尔·西娜在哈桑那里生活几年，之后不辞而别，带着孩子回来了。临行前，妹妹曾对她的婆母说："你的儿子哈桑离去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他回来之后，若是思念我，又想见我的话，就让他到瓦格岛去找我吧！"

我已将这个叫哈桑的男子抓了起来，派老阿妈莎瓦希把小妹和她的两个孩子接到我这里，且吩咐阿妈先接来两个孩子。当我派人把哈桑带进宫中时，他看见孩子，立即认出了他俩。两个孩子见到哈桑，也认出了哈桑，孩子哭着喊"爸爸"。我这才相信两个孩子的确是哈桑的，小妹麦纳尔·西娜也是哈桑的妻子。哈桑的话千真万确，没有半句戏言，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不过，父王大人，过错在小妹身上。我实担心此事会毁坏父王的声誉，致使父王在岛上会传为笑谈。

我这个放荡的妹妹到了我这里，我对她大发脾气，痛打了她一顿，用她的



头发将她绑起来，特此禀告，等待父王下令处置她；父王如何裁处，我们就如何执行。父王明白，此类事是我们的耻辱，无疑将会败坏我们的声誉。假如岛上的公众得知此事，必然议论纷纷，当作笑料传播。

切望早日得到父王的复信。

女儿　努尔·胡达

努尔·胡达女王写完信，随即派信使上路，日夜兼程，送到她父王的手里。国王收到信，打开一看，不禁勃然大怒，即复信给长女努尔·胡达。信中写道：

爱女努尔·胡达：

有关麦纳尔·西娜之事，全权委托你处理。如果事情真像信中所说的那样，即将她处死，不用再与我商量。

父王　草

努尔·胡达阅毕父王的信，即令道："侍卫，把麦纳尔·西娜带上来！"

片刻后，麦纳尔·西娜公主戴着手铐脚镣，周身血迹斑斑，身体被她的头发绑着，屈辱、低贱地被带到姐姐努尔·胡达女王面前。

麦纳尔·西娜公主眼见自己如此卑微、受辱，油然想到昔日的尊荣、富贵，禁不住泪如雨下，凄然吟诵道：

大哉造物主啊，
敌人想害我；
他们却说道，
我想神法也逃不脱。
求您造物主啊，
制止这谋杀罪恶。
好人遇磨难，
唯您是寄托。



麦纳尔·西娜泪流满面，直哭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麦纳尔·西



娜苏醒过来，又吟诵道：

> 灾祸频频降临，
> 我的心神实难承担。
> 我的忧虑非一种，
> 却有千千万万。

她接着吟诵道：

> 灾难若降一青年头上，
> 自有安拉搭救。
> 灾难环环相扣，
> 起初我也误认无救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片刻后，麦纳尔·西娜公主戴着手铐脚镣，周身血迹斑斑，身体被她的头发绑着，屈辱、低贱地被带到姐姐努尔·胡达女王面前。

麦纳尔·西娜公主眼见自己如此卑微、受辱，油然想到昔日的尊荣、富贵，禁不住泪如雨下，凄然地吟诵起诗来。

姐姐努尔·胡达见小妹麦纳尔·西娜吟诗，即令侍从搬来一张木梯子，让麦纳尔·西娜平躺上去，用绳子和她的头发把她的头、双臂和双脚绑在梯子上；看上去姐姐对她毫无同情之意。

麦纳尔·西娜眼见自己遭到如此虐待，痛哭失声，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救她。她对姐姐努尔·胡达说："姐姐，你好狠心呀！即使你不可怜我，也不可怜可怜这两个孩子？"

努尔·胡达听麦纳尔·西娜这样一说，态度变得更加凶狠，破口大骂道："你这个坏女人，小婊子！谁会可怜你？安拉是不会同情你的！你是个叛徒，我怎能可怜你呢？"

麦纳尔·西娜说："姐姐，你不能凭空这样骂我！凭主起誓，我是无罪的。我与人结为合法夫妻，有证婚人，我没有与人私通。你怎可不弄明情况，就骂我是坏女人呢？不过，安拉会拯救我的。假若我真与人私通，安拉会惩罚我的。"

努尔·胡达女王听后，怒斥道："你怎敢对我讲这种话？"

说着，努尔·胡达女王走到小妹面前，举起皮鞭，朝小妹身上狠抽，直抽得麦纳尔·西娜昏死过去。

随即，努尔·胡达女王又令侍卫取来冷水，将麦纳尔·西娜公主浇醒。

麦纳尔·西娜公主苏醒过来，容颜憔悴，精神不振，有气无力地吟诵道：

我若做了错事，
或许成了罪过。
我一定忏悔，
求你宽恕我。





努尔·胡达女王见小妹还在吟诗，怒气大发，骂道："小娼妇，你还敢在我面前吟诗，企图为自己开脱罪责？我本想让你回到你丈夫面前，好让我亲眼看看你的放荡行为。你还以此为荣，竟不知道自己犯下了大罪！"

努尔·胡达令侍仆拿来带刺的椰枣树枝条，除去叶子。她挽起袖子，用枝条狠狠抽打麦纳尔·西娜公主，从头抽到脚。旋即，又命令侍仆拿来皮鞭，用力抽打，即使落到大象身上，大象也会飞快跑开的。努尔·胡达女王狠抽麦纳尔·西娜公主身体的各个部位，麦纳尔·西娜被打得再一次昏过去，不省了人事。

老太太莎瓦希眼见女王如此凶狠，小公主麦纳尔·西娜被打得这样惨，边哭边咒骂女王，转身离开了那里。

努尔·胡达女王呼喊侍仆们，吩咐说："你们去把老太太抓回来，把她带到我的面前！"

侍仆们追去，把老太婆抓了回来，带到女王面前。女王下令将老太婆摔倒在地，捆绑起来，并吩咐宫女把她拖出王宫。宫女们立即行动，将老太婆莎瓦希扔到了王宫大门之外。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哈桑的情况。

哈桑强忍悲痛，沿着河岸走去，来到一片旷野。他满目愁云，对生已感到绝望；因遭沉重打击，神志恍惚，简直辨不清黑夜与白昼。哈桑走到一棵树下，无意中发现树枝上夹着一个纸条。他伸手扯下纸条，见上面写着这样一首诗：

有关你的命运，
我已安排好；
你在娘胎里，
全然不知不晓。
你恋意中人，
她也将你紧紧拥抱。
她除去你的忧虑，
此事由我担保。
你只管听我的，
惆怅莫须要。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强忍悲痛，沿着河岸走去，来到一片旷野。他满目愁云，对生已感到绝望；因遭沉重打击，神志恍惚，简直辨不清黑夜与白昼。

哈桑走到一棵树下，无意中发现树枝上夹着一个纸条。他伸手扯下纸条，见上面写着一首诗。哈桑读过纸条上的诗，自觉有救，心中一阵兴奋，相信自己一定能够与妻儿团聚。哈桑朝前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一处十分荒凉的地方，孤孤零零，形影相吊，心中不胜害怕，周身抖作一团。他吟道：

> 思恋惠风吹来，
> 经过亲人居住大地。
> 请代我向亲人，
> 传达问候意。
> 请对他们说，
> 我是个钟情男子，
> 我的爱意真，
> 堪称天下奇中奇。
> 但愿众人同情我，
> 恋情化为惠风；
> 吹过我身边，
> 愈我骨中疾病。

哈桑吟完诗，又朝前走了一会儿，见两个孩子正在打架、争吵，但见两个孩子面前放着一根铜杖，上面刻着咒符；铜杖旁边放着一顶皮便帽，上面嵌着用金属片制成的帽檐和符咒。两个孩子为争夺这两样东西，打得头破血流。一个孩子说："只有我才能要这根铜杖！"

另一个孩子说："只有我才配得到这根铜杖！"





哈桑走上前去，把两个相互厮打的孩子拉开，问道："你俩为什么争吵、打架呢？"

两个孩子齐声说："叔叔，你给我们裁决一下吧！感赞安拉派你来为我俩作公正裁决。"

"究竟为了何事？你们讲清楚后，我来给你们裁决。"

一个孩子说："我俩是亲兄弟。我们的父亲是位大魔法师，原来就住在这里的一个山洞中。父亲去世后，留下这顶帽子和这根铜杖。我和弟弟都想得到这根铜杖。我的弟弟说只有他才应该得到这根铜杖，我说只有我才配得到这根铜杖。叔叔，请你给我们裁决一下，结束我们的争斗吧！"

哈桑听后，问："这顶帽子和这根铜杖有什么差别呢？从外表上看，铜杖能值六个第纳尔金币，帽子只值三个金币，是不是呀？"

"叔叔，这两件东西的功用可大啦！"两个孩子异口同声。

"什么功用？"

"每件东西都有它的奇特功用……要论价值，这根铜杖可换整个瓦格岛的一年税收，而这顶帽子也值这么多钱。"

"孩子，看在安拉的面上，你俩就给我讲讲这两件东西的功用吧！"

一个孩子说："叔叔，这两件东西可是个了不起的秘密呀！我父亲活了一百三十五岁，一生精心保管这两件宝贝，把秘密全部藏在了这两件东西之中，使它具有特殊功用，并把运行的天体和所有的咒符全都刻在了上面。他刚完成工作，便溘然与世长辞了。"

另一个孩子说："叔叔，你不要看不起这顶帽子！谁戴上这顶帽子，身影便从人们眼中消失；只要戴上这顶皮帽，人们就都看不见他了。叔叔，这根铜杖更是神奇无比：谁掌握了它，一切妖魔鬼怪都受他的指挥；只要用它一敲地面，天下君王就都变成了他的臣民。"

听孩子这样一说，哈桑低下头去，沉思片刻，心想："凭安拉起誓，安拉有意解救我，为我送来了这两件宝贝！。我有了这铜杖和皮帽，定能成为一名胜利者；我比这两个孩子更需要这两件宝贝。我必须马上想办法得到这两件东西，凭借这两件宝贝的威力，就可以把我的妻子和儿子从那个暴虐的女王手中解救出来；有了这两件宝贝，我就可以征服任何邪恶势力，平安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也许正是安拉把我带到这两个孩子面前，让我从他俩手中得到铜杖和皮帽这两件东西的。"

想到这里，哈桑抬起头来，望着两个孩子，说："如果你们俩想结束这场争执，现在我就考考你俩。谁赢了，谁就要这根铜杖；谁输了，谁就要这顶皮帽。只要我考



考你们俩，我就能分辨出谁该要哪件东西。你们俩同意这样裁决吗？”

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叔叔，我们同意你考我们，以便选出胜者！”。

哈桑又问：“你俩服从我的裁决吗？”

“服从！”

“我投一颗石子，你俩去抢，谁抢到石子，这根铜杖就归谁；抢不到石子的，就只能要这顶帽子了。”

“同意！”

哈桑拣起一颗石子，用力一掷，石子顿时消失在视野之中。两个孩子争先恐后向石子飞去的方向跑去。他俩跑远之后，哈桑戴起皮帽，拿起铜杖，离开原地去验证那两件宝贝的功用去了。

两个孩子跑回原来的地方，不见哈桑的踪影，四处寻觅，也没找到；其实，哈桑戴着帽子，手握铜杖，就站在他俩身边，哈桑看得见他俩，他俩看不见哈桑。哈桑这才相信，他手握的是两件珍宝：一是隐身帽，二是降魔杖。

拣到石子的那个孩子呼喊他的兄弟，说道：“要为我们俩裁决的那个人到哪里去了呢？”

另一个孩子说：“我没看见，不知道呀！他究竟飞上了天，还是钻入地下了呢？”

两个孩子相互埋怨说：“隐身帽和降魔杖全丢了。你没拿到，我也没拿到。我们的爸爸早就叮嘱过我们，不要把秘密告诉外人；不然，日后会有人从我们手中夺去这两件宝贝，而我们把爸爸的嘱咐全忘光了。”

片刻后，兄弟俩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那里。

哈桑见两个孩子走远了，他这才戴着皮帽，手握铜杖进到城中，果然谁也看不见他。哈桑径直来到老太太莎瓦希的住处；因为他头戴隐身帽，手握铜杖，老太太看不见他。哈桑走近老太太头前的一个壁架，见上面放着一些玻璃器皿和瓷器，便伸手摇动壁架，架上的玻璃器皿和瓷器哗哗啦啦掉在地上，哗啦啦摔了个粉碎。

莎瓦希眼见那些东西碎在地上，急忙站起身来，拍打自己的面颊，边收拾那些被摔碎了的东西，边自言自语道：“看来，定是努尔·胡达派来的妖魔在故意与我作对。我求安拉解救我，让我挣脱她的训斥和折磨。安拉啊，她能把她的异母妹妹都打成了那个样子，我这个异乡人落在她的手里，还能活命吗？”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便伸手摇动壁架，架上的玻璃器皿和瓷器哗哗啦啦掉在地上，哗啦啦摔了个粉碎。莎瓦希眼见那些东西碎在地上，急忙站起身来，拍打自己的面颊，边收拾那些被摔碎了的东西，边自言自语道："看来，定是努尔·胡达派来的妖魔在故意与我作对。我求安拉解救我，让我挣脱她的训斥和折磨。安拉啊，她能把她的异母妹妹都打成了那个样子，我这个异乡人落在她的手里，还能活命吗？"

老太太沉思片刻，大声说："魔怪呀，凭至仁至慈、全知全能的创造万物的伟大安拉起誓，你是谁？请告诉我吧！"

哈桑答话："我不是魔怪，而是哈桑。"哈桑摘下隐身帽，出现在老太太面前。老太太立即认出哈桑，急忙把哈桑领进小房间。老太太问："你为什么又回来啦？快远走高飞，隐藏起来吧！那可恶的女王把你的妻子打得死去活来，你若再落到她的手中，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接着，老太太把麦纳尔·西娜公主受折磨的情况向哈桑说了一遍。老太太说："女王把你赶走之后，她后悔了，随后派人去抓你，还给了那个人一堪他尔[1]的黄金，且让那个人在王宫里取代我的职位。女王发誓，一旦把你抓回来，就把你的妻儿和你一道杀掉。"

哈桑听后，泪水潸然落下，说："老人家，我如何才能离开这个地方，摆脱暴虐女王的折磨呢？我有什么办法解救我的妻儿，然后带他们回家乡呀？"

老太太说："你只能自己救自己了！"

"我一定要把我的妻子儿子救出来！"

"孩子，你赶快藏起来，等待安拉允许你行动时，你再设法吧！"

哈桑拿出铜杖和皮帽那两件宝物给老太太看了看，老太太高兴极了，她说："好哇！赞美伟大的安拉！安拉能使枯骨复生。凭安拉起誓，你和你的妻儿都可以免于一死了，你们现在得救了！我知道这两件宝贝的功用，也认识宝杖的主人。还

① 堪他尔：重量单位。



是宝杖的主人教我学会了魔法。那位老人活了一百三十五岁，精心制成了这根魔杖和这顶魔帽。老人刚做完这两件宝贝，便遽然与世长辞了。孩子，我曾亲耳听那位魔法老人对他的两个孩子说：‘你们俩都没有福分享用这两件宝贝。日后会有一位异乡人来，强行从你俩手中夺去这两件宝贝，而你们俩不知道那个人用什么方法夺走。’两个孩子说：‘爸爸，请告诉我们，那个人怎样从我们手中夺去这两件宝贝吧！’老人说：‘我也不知道。’孩子，这两件宝贝是怎样到你的手里的？”

哈桑把得到这两件宝贝的经过讲了一遍，老太太听后非常高兴，说：“孩子，听我对你说说我的打算吧！那个暴虐女王对我大加凌辱，我不能再在这里住下去了。我要到魔法师们住的山洞去，和他们一起度过余年，直到我的天年竭尽。孩子，你带起这顶魔帽，手握这柄魔杖，去找你的妻子和儿子吧！到了她们所在的地方，你用魔杖击地，并且说：‘精灵们，出来！’这时，咒符上的那些精灵都会走出来，来到你的面前。当一位精灵部落的头领出现在你的面前时，你就可以命令他按你的意志行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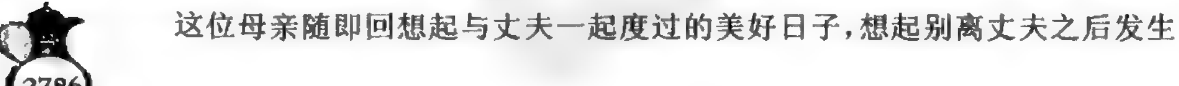
老太婆说完，哈桑与她告别，转身走了出去。哈桑头戴魔帽，手握魔杖，行至妻子被关押的地方，只见妻子被反绑在木梯子上，头发缠在梯撑上，形容憔悴，泪眼模糊，心悲欲碎，处境十分狼狈；两个孩子坐在梯子旁边玩耍，麦纳尔·西娜望着他俩，泪流不止，深为自己无辜遭受折磨、毒打而感到悲伤。哈桑听见妻子吟诵道：

仅有一息存，
惊惧神色含在眼中。
情火燃在肺腑，
静寞不作声。
即使幸灾乐祸者，
见之也会同情。

哈桑眼见妻子遭受如此折磨和屈辱，不禁泪水夺眶而出，簌簌下落，直哭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哈桑苏醒过来，见孩子正在那里玩耍，而他们的母亲却因极度痛苦而昏迷过去，于是摘下头上的魔帽，出现在孩子的面前。

两个孩子高声喊道：“爸爸……爸爸……”哈桑赶忙戴上魔帽，将身子隐藏起来。

麦纳尔·西娜被孩子的叫声惊醒。听到孩子哭喊着爸爸，不禁心悲欲碎，肝裂肠断，难过地问道：“孩子，你俩在哪儿？你们的爸爸在哪里？”



这位母亲随即回想起与丈夫一起度过的美好日子，想起别离丈夫之后发生





的一切，禁不住泪珠滚滚，泪流面颊，淌湿了一片屋地；因为她的手被捆着，连泪都不能擦，丝毫动弹不得，任凭蚊蝇叮咬自己的皮肤，没有任何人能帮她一下，她只有痛哭流泪。她边哭边吟诵道：

回忆离别日子，
不禁泪水滚滚流。
唱歌以驱骆驼走，
心中有道不明的难受。
回返又不识路，
苦闷漫心头。
但见幸灾乐祸者，
频频顿首。
重创我的身与魂，
害得我肌肤消瘦。
唤声灵魂啊，
细听我陈说：
亲人去后生活苦，
乐趣烟消云收。
爱情故事多，
讲与亲朋好友；
奇迹连成串，
听来不识忧与愁。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进了房间，看见自己的儿子。他听到妻子吟诵的诗歌，且发现：妻子吟完诗，左顾右盼，想知道此时此刻孩子为什么突然高声喊了起来，呼唤他们的爸爸，但却一个外人也没看见，因而觉得非常奇怪，不知道孩子们这个时候为什么呼唤他们的父亲。

哈桑眼见妻子那样受折磨，泪水夺眶而出。他走到孩子跟前，摘下隐身帽，孩子立即看见父亲，齐声喊道："爸爸，爸爸！"

母亲再次听到儿子喊爸爸，随口说："伟大安拉战胜一切！"

麦纳尔·西娜心想："怪呀！为什么孩子又喊起他们的爸爸来了呢？"想到这里，麦纳尔·西娜公主又哭了起来。她吟道：

家中灯火黯淡，
止不住眼泪纵横。
亲人已远去，
我怎耐得了这寂静？
仿佛心已被带走，
耐心被削一净。
他们享受崇高地位，
久居我的心中。
借问诸位大人，
他们何时踏归程？
回返方得团聚，
可怜我泪水叮咚。
曾逐眼中愁云，
肋间烈火仍熊熊。
我盼人留下，





人却未从。
离别摧毁了，
我盼聚会的心境。
亲爱的人儿，
我有言请一听：
及早复返吧，
可怜我泪水已淌空。

听完妻子的吟诵，哈桑再也忍耐不住，摘下隐身帽，出现在妻子的面前。

麦纳尔·西娜公主一下认出了丈夫，情不自禁一声大喊，整个房间为之震动。

麦纳尔·西娜公主问："亲爱的，你是怎样来到这里的呢？是从天而降，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呢？"话未说完，泪漫双眼。见此情景，哈桑止不住眼泪，也哭了起来。

麦纳尔·西娜公主说："亲爱的，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也不是责怨的时候，一切都是安拉早就安排定的。看在安拉的面上，你赶快藏起来，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吧，以免有人看见你；如若不然，有人将此事告诉我的姐姐，我们都活不成了。"

哈桑说："夫人哪，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里的。我已下定决心，要么一死了之，要么带着妻儿胜利返回故乡。"

麦纳尔·西娜公主听丈夫这样一说，微微地笑了，久久地摇着头，然后说："亲爱的，带妻儿胜利返回故乡，那是不可能的。除了伟大的安拉，谁也救不了我们，你快逃命吧，不要往火坑里跳。我姐姐手握重兵，谁也抵挡不了她。就算你能救我们，带我们离开了这个地方，你又怎能离开这瓦格群岛呢！你在路上想必是遇到了无数困难，就连妖魔鬼怪都难以闯过，又怎么能穿过峡谷、荒原和死亡地带，回到家乡呢？你还是赶快走吧，不要给我忧上添忧、烦上添烦了！"

"亲爱的，我以你的生命起誓，不把你们带走，我决不会离开这里的。"

"男子汉哪，你怎么能完成这件事呢？你想想自己究竟是人，还是神呢？人是无法从这里逃出去的。只要你能平平安安回去，我就放心了！至于我，安拉自有安排，你不要管我了。"

"娘子，我有隐身帽和魔杖……"随后，把自己从那两个孩子手里喜得两件宝贝的经过向妻子讲了一遍。哈桑正说话时，努尔·胡达闯了进来，听到了他俩之间的谈话。

哈桑看见女王，立即戴起隐身帽。

努尔·胡达女王问妹妹："坏女人，你在同谁说话？"

麦纳尔·西娜公主说："能同谁说话？只有这两个孩子同我说话。"



话音未落，努尔·胡达女王挥起鞭子，狠狠向妹妹身上抽去。

哈桑就站在旁边，妻子挨打的情形，他看得一清二楚。

女王努尔·胡达不住地挥鞭，直把麦纳尔·西娜打得昏迷过去。之后，她又吩咐侍女将麦纳尔·西娜公主抬到另一个房间。女仆从命，立即行动，把麦纳尔·西娜公主移往另一个房间。哈桑紧紧地跟了过去，但谁也看不见他。

麦纳尔·西娜依旧昏迷不醒，侍女们一旁看着她。

过了一会儿，麦纳尔·西娜公主慢慢苏醒过来，凄然吟诵道：

> 依依惜别，
> 泪珠漫过眼帘。
> 我已许下愿，
> 时光若能倒转，
> 决不让分别一词，
> 再临我的嘴边。
> 我要让那些嫉妒虫，
> 丧命于忧患，
> 我凭安拉起誓，
> 愿望已实现。
> 欢乐热浪滔滔涌，
> 兴极泪也潸潸。
> 何故落泪，
> 请问我的眼。
> 悲来泪不止，
> 兴至泪亦成泉。

麦纳尔·西娜吟罢，侍女们相继离去。哈桑见侍女们已走，便摘下隐身帽，出现在妻子面前。麦纳尔·西娜公主说："夫君呀，我之所以有今日的遭遇，因我没有听你的嘱咐，未经你允许便离开了家。夫君，看在安拉的面上，请你不要责怪我。我现在才明白，女人因为不知道丈夫的价值，才与丈夫分开。我错了，大错了，我求安拉宽恕我的过失，求安拉使我们重聚。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违抗你的意志，永远服从你的命令。"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见侍女们已走，便摘下隐身帽，出现在妻子面前。哈桑的妻子麦纳尔·西娜对哈桑说："夫君呀，我之所以有今日的遭遇，全因我没有听你的嘱咐，未经你允许便离开了家。夫君，看在安拉的面上，请你不要责怪我。我现在才明白，女人因为不知道丈夫的价值，才与丈夫分开。我错了，大错了，我求安拉宽恕我的过失，求安拉使我们重聚。从此之后，我再也不违抗你的意志，永远服从你的命令。"

哈桑心疼自己的妻子，说道："你没有错，是我错了。我不该把你留在不了解你的能力和价值的人身边，而自己一人独自外出远行。伟大安拉已经赋予我力量，我能够解救你。你希望我把你送回你父王那里，让你在那里享受到安拉赐予你的全部权利，还是马上跟我回我的家乡去，获得彻底解脱呢？"

麦纳尔·西娜说："亲爱的，能够解救我的只有伟大安拉。亲爱的，你快回去，放弃你的想法吧！你不了解这里有多少危险。你若不听我的劝告，就等着瞧吧！"她说完，吟道：

我正在兴头上，
你为何大发雷霆？
往事已成过去，
理当忘掉那些事情。
世有中伤者，
仍处于躲避之中；
遇有抵触之意，
当立即改变行径。
我十分相信你，
中伤岂可容？
有秘密必得保，





哪怕利剑悬脖颈。
我整日处在思念里，
但愿喜讯早降生。

麦纳尔·西娜公主说罢，她和两个孩子都哭了起来。

侍女们听到他们的哭声，立即走进囚室，见麦纳尔·西娜公主和她的两个孩子都在哭泣，没有看见哈桑，因此十分同情他们，侍女们也跟着哭了起来。边哭边咒骂努尔·胡达女王暴虐无道。

哈桑忍耐至夜幕降临，负责看守他们的侍卫们离去睡觉之后，方才站起身来，抖了抖精神，走到妻子的身旁，为她解开绳索，取下镣铐，吻了吻妻子的头，将她紧紧抱在怀里，频频亲吻妻子的眉心。然后对妻子说："我是多么思念我们的家园，多么期望我们相聚在故乡！这究竟是相会在梦中，还是醒着呀？"

旋即，哈桑抱起大儿子纳绥尔，麦纳尔·西娜公主抱起小儿子曼苏尔，在夜幕掩护下，快步来到宫门前，但见大门紧锁。

见此情景，哈桑说："无能为力，只能依靠伟大的安拉了；我们属于安拉，我们都要回到安拉那里去！"

夫妻俩都对逃脱感到绝望，哈桑说："消忧解愁的主啊……"

他用拳击掌，又说道："所有的事情都考虑到了，唯有没料到这一点。天亮之后，他们会把我抓回去的。事到如今，该怎么办呢？"

哈桑吟诵道：

白日在我的心中，
印象相当不错。
它未曾想掩盖，
天命带来的灾祸。
夜却与你和平共处，
你则受了诱惑。
须知清静夜色里，
难免生混浊。

哈桑吟罢，泪如雨下。

见丈夫落泪，妻子也哭了起来，饱受屈辱的情景一一涌上心头。





哈桑望着妻子，吟道：

可恶的时光佬，
总与我为敌。
灾难频频降，
压的我难以喘气。
也许稍有空闲，
时光仍投以敌意，
头天心境清静，
次日晨神色凄迷。

哈桑又吟道：

时运背弃了我，
不知我多么艰难。
即使灾与祸，
如今已化解完。
时运怎好总与我为敌，
让我看丑脸。
我如何忍耐，
也请时光佬观看。

麦纳尔•西娜公主说：“凭安拉起誓，我们只有一死，方能摆脱眼前这场巨大灾难；如若不然，天明之后，我们将会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夫妻正在绝望之时，忽听门外有人说话：“麦纳尔•西娜公主，只有你答应听从我的安排，我才给你们俩开门。”

夫妻俩听有人说话，默不作声了，想回原来的囚室里去。这时，又听门外的那个人说：“你俩为什么沉默无言，为什么不答话呢？”

这时，夫妻俩方才听出说话人是莎瓦希老太太。夫妻俩这才回答说：“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听你的安排，快给我们开门吧！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快开门吧！”

老太太说：“凭安拉起誓，你们俩要立誓答应把我带走，不把我丢在这个暴虐





女王的身边，我才给你们开门。你们把我带走，你们遭难，我跟着遭难；你们平安，我随你们平安。我愿意与你们同甘苦共患难。我绝不留在这个暴虐女王的眼前，因为她每时每刻都在蔑视我、折磨我。公主啊，你是知道我的本领的。”

夫妻俩得知确实是老太婆莎瓦希在门外说话，方才完全放下心来，立誓答应老太太的要求，老太太这才将门打开了。

夫妻俩走出宫门一看，发现老太太骑着一个罗马红色瓦罐，罐耳上系着一条椰枣树叶纤维绳子；瓦罐滚动起来，疾驰如飞，赛过纳季德产的阿拉伯纯种良驹。

老太婆走到哈桑夫妻俩面前，说：“你俩跟我来吧！什么都不要怕！我通晓四十种魔法，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我就能凭借它的威力，将这座城市变成波涛的大海，让城中的每个人都变成鱼虾；这一切，天明之前即可成为现实。不过，因为畏惧公主父王的权势，也要照顾公主们的利益，我不能做这种坏事。因为他们奴婢成群，帮凶无数。尽管如此，我仍然想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魔法所产生的奇迹。求伟大安拉护佑，现在就请你俩上路吧！”

哈桑夫妻一听，十分高兴，相信自己已经得救。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婆莎瓦希对哈桑夫妻说："你俩跟我来吧！什么都不要怕！我通晓四十种魔法，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我就能凭借它的威力，将这座城市变成波涛的大海，让城中的每个人都变成鱼虾；这一切，天明之前即可成为现实。不过，因为畏惧公主父王的权势，也要照顾公主们的利益，我不能做这种坏事。因为他们奴婢成群，帮凶无数。尽管如此，我仍然想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魔法所产生的奇迹。求伟大安拉护佑，现在就请你俩上路吧！"

哈桑夫妻一听，十分高兴，相信自己已经得救。

他们来到城外，哈桑用魔杖击打地面，同时说："咒符上的侍仆们，你们全都到我这里来吧！"

突然间，大地开裂，冲出七个魔怪，个个脚插大地，人人头刺蓝天。他们向哈桑行了吻地礼，然后异口同声说："主公大人，我们来啦！有什么吩咐，就请下令，我们一定服从你的指令，即使命令我们填海搬山，我们也会立即行动。"

哈桑对他们的诚恳和迅速回答感到高兴，于是振作精神，稳定情绪，信心倍增，问魔怪们："你们叫什么名字？属于哪一部族？"

魔怪们再次向哈桑行吻地礼，然后说："我们是七位魔王，每位魔王统治着七个部落，共统治着四十九个部落，包括各种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飞魔水怪、山鬼海妖等等。主公大人，就请下命令吧！我们都是你的奴仆。谁手握这根魔杖，谁就是我们的大王，我们就听他的指挥，服从他的调遣。"

哈桑听后大为高兴，妻子和老太婆莎瓦希也很高兴。

哈桑对魔王们说："我要你们把你们的魔兵魔将全部带到这里！"

魔王们异口同声道："主公大人，假若我们把部下兵将全部带来，我们担心你和你的同伴会感到害怕。因为我们的部下兵将不但数目多，而且相貌、性情、肤色和体态各不相同，有的有头无身，有的有身无头，有的形同猛兽，有的像狮子，有的似豹子。不过，主公大人，假若主公大人非要看看魔兵魔将，我们就先把兽兵兽将喊来，让你检阅一下。主公，现在有何吩咐？"



哈桑说："我要你们来，是为了让你们把我和妻儿及这位善良的老太太送往巴格达城。"

魔王们听哈桑这样一说，纷纷低下头去。

哈桑问："你们为什么不答话？"

魔王们齐声说："主公大人，我们坚守苏莱曼大帝为我们制定的约法三章。我们曾向大帝宣誓，决不背负任何人类中的任何一员远行。从那时起，我们不曾用肩扛过任何人，也没有背过任何人。不过，我们现在可以为主公大人鞴几匹神马，你们骑上，便可以送你和你的妻儿回国去。"

哈桑问："这里距巴格达城有多远？"

"快马飞奔，要用七年时间。"

哈桑感到奇怪，遂问："怎么我来的时候用了不足一年时间呢？"

魔王们说："那是因安拉慈悯虔诚善良的信士；如若不然，你就来不到这里，更看不到这里的一切。阿卜杜•古杜斯长老让你骑上大象和神马，使你三天走完了普通马三年才能走完的路程，而艾卜•鲁维士老人把你托付给飞魔戴赫尼什，仅一日一夜便走完了三年的路程。这是伟大安拉降给你的恩惠。艾卜•鲁维士是阿绥福•本•白尔海亚的后裔，他能背诵伟大安拉的美名。从巴格达到白云山公主的宫殿是一年路程，而从这里到巴格达要用七年时间。"

哈桑听魔王们这样一说，惊异不已。他说："赞美伟大的安拉！只有安拉才能化难为易，救助断肠之人，缩短距离，制服强暴，为我们带来安慰，把我送到这里来，让我与妻儿团聚。我真不知道现在是在梦中，还是醒着。难道我是在说梦话，或者是个醉汉？"

哈桑望着魔王们，对他们说："那就让我们骑上你们的神马吧！骑神马，几天才能到巴格达？"

魔王们说："一年便可到达！但一路上要征服各种艰难险阻，穿越峡谷、荒原和许多死亡地带。不过，主公大人，我们担心你会受到这座岛上居民的伤害，而且也担心你会遭到本岛大王、魔法师和妖术师们的伤害……"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望着魔王们，对他们说："那就让我们骑上你们的神马吧！骑神马，几天才能到巴格达？"

魔王们说："一年便可到达！但一路上要征服各种艰难险阻，穿越峡谷、荒原和许多死亡地带。不过，主公大人，我们担心你会受到这座岛上居民的伤害，而且也担心你会遭到本岛大王、魔法师和妖术师们的暗算，说不定他们会打败我们，将你们从我们手中抢去，也许我们会因此而遭殃。他们知道此事，会对我们说你们是暴虐无道之辈，怎敢侵犯本岛大王，从大王的国中带着人离去，甚至携带公主外出，真是胆大妄为！主公大人，倘若只是你一个人走，那就好办了。不过，把你送到这座岛上来的人，他们也一定能把你送回故乡，让你在不久之后，见到你的母亲。主公阁下，你只管下定决心，把一切托付给伟大安拉，什么也不要怕就是了。我们听你的吩咐，一定把你送回国去。"

哈桑说感谢他们，并对他们说："安拉嘉奖你们。"

哈桑又说："请你们快把神马牵来吧！"

魔王们异口同声道："遵命！"

魔王们脚一跺地，大地立即开裂，魔王们钻地而去，顷刻之间，踪影不见了。片刻过后，魔王们再次出现，牵着三匹鞍鞯、辔头齐备的骏马，每副鞍头前都挂着鞍袋，一个是水囊袋，另一个是干粮袋。

魔王们把马牵到他们的面前，哈桑翻身上马，怀抱着长子；麦纳尔·西娜公主离开雄狮背，纵身骑上另一匹马，抱着另一个孩子；老太婆莎瓦希离开红瓦罐，跃上第三匹马，他们随即踏上了征程。

哈桑一行骑着马，走了整整一夜。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他们望见一座大山，便朝大山走去，口中不住地念着伟大安拉的美名。他们在大山脚下走了整整一个白天。正在行进时，哈桑忽见一座巨大山峰出现在面前，那山峰就像一根烟柱，直插蓝天。哈桑念了几节《古兰经》文，祈求安拉护佑他们免受恶魔侵扰。

他们离那座山越近，看得也越清楚，原来那不是山峰，而是一个魔鬼：头像巨





大的圆屋顶，犬齿像两把钩子，鼻子像水壶，耳朵像盾牌，嘴大如山洞，牙齿似玉柱，手像梳子，腿像桅杆，头入云中，脚插大地，手握巨型宝剑，背荷一个盾牌。

哈桑见是魔怪，立即弯腰行礼。

那魔怪说："哈桑，你不要害怕。我是这座海岛的头领；该岛是瓦格群岛的第一岛屿。我是穆斯林，笃信安拉。你们的情况，我已经得知，晓得你们要经过这里。我晓知你们经历的千辛万苦之后，便想离开这个魔鬼把持的地域，一心想到一个没有人，也没有妖的地方定居，独自生活在那里，安心膜拜安拉。我可以为你们当向导，直至送你们走出这个海岛。我只在夜间出来，你们只管放心就是了。"

哈桑听魔怪这样一说，自信脱险有望，心中欣喜不已。他望着魔怪，说："安拉给你报偿！请跟我们一起走吧，愿安拉护佑你们。"

魔怪在前引路，哈桑一行心定神安，继续前进，边行边谈。哈桑把自己寻妻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艰难一一讲给妻子听。

魔怪带着他们整整走了一夜，神马像闪电一样飞奔，直至东方大亮。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听魔鬼的一番话后，自信脱险有望，心中欣喜不已。他望着魔鬼，说：“安拉给你报偿！请跟我们一起走吧，愿安拉护佑你们。”魔怪在前引路，哈桑一行心定神安，继续前进，边行边谈。哈桑把自己寻妻路上所经历的种种艰难一一讲给妻子听。魔怪带着他们整整走了一夜，神马像闪电一样飞奔，直至东方大亮。

太阳出来了，他们各自从鞍袋里取出水和干粮，吃过喝过，继续前进。

那魔怪带着他们离开大路，踏上了另一条不见人迹的临海之路，继之穿越峡谷和荒原，走了整整一个月时间。第三十一天，忽见身后荡起一股烟尘，顷刻遮天蔽日，一片黑暗笼罩大地。哈桑眼见此情此景，不禁面色蜡黄。随后，他们听到刺耳的喧嚣声。

莎瓦希老太太望着哈桑，说：“孩子，瓦格岛大军追我们来了！他们马上就要追上我们了。”

哈桑急切地问：“阿妈，我们该怎么办呢？”

“用魔杖击打地面！”

哈桑用铜杖一敲打地面，地面顿时裂开，七位魔王立即破土而出。

七位魔王向哈桑致意问安，恭恭敬敬地行吻地礼，然后说：“主公大人，我们来了。不要害怕，有何吩咐只管说。”

哈桑听他们这样一说，颇为高兴。他说：“魔王先生们，你们来得好！追兵在后，现在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主公大人，你先带你的人马上山，让我们来对付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真理在手，而他们是虚伪的。安拉必然助我们战胜他们。”

哈桑及妻儿和老太太离鞍下马，将神马打发走，随即上了山。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用铜杖一敲打地面，地面顿时裂开，七位魔王立即破土而出。

七位魔王向哈桑致意问安，恭恭敬敬地行吻地礼，然后说："主公大人，我们来了。不要害怕，有何吩咐只管说。"

哈桑听他们这样一说，颇为高兴。他说："魔王先生们，你们来得好！追兵在后，现在是你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主公大人，你先带你的人马上山，让我们来对付他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真理在手，而他们是虚伪的。安拉必然助我们战胜他们。"哈桑及妻儿和老太太离鞍下马，将神马打发走，随即上了山。

过了不一会儿，女王努尔•胡达亲率的右军和左军赶到了。两支大军在各自将领们的指挥下列队排成阵势，开始与七魔王们的大军交战。两军相遇，战斗异常激烈，勇敢者冲锋陷阵，胆小鬼抱头鼠窜，神兵妖将喷火吐烟，直杀到夜幕垂空，双方鸣金收兵，各回营地，燃起篝火。

魔王们上山来到哈桑面前，向哈桑行吻地礼，哈桑对他们表示感谢，祝贺他们取得胜利。哈桑细问他们与努尔•胡达女王的大军进行交战的情况，魔王们说："主公大人，追兵只能与我们对阵三天，请主公放心就是。我们今天打败了他们，生擒了他们的两千名兵将，被我们杀死的不计其数。"

魔王们告别哈桑，下山回到营中。他们点燃的篝火一直烧到东方大亮。晨光普照大地之时，他们披挂完毕，纵身上马，冲入敌阵。两军交战，剑飞矛舞，战马嘶鸣，似大海波涛相互撞击。战斗异常激烈，直杀得追兵锐气受挫，斗志消退，纷纷逃窜。努尔•胡达女王的兵逃到哪里，就败在哪里，终于一败涂地，溃不成军。瓦格岛的将士大部分丧命，努尔•胡达女王及其大将们全部沦为俘虏。

第二天早晨，七位魔王来到哈桑面前，为哈桑摆上一把镶嵌着珍珠、宝石的雪花石宝椅，让他坐下。他们又给哈桑的妻子麦纳尔•西娜摆上一把包金的象牙座椅，旁边还放了一把椅子，请老太婆莎瓦希坐下。



魔王们把俘虏带到哈桑面前，但见不可一世的努尔·胡达戴着手铐脚镣，形容狼狈不堪。

老太太莎瓦希看见努尔·胡达，说道："暴虐的昏王，你也有这么一天！像你这样的无道女王，只配把你和你的两只饿狗一起绑在马尾上，让马把你拖到海边，让饿狗撕破你的皮，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想想，你是怎样对待你妹妹的吧！小妹按照安拉及其使者规定的教律，与人结为合法夫妻。结婚完全符合伊斯兰教法律，而且伊斯兰教中没有出家修道一说。女人本来就是为男人而降生的。你为什么对小妹那样残酷？你该当何罪？"

老太婆莎瓦希说到这里，哈桑下令处死全部俘虏。老太婆高声喊道："把他们全部处死，一个不留！"

公主麦纳尔·西娜见姐姐戴着镣铐，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努尔·胡达问麦纳尔·西娜："小妹，在我们的国土上，能把我们打败的人，究竟是谁？"

麦纳尔·西娜公主说："那不是别人，而是哈桑。他有安拉默助，天下君王都在他的统治之下，不仅打败了我们，也征服了神王。"

麦纳尔·西娜公主稍作停顿，又说：

"安拉默助哈桑战胜、征服、俘虏你们，靠的是这顶神帽和这柄魔杖。"

努尔·胡达这才知道小妹是凭借什么力量逃身的。她开始苦苦哀求麦纳尔·西娜饶恕。

麦纳尔·西娜公主问哈桑："我姐姐已在你的面前，她没有做什么值得你责怨的事情，你打算怎样处置她呢？"

哈桑说："她把你折磨得那么厉害，不该受惩罚吗？"

"她折磨我的事，倒是可以原谅的。我离开父王，已使父王伤心不已；若再严惩姐姐，父王会承受不住这种打击的。"

"你看怎么办好？我听你的安排。"

麦纳尔·西娜公主下令为俘虏松绑。于是魔将们立即动手，为所有的俘虏松了绑，也为努尔·胡达女王取下了镣铐。

麦纳尔·西娜走到姐姐跟前，与姐姐紧紧拥抱在一起，双双泪如雨下。

姐妹俩抱头痛哭了好一会儿，努尔·胡达女王对小妹说："小妹，我做了错事，请勿责怪！"

麦纳尔·西娜说："姐姐，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事。"

姐妹俩各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一阵交谈之后，麦纳尔·西娜为姐姐努尔·胡达





与老太婆莎瓦希说和，以期二人重归于好。

哈桑打发走为魔杖效力的魔王兵将，并对他们帮助他打败敌人的善举表示衷心感谢。麦纳尔·西娜向姐姐努尔·胡达讲述了自己与哈桑成亲及哈桑为寻妻儿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她说："姐姐，哈桑之所以能够征服千难万险，正是因为安拉支持他，给了他无穷力量，致使他闯过道道险关，进入我们的国家，生擒了你和你的众将领，打败了你的军队，同时也战胜了统治神王的父王。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他的权利。"

努尔·胡达听后，对麦纳尔·西娜说："小妹，凭安拉起誓，这个人确实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小妹，莫非他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你？"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二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麦纳尔·西娜向姐姐努尔·胡达讲述了自己与哈桑成亲及哈桑为寻妻儿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她说："姐姐，哈桑之所以能够征服千难万险，正是因为安拉支持他，给了他无穷力量，致使他闯过道道险关，进入我们的国家，生擒了你和你的众将领，打败了你的军队，同时也战胜了统治神王的父王。因此，我们不应该忽视他的权利。"

努尔·胡达听后，对麦纳尔·西娜说："小妹，凭安拉起誓，这个人确实经历了种种艰难困苦，是个了不起的男子汉。小妹，莫非他的所有作为都是为了你？"

麦纳尔·西娜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正是！。"

她俩一直谈到次日东方大亮。太阳出来了。哈桑准备启程，开始相互告别。麦纳尔·西娜公主已使姐姐与老太太重归于好，老太太仍留在女王身边。

哈桑握起魔杖，击打地面，魔王立即出现，向哈桑行礼、问安。他们说："赞美安拉护佑你平安无事！主公大人，有什么事要我们做，请只管吩咐，我们一定在转眼之间为你办妥。"

哈桑表示感谢，对他们说："安拉赐福给你们！请速为我们鞴两匹快马！"顷刻，魔王牵来两匹好马，鞍鞯、辔头齐备。哈桑骑上马，抱着大儿子，麦纳尔·西娜骑上另一匹马，抱着小儿子。

努尔·胡达女王和老太太先后上马，与哈桑夫妻告别回返。

哈桑携带妻儿走了一个月时间，来到一座城市，只见那里果树成行，果实累累，河渠纵横，清水流淌。

他们来到树下，离鞍下马，坐下来休息。正在谈话时，忽见一彪人马朝他们开来。哈桑看见他们，立即站起身，迎上前去。走近一看，原来是卡夫尔国王哈苏尼。

哈桑走上前去，拜见哈苏尼国王，亲吻国王的双手。哈苏尼国王离鞍下马，和哈桑一起坐在树下，向哈桑致意，并祝他平安，为他感到高兴。

哈苏尼国王说："哈桑，把你的经历从头到尾给我讲一讲吧！"

哈桑随即将自己的经历向哈苏尼国王讲了一遍。





哈苏尼国王听后，觉得十分新奇，惊异不已。国王说："孩子，进入瓦格岛又能平安回来的，除了你，再没有第二个人。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赞美安拉护佑你平安无事。"

哈苏尼国王说完，站起身来，纵身上马，让哈桑跟他同行，哈桑从命上马。哈桑携妻儿进入哈苏尼国王的京城，哈苏尼国王让他们到迎宾馆下榻。

哈桑及妻儿在那里住了三天，有吃有喝，有玩有乐，然后向哈苏尼国王告别，继续赶路。

千里相送，终有一别。哈苏尼国王送哈桑夫妻走了十天，然后告别回返。

哈桑携带妻儿继续前进。一个月之后，他们行至一座大山洞前，但见地面全用黄铜铺成。哈桑问妻子："你认识这座山洞吗？"

"不认识。"麦纳尔·西娜公主说。

"这里住着一位长老，名叫艾卜·鲁维士。他待我恩重如山；我正是通过他，才认识哈苏尼国王的。"

接着，哈桑把见到艾卜·鲁维士长老的情况向妻子讲了一遍。

话音刚落，艾卜·鲁维士长老走出山洞。哈桑看见老人，立即离鞍下马，上前亲吻老人的双手，向老人致意问安，老人也向他问好。祝贺他平安回返。

艾卜·鲁维士老人把哈桑夫妻领进山洞，坐下畅谈。哈桑把他在瓦格岛上的遭遇向艾卜·鲁维士老人讲了一遍。老人听后，惊奇不已。老人问："哈桑，你是怎样救出你的妻儿的呢？"

哈桑向老人讲了喜得魔杖和神帽的经过。老人听后，十分惊奇。老人说："安拉不绝人之生路。若无这两件宝贝，你是无法救出你的妻子和儿子的。"

"是的。"哈桑连连点头。

二人正交谈时，忽听有人敲门。艾卜·鲁维士老人开门一看，见来客是阿卜杜·古杜斯老人，骑着一头大象。

艾卜·鲁维士老人迎上前去，向阿卜杜·古杜斯问安，二人热烈拥抱，欣喜异常。

进到洞中，艾卜·鲁维士长老对哈桑说："哈桑，把你的经历给古杜斯老人讲一遍吧！"

哈桑把进出瓦格岛的经历向阿卜杜·古杜斯老人讲了一遍，一直讲到喜获魔杖和神帽。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卜·鲁维士老人和哈桑正交谈时，忽听有人敲门。艾卜·鲁维士老人开门一看，见来客是阿卜杜·古杜斯老人，骑着一头大象。

艾卜·鲁维士老人迎上前去，向阿卜杜·古杜斯问安，二人热烈拥抱，欣喜异常。

进到洞中，艾卜·鲁维士长老对哈桑说："哈桑，把你的经历给古杜斯老人讲一遍吧！"

哈桑把进出瓦格岛的经历向阿卜杜·古杜斯老人讲了一遍，一直讲到喜获魔杖和神帽。

阿卜杜·古杜斯老人说："孩子，你既已救出妻儿，这魔杖和神帽留在你身边也就没有什么用了。你就将这魔杖送给我，将神帽送给艾卜·鲁维士长老吧！"

哈桑听阿卜杜·古杜斯老人这样一说，低下头去，实感羞于拒绝他的要求。哈桑心想："这两位老人待我恩深似海；正是他俩把我送到了瓦格岛；如果没有他俩，既到不了瓦格岛，也不可能救出我的妻子和孩子，更得不到魔杖和神帽。"

想到这里，哈桑说："好吧！我愿意将这两件宝贝送给二位老人。不过，二位老人家，我担心日后我的岳父大人率领大军闯入我的国家，我一时无力抵抗，致使我丧命在他们的刀剑之下。我若没有这两件宝贝，无法打败他的神兵仙将。"

阿卜杜·古杜斯老人说："孩子，你用不着担心害怕！我们只须派探马守住此地，便可抵挡住你岳父发来的任何一兵一将。因此，你什么也不要怕，只管放心就是了。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哈桑听后，深感不好意思，随即把神帽送到艾卜·鲁维士长老手中。他对阿卜杜·古杜斯老人说："老人家，你送我回到家乡，我再把这魔杖送给你。"

两位老人都非常高兴，随即给哈桑备下大量金银财宝。

哈桑在二位老人那里住了三天时间，然后准备启程。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准备与哈桑同行。哈桑和妻子各抱一子骑上马背。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吹了一声口哨，顿时看见一头大象扬蹄跨过旷野，来到老人面前。

阿卜杜·古杜斯老人骑着大象在前面走，哈桑及其妻儿骑马在后边跟随。艾





卜·鲁维士送别他们，转身回到山洞。

哈桑及其妻儿骑马跟着阿卜杜·古杜斯老人穿山越岭，跨过荒原，向故乡前进，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带着哈桑夫妻抄近路，走捷径，终于踏上了接近故乡的大地。

哈桑眼见自己携妻带子已近家园，兴奋不已。他想到自己经历的种种艰难，由衷感赞安拉给予他的巨大恩惠。他吟诵道：

> 但求主佐助，
> 让合家大团圆；
> 亲人相拥抱，
> 共庆愿望实现；
> 相告新奇事，
> 亦道别后苦。
> 见你眼疾已愈，
> 我的心更加思念。
> 话语藏在心底，
> 及到会见时再谈。
> 责备往常事，
> 怨尽友情永延。

哈桑吟罢诗，放眼望去，但见眼前出现一座绿色圆屋顶宫殿和一个喷水池，并且远远望见那座云山和云山上的绿色宫殿。

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对他们说："哈桑，好消息来啦！今夜，你就在我的侄女们那里做客吧！"

哈桑一听，十分高兴，妻子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他们在圆屋顶宫殿门前下马稍事休息，吃饭喝水。

休息片刻，继续上马前进，终于来到了云山上的绿色宫殿门前。出门迎接他们的是阿卜杜·古杜斯老人的侄女。她们走上前来，向客人致意问安。叔叔阿卜杜·古杜斯老人向她们问好后，说道："侄女们，我为你们的兄弟哈桑解决了难题，帮他救出了他的妻儿。"

姑娘们迎了前去，一一与哈桑夫妻拥抱，争相问安，热烈祝贺他们夫妻团圆，仿佛是沉浸在了节日的欢乐之中。

小公主走上前来，与哈桑亲切拥抱，禁不住高兴得热泪盈眶。哈桑也淌下了欢





乐的泪水。接着，小公主向哈桑倾诉了离别之后的寂寞以及所遇到的件件事情。小公主吟诵道：

自你远去后，
抬眼人却不见；
只有你的影子，
闪现在我的面前。
只要一合上眼，
你即出现；
仿佛你就在，
我的眼帘之间。

小公主吟罢诗，欣喜难抑，手舞足蹈。

哈桑对她说："小妹妹，在这件事上，我首先要感谢你，愿伟大安拉赐给你幸福。"

接着，哈桑把路途上的经历及如何救出妻儿的经过，从头到尾向七公主详细讲述了一遍，讲到自己遭遇的种种艰难，谈及与妻子的大姐之间发生的事情，说到如何救出了妻子和两个儿子；此外，哈桑还谈到了自己在路途上所看到的种种奇观以及所遇到的种种危险，妻子的姐姐甚至想把他及他的妻儿全部处死，幸得安拉默助，方才化险为夷。随后，哈桑特别向七公主讲到了魔杖和神帽的功用。哈桑告诉小公主说，艾卜·鲁维士和阿卜杜·古杜斯两位老人索要那两件宝贝，因为想到她的情义，自己才答应将宝贝送给二位老人。小公主对此表示感谢并祝哈桑幸福安康。

哈桑说："小妹妹，你给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凭安拉起誓，你始终都在帮助我……"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桑把路途上的经历及如何救出妻儿的经过,从头到尾向七公主详细讲述了一遍,讲到自己遭遇的种种艰难,谈及与妻子的大姐之间发生的事情,说到如何救出了妻子和两个儿子;此外,哈桑还谈到了自己在路途上所看到的种种奇观以及所遇到的种种危险,妻子的姐姐甚至想把他及他的妻儿全部处死,幸得安拉默助,方才化险为夷。随后,哈桑特别向七公主讲到了魔杖和神帽的功用。哈桑告诉小公主说,艾卜·鲁维士和阿卜杜·古杜斯两位老人索要那两件宝贝,因为想到她的情义,自己才答应将宝贝送给二位老人。小公主对此表示感谢并祝哈桑幸福安康。

哈桑说:"小妹妹,你给我做了那么多好事,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凭安拉起誓,你始终都在帮助我。"

小公主走去和哈桑的妻子麦纳尔·西娜公主亲切拥抱,然后又把两个孩子紧紧搂在怀里,亲了又亲。小公主对哈桑妻子麦纳尔·西娜公主说:"公主啊,你怎么一点儿同情心也没有,竟使哈桑父子分离,令哈桑心急如焚,难道你想置哈桑于死地?哈桑哥为了寻找你,几次险些丧命,好悬哪!"

麦纳尔·西娜公主说:"这都是伟大安拉的裁决呀!人力奈何不得!欺骗安拉的人,必受到安拉惩罚。"

七姐妹端来饭菜,宾主一道就餐。哈桑一家在她们那里住了十天时间,一直沉浸在舒适、欢乐的气氛中。

十天过后,哈桑准备启程,小公主为他备下大量金银财宝,并与哈桑拥抱道别。哈桑望着小公主,吟诵道:

恋情因远离更甚,
分别令爱愈深。
远去乃苦中之苦,
相思情熬煎人。





独处夜觉长，
情侣两下分；
抬头望窗外，
不觉泪水漓淋。

哈桑吟罢诗，将魔杖送给阿卜杜·古杜斯老人。老人接过魔杖，欣喜不已，连声感谢哈桑，随后，转身骑上大象，踏上了归程。

哈桑及妻儿骑上马，出了公主们的宫殿。公主们送了一程，转回宫去。哈桑一行踏上了返回故乡的路。哈桑携带妻儿跨旷野，越荒原，跋涉两个月零十天，平安回到和平之城巴格达。

哈桑来到家门前，上前敲门。哈桑的母亲因为儿子外出久久不归，食不甘味，夜不成寝，痛苦不堪，终于病倒在床，食水不进，睡不着觉，朝夕泪淌不止，不时地念叨着儿子的名字，以为哈桑再也没有回来的希望了。

哈桑伸手正要敲门，听到母亲边哭边吟道：

看在安拉面，
呼请列位先生：
赶快动手啊，
医治患病的人；
他已骨瘦如柴，
更兼欲碎心。
若能见上一面，
亲情沐周身。
安拉是万能之主，
何必愁亲近！
初看难为事，
顷刻轻易降临。

母亲吟罢诗，忽听门外有人喊道："母亲，我回来了！我们团聚的日子来到了……"

母亲一听，便知是自己的儿子哈桑叫门，然而她却半信半疑，挣扎着向街门走去。母亲开门一看，果见自己的儿子哈桑站在门外，身旁站着儿媳和孙子，母亲惊





喜不已，一声大喊，随即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

哈桑细心照顾母亲，过了一会儿，母亲慢慢苏醒过来，紧紧抱住儿子，哭了起来，喜泪浸湿了衣衫。片刻后，母亲唤家仆把儿子带回来的所有东西搬到家中。

哈桑和妻儿进了家门，母亲将儿媳和孙子紧紧搂在怀里，连连亲吻，从头吻到脚。母亲说："公主啊，如果我果真有什么失礼之处，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我就求安拉宽恕我。"

母亲望着儿子，问："孩子，你怎么一走这么久才回来？"

哈桑说："母亲，说来话长……"

接着，哈桑把救出妻儿的过程向母亲讲了一遍。

母亲听完，又是一声大喊，顷刻倒在地上，昏迷不省人事。哈桑取来玫瑰水洒在母亲的脸上，母亲缓缓从昏迷中醒来。母亲说："孩子，可惜你失去了那两件宝贝——魔杖和神帽；如若不然，你就将成为天下第一君王。无论如何，我还要赞美安拉，正是安拉护佑你和你的妻儿平安顺利地回到了家中。"

阖家团圆，一夜安歇，幸福快乐，自不待言。

次日清晨，哈桑换上一套用最好衣料做的华丽衣服，走到市场，买回男仆女婢，还买了布匹、衣物、床上用品和种种陈设，应有尽有，豪华无比，就连君王们也没有享用过。随后，哈桑又购置了房舍、花园和土地。从此以后，哈桑和母亲以及妻儿过着恬静、快乐、舒适、幸福的生活，直至天年竭尽。

万赞归于长生不老、久在永存的主！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美妙，真动人！"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我将要讲更精彩、更美妙、更动人的故事。"

舍赫亚尔国王心想："我不能杀她，我要听她接着讲故事……"

想到这里，国王说："天色尚早，你就接着讲下去吧！"

莎赫札德开始讲《渔夫海里法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巴格达城里有个渔夫，名叫海里法。

海里法一贫如洗，穷困潦倒，连老婆都没能娶上。

一天，海里法背起渔网，照习惯向河边走去，想赶到渔人们到来之前，撒上几网。

海里法来到河边，扎起腰带，卷起裤管，涉入水中，撒下网去，连拉两网，什么





也没有打到。随后，他又撒了十网，也没有打到一条鱼，心中闷闷不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海里法说："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求伟大安拉宽恕，我向安拉忏悔。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万能的安拉。安拉所想的世间必有；安拉所不想的，世间定无，信士的生计靠的是伟大安拉；安拉赐予信仆生计，谁也无法阻拦；安拉不赐予信仆生计，谁也无可奈何。"

说到这里，海里法惆怅满怀，吟诵道：

时光降大灾，
尽可敞怀忍耐。
世人之主多慷慨，
大难不死福必来。

渔夫海里法坐下，低头沉思片刻，然后又吟诵道：

时光有苦有甜，
全由主安排；
世人能奈何，
只能忍耐。
忧郁之夜如生疮，
愈后黎明便来。
年纪轻轻事端多，
过后莫思揣。

海里法吟罢诗，心想："我再撒最后一网，完全依靠安拉赐福，但愿安拉不让我失望。"随即站起身，走近河边，用尽全身力气，将网撒入河中，等了一会儿，便开始起网，只觉得这一网很沉很沉，只得慢慢地往上拉……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渔夫海里法撒了数网，什么都没有打上来。他吟罢诗，心想："我再撒最后一网，完全依靠安拉赐福，但愿安拉不让我失望。"

随即站起身，走近河边，用尽全身力气，将网撒入河中，等了一会儿，便开始起网，只觉得这一网很沉很沉，只得慢慢地往上拉……

渔夫海里法好不容易把网拉上了岸，发现网中打上来的不是鱼，而是一个独眼、跛腿的猴子，不禁晦气满怀，随口说道："无可奈何，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我们属于安拉，我们都要回到安拉那里去。我怎么这么倒霉？为什么大白天竟出现如此不吉利的事情？不过，这都是由安拉决定的，人无可奈何啊！"

海里法从网中拉出那猴子，系上绳子，牵到河岸边一棵树下，把猴子拴在树干上，随后扬起手中鞭子，想抽打猴子。出乎意料的是安拉让猴子开口说话了。只听那猴子用伶俐的口齿说："喂，海里法，且慢动手，不要用鞭子抽我！把我拴在这棵树上，你到河中撒网捕鱼就是了，全心依靠安拉，安拉会赐给你生计的。"

海里法听猴子这样一说，便背起渔网，向河边走去，随后把网撒到河中。片刻过后，当他拉纲起网时，发觉这一网更沉，他想了好多办法，才把网拉上岸来，发现这一网打上来的又是一只猴子，只见那猴子豁牙漏齿，涂着黑眼圈，染着手指甲，腰间围着一块破布，不住地笑着。

见此情景，海里法说："赞美安拉，把河里的鱼全都换成了猴子。"

渔夫海里法转身走到拴在树上的那只猴子面前，对猴子说："喂，倒霉的猴子，你瞧瞧呀！你出的主意多臭！正是由于你出的点子，我才又打上一只猴子。你独眼跛腿，出不了什么好主意，白白让我辛苦，一个第拉姆都挣不到，更不用说能挣得一第纳尔。"

说着，海里法抄起皮鞭，在空中抡了三圈，很想朝那只猴子身上猛抽一顿。猴子求饶道："渔夫大人，看在安拉的面上，看在我那位朋友的面上，你饶了我吧！你需要什么东西，只管向我那位朋友去要，他会使你如愿以偿的。"

海里法放下手中的皮鞭，原谅了那只猴子，随后来到另一只猴子面前。那猴







子说："喂，海里法，你只有听我的话，才对你有利。倘若你听我的话，服从我的安排，不违抗我的意志，我保你成为富有的人。"

海里法说："你想说什么话，让我服从你呢？"

"你把我拴在这里，然后就去河中撒网；之后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办。"

海里法背起渔网，走到河边，将网撒下去。等待片刻之后，开始拉纲起网，觉得这一网又很重。他费了好大力气，方才把网拉上岸来，只见打上来的还是一只猴子；这是一只红毛猴子，腰中缠着一条蓝布，手和脚的指甲全都染着颜色，也涂着黑眼圈。

见此情景，海里法说："赞美伟大的安拉，感谢伟大的世人之主！今天真是大吉大利的日子，好兆头都在第一只猴子的面孔上。今天是猴子称霸的日子；河里一条鱼也没有，我出来就是为了捉猴子。赞美伟大的安拉，那河里的鱼全都变成了猴子！"

海里法望着第三只猴子，说："倒霉的东西，你是老几呀？"

红毛猴子说："喂，海里法，你连我都不认识？"

"不认识呀！"

"我是开钱庄的犹太商人艾卜·赛阿达的猴子。"

"你为老板做什么事啦？"

"我一早陪着他，他赚五第纳尔；我一晚陪伴着他，他又赚五第纳尔。"

海里法望着第一只猴子，说：

"喂，倒霉的猴子，你瞧瞧人家的猴子多好哇！而你呢，你只有用跛腿、独眼陪伴着我，让我倒尽了霉，变得一贫如洗，穷困潦倒，饥寒交迫，难以生活下去。"

说着，渔夫抄起鞭子，在空中挥舞了三圈，直想往第一只猴子身上猛抽。

艾卜·赛阿达那只红毛猴子对渔夫海里法说："喂，海里法，请你高抬贵手，放过那只猴子吧！请到我这里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告诉你该怎么办。"

海里法放下鞭子，走到红毛猴子跟前，问道："猴大人，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红毛猴子说："拿起你的网，到河里撒网打鱼去，就让我和这两只猴子坐在这里。不管你打上来什么东西，都要拿到我这里来，我有话要对你讲，保证会让你感到高兴。"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艾卜·赛阿达那只红毛猴子对渔夫海里法说："喂，海里法，请你高抬贵手，放过那只猴子吧！请到我这里来，我有话要对你说，告诉你该怎么办。"

海里法放下鞭子，走到红毛猴子跟前，问道："猴大人，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呀？"

红毛猴子说："拿起你的网，到河里撒网打鱼去，就让我和这两只猴子坐在这里。不管你打上来什么东西，都要拿到我这里来，我有话要对你讲，保证会让你感到高兴。"

"好吧！"

海里法随即拿起渔网，背在肩上，吟诵道：

忧愁缠心时，
请教造物主。
安拉确实万能，
千难顿时消无。
人之所以遭难，
因未得到安拉惠顾。
不论遇到什么事，
皆可依靠造物主。
主恩天高地厚，
为人张胆明目。

海里法又吟道：

人们将你，
抛入苦海之中。





欲消愁愁却不消，
反招灾难频生。
莫让我贪图，
本不该贪图之事！
多少贪心者，
到头来一场空梦。

海里法吟完诗，随即拿起渔网，向河边走去。他把网散入河中，稍等片刻，开始拉纲起网。拉上网来一看，见打上来的一条巨头大尾鱼，像是一把大勺子，两眼酷似两枚金币。

海里法看见网中的那条巨头大尾鱼，高兴不已，因为他从来没有打过那样的鱼。他惊喜地拿着那条鱼，好像整个世界都已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兴冲冲地走到艾卜•赛阿达的猴子面前。猴子问："海里法，你打算如何处理这条鱼，又怎样对待你的猴子呢？"

海里法说："猴大人，我把自己的打算全都告诉你。我首先要设法杀死这只独眼、跛腿猴儿，让你取而代之。我每天给你好吃的东西。"

"你既然选定了我，我就告诉你该怎么办，如何做对你有利。你要听好：你也给我准备一条绳子，把我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你只管离去，到河边撒网。你把网撒到底格里斯河中后，稍等片刻，继之起网；到那时，你会发现打上来的是一条更漂亮的鱼，你压根儿就不曾见过的一种鱼。之后，你立即带着鱼到我这里来，我将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办。"

海里法听明白后，立即转身走去，将网撒入底格里斯河中。他稍等片刻，拉网上岸，发现打上来的是一条白色鱼，形体大小如绵羊，比第一条鱼还要大，确乎是他平生第一次见到的大鱼。

渔夫海里法带着白鱼来到红猴子面前，红猴子说："你快去弄些青草来，一半垫在篮筐底，另一半盖在鱼上面，然后背着篮筐进巴格达城。至于我们，你不要管，把我们拴在这里的树干上就行了。你进了城之后，不论谁跟你说话，也不管人们问你什么，你都不要开口答话。你走到银钱市场，就会看见市场中心有一家店铺，那就是艾卜•赛阿达的钱庄，同时会发现艾卜•赛阿达老人坐在靠枕前的一个座位上。老人面前摆着两口箱子，一口箱子里装着黄金，另一口箱子里装着白银。老人家财万贯，奴婢成群。你走上前去，把篮筐放在他的面前，对老人说：'艾卜•赛阿达，我今天外出打鱼，念着你的大名撒了一网，安拉赐给我这样





一条鱼。’他会问你：‘你让别人看过这条鱼吗？’你回答：‘凭安拉起誓，没让别人看过。’他听你这样一说，就会接过你的鱼，给你一第纳尔；你要拒绝接受，他立刻给你两第纳尔，你仍不要。不管他给你什么，你都不要接受，哪怕给你等重的黄金。”

稍停片刻，红猴子接着说：“之后，他会问你：‘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对他说：‘凭安拉起誓，我只要你两句话。’他问你：‘哪两句话？’你让他到市场上去，当众说：‘请各位为我作证：我愿意以我的猴子换渔夫海里法的猴子；我愿意以自己的命运换海里法的命运。’你还对艾卜·赛阿达老人说：‘这两句话就是我这条鱼的代价。我不需要黄金。’如果艾卜·赛阿达说了这两句话，我就每日朝夕与你为伴，让你每天获得十第纳尔；让你的独眼、跛腿猴子跟着艾卜·赛阿达，求安拉让他破产，使他一天不如一天，直到穷得一贫如洗，变成一个穷光蛋。海里法，你只要听我的话，你就能得道，成为幸福的人。”

海里法听过红毛猴子的这番长长的谈话，说道：“我接受你的指教，我的猴大人！我这只独眼、跛腿猴子，安拉不会赐福给它的，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处置它。”

“把它扔到河里去，把我也扔到河里去吧！”

“就照你说的办！”

渔夫海里法走过去，解开绳索，把猴子们牵到河边，统统扔到了底格里斯河里。随后，海里法拿起白鱼，用水洗干净，把青草垫在篮筐底，又将鱼放进篮筐，然后在上面盖了些青草。一切收拾停当，海里法背起篮筐向巴格达城走去。他边走边吟诵道：

> 万事托与安拉，
> 平安无劳累。
> 一生做善事，
> 千万不要后悔。
> 莫与坏人交往，
> 以免惹是生非。
> 当记慎于言，
> 骂人者必遭诋毁。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红毛猴子对渔夫海里法说："把它扔到河里去，把我也扔到河里去吧！"

"就照你说的办！"

渔夫海里法走过去，解开绳索，把猴子们牵到河边，统统扔到了底格里斯河里。随后，海里法拿起白鱼，用水洗干净，把青草垫在篮筐底，又将鱼放进篮筐，然后在上面盖了些青草。一切收拾停当，海里法背起篮筐向巴格达城走去。海里法还边走边吟诵了一首诗。

海里法刚一进城，人们便认出了他，纷纷向他问好。他们问他："喂，海里法，今天带来了什么东西？"

还有人问："海里法兄弟，发财了吧？"

海里法目不斜视，头也不回，径直朝银钱市走去。

海里法照那只猴子的叮嘱，走过几家铺子，来到银钱市中心，果然看见那位犹太商人艾卜·赛阿达坐在钱庄里，左右有好些奴仆伺候，俨然像一位呼罗珊君王。海里法走上前去，犹太商人抬头一看，一眼认出了海里法，高兴地说："海里法，欢迎，欢迎！有什么事，需要点儿什么？有什么要求，你只管说。如果有人和你发生争执，你就对我讲，我立即带着你去找省督大人给你讨回公道。"

海里法说："尊贵的犹太富商，没有人同我发生争执。托你的福，我今天走出家门，到河边去，在底格里斯河撒了两网，打上来这么一大条鱼。"

说着，海里法掀开篮筐上盖的青草，把鱼摆在犹太商人的面前。

犹太商人艾卜·赛阿达看见那条大白鱼，甚是喜欢，说道："凭《旧约》和'十诫'起誓，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自己站在圣母面前，圣母对我说：'喂，艾卜·赛阿达，我给你送去了一件精美礼品。'也许那礼品就是这条鱼。"

艾卜·赛阿达望着海里法，说："海里法，凭你的宗教起誓，别人看见过这条鱼吗？"

海里法说："凭安拉和忠贞的艾卜·伯克尔起誓，尊贵的犹太富商，除了你，谁





也没看见过这条鱼。”

艾卜•赛阿达对一个奴仆说：“把鱼送到家中去，让厨娘苏阿黛收拾、烧烤好，等我结束工作后回家享用。”

“遵命！”

奴仆背起篮筐，转身离开店铺。

艾卜•赛阿达伸手取出一第纳尔，递给渔夫海里法，并且说：“海里法，拿着这枚第纳尔金币，给孩子们买些好吃的东西吧！”

海里法看见那枚闪闪放光的金币，口中念着“赞美万物之主”，仿佛生平还没有见过黄金那样，接过金币，走出了店门。

海里法没走多远，忽然想了猴子的叮嘱，立即返回犹太商人艾卜•赛阿达面前，把那枚金币扔给了他，对他说：“收起你的金币，把鱼还给我吧！你这不是在奚落人吗？”

听渔夫海里法这样一说，以为他在跟自己开玩笑，于是又给他加了两第纳尔。海里法说：“我不是开玩笑，把鱼还给我吧！你以为我会以这个价钱把鱼卖给你？

艾卜•赛阿达又拿出两第纳尔金币，说：“给你五第纳尔，该可以买下这条鱼了吧！你不要太贪心呀！”

海里法接过钱，转身走出店门，望着手中闪闪的金币，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他边走边说：“赞美伟大的安拉！今天恐怕巴格达的哈里发手里也没有我手里的钱多。”

海里法行至市场的尽头，忽又想起猴子的嘱咐，于是立刻调头回转，来到艾卜•赛阿达的钱庄，把五枚金币扔在那位犹太商人的面前。

艾卜•赛阿达问：“喂，海里法，你怎么啦？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想把第纳尔换成迪尔汗？”

海里法说：“我既不要迪尔汗，也不要第纳尔，只想要你把鱼还给我。”

犹太商人听后大怒，说道：“喂，打鱼的，你送来连一个第纳尔金币都不值的一条破鱼，我给了你五个第纳尔，你还不满意，难道你疯啦？你说一句话，你的鱼要卖多少钱？”

“我那条鱼既不换银，也不换金，只想换回你两句话。”

艾卜•赛阿达听渔夫海里法说要换两句话，不禁眉毛都竖起来了，只觉心烦意乱。艾卜•赛阿达咬牙切齿地说：“喂，穆斯林中的强盗，你想让我背弃我的宗教信仰？仅仅为了这么一条破鱼，你想让我毁掉祖辈留下的传统习惯？”

说完，犹太商人一声大喊，几个奴仆应声而至，他说：“把这个坏蛋摁在地上，





给我重重地打一顿！”

众奴仆将海里法摁倒在地，拳脚棍棒相加，直打得渔夫海里法趴在了地上。

犹太商人艾卜·赛阿达对奴仆们说：“不要管他，让他自己站起来！”

片刻后，海里法靠着自己的力量站了起来，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艾卜·赛阿达惊奇地说：“你这条鱼要卖多少钱？你说句话，我付给你。你现在还没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好处。”

海里法说：“师傅，你不必为我挨打而担忧。因为我承受拳脚棍棒的耐力，足以抵得上十头毛驴。”

艾卜·赛阿达听海里法这样一说，禁不住笑了起来。他说：“说实话，你究竟想要什么？凭我的宗教起誓，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我只要你说两句话。”

“我猜想你让我皈依伊斯兰教。”

“凭安拉起誓，你皈依伊斯兰教，对穆斯林无益，也无损于犹太人；倘若你仍然坚持异教，这也无损于穆斯林，也无益于犹太人。我只要求你在大庭广众面前说两句话：‘诸位先生，请你们为我作证：我愿意以我的猴子换渔夫海里法的猴子；我愿意以自己的命运换海里法的命运。’”

“你的要求是这样，那就太好办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渔夫海里法对犹太富商艾卜•赛阿达说："我只要你说两句话。"

"我猜想你让我皈依伊斯兰教。"

"凭安拉起誓，你皈依伊斯兰教，对穆斯林无益，也无损于犹太人；倘若你仍然坚持异教，这也无损于穆斯林，也无益于犹太人，我只要求你在大庭广众面前说两句话：'诸位先生，请你们为我作证：我愿意以我的猴子换渔夫海里法的猴子；我愿意以自己的命运换海里法的命运。'"

"你的要求是这样，那就太好办了。"

艾卜•赛阿达立即站起身来，走到市场上，在众人面前说了那两句话，然后望着海里法，问道："海里法，你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渔夫海里法说："没有啦！"

"那就再见吧！"

渔夫海里法背起篮筐和渔网向底格里斯河边走去。

海里法来到河边，把网撒入河中，稍待片刻，拉纲起网，发觉网很沉，他费了好大力气，才把网拉上岸来，发现网里满是鱼，品种多不胜数。

这时，一位妇人走来，递给渔夫海里法一第纳尔，海里法给了那位妇人一枚金币的鱼。接着，又有一个仆人打扮的走来，买了一第纳尔的鱼……就这样，海里法一天卖鱼净得十第纳尔。自此以后，海里法每天都能打到十第纳尔的鱼，一连十天，共卖得一百第纳尔金币。

渔夫海里法的家就在商人们往返经过的大道旁。

一天夜里，海里法躺在床上，他心想："海里法呀，人们都知道你是个一贫如洗的渔夫，而你现在手里有了一百第纳尔，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一定会从某人口中得知这一消息，说不定这位当朝哈里发需要钱，会派人来把你找去，对你说：'我需要一些钱。听说你有一百第纳尔，就请借给我用吧！'你会说：'信士们的长官，我是个穷苦人，人们说我有一百第纳尔，那全是撒谎，其实我什么也没



有。'也许因此他会把你交给省督,并命令省督:'把他的衣服扒下来,狠狠地揍他一顿,直至他招认,并把钱送来为止。'"

想到这里,海里法自言自语说:"要想摆脱这种困境,我应该从现在起,开始用鞭子抽打自己,以便使自己习惯于挨鞭打。"

渔夫海里法对自己说:"喂,海里法,起来吧!扒下你的衣服吧!"

海里法立刻离开床,脱掉自己的衣服,举起鞭子,往身旁的皮靠枕上抽一鞭,继之往自己身上抽一鞭,并且高声喊道:"哎呀,哎呀!凭安拉起誓,老爷啊,这是假话!他们在造谣撒谎!我是个穷渔夫,家里什么也没有……"

海里法的喊声和抽击靠枕、抽打自己身体的声音回荡在夜空里,街坊四邻听得清清楚楚,过往的商人也听到了喊声和抽打声。人们纷纷议论说:"这个可怜的渔夫又叫又嚷,还听见有人在抽打他,这是怎么回事呀?莫非盗匪进了他的宅子,在毒打他?"

人们听到喊声和抽打声,纷纷走出家门,来到渔夫海里法的家门前,但见宅门紧闭,有的人说:"也许盗贼是从墙上爬进宅中去的,我们应该爬上屋顶去看看。"

于是人们爬上房顶,从天窗下到屋里,只见海里法赤裸着上身,正在拼命地抽打自己。人们惊问:"海里法,你怎么啦?出什么事啦?"

海里法说:"你们有所不知,我卖鱼得到一些金币,怕有人去告诉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呀!如果他得知此事,定会派人把我抓去,带到他的面前,向我索要那些金币。如果我不承认有钱,我担心他命令宫仆用鞭子抽我。因此,从现在起,为了让我自己适应挨鞭打,我现在先用鞭子抽自己了。"

商人们听后,哈哈大笑。他们说:"你不要这样干了!你这样干,安拉既不会护佑你,也不会护佑你手中的钱。你夜里大叫大喊,搅得我们心神不安,无法睡觉。"

海里法这才放下鞭子,停止抽打自己,躺下睡觉,一觉睡到天明。

海里法起床后,本打算去打鱼,但想起那一百第纳尔,自言自语道:"假若我把这些钱放在家里,贼会来偷的;如果把它放在我的腰包里,等我独自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说不定会被强盗杀死,夺走这些金币。我要想个良策妙计才行……"

想到这里,海里法站起身来,找来针线,在大袍子上缝了一个口袋,然后把装着一百第纳尔的钱袋放在口袋里。一切收拾停当,他背起渔网、篮筐,拿着拴网用的木桩子,向底格里斯河走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海里法放下鞭子，停止抽打自己，躺下睡觉，一觉睡到天明。

海里法起床后，本打算去打鱼，但想起那一百第纳尔，自言自语道："假若我把这些钱放在家里，贼会来偷的；如果把它放在我的腰包里，等我独自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说不定会被强盗杀死，夺走这些金币。我要想个良策妙计才行……"

想到这里，海里法站起身来，找来针线，在大袍子上缝了一个口袋，然后把装着一百第纳尔的钱袋放在口袋里。一切收拾停当，他背起渔网、篮筐，拿着拴网用的木桩子，向底格里斯河走去。

来到河边，海里法撒了几网，一条鱼也没打上来，于是换了个地方，再次撒网，仍然没有打上一条鱼来，又移向另一个地方。就这样，他离开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不知不觉离巴格达城已有半天的路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撒上几网，但都打不上鱼来。他心想："凭安拉起誓，我就只再撒这一网了，死活就看这一下。"

想到这里，海里法一气之下，使尽全身力气，将网撒了出去；与此同时，大袍口袋中的钱袋也被甩了出去，落在河里，刹那之间，随着急流消失在波浪之中。

海里法急忙扔掉手中的网绳，脱掉身上的衣服，纵身跳入湍急的河水里，一次又一次地潜到水下摸钱袋，一连潜浮一百余次，直至筋疲力尽，连钱袋的影子都没有摸到。

当海里法感到失望时，他才爬上岸来。上岸一看，只看见桩子、渔网和蓝筐还在，而衣服却无影无踪了。他心想："俗话说'不得骆驼不罢休'，看来这句话有失妥帖呀！"

海里法无可奈何，只有把渔网围在身上，用以遮羞，然后手提木桩子，背起篮筐，像迷路的骆驼一样，慌慌张张走去，不时前瞻后望，左顾右盼，简直就像从苏莱曼大帝监牢里走出来的叛魔一样，满面泥土，一头污垢，狼狈不堪……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有个朋友，是个珠宝商。名叫伊本•盖尔纳斯。巴格达的商人、掮客和所有的人都知道伊本•盖尔纳斯是哈里发的好友，因此，不论有了珠宝、





古玩，还是男仆、女婢，只要是出卖的，首先得让伊本·盖尔纳斯看一看。一天，珠宝商伊本·盖尔纳斯正在自己的店铺里坐着，忽见一位老经纪人带着一个女子走来。那女子身材苗条，酥胸高耸，秀目含娇，模样姣好，行止妩媚，风韵可人，皮肤嫩白，秀发乌亮，简直是貌美无双，风姿绝伦；不仅人美，而且通晓各种学问和艺术，能诗善文，会操各种乐器。伊本·盖尔纳斯见之甚喜，出五千第纳尔，将小女子买了下来，然后又为女子购置了一千第纳尔的服饰，让她穿戴起来。随后，伊本·盖尔纳斯将这位漂亮的小女子送到了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那里。

当天夜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就各种知识和各门艺术对小女子进行严格考试，结果发现她无所不能，无所不会，样样精通，确乎是位才貌双全的美女。这位女子名叫姑蒂·格鲁卜，正像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每当外出时，
你总多看她几眼。
而她呢，
却从不给你脸。
人看羚羊时，
羚羊似乎想说话；
人云羚羊有灵气，
它总是望着你细看。

诗人又云：

谁遣靓女来，
向我诉说衷情？
夜下轻轻语，
但闻妙女低吟声。
安详的神色，
柔中含羞的笑容。
令情人心荡神驰，
威严自含胸中。

次日清晨，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派人把珠宝商伊本·盖尔纳斯召到宫中，付给





他一万第纳尔，买下了美女姑蒂·格鲁卜。从此，哈里发一心扑在姑蒂·格鲁卜的身上，疏远了王后堂妹祖贝黛和宫中的所有嫔妃，整日沉溺在姑蒂·格鲁卜的宫里，只有聚礼时才到清真寺去，礼毕即回爱妃姑蒂·格鲁卜的身边。如此，整整过去一个月时间。

文武百官、满朝重臣见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一个月未上朝理政，便把此事报告了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贾法尔·巴尔马克耐心等到礼拜五，趁哈伦·拉希德去清真寺做礼拜之际，拜见了哈里发，把种种因奇异恋情而产生的严重后果，一一讲给这位信士们的长官听，以期他摆脱这种境况。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听后，对宰相说："相爷阁下，凭安拉起誓，这件事情可不是出于我的选择，而是我的心被情网缠绕住了，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说："信士们的长官，你要知道，既然姑蒂·格鲁卜已经到了你的手中，进入了你的婢仆行列，谁也不能占有她，那么，你的心就该厌倦她才对。请允许我告诉陛下，天下君王和王子王孙最引以为自豪的乐事，那该是外出狩猎，趁机取乐；你若能出外打猎，也许能摆脱爱妃的纠缠，说不定还会把她忘个一干二净。"

"贾法尔·巴尔马克，我的爱臣，你说得太好了！我们即刻行动，外出打猎。"

聚礼完毕，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和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一同走出清真寺，回到宫中，然后骑上马，外出打猎去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对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说："信士们的长官，你要知道，既然姑蒂·格鲁卜已经到了你的手中，进入了你的婢仆行列，谁也不能占有她，那么，你的心就该厌倦她才对。请允许我告诉陛下，天下君王和王子王孙最引以为自豪的乐事，那该是外出狩猎，趁机取乐；你若能出外打猎，也许能摆脱爱妃的纠缠，说不定还会把她忘个一干二净。"

"贾法尔·巴尔马克，我的爱臣，你说得太好了！我们即刻行动，外出打猎。"

聚礼完毕，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和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一同走出清真寺，回到宫中，然后骑上马，外出打猎去了。大队人马在前面开道，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和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在后，各骑一匹骡子，边走边谈。

当时天气很热，哈里发说："喂，贾法尔·巴尔马克，我口渴得厉害呀！"

哈里发放眼望去，但见前面高丘上站着一个人，他马上问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你看见高丘上站着的那个人了吗？"

贾法尔·巴尔马克说："哦，信士们的长官，我看见那高丘上有个人，我想那不是看园子的人，就是守林子的人。不管怎样，他那里准有水。我马上去那里一趟，给陛下弄些水来喝。"

"我的骡子比你那匹骡子跑得快，你在这里照管大队人马，让我去那个人那里喝口水吧！我喝过水，马上回来。"

说罢，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扬鞭催骡，像一阵风，又像河中的流水似的，不大一会儿就到了那个人的旁边，发现那个人是渔夫海里法。

哈里发看见渔夫光着身子，下身围着渔网，两眼红的像两柄火炬，满面泥土，头发蓬乱，形容可怕，狼狈不堪，像个活鬼，又像醉汉。哈里发向渔夫问好，渔夫海里法怒气冲冲地回了礼，仿佛心中压着一股怒火。

"喂，老人家，你这里有水吗？"哈里发和气地问。

海里法说："你这个人哪，你是瞎子，还是疯子？你面前就是底格里斯河，就在这小山丘的后面。"





哈里发绕过小山丘，走到河边，自己喝了水，也饮了骡子，然后原路回返，走到渔夫海里法的面前。哈里发问渔夫："喂，老人家，你为什么站在这里呢？你是干什么的呢？"

海里法说："你问这个比问有没有水还要怪！难道你没看见我肩上背的渔具？"

"哦，你是个打鱼的人啊！"

"正是！"

"你的大袍、腰带、衣服、斗篷在哪儿呢？"

渔夫海里法丢的衣物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提到的一模一样，就是那四件东西。渔夫海里法听哈里发这样一问，暗暗猜想"从河岸上偷走我的衣物的人八成就是这个人。"想到这里，海里法立刻从土丘上跳下来，闪电般地窜了过去，一把抓住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骡缰，说道："喂，骑骡子的，把我的衣物还给我吧！不要开玩笑了！"

哈里发说："我？凭安拉起誓，我没看见你的衣服，也不认识你的衣物呀！"

哈里发天生腮帮子大，而嘴巴小。渔夫望着哈里发，说："你是干吹鼓手的吧？你要还我更好的衣服！如若不然，我就用这根棍子狠狠揍你一顿，让你自己把你的衣服弄脏。"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望着渔夫海里法手里的棍子，心想："这个穷流浪汉，就是打我半棍子，我也是难以忍受的呀！"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披的是一件缎子斗篷，他当即脱下来，对渔夫海里法说："喂，老人家，你拿着这件斗篷，用它来抵偿你的衣服吧！"

渔夫海里法接过斗篷，翻看了一下，说道："我的衣服相当于你这件破斗篷十倍的价钱。"

"你先披上它，等我把你的衣服给你拿来。"

渔夫海里法将斗篷披在身上，发现斗篷很长。他的篮筐耳上系着一把刀，于是他拿起刀将斗篷的下摆割去了三分之一，再披在身上，斗篷下摆刚能盖过膝盖。他望着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说："喂，吹鼓手，给我说实话，你每月从你的师傅那里领多少工钱？"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说："我的工钱是十第纳尔金币。"

"凭安拉起誓，好可怜呀！我真为你担忧，十第纳尔仅是我一天的收入，每天给你五第纳尔，你当我的奴仆，我用这根棍子保你不受师傅的责难。"

"我愿为你效力。"

"你现在就从骡背上下来吧！把你的骡子拴好，好让骡子为我们驮鱼。来吧，





我这就教你打鱼。”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离开驼背，把袍襟掖在腰里。

渔夫海里法说：“喂，吹鼓手，你这样抓网，把它盘在胳膊上，然后这样一甩，把网撒入河中。”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抖了抖精神，按照渔夫海里法的说法，把渔网撒入底格里斯河中。等待片刻，他开始拉网，但拉不动。渔夫海里法马上走来，和哈里发一起拉网，但仍然拉不上来。渔夫海里法说：“喂，吹鼓手，倒霉的家伙，第一次你拿你的斗篷抵偿我的衣服，这一次你要你的骡子来抵偿我的渔网。假若把我的渔网拉破了，我就要你的命。”

“我们俩一起拉吧！”

二人一起用力，费了好大力气，方才把网拉上岸来，只见网中满是鱼，各种鱼全有。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抖了抖精神，按照渔夫海里法的说法，把渔网撒入底格里斯河中。等待片刻，他开始拉网，但拉不动。渔夫海里法马上走来，和哈里发一起拉网，但仍然拉不上来。渔夫海里法说："喂，吹鼓手，倒霉的家伙，第一次你拿你的斗篷抵偿我的衣服，这一次你要你的骡子来抵偿我的渔网。假若把我的渔网拉破了，我就要你的命。"

"我们俩一起拉吧！"

海里法哈伦·拉希德和渔夫海里法一起用力，费了好大力气，方才把网拉上岸来，只见网中满是鱼，各种鱼全有。

渔夫海里法说："吹鼓手，凭安拉起誓，你虽然相貌丑，但打鱼确是一位高手。你赶快骑着你的骡子，到市场上去弄两个容积为一法尔德[1]的箩筐。我在这里守着鱼，你要快去快回，我们把鱼装好，然后用你的骡子驮进城去。我们把秤和各种需要的一切东西，全都带上。到了市场上，你掌秤，我收钱。我们这一网鱼能卖二十第纳尔。你快去吧，千万不要迟误！"

"遵命！"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转过身，高高兴兴地骑上骡子离去，深感自己与这位渔夫之间的事情有些可笑。他走到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面前，贾法尔·巴尔马克说："信士们的长官，也许你根本没有去喝水，而是发现了一个漂亮的花园，独自进去观赏了一番。"

哈里发听宰相这样一说，不禁笑了起来。这时，所有的随从们一起向哈里发行吻地礼。然后说："信士们的长官，愿安拉使你永远快乐，赶走你的烦恼。陛下去喝口水，怎么用了这么长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哈里发对他们说："我听到了一段有趣的话，发生了一件奇怪好玩的事。"

接着，哈里发把渔夫海里法的话以及他与渔夫之间发生的事向他们讲了起来。哈里发讲到渔夫怎样说他偷了渔夫的衣服，又讲到怎把缎子斗篷赔给渔夫，还

① 法尔德，容积单位，等于 115.5 公升。





讲到渔夫怎样把斗篷下摆用刀割去三分之一……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说："信士们的长官，凭安拉起誓，我本想要你那件斗篷；我这就去找渔夫，把你那件斗篷买回来。"

哈里发说："相爷阁下，那渔夫已把斗篷下摆割去了三分之一，斗篷被破坏了，不能用啦。贾法尔·巴尔马克，我打了一网鱼，现在已经很累，打出了很多鱼，我的师傅正在河边上看着那些鱼，等着我弄两只箩筐去装鱼，然后送到市场去卖，和他平分卖鱼所得的钱。"

"信士们的长官，我去给你们找买鱼的人吧！"

"贾法尔·巴尔马克，凭列祖列宗起誓，谁能从教我从打鱼的海里法那里拿来一条鱼，我就赏给他一枚第纳尔金币。"

传令官立即向众侍从传达命令，高喊道："兄弟们，为信士们的长官买鱼去吧……"

话音未落，随行的宫仆们争先恐后地向底格里斯河边跑去。

渔夫海里法正在等待着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给他送箩筐时，忽见大批仆人们像老鹰一样俯冲而来，挣相抢鱼，把鱼往金丝绣花的手帕里包，吵吵嚷嚷，几乎要打起来。渔夫海里法说："毫无疑问，这是天堂里的神鱼……"

渔夫海里法伸出左右手，各抓起两条鱼，朝河水中走去，眼见河水要没过脖子，他说："安拉啊，看在这些鱼的面上，让我的那位吹鼓手同伴赶快来吧！"

这时，忽见一宫仆骑马赶来。这位宫仆本来走在众仆人的前面，只因他骑的马在路上撒尿，所以来迟了。他来到河边，见鱼全没了，便四处打量，发现渔夫海里法站在水中，手里拿着几条鱼，于是高声喊道："渔夫兄弟，你过来呀！"

渔夫海里法说："你走你的吧！"

那宫仆向渔夫海里法走去，苦苦哀求说："渔夫兄弟，把你手里的鱼卖给我吧，我给你钱。"

"莫非你是个没有头脑的人？我手里的鱼是不卖的。"

宫仆立即抽出随身带的短棒，挥舞了几下。渔夫海里法马上说："喂，倒霉的家伙，你别打我！和和气气地说比动棍棒好。"

随之，渔夫海里法将手中的鱼扔给了那个宫仆。

宫仆拣起鱼，包在手帕里。随后伸手摸自己的口袋，发现身上没带着钱，于是说："渔夫兄弟，你的运气不佳。凭安拉起誓，我口袋里一文钱也没有。你明天到哈里发宫来，对守卫们说：'我要找宦官萨德勒。'他们就会把你领到我那里去；见到了我，你就能拿到这份鱼钱了。"

渔夫海里法听后，高兴地说："今天是大吉大利的日子，一早就有好兆头。"





说着，渔夫背起渔网，向巴格达城走去。

渔夫海里法走到市场，人们见他身披哈里发的缎子斗篷，无不感到惊奇，纷纷把目光投向他，直至他走进一条胡同。

专为当朝哈里发缝制御衣的那家裁缝铺就在那条胡同口上。裁缝看见渔夫海里法身披价值一千第纳尔的哈里发御用缎子斗篷，心中好生奇怪，遂问道："喂，海里法兄弟，你这件漂亮斗篷是从哪里弄来的？"

渔夫海里法说："你怎么这样爱管闲事？一个人偷了我的衣服，我免剁他的手，教他打鱼，他就把这件斗篷给了我，以此赔偿我的衣物。"

裁缝一听，便知是哈里发遇上这位渔夫，和渔夫开玩笑，把斗篷送给了他。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三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专为当朝哈里发缝制御衣的那家裁缝铺就在渔夫走进德那条胡同口上。裁缝看见渔夫海里法身披价值一千第纳尔的哈里发御用缎子斗篷，心中好生奇怪，遂问道："喂，海里法兄弟，你这件漂亮斗篷是从哪里弄来的？"

渔夫海里法说："你怎么这样爱管闲事？一个人偷了我的衣服，我免剁他的手，教他打鱼，他就把这件斗篷给了我，以此赔偿我的衣物。"

裁缝一听，便知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遇上这位渔夫，和渔夫开玩笑，把斗篷送给了他。

片刻后，渔夫海里法离开裁缝，向自己的家门走去。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之所以外出打猎，目的在于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以免整天与爱妃姑蒂·格鲁卜泡在一起。

王后祖贝黛听说后宫中来了一位绝代佳丽，且得知哈里发倍加迷恋那位小娘子，不禁妒火中烧，直至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天天盼着哈伦·拉希德外出打猎或巡视，以便张起罗网，暗算哈里发的宠妃姑蒂·格鲁卜。

一天，祖贝黛王后得知哈里发外出打猎去了，心中暗喜，随即吩咐宫女在宫中张灯结彩，着意收拾一番，摆上各种食物和甜点，其中有一盘最好的甜食，里面放进了蒙汗药。

一切布置停当，王后祖贝黛令一宫仆去叫姑蒂·格鲁卜，请她来参加王后举行的欢宴。

宫仆见到姑蒂·格鲁卜，说："王后今日玉体欠安，刚刚服过药。王后听说你歌喉动人，很想请你去唱两曲，也好欣赏一番。"

姑蒂·格鲁卜随口答道："遵从安拉之命！我听祖贝黛王后的安排。"

姑蒂·格鲁卜站起身来，带上几件乐器，跟着宫仆走去，完全不知道王后如此安排的用心何在。

姑蒂·格鲁卜来到王后祖贝黛面前，急忙行吻地礼，叩拜再三。她站起来之后，说："尊敬的王后，我谨向阿拔斯王朝和穆圣后裔致敬。愿安拉护佑你日日富贵，





长命百岁，万寿无疆！”

随后，姑蒂•格鲁卜站在了宫女和奴仆的行列里。

这时，王后祖贝黛方才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姑蒂•格鲁卜，果然名不虚传，只见她面似鹅蛋，酥胸高耸，脸如皓月，前额明亮，二目有神，眼帘微垂；她面带微笑，光芒四射，仿佛太阳从她的额上升起；她一头乌发，好像夜色漆黑源于她的发髻；她周身散发着麝香的芬芳，好像百花因她的笑貌而竞相开放；她身材苗条，稍稍移动，如若风拂杨柳；她明眸皓齿，双唇像玫瑰花瓣，双眉似两张弯弓；她站在众宫女当中，恰似一轮皓月升在夜空，又如同众星捧月。

祖贝黛出神地望着这位女子，深深被她那匀称的身材、绰约风姿所吸引，自叹从未见过这样的窈窕女子，真是完美无缺，举世无双。正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她发怒令人丧魂，
她欢喜招魂复来。
她的神色奇异，
稳操生死牌。
她以眼神俘虏世人，
世人皆像奴才。

王后祖贝黛对姑蒂•格鲁卜说：“姑蒂•格鲁卜，欢迎你，欢迎你！请坐下，让我们好好见识一下你的卓越才华吧！”

姑蒂•格鲁卜说：“王后过奖了！我一定遵命，一定遵命！”

姑蒂•格鲁卜坐下来，伸手取过铃鼓。有诗人这样赞美铃鼓：

铃鼓手呀，
可知我心飞因为思念？
你击打铃鼓，
令我心碎想呐喊。
勉强合着节拍，
只恐他人伤感。
说话轻与重，
曲谱任人挑选。
唤声意中人哟，



何必如此腼腆？
尽情手舞足蹈吧，
供人观赏兴欢。

姑蒂·格鲁卜弹奏了一曲又一曲，边敲铃鼓边唱，致使鸟儿全都落下来静听叫好。姑蒂·格鲁卜放下铃鼓，拿起芦笛。有诗人这样描绘芦笛：

竹上几个眼，
指点眼更明亮。
以手示曲谱，
曲尽却无形状。

诗人又云：

靓妹吟罢诗歌，
正好操琴弄笛。

姑蒂·格鲁卜吹奏了几曲，在场的人无不兴高采烈。之后，她放下芦笛，拿起四弦琴。诗人这样描述四弦琴：

歌女玉指轻弹琴弦，
但觉杨柳舞风。
天下高贵者，
驻足侧耳聆听。
指起复又落，
娴熟技巧出众。
灵气跃弦上，
山水伴曲动情。

姑蒂·格鲁卜就像母亲抱孩子那样，抱着四弦琴，紧了紧琴弦。诗人曾这样赞美姑蒂·格鲁卜的四弦琴：





她以琴弦表心声，
世人谁能知晓！
说爱情是杀手，，
叫人多苦恼！
天生一乐女，
手指代口说道。
以琴弦丈量爱河，
似郎中切脉之妙。

姑蒂·格鲁卜边弹边唱，弹奏了十四支曲子，唱了整整一个轮回，令观者赞叹、惊奇，令听者心旷神怡。姑蒂·格鲁卜唱罢吟诵道：

吉利来到，
充满欣喜欢快。
好运接踵至，
幸福无穷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姑蒂·格鲁卜边弹边唱，弹奏了十四支曲子，唱了整整一个轮回，令观者赞叹、惊奇，令听者心旷神怡。

姑蒂·格鲁卜弹奏、吟唱完，走去与宫女摆棋对弈，王后祖贝黛发现姑蒂·格鲁卜棋艺高超，宫中没有对手，不禁羡慕之至。王后心想："怪不得我的堂兄拉希德[1]那样迷恋这位女子。"

姑蒂·格鲁卜再次向王后祖贝黛行吻地礼，然后坐了下来。

饭菜端上来了，宫仆把掺着蒙汗药的甜食送到了姑蒂·格鲁卜的面前。

姑蒂·格鲁卜毫无戒备之心，吃了两口甜食，顷刻之间蒙汗药发挥作用，姑蒂·格鲁卜顿觉头重脚轻，随即昏倒在地。

王后祖贝黛对宫女们说："你们把她抬到房间里去，听候我的吩咐。"

"遵命！"宫女们异口同声地说。

王后对一个宫仆说："你去给我做口木箱，马上送来！"

王后还命令另一个宫仆："你给我在宫院里堆一个假坟去。"

接着，宫中人开始传言说："姑蒂·格鲁卜吃饭时噎死了。"

王后祖贝黛警告宫仆们，要他们都要这样说，如有不从者，一律处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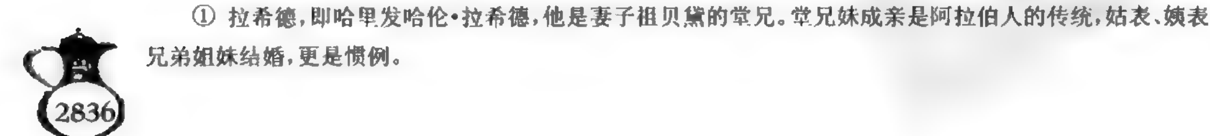
时隔不久，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打猎回来了。他刚一进宫门，便向一个宫仆询问爱妃姑蒂·格鲁卜的情况。

因为王后祖贝黛早已安排好，只要哈里发问起姑蒂·格鲁卜，就说她已经归真了。

哈里发向那个宫仆问到姑蒂·格鲁卜，那宫仆立即走上前去，向哈里发行过吻地礼，然后说："报告陛下，姑蒂·格鲁卜进食时被噎死了。"

哈里发听后大惊失色，怒道："你这个奴才，安拉是不会降福给你的！"

哈里发走到宫中，听每个人都说姑蒂·格鲁卜噎死了，这样才信以为真。他问：


① 拉希德，即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他是妻子祖贝黛的堂兄。堂兄妹成亲是阿拉伯人的传统，姑表、姨表兄弟姐妹结婚，更是惯例。





“姑蒂·格鲁卜的坟在哪里？”

宫仆们把哈里发带到那座假坟前，对他说：“这就是姑蒂·格鲁卜的坟墓。”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看见坟墓，立即扑上前去，抱住坟头，泪珠滚滚下落。凄然吟道：

看在安拉面上，
请坟墓告诉我；
难道爱妃的妩媚，
如今已消掉？
坟墓既非天空，
也不是花园绿岛，
何故明月高悬，
到处枝繁叶茂？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吟罢，失声痛哭，在坟墓旁停留了一个时辰，方才离开那里，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

王后祖贝黛眼见自己的计谋得逞，即招来那个宫仆，说道：“把木箱抬到这里来吧！”

宫仆把木箱抬到王后面前，王后吩咐宫女把姑蒂·格鲁卜放入木箱，然后加上锁。

一切收拾停当，王后叫来那个宫仆，吩咐说：“你到市上去，把这口木箱卖掉，但有一条，不准打开箱子看。”

随后，王后确定了木箱的价钱。

宫仆带着木箱离开了王宫，执行王后的命令去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渔夫海里法的情况。

渔夫海里法那天回到家里，一夜安睡，不觉东方大亮。他起了床，自言自语道：“我今天不去干活了，最好去哈里发宫找昨天买鱼的那个宦官，因为他已答应我，让我到哈里发宫去找他要钱。”

主意已定，渔夫海里法步出家门，直奔哈里发宫而去。

渔夫海里法来到王宫门前，发现那里有无数宫仆，站着的、坐着的全有。渔夫海里法仔细打量，见买他鱼的那个宦官就坐在那里，周围有许多宫仆在伺候他，海里法正在那里观望时，忽有一名小宫仆向他喊了一声：“喂，老人家，你有什么事吗？”



听见这喊声，那宦官回过头来望了一望，发现小宫仆问的那个人是他昨天见到的那个渔夫。

渔夫海里法一眼认出了那个宦官，随口说道："好长官，你真守信用！"

宦官萨德勒听渔夫这样一称赞，笑了起来。他说："老渔夫，你说对啦！"

萨德勒想给渔夫钱，伸手去掏口袋，忽听喊声传来，还没顾得上把钱掏出来，便扭过头去，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何故有人如此高声喊叫。萨德勒发现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刚从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那里退朝出来。见此情景，萨德勒站起身，迎了上去，二人开始边走边谈，谈了很长时间；与此同时，渔夫海里法一直在那里站着，萨德勒不曾回头看他一眼。

渔夫海里法站的时间太长了，于是稍稍向前走近一点儿，向宦官萨德勒打了个手势，并且小声说："先生，让我走吧！"

萨德勒听见了渔夫海里法的话，但因自己正和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说话，不便立即回渔夫的话。渔夫海里法说："欠债不还，拖拖拉拉的人，安拉定会诅咒他。先生，我是外来人，你赶快把钱给我，让我走吧！"

萨德勒听得清清楚楚，只是在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面前羞于与渔夫对话。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看见宦官萨德勒在用手语和别人说话，但不明白在说什么。贾法尔•巴尔马克纳闷地问："喂，大宦官，那个可怜的乞丐在问你什么呀？"

萨德勒说："相爷大人，你不认识这个人？"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回答说："凭安拉起誓，我不认识他。我刚看见他，从哪里去认识他呢？"

"相爷阁下，他就是那个渔夫；昨天我们在底格里斯河边抢了他的鱼。当时，我赶到那里，伙伴们已经把鱼抢光，我羞于空着手回来见信士们的长官，怎么办呢？我见这位渔夫站在河里，正在向安拉祈祷，两只手中拿着四条鱼，我就说把鱼给我吧，他果然把鱼给了我。可是，当时我一掏口袋，发觉身上没有带一文钱；我想给他点儿别的什么东西，可身上一无所有。因此，我只有对他说：'你明天到宫中来，我付钱给你，以解除你的贫困。'你瞧呀，他今天果然来了。我看见他，正要从口袋里掏钱时，相爷大人您来了，我只有立即来伺候您。因为照顾您，把他丢在了一边，所以他才这样站在那里。"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大宦官萨德勒对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说："相爷阁下，他就是那个渔夫；昨天我们在底格里斯河边抢了他的鱼。当时，我赶到那里，伙伴们已经把鱼抢光，我羞于空着手回来见信士们的长官，怎么办呢？我见这位渔夫站在河里，正在向安拉祈祷，两只手中拿着四条鱼，我就说把鱼给我吧，他果然把鱼给了我。可是，当时我一掏口袋，发觉身上没有带一文钱；我想给他点儿别的什么东西，可身上一无所有。因此，我只有对他说：'你明天到宫中来，我付钱给你，以解除你的贫困。'你瞧呀，他今天果然来了。我看见他，正要从口袋里掏钱时，相爷大人您来了，我只有立即来伺候您。因为照顾您，把他丢在了一边，所以他才这样站在那里。"

贾法尔·巴尔马克听宦官这样一说，微微笑了笑。他说："大宦官，这个渔夫一定是他面临饥馑之时才来找你的，你怎么不马上为他解决困难呢？大宦官，难道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萨德勒随口答道。

"这是信士们的长官的师傅和伙伴。今天，我们的哈里发陛下忧愁缠心，闷闷不乐，唯有这位渔夫能使他开心。你先不要让渔夫离去，我这就去和哈里发商量，然后把渔夫叫到哈里发面前，但愿这位渔夫能解除哈里发失去爱妃姑蒂·格鲁卜的烦恼；若能如愿，哈里发定会赏他一些金钱，让他安心度日；说不定，这里面还有你的一份功劳呢！"

"相爷大人，就照您说的办！愿安拉使您永远成为国家的支柱，愿安拉使哈里发的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愿安拉使国家这棵大树根深叶茂，枝繁荫浓。"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转身朝哈里发那里走去，宦官萨德勒令宫仆们好好看着渔夫海里法。

渔夫海里法望着萨德勒，说："喂，长官哪，你真行！讨债人变成了欠债人。我没要到钱，反倒把我扣了起来。"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快步来到宫殿，见哈里发坐在那里，低着头，愁眉不展，





思绪混乱，正在背诵诗句：

多少人责备我，
要我忘掉她。
我的心不随我意，
我有什么好办法！
童心真何求，
难解难分是结发。
杯盏传来递去，
我忘不掉她。
仅仅她的眼神，
足以令我醉倒趴下。

贾法尔·巴尔马克来到哈里发面前，说："信士们的长官、正教尊严的维护者、圣贤的后裔，祝你万寿无疆！"

哈里发抬起头来，说："相爷阁下，你好哇！"

"求信士们的长官允许，臣有话要讲，但愿不要阻拦。"

"你是众臣之首，我何时不让你讲话！有话请讲吧！"

"哈里发陛下，臣离开这里，本想回府，不料途中看见你的师傅和同伴渔夫海里法站在门口，正在生你的气，在那里大发牢骚。海里法说：'赞美安拉！我教他打鱼，我让他去找两个箩筐来，但他一去不回，全不讲同伴、师徒的情义！'哈里发陛下，你若有意和他共事，那倒也无妨；如无意，可让他去找别人合作。"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听后，微微一笑，心中的不悦顿时云消雾散。他对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说："相爷阁下，那渔夫真的站在门外吗？"

"是的，信士们的长官，那渔夫真的在门外站着。"

"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帮助他解决困难。假若安拉注定他要在我手中遭遇什么灾难，他必将终生不幸；如果安拉注定他将通过我的手得到什么幸福，他必会受益终生。"

随后，哈里发拿起一张纸，撕成许多纸条，递给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并且嘱咐他："相爷阁下，你来替我规定二十个等级，从薪水一第纳尔的差役开始，直至领取一千第纳尔的君王；与此同时，你再为我制订二十条惩罚条例，从最轻的革职开始，一直到处以死刑；把二十个官级分别书写在每一张纸条上。"





“遵命！”

贾法尔·巴尔马克宰相立即动手，将二十个官级和二十种惩罚分别写在了纸条上。

一切布置停当，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对宰相说：“贾法尔·巴尔马克，凭列祖列宗起誓，我想立即把渔夫海里法叫来，让他随意从这些纸条中抽一张，其内容只有我和你知道，假如他抽出纸条上面写着可成为享受一千第纳尔薪俸的国王，我愿意立即离开哈里发的职位，让他代我治理国家，我将毫不吝惜；假若他抽出的纸条上写着绞死、杀头、严惩之类的字样，我也会立即执行，将他送上断头台。相爷阁下，你立即去，把他带来吧！”

贾法尔·巴尔马克宰相听哈里发这样一说，心想：“毫无办法，只有依靠伟大安拉了！也许这个可怜的渔夫因之丧命，而责任全在我的身上。可是，哈里发已经立过誓，只能把可怜的渔夫马上叫来，听凭安拉的安排了。”

随后，贾法尔·巴尔马克走去，抓住渔夫海里法的手，想把他带到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那里去。

海里法一见宰相拉着自己的手，禁不住魂飞魄散，心想：“我究竟中了什么邪。致使我非来找那个倒霉的奴才不可！现在这个人又缠着我不放了。”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拉着渔夫在前面走，众宫仆在后面紧跟。海里法边走边说：“把我扣在这里还不够，身前身后还跟着这么多人，把我夹在中间，不让我逃走？”

贾法尔·巴尔马克带着海里法走过七道走廊，这才对他说：“渔夫，你这个该死的，你现在是站在信士们的长官、正教尊严的维护者的面前。”

说着，贾法尔·巴尔马克撩开大幕帘，渔夫海里法方才看见哈里发正襟危坐在宝椅上，国家重臣在两侧肃立伺候。

渔夫海里法一眼认出了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随即开口说：“你好哇，吹鼓手！你那样对待你的渔夫师傅，实在不合适！你走了，让我守着鱼，而且一去不回来。片刻之后，一群奴仆们骑着各种颜色的骡马向我冲来，眼看着他们把我们的鱼全抢走了。假若你能及时弄来箩筐，我们把鱼收拾起来，能卖一百第纳尔呢！我来宫中要账，人们把我扣押起来。是谁把你扣在了这里呢？”

哈里发一听，微微地笑了。随后，他一掀帘角，探出头来，说道：“你来抽张纸条吧！”

渔夫海里法对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说：“我发现你今天又变成了占卜师。不过你有一言应该记取：百门通，必受穷。”

贾法尔·巴尔马克宰相说：“你不要说话了，赶快抽纸条吧！”



渔夫从命，走上前去，一边伸出手，一边说道："这个吹鼓手再也不能成为我的奴仆，更不能和我一起打鱼去了！"

随后抽出一张纸条，递给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并且说："吹鼓手，你来瞧瞧我的运气吧！你什么也不要怕！"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贾法尔·巴尔马克宰相对渔夫海里法说："你不要说话了，赶快抽纸条吧！"

渔夫从命，走上前去，一边伸出手，一边说道："这个吹鼓手再也不能成为我的奴仆，更不能和我一起打鱼去了！"

随后抽出一张纸条，递给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并且说："吹鼓手，你来瞧瞧我的运气吧！你什么也不要怕！"

哈里发接过纸条一看，随后说道："念一念，上面写的什么！"

贾法尔·巴尔马克接过纸条一看，随后说道："无能为力，只有依靠伟大的安拉了！"

"贾法尔·巴尔马克，是好消息吧？你看到了什么？"

"信士们的长官，上面写着：'重打一百大棍。'"

哈里发随即命令宫役行刑，宫役们从命，重打渔夫海里法一百大棍。

渔夫海里法挨了一顿痛打，站起身来，说："安拉诅咒这种嬉戏！你们为什么老和我开关押、棍打之类的玩笑？"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对哈里发说："信士们的长官，这个可怜的渔夫常去河边活动，怎好让他渴着回去呢？我求哈里发陛下开恩，让他再抽一张纸条吧！但愿这位可怜的渔夫时来运转，能得到一点儿什么东西，回去之后也好改变自己的贫困处境。"

哈里发说："相爷阁下，凭安拉起誓，假若他再抽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杀'的字样，我一定会割下他的首级，到那时，送他命的就只能是你了。"

贾法尔·巴尔马克说："假若他能一死，也便永远可以得到安息了。"

渔夫海里法说："安拉是不会降福给你们的！难道你们和我在巴格达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致使你们非杀我不可？"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吩咐渔夫海里法："你就赶快再抽一张纸条吧！求安拉默助你！"







渔夫海里法伸手抽了一张纸条，递给贾法尔·巴尔马克。

贾法尔·巴尔马克接过纸条一看，不吱声了。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问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喂，相爷阁下，你为什么默不作声呢？"

贾法尔·巴尔马克回答："信士们的长官，纸条上写着：'不给任何东西。'"

哈里发说："那就是说，我们这里没有他的生计。你就告诉他，赶快离开这里吧！"

贾法尔·巴尔马克哀求道："哈里发陛下，看在陛下列祖列宗的面上，就让这个可怜的渔夫再抽一张纸条吧！但愿这一次能抽到点儿什么东西。"

哈里发同意再给他一次机会。渔夫海里法抽出纸条，递给贾法尔·巴尔马克。贾法尔·巴尔马克念叨："纸条是写着：'给渔夫一第纳尔。'"

宰相贾法尔·巴尔马克对渔夫海里法说："我为你求得了幸福，看来安拉只给你一第纳尔。"

渔夫海里法说："打了我一百大棍，才换了一第纳尔金币，算是福大了。安拉不会使你平安无事的。"

哈里发听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贾法尔·巴尔马克拉住渔夫海里法的手，走了出去。行至宫门时，宦官萨德勒看见渔夫海里法，说道："喂，渔夫，信士们的长官同你闹着玩儿，一定赏给你不少钱，让我们也分享一点儿吧！"

渔夫海里法说："喂，黑皮鬼，你说得对！你想跟我分享吗？我吃了一百大棍，仅得了一第纳尔，你还要分享？"

说着，海里法把那枚金币扔给宦官，流着眼泪走出了大门。

宦官萨德勒眼见此情此景，知道渔夫说的是实话，立即让宫役们把海里法喊回来。随后，萨德勒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红钱袋，里面装着一百第纳尔。萨德勒对渔夫海里法说："喂，渔夫，你拿着这一百第纳尔，这是你的鱼钱，你回家去吧！"

渔夫海里法接过一百第纳尔和哈里发给他的那一枚金币，心中甚为高兴，完全忘记了挨棍子打的痛苦，走出了宫门。

仿佛安拉有意要花掉渔夫海里法的今日所得，命运带着他从奴隶市场上经过。在那里，渔夫海里法看见许多人围着一个大圈儿，他心想："这些人在干什么呢？"

海里法走上前去，拨开人群。商人们高声喊道："喂，给纳胡代·泽里特让让





路吧！”

人们纷纷让路。渔夫海里法走进去一看，只见一位老翁站在那里，面前摆着一口木箱，箱子上坐着一个奴仆。那老翁高声喊道：“商贾们，财主们，谁敢冒险，出个价，把这口木箱买下来？这口木箱是从信士们的长官的妻子祖贝黛王后德宫中抬出来的，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着什么。但愿安拉赐福给你们！”

一个商人说：“这真是一次冒险呀！我出个价钱，希望大家不要责怨。我出二十第纳尔！”

另一个商人说：“我出五十！”

商人们竟相加价，直加到一百第纳尔。

老翁喊道：“还有人加价吗？”

渔夫海里法说：“我出一百零一第纳尔！”

商人们听渔夫海里法这样说，以为他在开玩笑，不禁笑了起来。人们对那个老翁说：“喂，宦官兄弟，你就以一百零一第纳尔的价钱卖给这个渔夫海里法吧！”

老翁说：“凭安拉起誓，我只有把木箱卖给他了。喂，渔夫兄弟，把木箱抬走吧！安拉为你祝福！你交钱吧！”

渔夫海里法钱袋和那一枚金币递给了老翁，交易宣告完成。

老翁数了数钱，然后转身离开市场，回到宫中，向王后祖贝黛报告了卖木箱的经过，王后祖贝黛听后十分高兴。

渔夫海里法扛起木箱，发觉很重，用肩膀扛不动，于是顶在头上走去。

海里法头顶木箱进了胡同，觉得很累，便把木箱放下，坐在那里，回想着自己刚才经历的事情，心想：“我真想知道这木箱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他回到宅院，推开家门，把木箱搬到屋里，设法打开木箱，但却打不开。他想：“我这是怎么啦，竟花这么多钱买下这口木箱？我一定要打开它，看看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他想打开锁，但始终未能打开，海里法心想：“明天再说吧！”

想到这里，渔夫海里法打算睡觉了。因为箱子占的地方大，海里法找不到躺的地方，便躺在箱子上面睡了。

一个时辰过后，渔夫海里法忽觉箱子在动，不禁心惊肉跳，睡意全无，当即站了起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渔夫海里法扛着木箱回到宅院，推开家门，把木箱搬到屋里，设法打开木箱，但却打不开。他想："我这是怎么啦，竟花这么多钱买下这口木箱？我一定要打开它，看看里面究竟装的是什么！"他想打开锁，但始终未能打开，海里法心想："明天再说吧！"

想到这里，渔夫海里法打算睡觉了。因为箱子占的地方大，海里法找不到躺的地方，便躺在箱子上面睡了。

一个时辰过后，海里法忽觉箱子在动，不禁心惊肉跳，睡意全无，当即站了起来。他说："好像这木箱里有鬼！赞美安拉没有让我把它打开；否则那鬼跑出来，岂不趁黑灯瞎火之时将我置于死地吗！那样的话，决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的。"

片刻后，箱子里没有什么动静了，海里法这才又躺上去睡了。

时隔不久，箱子又动起来，而且比第一次动得更厉害。渔夫海里法立刻站起身，说道："又一场灾难来临了，更是令人惊心……"

海里法忙去找灯，但没有摸着，其实他根本没有钱买灯，只好急忙跑出去，在胡同里高声叫喊道："来人哪，来人哪！"

胡同里的邻居们大都已进入梦乡。听到有人大声喊叫，人们从梦中惊醒，跑了出来，一看是渔夫海里法站在那里，他们问："海里法，怎么啦？"

海里法说："快给我拿盏灯来，我家里闹鬼啦！"

人们听后，不禁大笑，马上给他送来一盏灯。

海里法端着灯走进屋里，用石头将木箱上的锁砸开，打开箱子一看，原来箱子里躺着一个女子，美若天仙。那女子吃下了蒙汗药，被麻醉过去；如今吐出了蒙汗药，苏醒过来，睁开了眼睛，觉得难受，动了动身子。

渔夫海里法见那女子坐了起来，问道："小姐，看在安拉的面上，请告诉我，你是从哪儿来的？"

女子睁开眼睛，喊道："给我喊'茉莉'和'水仙'[①]来！"

① "茉莉"和"水仙"是两个女仆的名字。





海里法说："这里只有指甲花。"

女子苏醒过来了。她望着海里法，问："你是谁？我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在我的家中呀！"

"难道我不是在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宫中？"

"什么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莫非你疯啦？你是我买来的女奴；我今天用一百零一第纳尔把你买到手，然后把你扛回家中。你本来就睡在这口箱子里。"

女子听他这样一说，忙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海里法。我知道我并没有这样的运气，不知为什么如今吉星高照。"

女子笑了起来，说道："先不谈这些。你这里有什么吃的东西吗？"

渔夫海里法说："凭安拉起誓，我这里连喝的东西都没有。说真的，我都两天没吃饭了，现在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很想吃点儿什么。"

那女子问："你没有钱吗？"

"安拉护佑这口箱子；正是这口箱子把我的钱全花光了，弄得我一贫如洗，穷困潦倒。"渔夫海里法回答道。

女子生气了，说道："你去找邻居要点儿东西给我吃吧！我饿极了。"

海里法走出家门，站在胡同里大喊："喂，邻居们……"

人们再次从睡梦中惊醒，问道："海里法，你又有什么事？"

海里法说："邻居们，我饿极了，家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了。"

邻居们可怜他，有的给他送来发面饼，有的送来干饼屑，有的送来奶酪，有的送来青瓜。转眼之间，渔夫海里法收了一满抱的食物，转身进了家门，把食物放在女子面前，然后说："请吃吧！"

女子一笑，说道："连水都没有，我怎么吃呢？我担心自己被噎死。"

"我这就给你打水去！"

海里法拿起水罐，走出家门，站在胡同里高喊道："邻居们……"

四邻八舍的人又走了出来，问道："海里法呀，你今天夜里要闹腾到什么时候？你又有什么事呀？"

海里法说："你们给了我吃的，我吃了下去。可是，我现在渴了，快给点儿水喝吧！"

人们立即行动，有的送来一杯水，有的送来一壶水，有的送来一瓢水，顿时把海里法的罐子里灌得满满的。

海里法把水罐放在女子面前，说："小姐，边吃边喝吧！你没有别的什么要求了吧？"

女子说："是的，现在没有什么要求了。"





“就请把你的情况向我谈谈吧！”

“你这个该死的！假若你不了解我，我现在就向你作自我介绍吧！我叫姑蒂•格鲁卜，是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爱妃。王后祖贝黛嫉妒我，用蒙汗药将我麻醉，然后把我装入这个木箱中……”

姑蒂•格鲁卜停顿片刻，又说：“赞美安拉！事情就这样简单，没有什么别的情况。不过，我有这么一段经历，却为你的幸福创造了条件；你必将一下子变成富翁。”

海里法说：“你说的这个拉希德就是把我扣押在他宫中的那个人吗？”

“正是他。”

“凭安拉起誓，我没见过比他更吝啬的人了。那个吹鼓手既没什么钱，也没什么头脑。他昨天打了我一百大棍，只给了我一第纳尔，而我曾教他打鱼，和他一起干活，他却背弃了我。”

“不要说这种丑话了！你睁开眼睛，对他礼貌些，你会如愿以偿的。”

渔夫海里法听姑蒂•格鲁卜这样一说，仿佛安拉有意使他得到幸福，为他打开了眼界。海里法对姑蒂•格鲁卜说：“我一切听你的安排！你好好睡一觉吧！”

姑蒂•格鲁卜站起来，走去和衣躺下睡了。海里法离她远远的，倒在屋角一觉睡到了大天亮。

次日清晨，姑蒂•格鲁卜起来，让海里法拿来笔、墨和纸，给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一位商人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商人，并且说她现在住在渔夫海里法家中，她是海里法用钱买来的。

姑蒂•格鲁卜写罢信，折叠好，递给海里法，叮嘱道：“你带上这封信，到珠宝市上去，找一个珠宝商叫伊本•盖尔纳斯的店铺，把这封信交给店主，什么也不要说。”

“遵命！”渔夫海里法接过信，转身走出家门，直奔珠宝市而去。

海里法顺利找到珠宝商伊本•盖尔纳斯的店铺，走了进去，向伊本•盖尔纳斯问安致意。伊本•盖尔纳斯回了礼，但头也没抬，很看不起这位来客，只问了一句：“有什么事吗？”

海里法递上那封信，伊本•盖尔纳斯没有看，认为面前这个人是个乞丐，来店内乞讨的，故吩咐店仆：“给他五菲勒斯！”

渔夫海里法说：“我不需要老板施舍！请看看这封信吧！”

伊本•盖尔纳斯打开信看了看，然后把信放在嘴上吻了吻，又举到头上，随后站起身。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海里法带着姑蒂·格鲁卜的信，来到了珠宝商伊本·盖尔纳斯的店铺，走了进去，递上那封信，伊本·盖尔纳斯没有看，认为面前这个人是个乞丐，来店内乞讨的，故吩咐店仆："给他五菲勒斯！"

渔夫海里法说："我不需要老板施舍！请看看这封信吧！"

伊本·盖尔纳斯打开信看了看，然后把信放在嘴上吻了吻，又举到头上，随后站起身。

珠宝商伊本·盖尔纳斯他对渔夫海里法说："兄弟，你的家在什地方？"

海里法说："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家？莫非你想到我家去，偷走我的女奴？"

"不！我想给你买些食品，让你和那位女子一块儿吃。"

海里法说出自己住的胡同。

"你干得好哇！你这个倒霉的家伙，安拉是不会降福给你的。"

伊本·盖尔纳斯吩咐两名店仆说："你们俩跟着这个人到穆哈欣的钱庄去，就说：'穆哈欣，给这个人一千第纳尔！'然后迅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两店仆带着渔夫海里法来到穆哈欣的钱庄，对老板说："喂，穆哈欣，请给这个人一千第纳尔。"

店老板如数给了海里法一千第纳尔，海里法接过钱，跟着店仆返回伊本·盖尔纳斯店铺前，但见伊本·盖尔纳斯骑着一匹价值千金的花斑骡子，周围有若干仆奴护卫，旁边还有一匹鞍鞯齐备的骡子。

伊本·盖尔纳斯对海里法说："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海里法兄弟，请你骑上这匹骡子吧！"

海里法说："凭安拉起誓，我决不骑这牲口，我怕它把我甩下来。"

伊本·盖尔纳斯说："凭安拉起誓，你一定要骑上骡子！"

海里法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倒骑在骡背上，抓住骡子的尾巴，一声大喊，骡子一惊，把海里法甩到了地上。众人见此情景，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海里法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说："我不是说过，我不骑这头大毛驴吗？"



伊本·盖尔纳斯把海里法丢在市场上，扬鞭驱赶骡子，向哈里发宫走去了。到了哈里发宫，见到哈里发哈伦·拉希德，将哈里发爱妃的下落告诉了他。随后，伊本·盖尔纳斯找到海里法住的地方，把姑蒂·格鲁卜接到了他的家中。

海里法回到家中，不见姑蒂·格鲁卜的身影，却见街坊邻居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议论纷纷。他们说："海里法今天怎么啦？他家中的这个女人是从哪里弄来的？"

一个人说："这是个疯狂的龟奴，也许他在路上遇见这个女人醉倒在地，就把她带回了家中。他之所以离开家，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罪，正是畏罪潜逃。"

正在这个时候，海里法出现在他们面前。人们问他："喂，可怜的渔夫，你怎么啦？你不知道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吧？"

海里法回答："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刚才来了一帮人，把你家的那个女子带走了，他们还在找你，但没找到。"

"他们凭什么带走我的姑娘？"

一个人指着海里法说："假若那帮人抓到他，非把他杀了不可。"

海里法没有回头，快步跑到伊本·盖尔纳斯的店铺，见那位老板仍骑在骡背上。他说："你这样干是不对的。你捉弄了我！你派你的奴仆们把我的那位姑娘抓去了，你知道吗？"

伊本·盖尔纳斯说："疯子，快来，不要说话了。"

伊本·盖尔纳斯把海里法带进一座漂亮的房子。海里法走进去一看，只见姑蒂·格鲁卜端坐在一把金椅子上，周围有十个姑娘伺候她，个个如花似月。

伊本·盖尔纳斯一见姑蒂·格鲁卜，立即上前行吻地礼。姑蒂·格鲁卜问："我的那位新主人竭尽囊中所有的钱财把我买了下来，你是怎样对待他的呢？"

伊本·盖尔纳斯答道："小姐，我给了他一千第纳尔。"

接着，伊本·盖尔纳斯把海里法的情况从头到尾向姑蒂·格鲁卜讲了一遍。

姑蒂·格鲁卜听后笑了，然后说："你不要责难他，他是个普通人。"

姑蒂·格鲁卜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千第纳尔，说："这一千第纳尔是我送给他的，请给他送去，但愿他能从哈里发那里得到奖赏，使他富裕起来。"

他们正在谈话时，忽见一宫仆来找姑蒂·格鲁卜。因为哈里发已经知道自己的爱妃在伊本·盖尔纳斯家中，所以立即命令宫仆前来接她回宫。

姑蒂·格鲁卜立即随宫仆走去，并带着渔夫海里法一道去哈里发宫。

姑蒂·格鲁卜来到哈里发哈伦·拉希德面前，跪下行吻地礼。

哈里发站起来迎上去，向爱妃问好，亲切地安慰她。接着，哈里发开始问姑



蒂·格鲁卜和买她的那个人的情况。姑蒂·格鲁卜说："那个人名叫海里法，是个渔夫，现在他就站在门外。他向我提到他曾与陛下合伙打鱼，你们之间还有未结清的账目。"

"他现在就在门外？"哈里发问。

"是的。"

"把他叫进来。"

渔夫海里法走进来，向哈里发行吻地礼，祝哈里发富贵荣华，万寿无疆。

哈里发见到渔夫海里法，觉得好生奇怪，禁不住笑了起来。他说："渔夫，你真的是我的那位同伴？你和我的爱妃一起……那是怎么一回事？"

渔夫海里法一听到信士们的长官这样问，抖了抖精神，说道："我曾和陛下一起打鱼。凭赐予陛下哈里发王位的至仁至慈的安拉起誓，从前我根本就不知道她的情况，既没有看见过她，也没有和她说过话。"

接着，渔夫海里法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向哈里发讲了一遍。

哈里发听后，笑了起来。接着，渔夫海里法又把和宦官萨德勒打交道的情况讲了一遍，说到萨德勒如何给了他一百第纳尔，加上他从哈里发那里拿到的那一第纳尔，共有一百零一第纳尔，随后走向市场。到了市场，见那里正有人拍卖一口木箱，他便花一百零一第纳尔买下了那口木箱，可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他完全不知道。接着，渔夫海里法把买回木箱后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哈里发听后，不禁开怀大笑。他说："渔夫兄弟，你做了一件物归原主的好事，我们一定让你如愿以偿。"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沉默片刻之后，下令赏给渔夫海里法五万第纳尔金币、一套宫服、一匹骡子，并赐予多名男仆女婢伺候他，一个一贫如洗的渔夫一下变成了个大富翁，就像当上了国王。

眼见爱妃复归，哈里发十分高兴，知道那件坏事是王后祖贝黛所为，因而非常生气。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眼见爱妃姑蒂·格鲁卜安全归来，心里有说并不出的高兴。随后下令赏给渔夫海里法五万第纳尔金币、一套宫服、一匹骡子，并赐予多名男仆女婢伺候他，一个一贫如洗的渔夫一下变成了个大富翁，就像当上了国王。

当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知道那件坏事是王后祖贝黛所为，因而非常生气，自那时起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不去和王后见面，与她疏远了。

王后祖贝黛得知哈里发生自己的气，不禁忧心如焚，眼见自己的面色由红变黄，身体日渐瘦弱。当她再也忍受不住时，便给哈里发写了封信，表示道歉，承认自己的罪过。信中写道：

你昔日的欢颜，
我至今留恋。
那足以消去，
我心中的种种忧烦。
我的情思重，
但求诸位可怜，
我的耐心已枯竭，
只因亲人走远。
往常的惬意日子，
如今变灰暗。
我以我的生命，
向你们吐真言：
若不让我会亲人，
我的命终就在眼前。
即使我有罪，





也请诸位把胸量放宽，
仅求宽恕我，
情深意亦缠绵。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读过王后祖贝黛的信，知道她已承认自己的罪过，并且写信乞求饶恕她，心想："安拉是会宽恕一切过错的。安拉是宽厚、仁慈的。"随即回信给妻子，表示宽恕她的过错，不再计较过去所发生的一切。

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为渔夫海里法规定了每个月五十第纳尔的薪俸，并且宣布，海里法在国王那里享有崇高地位。

那天，渔夫海里法向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恭恭敬敬地行了吻地礼，然后转身大摇大摆地向宫门走去。

渔夫海里法来到宫门，宦官萨德勒一眼便认出了他，因为他曾给了他一百第纳尔，萨德勒见渔夫海里法满抱金银财宝，问道："喂，渔夫兄弟，这些金银财宝是从哪里弄来的？"

海里法把事情的经过向他讲了一遍，宦官听后非常高兴。因为靠着他给的那一百第纳尔，穷渔夫才变成了富人。

萨德勒说："你得了这么多钱。不能让我分享一点儿吗？"

海里法伸手摸出装着一千第纳尔的钱袋，递给萨德勒，并说："接着！这是给你的！愿安拉赐福予你。"

萨德勒接过钱袋，深深敬佩这位穷渔夫的慷慨义举。

海里法告别萨德勒，骑上骡子，由奴仆牵着，向一家客栈走去。人们都注视着这位渔夫，眼见他一下变得这样阔气，无不深感奇怪。

渔夫海里法离开骡背之后，人们纷纷围拢上来，问他何故一下子成了暴发户，海里法把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向他们讲了一遍。

时隔不久，渔夫海里法买了一座漂亮庭院，又花了许多钱装修一新，庭院房舍顿时富丽堂皇，豪华无比。

海里法住进新居，得意洋洋地吟道：

看这华屋庭院，
多么像天堂中的乐园！
愁容顿时一消，
疾病皆痊愈。





建筑富丽堂皇，
欢乐永驻此间。

海里法在新居安身不久，与本城一位名流的千金订婚，随后举行了盛大结婚庆典。新郎新娘入洞房，花烛之夜，分外甜蜜。从此，这对夫妻过着宽裕、舒适、快乐、幸福的日子。渔夫海里法眼见自己安乐无比，打内心里感赞伟大安拉的恩赐，赞美安拉恩泽浩荡，兴奋地吟诵起诗人的佳作：

我衷心赞美安拉，
主的恩泽源源而来。
我衷心感谢安拉，
施舍一向慷慨。
你的恩情深，
永远铭刻我心怀。
你赐予我，
不尽幸福和钱财。
我如愿以偿，
鸣谢理应该。
世上的万物，
俱畅饮你的恩惠。
每逢灾难降临，
有你抵挡灾害。
你恩泽浩荡，
令我每每喜出望外。
安拉恕我罪过，
使我的心扉大开。
列位先知尊贵，
言真心诚，
给人送温暖，
深得安拉厚爱。
主的伙伴令行禁止，
丛林鸟鸣表情怀。



从此以后，渔夫海里法成了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的座上客，时常出入哈里发宫。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格外关心海里法，渔夫海里法轻松、愉快，直至天年竭尽。

万赞归于长生不老、无始无终的安拉。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美妙，真动人！"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我将要讲更精彩、更美妙、更动人的故事。"

舍赫亚尔国王心想："我不能杀她，我要听她接着讲故事……"

想到这里，国王说："天色尚早，你就接着讲下去吧！"

莎赫札德开始讲《富商与靓女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商人，名叫迈斯鲁尔。他是当时最有钱的商人之一，家中钱财堆积如山。他很喜欢到花园游玩，尤爱与漂亮女子交游嬉戏。

一天夜里，迈斯鲁尔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到一座最美丽的花园中去玩，看见那里有四只鸟，其中有一只白鸽，羽毛洁白如银，非常美丽，不禁深深爱在心中，把它拿在手里赏玩。片刻后，只见一只猛禽俯冲下来，从他的手中将白鸽抓去，致使他感到异常难过，猛然从梦中惊醒过来，再也没有能够睡着，总是想着那只洁白、可爱的鸽子，直到东方大亮。迈斯鲁尔心想："我一定要找个人给我圆圆这个梦！"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一天，富商迈斯鲁尔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到一座最美丽的花园中去玩，看见那里有四只鸟，其中有一只白鸽，羽毛洁白如银，非常美丽，不禁深深爱在心中，把它拿在手里赏玩。片刻后，只见一只猛禽俯冲下来，从他的手中将白鸽抓去，致使他感到异常难过，猛然从梦中惊醒过来，再也没有能够睡着，总是想着那只洁白、可爱的鸽子，直到东方大亮。迈斯鲁尔起床之后，说："我一定要找个人给我圆圆这个梦！"

迈斯鲁尔走出家门，左顾右盼，寻觅许久，未能找到圆梦人，只有顺原路向家门走去。

迈斯鲁尔走着走着，忽然生出一个念头，想到一位富商的邸宅去看看。当他行至那位富商的家门前时，忽听宅中传出哀婉的吟叹声。那声音吟诵道：

微风吹来
起自废墟之间；
气味香喷喷，
足以愈病患。
我有话要发问，
站在废墟前。
回答只有泪珠，
腐味空中发散。
微风请你告诉我，
看在安拉面上，
此宅的荣华昔日，
有否希望复返？
我得到一只羚羊，
骨瘦实在可怜，





瞌睡眼帘低垂，
一视神难安。

迈斯鲁尔听了，向宅门望去，但见院中有一座花园，那是他所见过的最漂亮的花园。

迈斯鲁尔仔细看去，见园中有一道缀着珍珠、宝石的红缎子幕帘，围在一位姑娘的四周。那姑娘年龄在十四、五岁之间，天生丽质，如花似玉，简直就像天空中的一轮圆月。她二目明亮，一对弯眉，嘴似苏莱曼的戒指，双唇如玫瑰花瓣，牙齿整齐似珠如玉，身材匀称，体态婀娜，确乎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俏丽迷人，人见人爱。

迈斯鲁尔一看见那个美丽的姑娘，不自由自主地走进宅门，来到红缎子幕帘跟前。姑娘抬起头来看迈斯鲁尔，迈斯鲁尔向姑娘问好，姑娘回了礼，声调甜润悦耳。迈斯鲁尔仔细打量着姑娘，眼见她容貌秀美绝伦，禁不住心荡神驰。迈斯鲁尔环顾四周，但见花园里遍栽茉莉花、玫瑰、紫罗兰、蔷薇等奇花异草，百花竞放，争妍斗奇，芳香四溢，香气扑鼻。此外，还种着多种果树，果实累累，挂满枝头。地上小溪流淌，从四个两两相对的殿堂里涌出。

迈斯鲁尔仔细观看第一座殿堂，发现门楣上用朱砂写着这样一首诗：

愁苦入此堂，
时光背叛主公。
可赞此容天下客，
一旦客身无处容。

迈斯鲁尔仔细看第二座殿堂，只见门楣上用金墨写着这样的诗句：

华饰盖殿堂，
百鸟枝头鸣唱。
有求必应地，
四处溢芬芳。
高天星斗运转，
殿主喜非常。



他再看第三座殿堂，只见门楣上有用天青石色写的诗句：

夜尽晨光显现，
殿堂尊严永恒。
临门见吉兆，
来客沐浴福荣。

他朝第四座殿堂望去，但见门楣上用橙黄墨写的诗句：

花园奇美，
溪流纵横。
雅座行处有，
主公多宽容！

那座花园里有许多种鸟，如斑鸠、夜莺、黄雀、鸽子等，百鸟鸣啭，声音各异，悦耳动听，迈斯鲁尔听着鸟语，闻着花香，仿佛身临仙境。

姑娘问迈斯鲁尔："你怎么不经主人允许，就闯入人家院中来呢？"

迈斯鲁尔说："小姐，我看这座花园里林木繁茂，百花争艳，耳闻百鸟鸣唱，甚是喜欢，于是走了进来，想欣赏一下，过一会儿就走。"

姑娘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迈斯鲁尔听姑娘这样一说，望着姑娘的含娇秀目、俊俏面容和绰约风姿、窈窕身段，又看到花园里的迷人景色，禁不住神采飞扬，心荡神驰，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迈斯鲁尔吟诵道：

朗朗皓月在天，
姣丽舞清风。
香花伴着玉姿，
信步丘山中。
桃金娘含笑，
紫罗兰伸藤；
长寿花吐艳，
芳馨遍洒花枝茎。



绝美的芳园，
百花一一包容。
圆月似挂树梢，
群鸟尽争鸣。
斑鸠夜莺唱，
诱我愁思突生。
爱慕之情浸我心，
一时乱了神情。
芳姑姿非凡，
令我醉眼蒙眬。

那位姑娘名叫泽妮·穆娃绥芙。

泽妮·穆娃绥芙望了迈斯鲁尔一眼；那一眼给迈斯鲁尔送去了万千情思，使他顿觉有勾心夺魂之感。

泽妮·穆娃绥芙对吟道：

我劝君一句，
莫指望接近意中人。
我劝君中断，
你那贪情的心。
只因为你难以控制，
你所爱的人。
在我看来，
钟情者就在面前；
你口出之言，
并未伤我的神魂。

迈斯鲁尔听姑娘吟完诗，强行忍耐，未动声色，佯装不大明白诗意。心想："灾难临头，只能忍耐。"

他们一直挨到夜幕垂降之时，那姑娘吩咐女仆端菜上饭。顷刻之间，一桌美味摆放在迈斯鲁尔和泽妮·穆娃绥芙的面前。晚餐丰盛无比，鹌鹑、乳鸽、烤全羊等样样俱有，色味皆佳。二人吃饱，女仆们撤去桌子，端来脸盆，提来水壶，二人洗了洗





手。随后，泽妮·穆娃绥芙吩咐女仆送来烛台，点上樟脑蜡烛，顿时四周灯火通明。

泽妮·穆娃绥芙说："凭上帝起誓，今夜我感到不大舒服，有些烦闷。"

迈斯鲁尔说："愿上帝使你开心，消除你的郁闷。"

"喂，迈斯鲁尔，我很喜欢下象棋。你会下象棋吗？"

迈斯鲁尔说："会下。"

泽妮·穆娃绥芙让女仆取来象棋，只见棋盘是用黑檀木做的，上面镶嵌着象牙，格子全用闪光的金线嵌成，棋子是用珍珠和红宝石制成的。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泽妮•穆娃绥芙问迈斯鲁尔："喂，迈斯鲁尔，我很喜欢下象棋。你会下象棋吗？"

迈斯鲁尔说："会下。"

泽妮•穆娃绥芙让女仆取来象棋，只见棋盘是用黑檀木做的，上面镶嵌着象牙，格子全用闪光的金线嵌成，棋子是用珍珠和红宝石制成的。

迈斯鲁尔眼见如此精美、考究的象棋，惊奇不已。

泽妮•穆娃绥芙望着迈斯鲁尔，问道："你执红子，还是执白子？"

迈斯鲁尔说："漂亮的小姐，美丽的晨星，你走红的吧，因为红子太美了，像你一样标致。我嘛，我执白子。"

"好吧！"

泽妮•穆娃绥芙伸手摆好棋子，走出第一步，对弈开始。

迈斯鲁尔望着她的手指，发现那手指就像面团捏的，白嫩、柔细，美不胜收，再加上她那温柔的性情，使迈斯鲁尔大感心神恍惚。

泽妮•穆娃绥芙望着迈斯鲁尔，说："喂，迈斯鲁尔，你别发呆，你要忍耐、坚定、沉着！"

"闭月羞花的美娘，钟情者看见你，怎么能忍耐得住呢？"

这时，泽妮•穆娃绥芙突然说："将军！你的国王死啦！"

迈斯鲁尔输了一盘。

泽妮•穆娃绥芙知道他爱她爱得发疯，于是说："喂，迈斯鲁尔，我们要赌个输赢，我才跟你再下棋。"

"就按你说的办。"

"你向我发个誓，我向你发个誓，谁也不能背弃自己的誓言，谁也不能欺骗朋伴。"

随即二人相互立誓。泽妮•穆娃绥芙说："我赢了你，你要给我十第纳尔；你赢了我，我什么也不输给你。"





迈斯鲁尔认为自己准能赢她，于是说："小姐，你可不要违背自己的誓言哟！我看你的棋比我下得好。"

"一言为定！"

开棋后双方拱卒，继之进皇后，跳马，各自都开始排兵布阵……

泽妮·穆娃绥芙头上缠着一条蓝色缎带，她伸手摘缎带时，露出银柱似的嫩白手腕。她移动红子，同时对迈斯鲁尔说："喂，迈斯鲁尔，你要多加小心了！"

迈斯鲁尔一惊，定了定神，他望着姑娘那苗条的身材，嫩白肌肤，不禁又心荡神驰，恍惚迷离起来，伸手去抓自己的白子，却抓住红子走了一步。

泽妮·穆娃绥芙说："你的脑子开了小差吧？红子是我的，白子才是你的呢！"

迈斯鲁尔说："谁看见你的风姿，也控制不住自己的举止。"

泽妮·穆娃绥芙眼见迈斯鲁尔如此情形，拿过白棋子，将红棋子让给他，二人重新开棋，结果泽妮·穆娃绥芙赢了。

迈斯鲁尔继续和她下棋，每下每输，他就给泽妮·穆娃绥芙十第纳尔。

泽妮·穆娃绥芙确知迈斯鲁尔坠入了她的情网，说道："迈斯鲁尔，你只有按照你的条件战胜我，才能达到你的目的。你如想再和我对弈，得每盘输给我一百第纳尔。"

"完全同意！"迈斯鲁尔一口答应。

对弈开始，泽妮·穆娃绥芙频频取胜，迈斯鲁尔每盘都输给她一百第纳尔。二人一直下到第二天早晨，迈斯鲁尔一盘也没有赢。

迈斯鲁尔站起身来，泽妮·穆娃绥芙问："喂，迈斯鲁尔，你想干什么？"

"我该回家拿钱了，但愿我能如愿以偿。"

"去吧！"

迈斯鲁尔赶回家中，把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然后又回到泽妮·穆娃绥芙面前。他吟诵道：

梦中畅观花园，
园里的花绽出笑颜。
偶见一俊鸟，
经过我的面前。
我伸手抓鸟儿，
鸟儿落手间，
求君一席话，
替我把这梦圆。



迈斯鲁尔带来自己所有的钱，继续与泽妮·穆娃绥芙对弈赌博。泽妮·穆娃绥芙仍然盘盘取胜，迈斯鲁尔每每败北。就这样，二人一直下了三天，迈斯鲁尔的钱输了个精光。

迈斯鲁尔没有钱再赌了，泽妮·穆娃绥芙说："迈斯鲁尔，你还有什么打算呢？"

迈斯鲁尔说："我想押上我的香料铺，继续和你下棋。"

"你的香料铺值多少钱？"

"五百第纳尔。"

二人继续下了五盘，迈斯鲁尔又全输了。

接着，迈斯鲁尔开始押上自己的婢女、房产、花园和田地，结果输了个干干净净。

泽妮·穆娃绥芙望着迈斯鲁尔，问道："你还有钱可赌吗？"

迈斯鲁尔说："凭使我落入情网的主起誓，如今我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了。"

"迈斯鲁尔呀，不管遇上什么事，开头满意，最后就不能后悔。如果你后悔了。你就拿上你的钱，走你的，我权当你的行为是合法的。"

"凭决定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主起誓，你就是想取走我的鲁合，也只能算是满足你的一丝愿望。小姐，除了你，我谁都不恋。"

"迈斯鲁尔，你去叫法官和证人，为我写拥有这些财物和房产的契约吧！"

"我马上就去。"迈斯鲁尔当即站起身来，片刻过后，把法官和证人请到了泽妮·穆娃绥芙面前。

法官看见女子面目姣好，体态婀娜，明艳动人，不禁神采飞扬，魂荡心弛。法官说："太太，你只有出钱买下这些房产、田地、奴婢，我才能为你写契约，这些东西和奴婢才能听你的支配，掌握在你的手中。"

泽妮·穆娃绥芙解释说："法官、证人阁下，我们已经达成协议，就请动笔为我们写契约吧！你就写：'迈斯鲁尔的财产、奴婢及其所有的一切以多少钱转给泽妮·穆娃绥芙。'"

法官听女子这样一说，马上提笔写了契约，证人签了字，随后将契约递给泽妮·穆娃绥芙。

泽妮·穆娃绥芙拿到契约，眼见迈斯鲁尔的全部财产和奴婢已归自己所有，心中高兴，喜上眉梢……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泽妮·穆娃绥芙对法官解释说："法官、证人阁下，我们已经达成协议，就请动笔为我们写契约吧！你就写：'迈斯鲁尔的财产、奴婢及其所有的一切以多少钱转给泽妮·穆娃绥芙。'"

法官听女子这样一说，马上提笔写了契约，证人签了字，随后将契约递给泽妮·穆娃绥芙。泽妮·穆娃绥芙拿到契约，眼见迈斯鲁尔的全部财产和奴婢已归自己所有，心中高兴，喜上眉梢。

泽妮·穆娃绥芙对迈斯鲁尔说："喂，迈斯鲁尔，你可以走了。"

泽妮·穆娃绥芙的婢女海布白望着迈斯鲁尔，对他说："喂，先生，吟一句诗再走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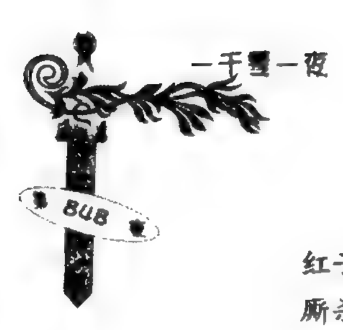
迈斯鲁尔马上就对弈之事吟了这样一首长诗：

可叹命运不济，
灾祸临头来。
象棋害我好苦，
损尽我的钱财。

我深恋窈窕女，
多么俊秀淑贤！
天下难觅寻，
似此女或男。

含娇秀目藏利箭，
射穿我的身上甲。
更有雄师数万，
征服我满盘人马。





红子战白子，
厮杀角逐激烈。
铁骑纵横驰骋，
谨防中箭落马。

玉指轻轻掠过，
似在夜幕中。
根本不在意我，
举棋落子多从容。

我执白一方，
无力挽狂澜。
痴情深藏心里头，
不禁泪潸然。

拱兵继出车，
城摇惊动皇后。
白色大军溃，
顷刻间似烟云收。

犀利双眸间，
向我射出利箭。
可怜我的心，
中箭碎成了片。

红白两军阵，
任我选择一方。
我意决执白，
赌注明摆一旁。
我开口说：
白子正合我意。





你还执红，
因为你容颜俏丽。

下棋赌钱财，
她窃喜在心间。
我暗寄相思情，
目的难实现。

我思复我想，
心中的苦难讲：
只因为我恋上了你，
一位如花似玉娘。

失去财和钱，
无怨无遗憾。
然而我内心里，
深把靓女恋。

不知如何是好，
心处惊惧中。
只叹时运背，
灾祸频频降生。

问我何故惊恐，
我有话要谈：
酗酒贪杯的人，
醉后再醒何其难！

靓女勾我魂魄，
婀娜多姿苗条身。
即使心如顽石者，
见之亦动心。





我怀深恋情，
想以赌输拥有她。
别无他思，
也不曾惧怕。

我心深恋着她，
哪怕一贫如洗。
百折无悔改之意，
甘浸情海里。

奴隶今已是，
身无半文一毫。
我已沦为爱的俘虏，
目的尚未达到。

泽妮•穆娃绥芙听完迈斯鲁尔吟诵的这首长诗，对他的伶俐口才惊叹不已。她说："喂，迈斯鲁尔，你不要发疯了，恢复你的清醒理智，走你的吧！你在下棋中输光了自己的钱财和房产，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你尚有一线希望。"

迈斯鲁尔望着泽妮•穆娃绥芙，说："小姐，你要什么？我敢给你说一句话：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喜欢什么，我立即给你送到面前。"

"迈斯鲁尔，你已身无分文了。"

"我的希望啊，即使没有分文，也有人帮助我。"

"莫非向人施舍的人，也会变成讨饭的。"

"我有许多亲戚和朋友，不管我要什么，他们都会给我的。"

"我想向你索要四个麝香，四瓶麝香与龙涎香的混合香料、四磅龙涎香、四千第纳尔金币和四百件御用缎绣锦袍；迈斯鲁尔，你若能为我弄来这些东西，我就与你结交为好朋友。"

"闭月羞花的美女，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易如反掌。"

迈斯鲁尔随后转身走去，寻求泽妮•穆娃绥芙所要的东西去了。

泽妮•穆娃绥芙马上派女仆海布白跟踪而去，以便看看迈斯鲁尔在他提到的亲戚、朋友面前究竟有多大面子。





迈斯鲁尔正在城中大街上走着，无意中一回头，发现女仆海布白远远地跟在他的身后，便停下脚步，等着女仆，直至海布白走到他的身边。

迈斯鲁尔问："喂，海布白，你去哪儿？"

女仆说："女主人让我跟踪你，看看……"

女仆把泽妮·穆娃绥芙的意图向迈斯鲁尔说个了清清楚楚。迈斯鲁尔说："海布白，凭上帝起誓，现在我身无分文，一贫如洗。"

"那你为什么许诺给她那么多宝贝呢？"

"许诺而不履约的人，世上实在多不胜数。在爱情中，拖延是必不可少的。"

"迈斯鲁尔，你只管放心就是了。凭上帝起誓，我一定成全你们俩之间的大事。"

海布白随后离开迈斯鲁尔走去。她回到女主人面前，眼泪汪汪地说："太太呀，凭上帝起誓，迈斯鲁尔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人们都很敬重他。"

泽妮·穆娃绥芙说："一切由主决定，我们无可奈何。我把他的钱财都赢光了，而他在我们这里却没有得到同情、慈悯和友谊。假若我顺从他的意志，我真怕此事张扬出去，让我们丢丑。"

"太太，他没有钱了，处境不好，我们也会感到不放心。不过，太太，你的身边只有我和一个女仆苏姑白，又有谁会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呢？"

泽妮·穆娃绥芙听女仆这样一说，低下头去，沉思起来。女仆说："太太，依我之见，你快派人关心一下，免得他向那些悭卑吝贱之辈求乞；乞讨之事，是多么叫人难过啊！"

泽妮·穆娃绥芙接受了女仆的意见，遂令女仆拿来笔、墨和纸，给迈斯鲁尔写了这样一首诗：

迈斯鲁尔呀，
欢聚之日临近。
千万莫迟疑，
我向你报告喜讯。
夜幕降临时，
请你进此门。
不要问起敛财之罪，
我的青年人！
我本在醉态中，
如今方醒神。





你的钱与财，
我全部奉还给你；
大喜过望，
相聚就在今。
友朋冷漠你，
公正本来无处寻。
你的性情可爱，
确乎是位有耐心的人。
欢聚机会到，
谨望你抓紧。
千万莫大意呀，
须知我待你最亲。
请君莫怠慢，
快来会心上人！
趁我丈夫不在，
幽会分外甜润。

泽妮·穆娃绥芙写完信，折叠起来，递给女仆海布白。海布白接过信，转身走去。来到迈斯鲁尔的住宅门前，只听迈斯鲁尔正在泣哭，且边哭边吟诵诗人的诗作：

忧伤的风，
吹过我的心。
只因惆怅过度，
肝胆裂遭焚。
亲人远去后，
思念日甚一日，
泪如断线珍珠，
从初淌至今。
我心底存幻想，
只是不敢出口；
唯恐一旦吐出，
顽石化灰尘。





我能否得知，
欢聚日子何时来临？
令我大愿得偿，
迎来喜盈门！
但盼长长的月夜，
使远程变近，
驱我心中疾病，
抖擞精神。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四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迈斯鲁尔思念之情甚重，正在吟诵之时，忽然听到海布白叫门，遂站起身来走去开门。

海布白走进门，把信递给了迈斯鲁尔。

迈斯鲁尔打开信看过，对海布白说："海布白，你的女主人还有什么话吗？"

海布白说："先生，你是个聪明人，有信在此，也就用不着我再回答什么了。"

迈斯鲁尔听后欣喜若狂，当即吟诵道：

书信手中握，
秘密信里藏；
我一定把秘密，
保守在心房。
手捧信亲吻不够，
思念之波荡漾；
仿佛爱之珠，
夹带在诗行。

迈斯鲁尔吟完诗，提笔写了一封回信，交给海布白。

海布白接过信，转身走去，回到泽妮·穆娃绥芙面前，递上迈斯鲁尔的信，并向女主人讲述了他如何乐善好施，慷慨大方，热情洋溢。女仆暗下决心，一定要帮助迈斯鲁尔与女主人会面。

"喂，海布白，他为什么还不来？"女主人问。

女仆答道："他很快就会来的……"

话未说完，迈斯鲁尔就来了，响起"咚咚"的敲门声。

海布白走去开门，随后将迈斯鲁尔带到女主人的面前，让他坐下。

泽妮·穆娃绥芙向迈斯鲁尔问好，热情表示欢迎他，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





女主人吩咐女仆："海布白，给客人拿一套最漂亮的衣服来。"

女仆走去，片刻后拿来一套金丝绣边锦袍；女主人接过衣服，递给迈斯鲁尔，让他穿在身上。泽妮•穆娃绥芙转身离开，也去换上一套漂亮衣服，戴上一块用串珠织成的盖头，上面系着一条缀着珍珠、宝石的缎带，下面垂着两个缀有红宝石的金丝线穗头。她秀发长垂，乌黑发亮，周身散发着沉香、麝香和龙涎香的扑鼻香气。

女仆海布白说："太太，愿安拉护佑你平安。"

泽妮•穆娃绥芙翩翩走去。

女仆海布白眼见太太秀发绝美无比，诗兴大发，随口吟诵道：

> 夫人步履轻，
> 足令杨柳嫩枝含羞。
> 情侣心荡神驰，
> 只缘被瞟明眸。
> 皓月东升，
> 高挂在乌云之丘；
> 如同艳阳照，
> 漆黑夜惊扰。
> 太太且尽欢悦，
> 夜下伴良友；
> 良友有誓言，
> 不惜命就此罢休。

泽妮•穆娃绥芙听完女仆颂扬自己的诗句，心中高兴，连声感谢海布白。

泽妮•穆娃绥芙体态婀娜，如同天上的一轮圆月，姗姗来到迈斯鲁尔面前。

迈斯鲁尔见女主人，立即站了起来。他说："如果我猜得不错，这不是人间凡女，而是一位天仙。"

泽妮•穆娃绥芙吩咐女仆摆上筵席。筵席顷刻摆好。迈斯鲁尔细看桌边，发现上面写着这样一首诗：

> 抬手执调羹，
> 伸向盘碟中。
> 煎炖肉味鲜美，





烤鸡肉呈红。
鹌鹑肉肥嫩，
鸡雏香味浓。
顶美要数烤全羊，
色调红棕棕。
菜蔬叶肥厚，
浸泡酸味欠重。
取食奶油饭，
耳闻手镯响叮咚。
最爱双色鱼，
外裹新烤薄饼。

宾主吃喝起来，兴高采烈。吃罢，女仆撤去筵席，端来美酒，宾主开始把盏交杯，气氛热烈，其乐融融。

迈斯鲁尔斟满一杯酒，对泽妮·穆娃绥芙说："太太，我是你的奴隶，你是我的主人。"

随后举杯一饮而尽，接着吟诵道：

含娇秀目明亮，
令我神采飞扬。
姑娘窈窕身姿，
风韵似艳阳。
性情淑且娴，
举止多么大方。
遍访人世间，
从来未见双。
苗条身段俏美，
轻柔随风扬。
步履舞翩跹
妒意起自柳杨。
面颊闪光辉，
羞煞天空月亮。





弯弯两道眉，
似月牙挂天上。
漫步行大地，
遍野漫芳香；
似微风掠过丛林，
跨越山冈。

迈斯鲁尔吟完诗，泽妮·穆娃绥芙说："每个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且已吃过我们的烤饼和食盐的人，他便成了我们的亲人。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客气了。我将把我赢的全部钱财和房屋田地奉还给你。"

迈斯鲁尔说："太太，你虽然背弃了你我之间立下的誓言，但你说的是合法的。既然这样，我准备加入伊斯兰教，做穆斯林了。"

女仆海布白对女主人说："太太，你年纪虽轻，但你懂的事很多很多。我要以主的名义向你求个情。你若不依我，今夜我就不在你这里过夜了。"

"海布白，我一定让你满意。你去为我们收拾一个坐厅吧！"

海布白站起身来走去，为女主人收拾了一个坐厅，着意布置一番，按照女主人的爱好，喷洒上最好的香水，预备好了饭食和美酒。

泽妮·穆娃绥芙和迈斯鲁尔吃罢饭，洗完手，开始把杯对盏畅饮，欢乐异常。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女仆海布白对女主人泽妮·穆娃绥芙说："太太，你年纪虽轻，但你懂的事很多很多。我要以主的名义向你求个情。你若不依我，今夜我就不在你这里过夜了。"

"海布白，我一定让你满意。你去为我们收拾一个坐厅吧！"

海布白站起身来走去，为女主人收拾了一个坐厅，着意布置一番，按照女主人的爱好，喷洒上最好的香水，预备好了饭食和美酒。

泽妮·穆娃绥芙和迈斯鲁尔吃罢饭，洗完手，开始把杯对盏畅饮，欢乐异常。

酒过三巡，两个人醉意朦胧。泽妮·穆娃绥芙说："喂，迈斯鲁尔，现在该是相互亲近的时候了。你如果真爱我，那就吟唱一首韵味绝美的诗给我听听吧！"

迈斯鲁尔诗兴大发，出口成章，乐滋滋地吟诵道：

分别的时间已久，
我的心中欲火炽燃。
不期身被绳束，
但我一意盼望相见。

我恋上一位窈窕女，
体态美足令杨柳自惭。
面颊红里透白，
占据了我的心田。

秀目黑白分明，
眉如新月弯。
面上微微笑容，
唇上光闪闪。





姑娘芳龄一十又四，
我爱之泪涌如泉。
曾经看见过她，
站在溪流与花园之间；
面似一轮皓月，
高高悬挂在夜中天。
我似俘虏呆站，
怯生生只敢低声问安。

姑娘回我礼，
妙语连珠成串。
她完全明白我心意，
但她心志却坚。
她开口问道：
你何故在此处呆站？
我即回答：
姑且不要埋怨。

我若看中了一个人，
万难克服只等闲。
你是怀春淑女，
我是钟情英男。
她懂我心中所思，
微微绽露笑颜。
双掌高举，
凭主立下誓言。

我是犹太姑娘，
犹太教自然居先。
你是基督徒，
遵守教规自不待言。





信仰各不相同，
相好怎得实现？
胆敢突破宗教界限，
后悔是必然。

拨弄两教之门，
我必受到众责怨。
践踏两礼教，
你我都将成为罪犯。
你若真心恋我，
当把信仰改变；
改信犹太教，
从此不再把他人恋。

她凭《旧约》起誓，
保守秘密说在先；
将我爱你之密，
永远隐藏在心间。

我凭《新约》起誓，
一定死守约言。
又凭教法起誓，
一语道出不改弦。

呼声意中人，
你姓什么名字怎称唤？
我名叫泽妮！
美人开口把话谈。

泽妮听我细说，
我的心将你深恋。
眼见你的俊容，





我只觉心慌意乱；
眉飞色起舞，
周身抖作一团。
你那妩媚姿，
令我神狂志癫。

她知我情真，
体谅我处境可怜，
随后撩开面纱，
露出甜美笑颜；
似柔和春风吹来，
奇花异草为之一鲜；
但觉满厅溢芳香，
亲吻赛过蜜甜。

美娘轻轻踱步，
身罩绫罗薄衣衫；
体柔若青杨翠柳，
随风轻舞翩跹。
先前违禁事，
如今已合风范。
共度良宵夜，
亲吻拥抱无间。
世间由你来装点，
爱由你自己选。
日日夜夜彼此相随，
无话不缠绵。
晨起相别之时，
皓月光映在脸面。
相别时对泣吟，
珠泪双双挂腮边。





我在人世上，
对主立下誓言。
良辰美景终有尽，
诚心一片可对苍天。

泽妮·穆娃绥芙听完迈斯鲁尔吟诵的长诗，快慰无比，欢喜若狂。忙说："迈斯鲁尔，奇妙的口才，绝美的诗句！谁与你为敌，难以生存啊！"

泽妮·穆娃绥芙立即把迈斯鲁尔领进小房间，紧紧抱住了他，频频亲吻；迈斯鲁尔看来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一一化成了现实。迈斯鲁尔眼见自己得到梦想中的一切，兴奋难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泽妮·穆娃绥芙说："喂，亲爱的，在你看来属于违禁的事情，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了合法的了。因为我们已经成了情侣。"

随后，泽妮·穆娃绥芙把赢得的钱财和产业都退给了迈斯鲁尔。她问："喂，迈斯鲁尔，花园已是你的了，我们可以去游游园，观赏一番吗？"

迈斯鲁尔说："当然可以！我有一座举世无双的花园。"

迈斯鲁尔回到家中，吩咐奴婢们预备丰盛饮食，收拾一个漂亮的坐厅，准备隆重接待客人。

一切准备停当，迈斯鲁尔把泽妮·穆娃绥芙及其女仆请到家中。宾主坐下吃喝，把盏交杯，笑逐颜开。两个人单独交谈时，泽妮·穆娃绥芙说："喂，迈斯鲁尔，我想起了一首好诗，打算用琴伴奏唱上一曲。"

迈斯鲁尔说："请吧！"

泽妮·穆娃绥芙抱起四弦琴，随后玉指轻弹，曲调悠扬，边弹边唱道：

那动人的琴弦，
带给我一片欢声。
黎明时刻，
早茶香味多浓。
爱情能揭示，
情人心的初衷；
窗帘一撩开，
情也格外分明。
香醇斟满杯子，





品质良好透亮晶莹，
如同艳阳高照，
托在皓月手掌中。
良宵多尽兴，
一切烦忧皆空。

泽妮·穆娃绥芙唱罢，说道：“迈斯鲁尔，给我吟唱一首诗吧！让我们欣赏一下你的杰作吧！”

迈斯鲁尔高声唱道：

我的歌唱给明月，
明月中天挂悬。
四弦琴声美，
回荡在花园间。
园中斑鸠唱个不停，
杨柳树枝舒展；
舒展如同醉酒，
春意四面八方弥漫。

迈斯鲁尔唱罢，泽妮·穆娃绥芙说：“迈斯鲁尔，你如果真心爱我，你就我们相识的经过吟首诗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迈斯鲁尔吟完诗，泽妮·穆娃绥芙说：“迈斯鲁尔，你如果真心爱我，你就我们相识的经过吟首诗吧！”迈斯鲁尔说：“遵命！”迈斯鲁尔欣然吟诵道：

望君停下脚步，
听我讲一讲，
我是怎样爱上了，
这只可爱的小羚羊。
小羚羊明眸藏箭，
直射到了我的心上。
诱发了我的痴情，
一时狂放失去了主张。

我爱上一位妩媚女子，
她身外却裹着刀和枪。
初会于庭院中，
只见她身材修长。
我开口向她问安，
她回礼声铿锵朗朗。
我问她的姓与名，
她的名字与身姿相仿；
名唤泽妮，
意为装饰品质地优良。[1]

---

① 本故事女主人公名叫泽妮·穆娃绥芙，意思为“上好的装饰品”。





唤声泽妮，
我对你何等钟情！
我衷心恳求你，
请你体谅我的初衷。
泽妮回答道：
听我慢慢述分明。
若想与我相好，
钱财理应作先锋；
我要多少钱财，
世人谁也猜不中。

我要你给我，
成箱的绫罗衣；
花烛与麝香，
不可缺其一；
珍珠和玛瑙，
宝石当然不用另提；
金银首饰不可少，
装饰品样样都要备齐。

忍耐乃最高美德，
我当即回答全都给。
她终于同意，
新月之下幽会。
诸位听我细说，
那相会实在太可贵。
清风伴新月，
静赏娘子姿容美。

秀发披双肩，
漆黑与夜相同。





面颊浮玫瑰，
色调如火焰一样红。
明眸内藏利箭，
目光似箭搭弯弓。
绛唇溢香醇，
涎似清泉一样洁净。

她就像一条，
用珍珠串成的项链。
脖子像羚羊颈，
完完美美没有缺憾。
胸部似雪花石，
高高乳峰如两架小山。
肚脐深深凹下，
香水藏在里边。

下面还有一件，
我的希望就在于此。
肥美的芳草地，
丰腴难以描绘之。
如同帝王宝座，
尽可展示雅妙风姿。
两根白玉柱当中，
有一坐凳放置。

那里还有一处，
足令男子神倒魂颠。
双唇酷似大门，
可开亦可关。
当中有一点红，
形如骆驼的唇尖。
一旦见到你，





志向尽情展观。

有诗流传世上，
且听我向君述说：
半山腰上有条河，
水溢浸漫山坡；
一条青龙来戏水，
不期喝少吐多。

泽妮小娘子，
貌美世上难觅双。
一夜登门造访，
大愿得以偿；
与她共度良宵，
欢乐胜过往常。

天亮娘子即起，
容面可与新月比赛。
身条随步轻轻晃动，
如同长矛摇摆。
与我分手之时，
她问黑夜几时再？
我说亲爱的，
你想来时只管来。

听罢迈斯鲁尔的吟诵，泽妮·穆娃绥芙兴高采烈，心花怒放。她说："迈斯鲁尔，你看哪，天快亮了，我们赶快分手吧，以免事情泄露出去，落个出丑的下场。"

"好吧！"迈斯鲁尔站起身，将泽妮·穆娃绥芙送回家中，旋即返回自己的住宅。

迈斯鲁尔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一直在想着泽妮·穆娃绥芙的美貌。天亮了，晨光照亮了大地，迈斯鲁尔起来，准备了一份贵重礼物，随后带上礼物来到泽妮·穆娃绥芙家中。此后几天，迈斯鲁尔一直住在她那里，过着宽裕、舒适、轻





松的日子。

几天过去，泽妮•穆娃绥芙突然接到丈夫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最近就要回来了。泽妮•穆娃绥芙看过信，心想："这个该死的，主是不会让他平安的！他回来，会把我们的幸福生活打乱的。但愿他永远不再回来！"

迈斯鲁尔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照常和泽妮•穆娃绥芙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泽妮•穆娃绥芙说："喂，迈斯鲁尔，我收到了我丈夫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就要回来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如今我俩谁也离不开谁了呀！"

迈斯鲁尔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比我更了解你丈夫的性格，尤其你是个聪明绝顶、有谋有略的女子，胜过男子数倍，你是知道该怎么办的。"

"我的丈夫是个很难对付的醋罐子。这样办吧：他回来之后，你听到了他回来的消息，就来看他，向他问安，和他坐在一起。你对他说：'兄弟，我是个做香料生意的人……'你向他买一些香料，然后不断地来找他，和他长谈。不管他怎样吩咐你，你都不要违抗他的意志。这样一来，也许我的办法就能生效了。"

"我听你的安排。"迈斯鲁尔离开泽妮•穆娃绥芙，不禁爱火炽燃心间。

时隔不久，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回到家中，妻子热情相迎，高高兴兴，问安致意。丈夫见妻子脸色蜡黄，颇感惊愕。其实，泽妮•穆娃绥芙使用了女人的一种谋略，用番红花洗脸，使脸色变黄。丈夫问："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不好？"

泽妮•穆娃绥芙说："你走之后，我和女仆都病倒了。你久久不归，我们放心不下呀……"

接着，这位妻子向丈夫诉说了离别之苦，泪水潸然下落。她又说："假若你有个旅伴，我就不会这样为你担心了。夫君啊，今后你再出门，一定要带上一个旅伴才是。此外，你要捎个信儿来，以免我为你终日坐立不安。"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丈夫见妻子脸色蜡黄，颇感惊愕。其实，泽妮•穆娃绥芙使用了女人的一种谋略，用番红花洗脸，使脸色变黄。丈夫问："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不好？"

泽妮•穆娃绥芙说："你走之后，我和女仆都病倒了。你久久不归，我们放心不下呀……"

接着，这位妻子向丈夫诉说了离别之苦，泪水潸然下落。她又说："假若你有个旅伴，我就不会这样为你担心了。夫君啊，今后你再出门，一定要带上一个旅伴才是。此外，你要捎个信儿来，以免我为你终日坐立不安。"

"你的想法很好，以后就照你说的办！"说完，丈夫带着一些货物向自己的店铺走去。他走到店铺前，打开店门，坐在那里，开始营业了。

当他正在店铺里坐着时，忽见迈斯鲁尔走来。迈斯鲁尔向他问过安好，然后在他身旁坐了下来。二人交谈了一个时辰。迈斯鲁尔掏出一个袋子，解开袋口，取出金币，递给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并且说："给我拿这么多钱的香料吧，我好在我的铺子里零售。"

"好吧！"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收下钱，给迈斯鲁尔取了香料。

打那天之后，一连数天，迈斯鲁尔常到泽妮•穆娃绥芙丈夫的店铺里来，一起聊天谈生意。

有一天，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望着迈斯鲁尔，说："我想找个伙伴，和我一道经商。"

迈斯鲁尔说："我也有这种打算呀！我父亲原在也门经商，是个巨商，留给我一大笔钱，我真担心这些钱白白耗掉。"

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凝视着迈斯鲁尔，问："你愿意和我一起外出做生意吗？你若愿意和我做伙伴，我们就可以一道出门，同返家乡，我教你做买卖，教你如何报价、还盘……"

未等他说完，迈斯鲁尔说："那太好啦！"片刻后，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锁上





店铺大门，把迈斯鲁尔带到自己的家中，让他坐在走廊里，自己进屋去见妻子，并对妻子说："我找到了一个伙伴，而且把他带来了，我们好好款待他一番吧！你赶快准备一下，做些好吃的，招待招待这位朋友。"

泽妮·穆娃绥芙知道自己的计谋已经奏效，自知来者就是迈斯鲁尔，心中不胜高兴，立即走去，动手做了一桌丰盛筵席。

一切准备停当，丈夫对妻子说："跟我一道去见见客人，对客人表示欢迎吧！"

泽妮·穆娃绥芙听后，大发雷霆，说道："让我去见一个陌生的男人，这如何使得？求主护佑，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出面。"

"为什么羞于见他呢?他是位基督教徒，而我们是犹太教徒，我们都是朋友嘛！"

"我不想去见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男人。"

丈夫认为妻子说的是真心话，于是再三劝说，妻子才慢慢站起来，蒙上面纱，走到迈斯鲁尔的跟前，表示欢迎。迈斯鲁尔低下头去，好像是有些害羞。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眼见客人低头无语，心想："无疑是一位虔诚的信徒。"

他们吃罢饭，撤去筵席，端上甜点和美酒。泽妮·穆娃绥芙坐在迈斯鲁尔的对面，她望着他，他也望着她，相互眉目传情，直到红日西沉，迈斯鲁尔方才满怀爱火离开那里，回自己家去了。迈斯鲁尔走后，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一直在思考着这位和气可亲的朋友。

夜幕降临，妻子端来饭菜，丈夫照习惯进晚餐，家中养着一只夜莺，每当主人吃饭时，那夜莺总是飞来啄食，且不时拍击翅膀在主人头上飞来飞去。因为主人离家时间较长，迈斯鲁尔常来做客，故夜莺与迈斯鲁尔熟悉起来，每逢迈斯鲁尔进餐，必飞来亲近一阵儿。迈斯鲁尔走了，主人回来了，夜莺似乎已不认识主人，故没有接近主人。见此情景，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觉得奇怪，但不知原因何在。

迈斯鲁尔走后，泽妮·穆娃绥芙睡不着觉，一心想着迈斯鲁尔。

第一夜过去，第二天、第三天夜里，泽妮·穆娃绥芙仍睡不着觉，辗转反侧，不停地折腾，丈夫知道她必有隐私，于是暗暗观察，而妻子并未觉察出丈夫已经在注意她。

第四天夜半时分，丈夫听到睡在自己怀中的妻子梦中呼唤迈斯鲁尔的名字，不禁大惊，但他未动声色。

第二天早晨，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照常到店铺去经营生意。他刚坐下，便见迈斯鲁尔走来，向他问好，他回过礼，说："喂，欢迎你，我的兄弟。"

迈斯鲁尔说："我真想念你呀！"

随后坐下，二人交谈起来，一个时辰过后，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说："兄弟，





跟我到我家去，咱们举行一个结拜兄弟的仪式吧！”

迈斯鲁尔说：“那再好不过了！”

二人来到家中，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走去告诉妻子，说那位朋友来了，并说他想和迈斯鲁尔一道经商，结为兄弟。丈夫吩咐妻子：“给我们收拾好一间坐厅，你一定要参加我们结拜兄弟的仪式。”

泽妮•穆娃绥芙说：“凭主起誓，你不要让我在陌生男人前露面。我参加你们的结拜仪式，又有什么用呢？”

丈夫没有再说什么，遂吩咐女仆们端饭上菜。宾主落座，主人呼唤家里养着的那只夜莺，结果夜莺落到迈斯鲁尔的怀里，而没有理睬主人。

这时，主人问客人：“先生，请问你的尊姓大名……”

客人说：“我叫迈斯鲁尔。”

那位丈夫立即想起妻子梦中呼唤的就是这个名字。

迈斯鲁尔抬起头来望着泽妮•穆娃绥芙，而泽妮•穆娃绥芙则朝迈斯鲁尔扬了扬眉毛，迈斯鲁尔立即明白泽妮•穆娃绥芙的意思，暗示她的计谋已经成功。

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说：“先生，你稍等一下，我去喊我的堂兄弟们，让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结拜仪式。”

“请便吧！”迈斯鲁尔随口说道。

丈夫离开座厅，出了大门，绕到坐厅后墙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迈斯鲁尔抬起头来望着泽妮·穆娃绥芙，而泽妮·穆娃绥芙则朝迈斯鲁尔扬了扬眉毛，迈斯鲁尔立即明白泽妮·穆娃绥芙的意思，暗示她的计谋已经成功。

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说："先生，你稍等一下，我去喊我的堂兄弟们，让他们都来参加我们的结拜仪式。"

"请便吧！"迈斯鲁尔随口说道。

丈夫离开坐厅，出了大门，绕到座厅后墙下，那里有个小窗子；透过窗口，他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屋里的情况，而屋里的人却看不见他。他听妻子问女仆苏姑白："老爷到哪里去啦？"

苏姑白答道："老爷出门了。"

"把街门关好，上好门闩！老爷敲门时，先来告诉我，然后再去开门。"

"听明白啦！"

所有这些情况，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都看在眼里，听在耳中。

泽妮·穆娃绥芙端起一杯酒，倒入玫瑰水和麝香，然后递给迈斯鲁尔。

迈斯鲁尔站起来，接过酒杯，说："凭上帝起誓，你的涎水比这酒还要香甜可口。"

接着，她敬他一杯，他回她敬一杯，把盏交杯，好不热闹。片刻后，泽妮·穆娃绥芙拿来玫瑰水，为迈斯鲁尔从头顶喷洒到脚跟，整个座厅里顿时香气扑鼻。

所有这一切，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都看得一清二楚，对二人之间有如此深情感到惊异，不禁心中怒火万丈，醋意横生。他离开后墙，来到街门前，发现大门紧闭。他怒不可遏，使劲敲门数次，方才听见女仆说："太太，老爷回来啦！"

泽妮·穆娃绥芙说："给他开门吧！上帝是不会护佑他的。"

苏姑白走去，打开了院门，老爷问："大白天的，为什么闩上门呀？"

女仆苏姑白说："老爷不在时，都要闩门，不管黑夜还是白天。"

"这样很好，我喜欢这样。"



他笑着走到迈斯鲁尔跟前，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竭力压制着心中的怒火，平静地说："迈斯鲁尔，我们今天不举行结拜仪式了，换个日子吧！"

迈斯鲁尔说："听你的安排就是了。"

迈斯鲁尔告辞离去，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反复思考，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心中苦闷不堪。他想："就连夜莺都不认识我了，而女仆们竟然敢把我关在大门外，根本不把我放在心上了！"他苦恼，烦闷，吟诵道：

迈斯鲁尔呀，
你活得多么潇洒欢畅！
一段时间里，
你把甜蜜生活尽享。
时光与我为敌，
竟然夺去我的美娘。
我心中怒火炽燃，
何止高万丈！
与美娘快活的日子，
显然已成为既往；
我却依旧在，
娘子美姿中徜徉。
双眸凝视着美貌，
深深爱在心上。
杯子里斟满甘醇，
润我肚与肠。
唤声夜莺啊，
你何故将我遗忘？
为什么恋上了他人，
将我抛至一旁？
眼见奇异事生，
怒气腹中藏；
提醒我的眼帘，
警觉切莫忘。
目睹曾是亲爱人，



今却把情谊皆忘；
就连夜莺鸟儿，
昔日的热情也消失尽光。
万能的造物主啊，
你的意志谁能阻挡！
我凭主起誓，
唤声歹徒莫猖狂！
苦果必自食，
且看你的好下场。

泽妮·穆娃绥芙听丈夫吟诵这样怒气十足的诗句，不禁心中一惊，周身颤抖，面色蜡黄。她问女仆苏姑白："你听老爷吟诵过这样的诗吗？"

女仆说："我从来没有听老爷吟诵过这样的诗句，他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吧！"

丈夫确知妻子有私情之后，开始变卖手中的东西，他心想："我不把他俩分开，他们俩是不会停止偷情的。"

丈夫把家产卖光后，造了一封假信，读给妻子听，说这封信是他的堂兄弟发来的，邀请他带着妻子去他们那里小住。妻子问："我们在他们那里住多久呢？"

丈夫说："十二天。"

妻子同意一道前往。妻子又问："我带不带着女仆呢？"

丈夫说："带上海布白和苏姑白，让胡图白留在家里看家吧！"

丈夫随后备好一顶漂亮的驼轿，决计带她们外出远行。

泽妮·穆娃绥芙马上给迈斯鲁尔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丈夫带她出门，要在外面住十二天才能回来。信的末尾写道：

假若预定时间过去，我们仍没有回来，那就表明我的丈夫在耍弄阴谋诡计，存心将我与你分开。我真担心他在玩弄计谋，请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之间的约言！

丈夫积极为启程做准备，而泽妮·穆娃绥芙则不住地泣哭流泪，日夜不安。丈夫见妻子神情沮丧，但并不在意，装作看不见，只顾忙自己的。

泽妮·穆娃绥芙知道丈夫决心已定，只好收拾衣物和细软，把东西全部寄放在妹妹那里，并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妹妹，然后哭着告别妹妹，回到家中。泽妮·穆娃



绥芙见丈夫已准备好骆驼，把行李都绑在了驼背上，而且为她准备了一峰最好的骆驼，知道自己一定要与迈斯鲁尔分别了，一时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碰巧丈夫出去忙一件什么事，泽妮•穆娃绥芙趁机走到第一道门前，在门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泽妮·穆娃绥芙知道丈夫决心已定，只好收拾衣物和细软，把东西全部寄放在妹妹那里，并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妹妹，然后哭着告别妹妹，回到家中。

泽妮·穆娃绥芙见丈夫已准备好骆驼，把行李都绑在了驼背上，而且为她准备了一峰最好的骆驼，知道自己一定要与迈斯鲁尔分别了，一时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碰巧丈夫出去忙一件什么事，泽妮·穆娃绥芙趁机走到第一道门前，在门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唤声家鸽啊，
离别的时刻到了；
请你代替我，
向我的恋人问好。
请你告诉他，
我如今是多么苦恼！
回忆往昔，
那时光是何等美妙！
恋情深难表述，
只嫌良宵短且少。
曾是多么欢乐，
彼此日夜相拥互抱。
不觉晨光显现，
惊闻乌鸦叫。
相别时边泣边诉，
道不尽痛苦难熬。
离开幽美庭院，





你我起得那样早；
华屋何等富丽，
但求永不弃抛。

泽妮·穆娃绥芙写罢，来到第二道门前，在门上写下这样的诗句：

来到此门前者，
听我一言劝：
夜下访问情侣，
方才能见美丽容颜。
请你告诉他，
我每每想到相见，
泪水不住流淌，
淋漓潸然。
见我处于此状，
你若不愿再看，
就请在头上，
撒一把土来遮掩。
不论走到东，
还是到了西边，
主之恩天高地厚，
忍耐永远记在心间。

泽妮·穆娃绥芙来到第三道门前，边哭边在门上写下这样的诗句：

迈斯鲁尔呀，
来访时请你慢行。
跨过每道门槛，
仔细体会诗中情。
莫忘朋友誓约，
心意一定要诚。
夜下苦与甜，





全都在期望之中。
迈斯鲁尔，
切莫忘记她重情。
她留给你的，
均是欢乐和欣兴。

幽会的日子多甜美，
常常诱我回味。
每当你到来之时，
幕帘即随低垂。
如若期望再相见，
还待远行跋山涉水。
相聚美妙夜过去，
黑暗却又复归。
回味美好岁月，
多谢主的恩惠。
那时相聚在庭院里，
携手采花卉。

我所期待的日子，
莫非再现困难？
它的到来与逝去，
皆出自主之愿？
你我若相好，
理应对天立誓言。
但愿天随人意，
此生还得聚欢颜。
当知世上事，
浩浩乎不胜繁；
万事有前定，
全凭主的调遣。





写完诗，泽妮·穆娃绥芙流着眼泪回到了院子里，几乎哭成了泪人。她回忆着过去的美好岁月，说道："赞美上帝！这一切全是上帝的安排。"

她为离开意中人和辞别家园而深感悲痛。她吟诵道：

空空荡荡的家宅，
但愿上帝赐予你平安。
欢乐的日子，
已经远远离开你的大院。
家鸽不住啼鸣，
何故痛苦泪涟涟？
莫非因为主人，
与自己的圆月道再见？
迈斯鲁尔呀，
洒泪且慢！
因为离开了你，
我二目感到茫然。
启程那一天，
你可以亲眼看见，
我心中怒火炽燃，
泪水淹没了脸面。
莫忘美妙时辰，
相聚相携林阴间；
你我备相亲，
幽静环境中垂下幕帘。

泽妮·穆娃绥芙来到丈夫面前，丈夫把她抱上专为她准备的驼轿。泽妮·穆娃绥芙坐在驼轿里，吟诵道：

空空荡荡的宅院，
上帝向你问安。
过去的岁月中，
我曾着意把你修缮。





但愿空宅之夜，
命终于思恋。
我今日就要远去，
思念拨动着心弦。
不知今日之后。
宅院会发生什么变迁。
但愿我能知，
何时得以返回家园；
再见你的美容，
快慰似先前。

丈夫说："喂，泽妮·穆娃绥芙，我们是暂时离开家，你不要难过，不久就会回来的。"

丈夫好言安慰她，她的心方才安定下来。

大队人马出发了，走出城，来到大路上。泽妮·穆娃绥芙知道离别已成定局，心中不胜难过。

与此同时，迈斯鲁尔坐在自己的家中，思考着自己和意中人的事情。他预感到要与意中人分别，于是立即站起来，出了家门，向泽妮·穆娃绥芙的宅院走去。

迈斯鲁尔来到泽妮·穆娃绥芙的家门前，但见大门关着，看到门上写的诗，顿时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片刻过后，迈斯鲁尔慢慢苏醒过来，走进第二道门和第三道门，看见泽妮·穆娃绥芙留在门上的诗，思念、留恋、爱慕之情勃发，立即跑出门去，追上了泽妮·穆娃绥芙的驼队。

迈斯鲁尔见泽妮·穆娃绥芙的驼轿在队尾，而她的丈夫却到队首去忙别的什么事情去了，他看见坐在驼轿里的泽妮·穆娃绥芙，便上前扶住驼轿，不禁痛哭落泪。他吟诵道：

但愿我能知道，
我们犯了什么罪，
竟然遭箭射，
各自东西度长年！
唤声心上人，





难耐是思念；
苦闷不得吐露时，
来宅一望看。
却见空空宅院荒凉，
不由己长吁短叹。
打起精神问墙壁：
宅院主人去了多远？
墙答主人走了，
情思深深埋心田。
如同所有践约人，
壁上题了诗言。

泽妮•穆娃绥芙听到有人吟诗，知道那就是迈斯鲁尔……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泽妮·穆娃绥芙听到有人吟诗，知道那就是迈斯鲁尔，禁不住眼泪滚滚下落，女仆也跟着哭了起来。

泽妮·穆娃绥芙说："迈斯鲁尔，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求你赶快离开这里，以免我丈夫发现你和我在一起。"

迈斯鲁尔听泽妮·穆娃绥芙这样一说，登时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过了一会儿，迈斯鲁尔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吟诵道：

黎明前多么寂静，
晓露伴着微风。
行者高声呼喊，
驼队行将上路登程。
绑扎好驮子，
催赶骆驼用歌声。
行处地溢芳香，
旋即又入山谷中。
情人虽已远去，
我的心里仍藏深情。
晨起急匆匆离家，
紧紧追随驼蹄印踪。
唤声邻居啊，
我实在难忍离别苦情。
不觉双眼模糊，
伤心泪纵横。
可怜我的心哟，
有情人却各奔西东；





离别之手呀，
何因如此凶猛！

迈斯鲁尔一直跟着驼队，泪流不止，哭声可闻。泽妮·穆娃绥芙好言劝说他天亮之前回去，以免私情暴露而招惹麻烦。迈斯鲁尔来到驼轿跟前，再次向泽妮·穆娃绥芙告别，但话还没有说上两句，即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迈斯鲁尔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却见驼队已经走远。

迈斯鲁尔望着远去的驼队，沐浴着从那里吹来的风，凄然吟诵道：

惠风起自情侣心，
全为诉说思恋情。
风拂情侣面颊，
只落身处天际之中。
不期终日卧病榻，
泪血合流纵横。
我的心随着，
不断传来的驼铃声。
我凭主立誓，
仅仅沐浴到微风，
便觉如同面面相对，
久别喜相逢。

迈斯鲁尔吟罢，怀着强烈的思念之情回到了泽妮·穆娃绥芙的庭院，见那里人去宅空，一片凄凉景象，不禁伤心泪珠滚落下来，打湿了衣衫，随后昏倒在地，险些气绝丧命。

过了一会儿，迈斯鲁尔苏醒过来，吟诵道：

宅院啊，
可怜我的恭敬屈从！
慈悯我骨瘦如柴，
泪流纵横。
但盼情思芬芳，





来自惠风，
慰我神与魂，
痊愈我的相思病。

迈斯鲁尔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家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泪流不止，一连十日。

泽妮·穆娃绥芙知道自己中了丈夫的计，但一时无能为力。

丈夫带着她一直走了十天，来到一座城中，让妻子在那里住了下来。

泽妮·穆娃绥芙提笔给迈斯鲁尔写了封信，递给女仆海布白，并叮嘱说："你设法把这封信寄给迈斯鲁尔，以便让他知道我的丈夫如何玩弄阴谋诡计欺骗我。"

女仆海布白接过信，想办法寄了出去。

迈斯鲁尔收到信，非常难过，泪水滚滚下落，浸湿了地面。他马上给泽妮·穆娃绥芙写了一封回信。信末写上了这么几行诗：

通往淡忘的路，
究竟在何方？
我正在烈火中，
他们又怎么能忘？
过去的岁月，
那是何等快乐时光！
但愿春复返，
相聚共享欢畅。

泽妮·穆娃绥芙读过迈斯鲁尔的回信，把信递给女仆海布白，并嘱咐说："把信保存好，千万要保密呀！"

"遵命！"海布白一口答应。

丈夫知道妻子与迈斯鲁尔有书信来往，于是立即带着妻子和女仆离开那座城市，长途跋涉二十天，来到另一座城市住下。

迈斯鲁尔回到家里，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当他感到实在困倦时，终于在一天夜里合上眼睛睡着了。他刚睡着，便做了个梦，梦见泽妮·穆娃绥芙来到他的花园中，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就在这时，突然醒来，知道自己在做梦，顿





时张皇失措，神志恍惚，不禁眼泪簌簌下落，心中的爱火熊熊燃烧起来。他吟诵道：

入我梦境人，
我向你致敬。
幻影激起了，
我满怀的思恋之情。
我猛然醒来，
仍想见梦中的幻影，
能否与意中人，
相会在梦中？
慰籍我的身心与神魂，
痊愈我的相思病？
边好言安慰我，
边紧紧拥抱不放松？
果然相会梦境，
泪流如柱不停。
亲吻相拥抱，
涎水彼此通；
仔细品尝滋味，
香甜难以用语言形容。
忽然醒过来，
不见情人倩影；
神志恍惚，
只觉更加钟情。
晨起我看见了她，
我似狂似癫疯；
晚夕再见她，
无酒已感醉朦胧。
呼求微风神，
请转达我的问候意，
务必向他们细说，
我此时的处境。





曾立下誓言的人，
苦酒难以竭盅。

迈斯鲁尔哭着来到泽妮·穆娃绥芙的宅院，发现那里空空荡荡，一片寂静；他仿佛看见泽妮·穆娃绥芙的影子出现在自己的面前，顿觉心中情火炽燃，痛苦难耐，跌倒在地，昏迷了过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迈斯鲁尔回到家里，坐立不安，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当他感到实在困倦时，终于在一天夜里合上眼睛睡着了。他刚睡着，便做了个梦，梦见泽妮•穆娃绥芙来到他的花园中，和他紧紧拥抱在一起……就在这时，突然醒来，知道自己在做梦，顿时张皇失措，神志恍惚，不禁眼泪簌簌下落。心中的爱火熊熊燃烧起来。

迈斯鲁尔回忆着梦中的情形，痛苦难耐，便向泽妮•穆娃绥芙的宅院走去，到了那里，发现那里人去空空，因而痛苦倍增，跌倒在地，昏迷了过去。

过了一会儿，迈斯鲁尔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开口吟诵道：

香气扑鼻来，
欢快之情更浓。
我站在空空宅院，
道不尽相思情。
懊悔恋意甚，
人去只留院落空。
分别的忧伤，
令我疾病频生。
昔日誓言仍响耳边，
怎能不思友情！

迈斯鲁尔吟完诗，忽听乌鸦在宅院一侧发出“啦，啦”的叫声。

迈斯鲁尔听到乌鸦的叫声，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他说：“乌鸦本来只是在废墟上叫呀！”他心中难过，长吁短叹，凄然吟诵道：

乌鸦呀，
你何故啼鸣此院？





须知我心中火，
灼烧着我的肠肝。
我深爱宅院的主人，
心随之走远。
思念之火胸中烧，
小命险丧思恋间。
提笔写情书，
却找不到人为我递传。
情人已远去，
不知何日才归返。
可叹相思苦，
弄得我体瘦力薄单。
唤声微风啊，
愿你有缘访此宅，
请向原来的宅主，
代我嘘寒问暖。

泽妮·穆娃绥芙的妹妹名叫奈西梅。迈斯鲁尔站在泽妮·穆娃绥芙的宅院中张望、吟诗时，奈西梅正好站在楼上的窗前，看见了迈斯鲁尔的悲伤神情，也难过地哭了起来。奈西梅吟诵道：

我曾几度来访，
泪落空宅中。
庭院洒悲泪，
因为久辞主人公。
主人离开前的日子，
天天欢乐满座，
一轮耀眼的红日，
高高挂天空。
当年的皓月，
依今升起在何处？
不期灾难忽降，





月华一扫尽净。
美人不在此，
何盼满月再明！
如若没有你，
主人怎会离去？
更不能看到乌鸦，
泣鸣在屋顶。

迈斯鲁尔听到奈西梅吟诵的诗歌，完全明白诗中的寓意，禁不住泪洒胸襟。

泽妮·穆娃绥芙的妹妹奈西梅知道迈斯鲁尔与姐姐之间的缠绵恋情，她走过来对迈斯鲁尔说："喂，迈斯鲁尔，快离开这座空宅院吧！免得有人发现你，误以为你是为我而来的。因为你已经把我的姐姐赶走了，难道想把我也赶走吗？你要知道，要不是因为你，这座宅院是不会空无人住的。你就把她忘掉吧，赶快离开这里吧！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迈斯鲁尔听奈西梅这样一说，不禁号啕大哭。他说："奈西梅，假若我生着双翅，我一定马上飞到你姐姐的身边。因为我太想念她了，我怎能忘记她呢？"

"看来，你也只有忍耐了。"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求你代我给她写封信，让她回我一封信，也好慰藉我的心神，熄灭我心中的爱火。"

"好吧！"说罢，奈西梅拿来笔、墨和纸，迈斯鲁尔开始述说自己的强烈思念之情以及别离之后所经历的痛苦和折磨。按照迈斯鲁尔的叙述，奈西梅写就这样一封信：

此信出自一个可怜的痛苦恋人之口：他因别离情人而日夜坐立不安，泪水潸然，哭坏了眼睛，肝火炽燃，长吁短叹，就像失伴之鸟，死亡唯是期盼。因为离开了你，令我不胜悲伤；整日盼望与你相聚，食不甘味，反侧辗转，故而身体消瘦，泪流终日不断，唯觉天地狭窄，不见高山平原。

因思念之情过甚，每当夜色来临，我必默默吟诵：

情思寄故宅，
更想房舍主人。
寄书抒发情丝，
情洒倍省神。





你离宅远去，
我的眼泪滚滚。
唤声赶驼者，
你可知我的心？
我心中烈火炽燃，
求你送还我的意中人。
请转达我的问候意，
要知解忧唯有粉唇。
时光分离有情人，
利箭射我身。
求传我的真情，
告诉我的内心苦闷。
自打离分后，
我的心遭火焚。
我凭爱情起誓，
约言必遵循。
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的情切意真。
书信带去问候，
麝香伴着纸上话音。

奈西梅耳闻迈斯鲁尔口齿伶俐，而且善于言辞，颇有几分诗才，心中敬佩不已，打内心里同情他。

书信写好，用麝香糊封上，又用沉香和龙涎香熏过，随后将信送到一位商人那里，奈西梅叮嘱那位商人说："请你务必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姐姐或她的女仆海布白。"

"一定办到！"商人一口答应。泽妮·穆娃绥芙接到信，一看便知那是迈斯鲁尔口授的书信，意中人的心态跃然纸上，她忙把信放在嘴上吻了吻，然后又把信放在眼前，顿时泪珠滚滚而下，直哭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过了一会儿，泽妮·穆娃绥芙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让女仆拿来笔、墨和纸，给迈斯鲁尔写了一封回信，尽述她对情人的思恋、挂念之情，并且还报告了自己的情况。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泽妮·穆娃绥芙接到信，一看便知那是迈斯鲁尔口授的书信，意中人的心态跃然纸上，她忙把信放在嘴上吻了吻，然后又把信放在眼前，顿时泪珠滚滚而下，直哭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过了一会儿，泽妮·穆娃绥芙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让女仆拿来笔、墨和纸，给迈斯鲁尔写了一封回信，尽述她对情人的思恋、挂念之情，并且还报告了自己的情况。信中写道：

此信写给我的主人、密友与知己：

光华胜过太阳和月亮的人哪，自打离开你之后，我夜不能眠，浮想联翩。心慌意乱，忐忑不安。我和害人的人在一起，怎会不这样呢？你是今世的欢乐，你是生命的装饰。试想，一个半生半死之人，能够品尝到醇酒的芳香吗？

泽妮·穆娃绥芙在信末写下这样一首诗：

迈斯鲁尔呀，
一封惠书抵万金。
激起我的情思，
波澜起伏实难忍。
眼见书信在手，
颤抖遍及全身。
心思难表述，
不禁泪水淋淋。
我若是只鸟，
趁夜乘风即飞临。
自打远离你，





饭菜香味不曾闻。
远离你生活，
实属违反例禁。
分离火焰烈，
难忍只因单身。

书信写毕，用麝香糊封好，又用龙涎香熏过，随后交给一位商人，并且叮嘱道："请你务必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妹妹奈西梅。"

"一定办到！"商人随口答道。商人果然将信送到奈西梅的手中，奈西梅及时把信转到迈斯鲁尔手里。

迈斯鲁尔拿到信，亲了又亲，然后用信捂住双眼，继之打开信看过，不禁热泪滚滚下落，直哭得昏迷过去。

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得知妻子与其情人有书信来往，随即带着妻子和女仆上路登程，由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泽妮·穆娃绥芙说："天哪，你究竟要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要离开我们的家园多远呢？"

丈夫说："我要把你们带到离家园有一年路程的地方去，让你再也无法与迈斯鲁尔通信。我要看看你怎样把我的所有钱财都拿去，又怎样全送给迈斯鲁尔。我失去的东西，都要向你们要回来。我还要看看迈斯鲁尔能给你什么好处，或者看看他能否把你从我手中夺走。"

丈夫出去找了一位铁匠，要他打三副脚镣。他回到住处，将妻子及女仆身上的绸衣扒掉，让她们换上用硫磺熏过的粗毛布衣，随后叫铁匠带着打好的脚镣赶来。他对铁匠说："你给这三个女奴砸上脚镣！"

铁匠首先走向泽妮·穆娃绥芙。

铁匠一看见泽妮·穆娃绥芙，顿时魂飞魄散，六神无主，咬着自己的手指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铁匠问："先生，这几个女奴有什么罪呢？"

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说："这三个女奴偷了我的钱，想逃跑。"

"先生恐怕是怀疑错了吧！凭安拉起誓，即使这位女子每天有一千个过错，到了法官面前，法官也是不会责备她的。因为她的身上根本没有什么做贼的征兆，你不能给她戴脚镣。"

铁匠再三为泽妮·穆娃绥芙说情，劝他不要给她戴脚镣。

泽妮·穆娃绥芙见铁匠再三为自己求情，对丈夫说："看在上帝的面上，我求





你不要让我站在这位陌生男子的面前。”

丈夫说：“你怎么敢站在迈斯鲁尔的面前呢？”

妻子没有答话。

丈夫终于接受了铁匠的劝说，给妻子戴上了一副轻镣，而给两个女仆砸上的却是重镣。

泽妮•穆娃绥芙肌肤细腻白嫩，承受不了粗毛布衣的摩擦，加之她和女仆日夜穿着那种粗布衣，时隔不久，便见体肤变得粗糙，显得面黄肌瘦。

铁匠那日见泽妮•穆娃绥芙姿色不凡，不禁暗暗爱在心中，他回到家里，心中惆怅难言，凄然吟诵道：

唤声铁匠哥，
你的手理应瘫痪。
只因为你，
给她戴上了铁锁链。
铁锁着的窈窕女子，
姿容艳美世罕见。
你若是公正，
怎会狠至这般？
取下她的金铃镯，
换上铁锁链？
她的姿色美中美，
如若被法官看见，
同情不待说，
还会赏她以官冕。

正当这个时候，本城首席法官恰巧路过铁匠门前，听到了铁匠吟的诗，于是派人把铁匠叫到自己的面前。法官问铁匠：“喂，铁匠兄弟，你提到的那个使你动心的美人究竟是谁？”

铁匠恭恭敬敬地站在法官面前，亲吻法官的手，然后说：“法官大人，安拉使你长命百岁！”

接着，铁匠说那是一位罕见的漂亮女子，并把女子的品性详细向法官讲了一遍。铁匠说那女子面目姣好，体态婀娜，腰肢纤细，酥胸高耸，臀部丰隆，亭亭玉立，





完美无缺，如花似月，之后，他又告诉法官说那女子正遭囚禁，脚戴铁镣，受尽屈辱，缺衣少食，处境可怜。

法官听后，说："铁匠兄弟，你就把那女子送到我这里，让我见上一见吧！我会给她做主，恢复她的权利的，因为这位女子的命运已经跟我连在一起。你若不照我的意思行事，清算之日会受到安拉惩罚的。"

"我一定照办！"铁匠一口答应，旋即向泽妮•穆娃绥芙的住处走去。来到大门前，铁匠发现大门紧闭，且听到泽妮•穆娃绥芙正在颇为悲伤地吟诵诗歌：

当初在家院，
亲人朋友共聚首。
情趣弥漫心间，
同饮交杯酒。
眉目传达真情，
朝夕欢乐一齐酬。
曾度多少良宵，
琴声伴歌喉。
不料风云突变，
大祸忽临头，
欢乐时光消逝，
亲情随风走。
悲哉乌鸦啼鸣，
一切愿望化为乌有。
但盼相会时早来，
此系我的唯一要求。

铁匠听了那凄婉的诗句，不禁泪如雨下。铁匠敲过门，只听门里有人问："谁在敲门？"

铁匠回答道："我是铁匠呀！"

铁匠把法官的话向她们讲了一遍，并且说想带她们到法官那里去，状告那个囚禁她们的人，以便恢复她们的自由。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铁匠听了那凄婉的诗句，不禁泪如雨下。铁匠敲过门，只听门里有人问："谁在敲门？"

铁匠回答道："我是铁匠呀！"

铁匠把法官的话向她们讲了一遍，并且说想带她们到法官那里去，状告那个囚禁她们的人，以便恢复她们的自由。

泽妮·穆娃绥芙听铁匠这样一说，说道："如今大门紧闭，我们的脚上又戴着沉重的铁镣，钥匙在我那个犹太教徒丈夫手里，我们怎能走得了呢？"

铁匠说："我去配把钥匙，把大门和脚镣打开。"

"谁能把我们领到法官那里去呢？"

"我给你们带路。"

"我们穿着这种用硫磺熏过的粗毛囚衣，如何能去见法官大人呢？"

"你们的处境如此艰难，法官大人是不会笑话你们的。"

铁匠转身走去，配了两把钥匙，立即返回，先打开门锁，然后打开她们的脚镣，随后把去法官府的路给她们说了一清二楚。

女仆海布白为女主人脱下粗毛布衣，带女主人到澡堂沐浴，换上绸衣，泽妮·穆娃绥芙登时恢复了昔日的美貌；此时此刻，泽妮·穆娃绥芙的丈夫正在一位商人朋友那里吃饭。

泽妮·穆娃绥芙一番梳洗打扮之后，来到法官府。法官看见她，立即站起来，用甜言蜜语向她问安，目不转睛地望着她那苗条的身姿。

泽妮·穆娃绥芙说："法官大人，愿安拉使你长命百岁，让你成为一名公正的法官。"

泽妮·穆娃绥芙向法官讲述了铁匠如何做善事帮助她，又讲到那个犹太商人怎样地对她进行残酷折磨，简直想置她于死地，使她落入无法解脱的困境。

法官问："娘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名叫泽妮·穆娃绥芙，我的女仆名叫海布白。"



“哦，你名字美，人也美，真是名副其实呀！”

泽妮•穆娃绥芙听法官这样一说，微微一笑，赶忙用面纱盖住了脸。

法官问：“泽妮•穆娃绥芙，你有丈夫吗？”

“我没有丈夫。”

“你信什么教？”

“我信奉伊斯兰教，主张与人为善。”

“既然如此，你就以伊斯兰教法起誓为人做好事吧！”

泽妮•穆娃绥芙按要求起誓，并且诵读了“作证词”。

法官问：“你怎么跟着犹太人白白葬送自己的青春呢？”

泽妮•穆娃绥芙说：“法官大人，安拉为你延寿，安拉默助你成就大业，从善如流，大人有所不知：家父去世，留给我一万五千第纳尔，寄放在这个犹太商人的手中，让他作为本钱，经营买卖，并且约定日后赢利，由我和他平分，还订立了契约。家父过世后，这个犹太商人对我起了歹心，向我母亲提出要求，要母亲同意把我嫁给他为妻。我母亲说：‘我怎么能够让她脱离自己的宗教信仰，让她成为犹太教徒呢？凭安拉起誓，我一定要向官府告你。’那犹太商人一听，害怕极了，拿着钱逃到了亚丁城。我们得知他逃到亚丁城，立即追去。我们在亚丁城找到了他，他说他去那里做买卖办货，我们信以为真。他一直在欺骗我们，最后把我们囚禁起来，给我们戴上脚镣，残酷折磨我们。我们是外乡人，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只能求救于伟大的法官大人。”

法官听后，问女仆海布白：“小姑娘，这位是你的女主人吗？”

海布白回答：“是的，法官大人”

“你们都是外乡人，你的女主人没有丈夫吗？”

“我们是外乡人，我的女主人没有丈夫。”

法官说：“那就让我做她的丈夫吧！我一定让那个犹太商人得到应有的惩处，恢复你们的自由；如若不然，我甘愿尽解放奴隶、封斋、朝觐和施舍等各项义务。”

“你按你说的办！”

“你和你的女主人一起放心地走吧，明天我就派人把那个异教徒抓来，为你们恢复应有的权利。你们将看见我怎样惩治他！”

海布白为法官祝福祈祷，然后陪着女主人离开那里，而法官却对泽妮•穆娃绥芙产生了深深的爱恋、思慕之情。

海布白陪伴着泽妮•穆娃绥芙离开首席法官那里之后，向人打听第二法官的住所，人们把她俩送到第二法官的住处。





她俩见到第二法官，陈述了自己的冤情；接着又找到第三和第四法官，共向四位法官告了状，结果四位法官都要求与泽妮•穆娃绥芙结为百年之好，海布白一一答应他们，而他们四个人都被蒙在鼓里，彼此之间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都认为自己的求爱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犹太商人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因为他在一位商人朋友那里住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泽妮•穆娃绥芙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戴上最华贵的首饰，在女仆海布白陪同下来到法院，进入审判厅。她看见四位法官都坐在那里，便撩开面纱，向他们一一问好。四位法官都认识她，一一向她回礼。眼见泽妮•穆娃绥芙美如明月，娇艳妩媚，风姿绰约，体态婀娜，四位法官看呆了眼睛，个个魂不守舍，人人神色迷离；负责记录的法官，手中的笔脱落，掉在了地上；主持问话的法官，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担任计算的法官，把数字都弄错了……

法官们异口同声说：“喂，绝代佳丽，当今第一淑女，你只管放心，我们一定恢复你的权利，让你如愿以偿。”

泽妮•穆娃绥芙连声为他们祝福祈祷，表示感谢，然后告别离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五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泽妮•穆娃绥芙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戴上最华贵的首饰，在女仆海布白陪同下来到法院，进入审判厅。她看见四位法官都坐在那里，便撩开面纱，向他们一一问好。四位法官都认识她，一一向她回礼。眼见泽妮•穆娃绥芙美如明月，娇艳妩媚，风姿绰约，体态婀娜，四位法官看呆了眼睛，个个魂不守舍，人人神色迷离；负责记录的法官，手中的笔脱落，掉在了地上；主持问话的法官，张口结舌，目瞪口呆；担任计算的法官，把数字都弄错了。

法官们异口同声支对泽妮•穆娃绥芙说："喂，绝代佳丽，当今第一淑女，你只管放心，我们一定恢复你的权利，让你如愿以偿。"

泽妮•穆娃绥芙连声为他们祝福祈祷，表示感谢，然后告别离去。

犹太商人一直住在朋友家，对此事毫无觉察。

泽妮•穆娃绥芙回到住处，一心想求法官们帮助她惩治那个犹太商人，把她从屈辱和折磨中解救出来。她想着想着，禁不住热泪盈眶，哭了起来。她吟诵道：

我的眼神啊，
怎好挥泪如山洪？
但愿用泪水，
冲走我心中苦痛。
我本绸衣裹身，
如今却落得服装如僧。
周身散发硫磺臭，
霄壤何其不相同！
迈斯鲁尔呀，
你若知我的处境，
见我如此卑贱，
实感心疼。





可怜的海布白，
铁镣锁着两脚弓。
依今成俘虏，
被捆在异教徒手中。
我讨厌犹太教，
伊斯兰教最光荣。
俯身拜安拉，
圣训足以净洁心灵。
迈斯鲁尔呀，
千万莫忘记你我真情；
牢记当初誓言，
责在人品忠耿。
因为我爱上了你，
方肯改变信奉；
我对你的爱恋，
深深埋藏在心中。
你若重情谊，
即刻应该启程。
快来救救我，
切忌慢慢腾腾。

泽妮·穆娃绥芙吟罢诗，提笔写了一封信，把她与犹太商人之间的事情从头到尾叙说了一遍，还把刚吟过的这首诗写在了信末。写完信，将信折叠好，递给女仆海布白，并叮嘱说："海布白，你把这封信装在你的口袋里，择机把它寄给迈斯鲁尔。"

正当这个时候，犹太商人突然推门进来。他看见泽妮·穆娃绥芙和海布白高高兴兴，满脸笑容，便问道："有什么事使你俩这么高兴？莫非你们的朋友迈斯鲁尔有信来？"

泽妮·穆娃绥芙说："只有伟大的安拉才能把我们从你的手中解救出来，让我们挣脱你的折磨和迫害。你如果仍不把我们送回家乡，我们明天就和你一道去本城法官那里打官司。"

"是谁把你们的脚镣取下来的？我一定再做几副重十磅的脚镣给你们戴上，





然后拉着你们游街示众。”

海布白说：“就像你使我们远离家乡那样，你强加给我们的一切，你都会自食苦果的。明天，我们将和你一道站在本城法官面前，听候法官的裁决。”

就这样，他们一直争吵到天明。

天亮了，犹太商人去找铁匠，让铁匠重打脚镣。

趁犹太商人外出之时，泽妮•穆娃绥芙和女仆一起来到法官院。泽妮•穆娃绥芙看见法官，向他们问安致意，法官们当即回礼。

首席大法官对周围的人说：“这位娘子生得花容玉貌，人见人爱，无不在她的美貌面前拜倒。”

大法官高声喊道：“来人哪！”

四个彪形大汉应声而至。大法官吩咐他们说：“你们立即出发，把这位美娘的仇敌立即捉拿归案，不得有误！”

“遵命！”四个衙役异口同声回答。

犹太商人带着做好的脚镣回到住所，发现屋里空无一人，不禁感到惊异，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正当犹太商人犹豫不决之时，忽见四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将他牢牢抓住，继之拳打脚踢，狠狠揍了他一顿，然后将他拖到大法官面前。

大法官看见犹太商人，冲着他一声大喊，呵斥道：“安拉的死敌，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知罪吗？你让这几位女子远离家园，霸占了她们的钱财，还想让她们成为犹太教徒，你怎胆敢使穆斯林背叛自己的宗教信仰呢？”

犹太商人说：“法官大人，这位女子是我的妻子呀！”

法官们听他这样一说，纷纷冲着衙役高声呼喊道：“把这个狗东西打翻在地，脱下你们的鞋子，打他的脸！他的罪恶是不能饶恕的！”

衙役们立即动手，将犹太商人紧紧揪住，扒下他身上的绸衣，给他换上粗毛布囚衣，然后将他摸倒在地，一阵狠打，接着又用鞋底猛抽他的面颊。片刻后，牵来一头毛驴，让犹太商人倒骑在驴背上，要他抓住驴尾巴，开始游街，直至把大街小巷游遍，方才把他押回法院。只见他垂头丧气，狼狈不堪。

四位法官宣布先砍掉犹太商人的双手和双脚，然后对他处以绞刑。

犹太商人听说要绞死他，只吓得魂不附体，面无血色，急忙说：“法官大人哪，饶命啊！你们要我干什么，我都答应。”

法官们说：“你就说：‘这个女子不是我的妻子；钱是她的，我偷了她的钱，还让她远离了自己的家乡。’”





犹太商人立即按法官的口授说了一遍，书记员立即记录在案。

法官们根据犹太商人的供词写了判决书，收缴了他的钱财，全部给了泽妮•穆娃绥芙，并把判决书交给她，她这才离去。

看见泽妮•穆娃绥芙姿容的人，无不像丢了魂似的，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那四位法官都认为泽妮•穆娃绥芙会嫁给自己，成为自己的太太。

泽妮•穆娃绥芙回到住处，立即开始准备逃离此地。她忍耐到夜幕降临时分，收拾细软和贵重、轻便易带之物，带上女仆，乘夜色溜出城去，日夜兼程，一连走了三天三夜……

这就是泽妮•穆娃绥芙的情况。

泽妮•穆娃绥芙走后，法官们下令将泽妮•穆娃绥芙的犹太商人丈夫关押起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看见泽妮•穆娃绥芙姿容的人，无不像丢了魂似的，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那四位法官都认为泽妮•穆娃绥芙会嫁给自己，成为自己的太太。

泽妮•穆娃绥芙回到住处，立即开始准备逃离此地。她忍耐到夜幕降临时分，收拾细软和贵重、轻便易带之物，带上女仆，乘夜色溜出城去，日夜兼程，一连走了三天三夜……

这就是泽妮•穆娃绥芙的情况。

泽妮•穆娃绥芙走后，法官们下令将泽妮•穆娃绥芙的犹太商人丈夫关押起来。

第二天早晨，四个法官都呆在家里等候泽妮•穆娃绥芙到来，但等来等去，谁也没有等到她。

泽妮•穆娃绥芙首先找的那位首席大法官对家人说："今天我想到城外看一看，有件事情要办。"

他骑上骡子，带上仆童，开始在大街小巷里转。四处寻找泽妮•穆娃绥芙，结果连她的一点儿消息也没有打听到。

大法官正在走街串巷时，看见其余三位法官也在街上转悠。他们四个人谁都不知道泽妮•穆娃绥芙与别人也有相同的约会。大法官问他们为什么在街上转来转去，他们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大法官发现他们彼此的情形一模一样，于是各自分手继续四处寻找泽妮•穆娃绥芙。

四位法官一番辛苦之后，什么收获也没有，没有得到泽妮•穆娃绥芙的任何消息。他们各自回到家中，都病倒在了床上。

首席大法官想起了那位铁匠，遂派人把铁匠叫到面前，他说："铁匠兄弟，你带来告状的那位女子现在哪里，你知道吗？你要给我说实话；如若不然，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你。"

铁匠听大法官这样一说，吟诵道：





勾我神魂的娘子，
一身巧集世间之美。
明眸赛过羚羊，
周身散发着香味。
容貌似艳阳，
步履轻轻像流水。
腰肢似杨纤细，
风拂露华贵。

铁匠吟罢诗，说："法官大人，凭安拉起誓，自打那位女子离开法官府，我再也没有看见她。说句实话，那美女占据了我的心，我口中说的是她，心里想的也是她。我曾到她家去过，没有见到她。我见到的人，谁也不知道她的任何消息，好像她潜入了水底，又像是飞上了云天。"

大法官听铁匠这样一说，不由自主地一声长叹，灵魂险些离开躯壳。他说："凭安拉起誓，我真想见她一面。"

铁匠离去之后，大法官病倒在床上，茶饭不思，终日呻吟叹息，身体日渐虚弱。其余三位法官因为相思，亦相继卧在病榻。医生们不断地出入他们的家门，但谁都束手无策，因为他们害了一种医生无法诊治的相思病。

本城的名流、绅士及头面人物纷纷前来看望首席大法官，询问他的病因，他这才边叹息，边把心事告诉了他们。大法官凄然吟诵道：

请不要责怨我，
病痛已够我承受。
原谅法官吧，
唯有斥责为民排忧。
有人斥责我多情，
请谅解我情独厚。
天下殉情者，
他们又何罪之有？
我本是一位法官，
天助使我大志得酬。
位高常为人敬重，





全凭笔与口。
偶见一靓女，
利箭射自她那双明眸。
箭伤无法医治，
无形无色血横流。
哪有穆斯林女子，
诉说自己受虐待的缘由？
朱口含珠玉，
绝美实不胜收。
娘子撩开面纱，
但见容光照亮高楼。
如同皓月升起，
高高悬挂夜空中秋。
笑颜绽露唇边，
美妙弥漫脚至头。
天下难寻二丽，
既空前也是绝后。
娘子开言说道：
法官莫怨莫发愁！
我言必信行必果，
你且耐心等候。
今我深陷情结中，
不要问我为何忧！

大法官吟罢诗，痛哭不止，接着一声大喊，一命呜呼。

人们见他魂已归真，开始给他着水洗尸，随后裹上殓衣，为他祈祷后送往坟地安葬入土。他们在他的墓碑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情侣双双品德高，
今已墓中眠。
墓主是位法官，
最怕入鞘的宝剑。





活活殉于情，
真乃世上罕见。
堂堂的大主人，
却屈尊于小奴面前。

送葬的人们求安拉慈悯已逝的法官，然后离去，带着医生来到第二位法官家中。他们发现那位法官并没有什么需要医生医治的病痛。他们问他痛苦的原因，问他有什么挂心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心事向他们讲了一遍。

人们得知这位法官患的也是相思病，便七嘴八舌地责怨他，言辞甚为激烈。法官听后，吟诗回答大家道：

因为她而遭磨难，
不该受到责怨。
只因为她呀，
射出了一支利箭。
女仆海布白，
来到我的面前。
从此开始遭磨难，
一年复一年。
她带来一位漂亮姑娘，
容面胜过皓月圆。
口中不住诉苦，
双眼泪潸潸。
听言又观其姿，
含笑的双唇令我爱恋。
我的心随她而去，
情恋深埋心田。
实际情况如此，
但求诸位多多体怜。
另物色一个人，
代替我做法官宣判。



法官吟罢，一声惨叫，一命归真。他们立即为他料理后事，洗净尸体，裹好殓衣，送往坟地安葬。他们祈求安拉慈悯她的在天之灵，然后离开坟地。

他们带着医生去看第三位法官，发现他俩同样患了相思病，朝思暮想泽妮•穆娃绥芙，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终于面黄肌瘦，体弱无力，相继归真。他们还发现当日审案时在场的那些证人们也都患上了相思病，甚至所有看见泽妮•穆娃绥芙的人，都深深恋上了那位绝代美人，结果死的死，病的病；即使活着，也整日昏昏沉沉，总是思念着泽妮•穆娃绥芙，个个神魂颠倒，深深陷入了单相思的泥潭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他们带着医生去看第三位法官，发现他俩同样患了相思病，朝思暮想泽妮·穆娃绥芙，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终于面黄肌瘦，体弱无力，相继归真。他们还发现当日审案时在场的那些证人们也都患上了相思病，甚至所有看见泽妮·穆娃绥芙的人，都深深恋上了那位绝代美人，结果死的死，病的病；即使活着，也整日昏昏沉沉，总是思念着泽妮·穆娃绥芙，个个神魂颠倒，深深陷入了单相思的泥潭中。

但愿安拉慈悯那些痴情的男子汉和患相思病的男子们。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泽妮·穆娃绥芙的情况。

泽妮·穆娃绥芙带着女仆，离开住处，日夜兼程，走了三天三夜，已远远离开那个城市。

一天，泽妮·穆娃绥芙和女仆来到一座修道院门前。院长就是有名的大清廉者丹尼斯，手下有四十名德尔威士。丹尼斯看见泽妮·穆娃绥芙及其女仆，立即走上前去，将她请入修道院中，对她说："在我们这里歇息十天再走吧！"

泽妮·穆娃绥芙自感盛情难却，便和女仆在那座修道院里住了下来。

丹尼斯见泽妮·穆娃绥芙长相俊俏，面目姣好，体态婀娜，风姿绰约，不禁深深爱在心里，竟置信仰和教规于不顾，派一个又一个的德尔威士去看望泽妮·穆娃绥芙，以便和她熟识，暗中替他传情。结果看望泽妮·穆娃绥芙的德尔威士，一个个望色眼馋，动手动脚，而泽妮·穆娃绥芙则表示歉意，无动于衷。

丹尼斯仍然打发德尔威士去看望泽妮·穆娃绥芙，直至四十名德尔威士全都去过；见过她的德尔威士无不深深迷恋上她，好言好语抚慰她，千方百计调戏她，根本不提院长丹尼斯的名字，而泽妮·穆娃绥芙则从容应对，婉言拒绝。

丹尼斯耐心已竭，欲火中烧，心想："谚语说得好：不是自己的指甲不能解自身之痒，不是自己的脚走不到自己的目的地！"想到这里，他站起身来，走去做了些可口的饭菜，亲自送到泽妮·穆娃绥芙的面前。这时，已是泽妮·穆娃绥芙在修道





院里住下休息的第九天。

丹尼斯把饭菜送到泽妮·穆娃绥芙面前，对她说："请尝一尝我们这里的美味佳肴吧！"

泽妮·穆娃绥芙伸出手，说："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随后，她和两个女仆吃了起来。

吃罢饭，丹尼斯对她说："太太，我想吟首诗让你欣赏欣赏。"

泽妮·穆娃绥芙说："请吧！"

修道院长丹尼斯吟道：

你用明亮的目光，
占据了我的心。
表达爱慕之心，
我借用我的诗与文。
莫非你欲弃舍，
这样一位痴情人？
只让我在梦里，
享受爱情滋润？
我求求你，
莫教我绝望以至丧魂。
修道院里的事，
我绝对无心问津。
唤声美娘子，
我爱你动心失神。
我的情和爱，
求你多加怜悯。

泽妮·穆娃绥芙听后，吟诗对答道：

唤声求爱的人，
切莫受魔鬼引诱。
呼声男子汉呀，
劝你及早放弃这种企求。





莫想那种非分之事，
想也得不到手。
须知贪婪之心，
定会招来后日忧愁。

丹尼斯听了泽妮·穆娃绥芙的吟诵，边沉思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一时不知该怎样讨好这位美貌女子。一夜之中，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论怎样也合不上眼。

就在那天夜里，夜幕刚刚垂落不久，泽妮·穆娃绥芙悄悄起来，对女仆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因为我们无法同时对付这四十个德尔威士，他们每个人都对我们怀有那种意思，轮番前来调情。"

女仆说："好吧！我们马上启程。"

她们带上行装，骑上牲口，乘夜色悄悄溜出了修道院的大门。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丹尼斯听了泽妮·穆娃绥芙的吟诵，边沉思边向自己的房间走去，一时不知该怎样讨好这位美貌女子。一夜之中，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论怎样也合不上眼。

就在那天夜里，夜幕刚刚垂落不久，泽妮·穆娃绥芙悄悄起来，对女仆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因为我们无法同时对付这四十个德尔威士，他们每个人都对我们怀有那种意思，轮番前来调情。"

女仆说："好吧！我们马上启程。"

她们带上行装，骑上牲口，乘夜色悄悄溜出了修道院的大门。

她们走了不多时，遇见一支驼队，便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她们发现那支商队是从她们原来住过的亚丁城走来的。泽妮·穆娃绥芙仔细留心听他们谈话，听到他们在相互议论着关于她自己的情况，他们谈到恋上她的法官和证人都一一相继无常，城中人又另选出了新的法官和证人，他们把泽妮·穆娃绥芙的犹太商人丈夫从监牢中放出来了。

泽妮·穆娃绥芙听人们这样一说，回头望着女仆，问道："你们听到商队的商人们说了些什么吗？"

女仆说："既然那些出家修道的德尔威士们都可以抛弃自己的信仰而迷恋女子，一一钟情于你，何况那些法官、证人呢！因为在伊斯兰教中是不讲出家修道的。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走我们的路，回返家乡吧！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泽妮·穆娃绥芙和女仆继续前进，直奔家乡而去。

次日天一亮，德尔威士们纷纷来到泽妮·穆娃绥芙的房间向她问安，却发现房中空无一人，不禁大失所望，一个个瘫倒在地，如患重病。

第一个德尔威士扯着自己的衣服，吟诵道：

呼声伙伴们，
你们何不快来？





片刻之后，
我就要告别诸君宅。
我此时忧心忡忡，
爱火炽燃在胸怀。
只因为一位美娘，
来到了这个地方。
她明艳似皓月，
高悬在中天台。
美女虽已离去，
娇姿久久存在。
秀目射出一支箭，
我的魂即飞天外。

第二个德尔威士吟道：

带走我心的人儿，
求你可怜可怜我。
同情我的孤独处境吧，
来访我决不嫌多。
她已远离去，
带走了我的欢乐。
人虽已远去，
音容笑貌不消没。，
她已经远去，
相见的希望在哪里？
但愿慷慨赐予，
梦中彼此相会合。
带走我的心者，
且看我身落泪水泊。

第三个德尔威士吟道：





娘子姿色美，
久闻亦看在眼。
美娘的停留之地，
正是我的心和肝。
思恋你们的滋味，
简直赛过蜜甜。
思念你们的心情，
如血流淌在血管。
相思令我消瘦，
酷似一根烤肉扦；
相思使得我，
情泪河中把身淹。
但愿梦里相会，
将我面颊上泪水揩干。

第四个德尔威士吟道：

张口却结舌，
谈起你少话。
心怀爱慕之情，
痛苦卧病榻。
圆圆皓月一轮，
高高中天挂。
心中对你的迷恋之情，
一日较一日有加。

第五个德尔威士吟道：

我爱月亮，
身段苗条无比美。
纤纤腰肢细，
款款翩翩随风飞。





涎水赛过醇香，
丰隆臀部令人涎垂。
心中燃欲火，
钟情夜下命垂危。
深红似玛瑙，
原是面颊上一滴泪。
泪顺颊淌落，
如同天落雨水。

第六个德尔威士吟道：

因为你躲避我，
使我的爱情遭挫折。
你形似嫩绿杨柳，
如吉星照耀着我。
我被愁苦缠心，
情思无穷多。
你的面颊就像玫瑰花，
令我心燃爱情火。
莫非我因爱你，
有违虔诚之说？
打明日起，
我将叩拜全部停搁。

第七个德尔威士吟道：

我的心中忧愁多，
眼泪不住流淌。
钟情日甚一日，
耐心已消亡。
天质多么甜美，
从来拒绝把苦难尝。





相会时明眸射来利箭，
恰恰将我的心射伤。
唤声责怨者们，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讲！
因为你们不知道，
爱情中的热与凉。

就这样，德尔威士们声泪俱下，吟诗寄情，好不伤感。

修道院长丹尼斯更是泣不成声，心想再也看不见那位美娘子了，不禁伤心至极。他吟诵道：

情人上路之日，
我的忍耐能力消亡。
只因情人离去，
我失去了一切希望，
唤声赶骆驼的人，
请你不要匆匆忙忙！
但愿情人早归，
相会在华舍厅堂。
离别那一天，
我的眼总也合不上；
道不尽的痛苦，
生活情趣一扫而光。
有苦诉给上帝，
只因为爱上一位女郎。
如今我体瘦如柴，
浑身没了力量。

他们都觉得没有机缘再见到那位美娘子，大家一致同意为泽妮·穆娃绥芙画一幅画像，永远保存在他们那里，随时供德尔威士们参拜。他们果然画了一幅泽妮·穆娃绥芙的肖像，一直参拜到个个白发苍苍，相继告别人世。

泽妮·穆娃绥芙心里想着自己的情人迈斯鲁尔，急速前进，日夜兼程，终于回





到了家乡。

泽妮·穆娃绥芙开门进到自家院里，即刻吩咐女仆去告诉她的妹妹奈西梅。

奈西梅得知姐姐已经回来，喜不自禁，急忙送来床上用品和衣服，给她铺好床，换上衣服，又垂下窗和门的幕幔，焚上沉香、龙涎香，洒上麝香水，顿时房间里香气弥漫，令人心旷神怡。

泽妮·穆娃绥芙穿上顶华贵的衣服，着意打扮一番，变得漂亮无比，宛若下凡的仙女。

迈斯鲁尔根本不知道泽妮·穆娃绥芙已经回来，一直沉浸在极度痛苦、忧愁和悲伤之中。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泽妮·穆娃绥芙回到自己的宅院，妹妹奈西梅忙送来床上用品和衣服，给她铺好床，换上衣服，又垂下窗和门的幕幔，焚上沉香、龙涎香，洒上麝香水，顿时房间里香气弥漫，令人心旷神怡。

泽妮·穆娃绥芙穿上顶华贵的衣服，着意打扮一番，变得漂亮无比，宛若下凡的仙女。

迈斯鲁尔根本不知道泽妮·穆娃绥芙已经回来，一直沉浸在极度痛苦、忧愁和悲伤之中。

泽妮·穆娃绥芙坐下来，和留下看家的女仆们交谈起来。她把离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向她们讲述了一遍。泽妮·穆娃绥芙给了女仆海布白一些钱，让她到街上采买一些吃的东西。

过了没有多大一会儿，海布白买来了吃的和喝的，大家一起吃喝起来。她们吃罢饭，泽妮·穆娃绥芙让海布白去找迈斯鲁尔，看看他在什么地方，情况如何。

迈斯鲁尔因思念泽妮·穆娃绥芙而坐立不安，再也忍耐不下去，时而吟诗解忧，时而到自家的花园里走一走看一看，追忆往事，但迎接他的只有墙壁。

就在这一天，迈斯鲁尔来到郊外同泽妮·穆娃绥芙辞别的地方，不禁忧思满怀，诗兴大发，随口吟诵道：

本想掩藏的事情，
如今暴露显现。
困意离眼而去，
取而代之是失眠。
我已感到失望，
司命运之神且听我言：
不要再留我，
莫再把我欺骗！





我的心哪，
正面临着无穷艰难。

爱神若灵验，
理当公正裁判。
失眠怎好忽然袭击我，
困意为何一去不返？
呼声先生们，
恳求你们将我可怜。
我因落入情网，
由高贵落得低贱。
曾有万贯家财，
依今栖身却困难。

世上的责难者，
争相倾吐讥讽言。
我只得塞住自己的耳朵，
不能服从他们的意愿。
情侣间的誓约，
我牢记在心间。
人道我爱私奔女，
我有话奉劝：
请闭住尊口，
你们将失明于大限之前。

迈斯鲁尔吟罢，离开那个地方，回到家中，坐下哭成了一个泪人。

片刻后，迈斯鲁尔进入梦乡，梦见泽妮·穆娃绥芙翩翩步入他的家中……他突然醒来，知道自己是在做梦，禁不住热泪滚滚流淌。

他迈步出了家门，边向泽妮·穆娃绥芙家走，边吟诵道：

我怎能忘记，
那位俘虏我心的美娘！





如今我的心，
被烤在灼热的炭火上。
情人远去之后，
我朝夕饱尝惆怅。
有苦只能诉于上帝，
无聊中打发时光。
唤声我的心上人儿，
你是我心中希望。
什么时候才能重聚，
共赏圆圆的月亮？

吟到最后一句诗时，迈斯鲁尔已行至泽妮•穆娃绥芙住宅所在的胡同口，忽觉香气扑鼻，不禁心旷神怡，爱火中烧。正在这时，他看见女仆海布白从胡同里走出来，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海布白走上前来，向迈斯鲁尔问安，并且向他报喜说："先生，我们的女主人泽妮•穆娃绥芙回来啦！她派我去叫你呢！"

迈斯鲁尔一听，顿感大喜过望，高兴极了。

海布白把迈斯鲁尔领往女主人那里。泽妮•穆娃绥芙看见心上人迈斯鲁尔走进房门，忙从床上下来，走上前去，和迈斯鲁尔亲切拥抱，频频接吻，俩人激动兴奋不已，双双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过了一会儿，二人方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因为相亲相爱至深，加上分别时间太久，思念之情不知从何说起。

泽妮•穆娃绥芙吩咐女仆海布白取来糖水和柠檬汁以及食物，大家坐下吃了起来。他们边吃边喝边谈，直至夜幕降临。天色黑下来，女仆走去燃点灯烛，室内登时一片通明。迈斯鲁尔和泽妮•穆娃绥芙开始相互倾述分别之后的情景。泽妮•穆娃绥芙告诉迈斯鲁尔说她原本就是穆斯林。迈斯鲁尔听后十分高兴，紧接着他和女仆们一起诵读"作证词"，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向安拉忏悔。

第二天早晨，泽妮•穆娃绥芙吩咐女仆请来法官和证人，告诉他们说她是个独身女人，守制期[1]已满，想与迈斯鲁尔结为夫妻，法官立即写了婚书，宣布二人结为伉俪。

① 伊斯兰教法律规定，妇女在丈夫死后或离婚后，必须等四个月，才能另嫁，这段时间称为"守制期"。





迈斯鲁尔与泽妮·穆娃绥芙携手共入洞房,甜美良宵自不待言。

泽妮·穆娃绥芙的犹太商人丈夫出了监牢,即踏上返回故乡的征程。他日夜兼程,不停地跋涉,距家乡只剩下三天的路程了。

泽妮·穆娃绥芙得知犹太商人丈夫回来的消息,把女仆海布白叫到面前,吩咐她说:"你到他家的坟地去,在那里挖一个坟坑,上面摆放些花草,四周再洒些水,犹太人回来问我哪里去了时,你就对他说:'太太被你逼归真了,已经归真了二十天了。'如果他要求看我的坟墓,你就把他领到坟地去,设法把他推入坟坑,活埋了他。"

海布白说:"遵命!"

她们随后撤掉床铺,移入一间小屋里。泽妮·穆娃绥芙随迈斯鲁尔到他家去了,在那里吃住,不知不觉三天时间过去了。

泽妮·穆娃绥芙的犹太商人丈夫回到家门前,敲过门,海布白问:"谁在敲门?"

"你的老爷回来了。"犹太商人回答。

海布白打开门,犹太商人见她泪流满面,不禁一惊,忙问:"你哭什么呢?太太呢?"

海布白说:"太太被你逼归真了。"

犹太商人一听,惊慌失措,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禁泪水脱眶而出。他问:"海布白,她坟墓在哪里?"

女仆把他带往坟地,让他看用花草掩饰着的那座坟墓。

犹太商人一看,大哭不止,边哭边吟道:

人生有两件至宝,
那就是青春和爱情。
一旦失去双宝,
方知那是如何贵重。
纵使双眼垂泪,
周身鲜血流罄,
哪怕想挽回些许,
也是万万不能。

犹太商人又是一阵号啕大哭,然后吟道:





悲痛实在难忍，
眼见爱妻身裹殓衣裳。
情人已远去，
令我心碎极忧伤。
但愿我能保密，
真情深埋在肚肠。
生活本来舒适，
只因她离去境落凄凉。
唤声海布白，
你激起我心底愁浪。
那远去之人，
乃是我的生活依傍。
穆娃绥芙呀，
千万不要离我身旁。
我后悔自己毁约，
自责行为不当。

犹太商人吟罢诗，哭声不绝，直至昏迷过去，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女仆海布白手疾眼快，见犹太商人昏倒在地，走上前去，将他拖到坟坑边，然后扒开空坟，用力一推，将他推入坑中，立即开始填土；犹太商人从昏迷惊醒，但为时已晚，很快被埋在厚厚的土下，活活丧命。

海布白完成任务，回到女主人面前，报告了消息，女主人大喜。她吟诵道：

时光立下誓言，
决心不停地搔扰我。
时光违背誓言，
又无情地抛弃了我。
责难者已死，
情人已跟随着我。
抖抖精神，
生活多么快乐！





从此，泽妮•穆娃绥芙和迈斯鲁尔生活在一起，无忧无虑，吃喝玩乐，生活乐融融，相处快慰多，指正天命竭尽，各奔东西。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美妙、动人了。"

听莎赫札德这么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天色还早，接着讲吧！"

莎赫札德开始讲《努尔丁与玛丽娅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埃及有位商人，名叫塔基丁。他是当时有名的富商，也是自由民的一位头领。塔基丁为了经商赚钱，经常外出旅行，他穿越旷野、荒漠、平原和山林，到过许多海岛，走了许多国家。他经历过无数艰险，若讲给孩子们听，会把他们吓得头发变白。

塔基丁资本雄厚，且口齿伶俐，能言善辩。他家中奴婢成群，养着无数峰骆驼，货物堆积如山，其中有霍姆斯产的布帛，巴勒贝克产的绸缎，信德产的披头，麦尔夫产的衣饰，印度产的布料，巴格达产的纽扣，马格里布产的头巾和斗篷……各地货物应有尽有。他家里的女奴，有的来自土耳其，有的来自埃塞俄比亚，有的来自希腊，有的来自埃及当地。

塔基丁家财万贯，喜欢讲排场，就连包货用的袋子都是丝绸做的。他面容英俊，待人谦和，豁达开朗，诗人这样赞美他：

世上有一巨商，
慕名者来赏其容。
赞辞不绝于口，
一时乱哄哄。
巨商问他们说什么，
我来道分明：
他们无不夸赞，
你那亮晶净的眼睛。





诗人还赋诗赞曰：

世上有一巨商，
一日来访我们。
初观他的眼睛，
一时感到忽失神。
你怎么啦？
商人开口问。
我回答：
你的眼真是迷人。

塔基丁有个儿子，名叫努尔丁。努尔丁相貌英俊，眉清目秀，身材匀称，恰似十四日夜晚悬挂在中天的一轮圆月。

有一天，努尔丁像往常一样，坐在父亲的店铺里经营生意。他的周身聚集着多位商人们的儿子。努尔丁前额光亮，面颊白里透红，肌肤洁白如玉，在那些孩子们之间，简直就像众星围捧下的明月。诗人这样赋诗赞美他：

有一美少年开口说，
请用语言描绘我。
我说你容面真俊俏，
身姿多么婀娜！
描绘一语足，
可用简言概括：
你的一切都美，
任何描绘都嫌多！

另有诗人描绘努尔丁：

洁白的面颊上，
有一颗黑痣装点，
就像龙涎香，





放在玉盘。

明眸闪着亮光,

内藏两把宝剑。

安拉最伟大!

像在对敌寇呐喊。

一天,商人的儿子们陆续来到努尔丁的身边,对他说:“喂,努尔丁,我们今天想到一个大果园里玩一玩,你想跟我们一道去吗?”

努尔丁说:“这要等我父亲回来,和他商量一下再决定;没有父亲的同意,我是不能去的。”

他们交谈时,努尔丁的父亲塔基丁来了。努尔丁望着父亲,说道:“爸爸,朋友们约我到一座漂亮果园去玩,你让我去吗?”

父亲说:“孩子,可以去。”

父亲给了努尔丁一些钱,随口说:“孩子,你跟他们一起去玩玩吧!”

商人的儿子们各自骑上自己的骡子,努尔丁也骑上一头骡子,一起向那座大果园走去。

那是一座令人向往、使人赏心悦目的绝美大果园。园墙坚固高大,园门呈大拱形,像巍峨宫殿的殿门,又像天堂的大门,看守果园大门的人名叫里德旺。那座大果园种有一百架各种颜色的葡萄,红的像红珊瑚,黑的像苏丹人的肤色,白的像鸽子蛋。园中还栽种着桃树、石榴树、梨树、苹果树等各种果木。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商人的儿子们各自骑上自己的骡子，努尔丁也骑上一匹骡子，一起向那座大果园走去。那是一座令人向往、使人赏心悦目的绝美大果园。园墙坚固高大，园门呈大拱形，像巍峨宫殿的殿门，又像天堂的大门，看守果园大门的人名叫里德旺。那座大果园种有一百架各种颜色的葡萄，红的像红珊瑚，黑的像苏丹人的肤色，白的像鸽子蛋。园中还栽种着桃树、石榴树、梨树、苹果树等各种果木。

这些商人的儿子们进到园中，眼见那些各样的果子，不禁垂涎欲滴。他们看见一串串不同颜色的葡萄，立即想起诗人的描绘：

葡萄味美赛香醇，
漆黑的颜色似乌鸦身。
掩映夜下光灿灿，
似染指甲的艳丽人。

诗人又云：

葡萄垂下串串，
自叹枝干瘦得可怜。
生时如水存容器，
熟来佳酿赛过蜜甜。

他们来到果园的凉亭前，见果园看门人里德旺坐在那里，就像那天堂大门的看守里德旺。他们看见凉亭门上刻着这样一首诗：

安拉浇园果实成串，
汁满枝垂景美观。





微风吹来枝叶舞，
狂飙摘果珠落玉盘。

他们走进凉亭，但见亭里书写着这样的诗句：

朋伴入园乐无穷，
消愁开心轻松。
微风吹来衣角飘舞，
鲜花含笑入袖中。

那座果园里栽种着各种果树，各种鸟儿在树枝间翻飞鸣唱，有夜莺、斑鸠、麻鹬、鸽子等。那里溪渠纵横，流水清清，蜿蜒淌过果树、花草之间，美景如画，令人流连忘返。正像诗人吟诵的那样：

惠风缓行枝条，
似少女披上了盛装。
潺潺溪流淌如诉，
骑士拔剑闪着寒光。

诗人又云：

溪水穿流林木之间，
美景入眼帘。
微风理会慷慨意，
不离花木边。

果园中树上的果子成双成对。那里有一种石榴就像凯鲁万[1]城的木球，诗人有诗赞曰：

石榴皮薄籽粒饱满，
似少女乳峰圆圆。

① 凯鲁万，突尼斯的一座名城，亦译作“开旺”。





剥开外皮露出，
红宝石光耀人眼。

诗人又云：

一排排石榴籽，
挤满薄皮内，
如同红红的宝石，
锦袍面上缀。
眼见圆石榴，
心思觅寻同类。
似少女乳峰，
又像圆圆的堡垒。
石榴能够治病，
先知有教诲。
安拉降天启，
经文在书中垂。

园中有一种苹果，香甜可口，惹人注目，令人赞叹，正如诗人所云：

苹果集双色，
与情人面颊相同。
挂在树枝上，
飒然显现奇景：
一色闪金光，
一色红彤彤；
二色互相拥抱，
诽谤的言语顿生。
红色带羞色，
金黄表示爱情。

园中种植着多种杏树，其中有巴旦杏、卡夫尔杏、吉拉尼杏、安塔比杏等。诗人





曾赋诗描绘道：

甜仁巴旦杏，
声声呼唤情郎。
情郎忽然至，
她却神情惊慌。
确系怀春女，
开心果皮黄。

诗人又云：

杏花呈粉红色，
挺立果园中。
似星辰亮光闪闪，
枝条尽欢兴。

那座果园还种着能够入药祛痰的李子、枣子和青梅。无花果树上的果子红绿相间，颇引人注目，诗人有诗曰：

无花果子色微白，
绿叶掩映美自在。
罗马人守卫在宫殿顶上，
夜来不敢弃盾牌。

诗人又云：

美哉无花果，
盘托着摆上桌。
确似席中珍，
可惜座位上无客。

诗人赞道：





无花果味道美，
衣色鲜独有。
亲口尝上一尝，
香甜一并收。
放在盘子里边，
形同绿绒球。

诗人又写道：

我爱无花果，
人们都感到惊诧。
问我原因何在，
听我坦然回答：
喜欢树的人众多，
爱果唯有在下。

诗人还云：

我爱无花果，
胜过众果王。
待到果子成熟时，
依旧站在枝上。
活像德尔威士，
又似含雨的云。
只因畏安拉，
眼泪不住流淌。

那座果园里有许多种梨树，有野生的，也有移自沙姆和希腊的品种，色泽各不相同，有的黄中带绿，令人看后甚感惊异。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座果园里有许多种梨树，有野生的，也有移自沙姆和希腊的品种，色泽各不相同，有的黄中带绿，令人看后甚感惊异。正像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梨子皮变黄，
你会更喜欢它。
恰似闺房女子，
容面罩薄纱。

果园里有一种桃子，名叫"君王桃"，皮色黄红混合，诗人赞之曰：

秀园桃子鲜，
身穿绛红色春衣。
酷似黄金锭，
面上有点点血滴。

园中有一种巴旦杏，味道极为甜美，很像椰枣，杏仁外包着三层皮，如同黄服，有诗赞曰：

鲜嫩肌体外，
裹着三重锦衣。
与主初创形，
相比不统一。
不分白天与黑夜，
无罪遭禁闭。





诗人又写道：

> 手中的巴旦杏，
> 边看边品味。
> 剥皮杏核露，
> 似珍珠刚离贝。

诗人还写道：

> 青春巴旦杏，
> 真是美不胜收。
> 个儿最小的，
> 亦足抓一满手。
> 颇似男子汉，
> 胡须刚刚露头。
> 剥皮即见核，
> 单仁双仁均有。
> 如同白色的珍珠，
> 黄玉壳中留。

更有诗人赞道：

> 巴旦杏花开，
> 俏丽世上罕见。
> 双腮变绿时，
> 头上生出白烟。

园中栽种着许多酸枣树，枣子有的成双成对，也有的是单个的。诗人有诗赞曰：

> 酸枣枝上挂，
> 整整齐齐一排排。





如同杏挂枝头，
豪情满胸怀。
渐熟皮色变黄，
金铃自然垂下来。

长圆的枝上枣儿，
日日换新装。
眼见小枣儿呀，
渐渐变金黄。
颇似小金铃，
悬挂在枝条上。

园中栽种着香橙树，诗人这样赞美香橙：

香橙手中拿，
红得多么可爱！
外皮红似火，
内里呈雪白。
雪见火而不化，
说来也奇怪。
有火不见光，
更令人费神思猜。

诗人又云：

香橙树茂盛，
果硕好姿容。
正似美人的面颊，
节日艳饰中。

诗人有诗赞曰：





微风吹拂橙林，
枝随风摇摆。
香橙绽现笑容，
问候送将来。

诗人还写道：

我遇一美男子，
开口对他言：
请君赋诗一首，
描绘香橙园。
那美男子沉思片刻，
开言便成诗篇：
摘橙如采火，
园美似我容颜。

果园中栽种着香橼，皮呈金黄色，果子从树枝上垂下来，就像一枚枚金球。诗人这样描绘：

曾见香橼树，
硕果将枝条压弯。
微风吹过，
枝摇果点头。
沉甸甸似挂金锭，
枝欲断令人忧。

园中栽种着佛手柑，果子从树枝上垂下来，就像少女那丰隆的乳房，令人浮想联翩。诗人赞曰：

观赏佛手柑，
不由得内心惊叹：
枝条纤细，





好像少女的身段。
风来枝起舞，
果闪金光灿灿。

园中还种着柠檬，香味四溢，有鸡蛋那样大，金黄色的外皮煞是美丽，色与香味表明采摘的季节到了。诗人有诗写道：

柠檬果熟时，
耀眼放光华。
形态像鸡蛋，
又颇似番红花。

那座花园里不仅仅有各种果树，而且还有各种奇花异草，如茉莉花、指甲花、郁金香、千日红、各色玫瑰、大车前、马蛇狮尾花、倒提壶等，应有尽有。那真是世间绝无仅有的一座花果园，仿佛人间天堂一角，一个病病恹恹的人进到园里转上一圈，当他再出来时，就会变得像一头雄狮，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无所不能，那座花园中所发生的种种奇闻怪事，真是说不完也数不清，只有在天堂里才会有那种种怪事奇闻。说来也巧，天堂里的守门人名叫里德旺，那座果园的看门人也叫里德旺；当然，两位里德旺之间有着霄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那伙商人的儿子们在果园里游览了一番，又看了看那里的厅堂楼阁，然后来到一个厅堂里坐了下来。

他们让努尔丁坐在厅堂中央一块金丝绣边的皮毯上……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伙商人的儿子们在果园里游览了一番，又看了看那里的厅堂楼阁，然后来到一个厅堂里坐了下来。

他们让努尔丁坐在厅堂中央一块金丝绣边的皮毯上，背倚着一个用鸵鸟羽毛填充的灰色圆靠枕，又递给他一把鸵鸟羽毛扇，努尔丁细看，只见那上面题着一首诗：

> 羽扇含香气，
> 诱人回忆华年。
> 芬芳四溢，
> 扑向美男子的脸。

青年们摘掉缠头巾，脱掉外衣，坐下来，开始聊天。他们都把目光集中在努尔丁身上，欣赏他那英俊的面容。他们坐了不大一会儿，只见一个仆人头顶着一大托盘食物送到他们面前，那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果园之前嘱咐家人为他们预备的饭菜。仆人放下托盘，但见大大小小和玻璃盘里盛着各种美味佳肴，其中不乏飞禽走兽和海鲜，像烤沙鸡、炖鹌鹑、烤羊肉、熏鸽子、烧鱼等，一应俱全。大家吃饱喝足，用清水和麝香肥皂洗过手，然后用金丝绣花手帕擦干。他们把一块绣着金线的丝帕递给努尔丁，让他擦手。片刻后，仆人给他们送来咖啡，他们津津有味地喝了起来。

他们边喝咖啡边聊天时，忽见一个园丁提着一篮子玫瑰花走来……

园丁向青年们问过安好，然后说："诸位兄弟，你们说这些花美吗？"

青年们异口同声："太美啦，尤其玫瑰花好看。"

园丁说："说得太对啦，花真美。不过，照我们的老规矩，谁想要花，就得当场吟上一首咏花诗。"

他们一共有十人，其中一个青年说："给我一束花，我来吟一首诗。"

园丁递给那个青年一束玫瑰花，青年接过花，吟诵道：





我爱红玫瑰，
百看不觉厌烦。
百花皆兵卒，
唯有玫瑰堪掌帅权。
一旦玫瑰凋谢，
兵卒个个笑开颜。
忽见玫瑰发芽，
百草顿时显得低贱。

园丁递给第二个青年一束玫瑰，他接过花，开口吟道：

尊敬的先生，
请拿上这朵玫瑰花。
它会使你想起，
麝香芬芳散四下。
它像一位娴淑女，
一旦情人看见她，
她会急忙抬臂，
借袖掩秀发。

园丁递给第三个青年一束玫瑰，只听他当即吟道：

玫瑰实在可贵，
悦目又赏心。
世间什么花堪比？
其香胜过甘醇。
嫩枝生绿叶，
花开欢乐无穷尽。
如同相亲吻，
密切互不离分。

园丁递给第四个青年一束玫瑰，那青年拿着花吟道：





玫瑰长成了大树，
莫非君未见？
蓓蕾一堆堆，
跃上了大树顶尖。
朵朵花像是宝石，
黄玉镶在边沿。
又像朵朵含金，
亮光闪闪。

园丁递给第五个青年一束玫瑰，那青年欣然吟道：

枝干似碧玉，
负担多么沉重！
枝上花果，
皆由黄金铸成。
雨点落叶上，
随即往下滴倾，
如同眼帘疲倦，
珠泪淌若洪。

园丁递给第六个青年一束玫瑰，那青年吟道：

好似一朵玫瑰花，
百美集于你一身。
安拉把秘密，
藏在你的肌体。
你像情人的面颊，
幽会时正好赏析。
情侣相互吻，
金圆表心意。





园丁递给第七个青年一束玫瑰，那青年吟道：

借问玫瑰花儿，
为何周身生刺？
每有人触摸，
受伤难免之。
玫瑰开言道：
百花都是我的战士。
我是大统领，
我的武器便是刺。

园丁递给第八个青年一束玫瑰花，那青年欣喜不已，开口吟诵道：

蒙安拉恩泽，
玫瑰花色调呈黄。
艳丽世无双，
就像金子一样。
枝条粗壮俏美，
花开闪亮光。
活像撑托着，
无数轮金色太阳。

园丁递给第九个青年一束玫瑰花，那青年欣然吟道：

金色的玫瑰花，
最吸引情侣的心。
初赏茎与叶，
必定联想到根。
想来觉得怪，
自然要发问：
为何浇灌的是银水，
结出的果却是金？



园丁递给第十个青年一束玫瑰花，那青年高兴地吟道：

你没见过玫瑰大军，
气势雄壮多豪迈？
头顶黄红盔甲，
威风凛凛好气派。
我看好有一比，
列位听开怀：
刺像绿宝石矛头，
手握的是金盾牌。

每个青年都拿到了一束玫瑰花，园丁走去端来酒和酒具，放在他们的面前的一个金边大瓷碗里，然后吟诵道：

黎明在呼喊，
劝人把美酒来饮。
须知清晨饮酒，
能使智者变愚蠢。
玉液琼浆清澈，
酒杯透明，
不辨酒在杯中，
杯与酒难以区分。

园丁吟罢，满上一杯酒，随后举杯，一饮而尽。接着，青年们轮流举杯，终于轮到塔基丁的儿子努尔丁喝酒了。

园丁斟满一杯酒，递向努尔丁，努尔丁却不接，而是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而我不知道，且从没有喝过。因为这种东西里蕴涵着大罪过；在伟大、万能之主的书中，它被列为禁物。"

园丁说："努尔丁先生，如果不喝它仅仅是怕犯罪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伟大安拉是仁慈、宽厚的，他能宽恕大罪过，且慈悯犯罪的人。愿安拉慈悯诗人，因为诗人曾这样说……"园丁高声吟诵道：





想怎样只管行动，
安拉有宽广的胸襟。
即使有过错，
也不必过分担心。
世上只有两件事，
劝你千万不要接近：
其一是信多神教，
其二便是坑害他人。

一个伙伴劝说努尔丁："努尔丁，没关系，喝一杯吧！"

另一个伙伴以休妻立誓劝努尔丁喝酒，接着又有一个青年走上前去，站在努尔丁的面前，力劝他喝酒。

这时，努尔丁觉得不好意思再拒绝，于是从园丁的手里接过酒杯，喝了一口，随即吐了出来，并且说："这东西太苦了！"

园丁说："努尔丁先生，如果没有这种苦味，它也就没有那么多好处了。你要知道，一切用于医病的甜东西，吃到嘴里都是苦的。这种酒有很多益处，它可以帮助消化食物，消忧解愁，消除胃肠充气，活血化瘀，增加血色，振奋精神，增强体力，鼓舞斗志，还可以提高性欲呢！要谈起酒的功用，真是一言难尽，说起来话长啊！我还是给你背一首诗吧！"园丁朗诵道：

我们开怀畅饮，
但求安拉宽谅。
饮下杯中酒，
百病一扫而光。
酒也能让人犯罪，
此话怎好讲！
饮酒益处多，
此为至理莫忘。

园丁吟罢，站起身来，打开厅堂中的一个小房门，取出一块砖糖，砸下一大块糖来，放在努尔丁的酒杯里，并且说："小主公，你如果怕酒的苦味，我给你加上一





块糖，现在酒已经变甜，请喝吧！”

努尔丁举杯一饮而尽。另一个青年给努尔丁又满上一杯，说：“老爷，我是你的奴隶，请喝下奴才为你斟的这杯酒。”

努尔丁只得喝下。第二个青年站起来，给努尔丁斟满酒，然后说：“我来敬你一杯。”

努尔丁举杯仰脖，一饮而尽。第三个伙伴接着倒上一杯，劝道：“努尔丁，给我一点儿面子呀……”

努尔丁举杯喝了下去。第四个青年为努尔丁满上一杯，力劝道：“先生，不能只喝他们的，不喝我的呀！”

努尔丁又喝了下去。就这样，一连九个伙伴敬酒，使得平生滴酒未沾的努尔丁顿觉头重脚轻，醉意朦胧，舌头失灵，结结巴巴地说：“伙伴们，凭安拉起誓，你们一个个相貌英俊，谈吐大方，举止端庄，可惜美中不足的是缺少歌和乐。有酒无歌，难以尽兴。有诗为证啊！”

努尔丁吟诵道：

从明月的手中，
取来尚好的美酒。
递给老幼，
共饮欢乐同酬。
纵酒还须放歌，
没有乐声酒兴哪有？
君可曾见饮马，
还得有哨声伴奏？

这时年轻园丁站起身来，走去骑上他们的一匹骡子，出了园门。

过了不大一会儿，园丁带着一位埃及姑娘回到果园中。

那姑娘皮肤白嫩，就像摆放在瓷盘中的银币，又像是原野上的一只羚羊，面容足以使光辉的太阳害羞。她生着一对明亮的夜莺眼，一双弯弯似弓的眉毛，面颊像玫瑰花一样，红里透白，白里透红；牙齿像珍珠，整齐而洁白；嘴唇薄而舒展，满脸福相；她酥胸高耸，腰肢纤细，臀部丰隆，两条腿就像沙姆的溪水，中间夹的那样东西就像包袱里的钱袋。诗人这样赋诗赞颂这位美丽的埃及姑娘：





即使多神教徒，
如果见她一面，
亦会立即抛弃偶像，
拜她为神仙。
东方德尔威士，
若能看见她的脸，
即使向东走，
也会把脸转向西看。
她若走到海边，
涎水滴在海水里，
海里的苦咸水，
即刻变甜。

诗人又云：

她明艳动人胜皓月，
涂抹着黑眼睑。
匆匆来像只羚羊，
仿佛在被狮崽追赶。
乌黑的长发，
如同夜色幕帘，
又像一座房舍，
还没用桩绳捆揽。
红润的面颊上，
似火在炽燃。
火焰为何如此旺，
因为燃烧的是心与肝。
当代的美女们，
看到她立即起站，
双手高高举过头，
齐声把造物主盛赞。



诗人还赞美道：

她来访问我们，
有三不方便：
一怕他人盯梢，
引得嫉妒言传。
二怕首饰丁当响，
额上光闪闪。
三怕身上衣，
香气四下发散。
额头和首饰，
可以用衣服遮掩。
周身散发的香气，
有何法子隐瞒？

那姑娘面目姣好，体态婀娜，风姿绰约，真像十四日夜晚中天悬挂着的那轮圆月。她身着天蓝色衣裙，头戴一块淡绿色纱巾，风韵可人，人见人爱，令观者心荡神驰。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姑娘面目姣好，体态婀娜，风姿绰约，真像十四日夜晚中天悬挂着的那轮圆月。她身着天蓝色衣裙，头戴一块淡绿色纱巾，风韵可人，人见人爱，令观者心荡神驰。正像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翩翩走来一少女，
衣衫蓝盈盈，
就像是天公，
正好放晴。
细看蝉翼衫下，
好似夏月悬冬空。

更有诗人的传神妙笔写道：

姑娘戴着面纱走来，
我开口对姑娘讲：
揭开你的面纱，
露出你那圆月般面庞！
姑娘开言道：
我真怕丑容外扬。
我说此事平平常常，
不必细思量。
姑娘撩开面纱，
美貌闪现奇光。
水晶珠纷纷下，
落在宝石上。





我甚爱她，
一心送她入天堂。
待到清算日到，
等她在安拉面前告状。
但愿审判日里，
相携同时面见主上，
她多看我几眼，
只盼审判时间长。

园丁把姑娘带到小伙子们的面前，对姑娘说："美丽的小姐，你像星星，你像月亮。我们请你到这里来，为了让你陪这位漂亮的小伙子对坐共饮。这位漂亮小伙子名叫努尔丁。他是头一次到我们园中来游玩。"

姑娘说："假若我早知道你是为此让我而来，我会把那件东西带来的。"

园丁说："小姐，我去给你取来。"

"那你就去吧！"

"你给我一件什么东西作凭据呀！"

姑娘掏出一个手帕，顺手递给了园丁。

园丁转身出了园门，一个时辰后，带来一个金丝绣花绿绸袋。姑娘接过绸袋，解开袋口，取出三十二块木条，榫头对榫眼，榫眼对榫头，从容、熟练地安装起来，霎时之间，组成了一架结构完整、精致美观的印度木琴。接着，她像母亲抚爱婴儿那样俯下身去，用手指轻弹琴弦，随即响起幽雅、轻柔、悦耳的琴声。木琴似怀想故土，思恋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思念那里高山流水，更使人联想到采集木料、制作木琴的木匠，油漆木琴的油漆匠，带来木琴的商贾，运来木琴的船只。那琴声如泣如诉，仿佛姑娘在向木琴询问那些情况，木琴似在用诗作答：

我本是林中一木，
那里枝叶绿葱葱。
夜莺来我枝头筑巢，
我甚喜爱夜莺。
夜莺鸣唱枝头，
我深深理会它的歌声。
我的秘密呀，





因而通晓于大众。
忽焉大祸降临，
走来一位伐木老翁，
将我砍倒在地，
用我的木料制琴成功。
琴被手指击弹，
我只得忍耐疼痛。
对酒和歌的人们，
见我心中高兴；
听到我的鸣唱，
顿时醉意朦胧。
主人倒是怜惜我，
每每紧紧抱在怀中。
世有娇艳女子，
秀目胜过羚羚。
抱住我的均匀体材，
弹奏出动人的乐声。
安拉恩泽高厚，
成全人间真挚爱情。
有情人终成眷属，
相偕至白发生。

姑娘沉默片刻，又抱起木琴，弹奏了数支曲子，然后开始重弹第一支曲子，边弹边唱道：

钟情怀春若是罪，
思念又何罪之有？
但见一只夜莺，
吵闹在树枝高头。
像是一位情人，
被逐出家门口。
请你站起来吧，





快快跟我走！
风清月朗之夜，
正是幽会的时候。
嫉妒者原是粗心人，
情侣会面易酬。
四种鲜花备齐，
为幽会增添兴头：
玫瑰花紫罗兰，
白头翁和素馨球。
四种乐趣，
明月之下一并收：
友情与爱情，
金钱加美酒。
尽享今日欢乐，
千万莫迟犹。
欢乐顷刻即逝，
佳话随世千古传流。

努尔丁边听姑娘吟唱诗句，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姑娘，因爱慕之心强烈，一时难于抑制满腔的激情。

姑娘望着在座的那些富商的儿子们，发现努尔丁长得特别漂亮，在那些小伙子们中间，他就像一轮明月，周围有众星相捧。努尔丁举止文雅，言谈庄重，身材匀称，相貌堂堂，春风满面，性情温柔，正像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英俊的面容，
潇洒风度自然展现。
衣服合体轻柔，
明眸中藏着利剑。
乌黑头发似夜，
青春活力明显可见。
眉毛掩盖住眼睛，
遮住我的视线。







今下我即行，
要止我即站。
似乎灾难生有双翼，
足可将情侣双斩。
面似玫瑰红，
腮上胡须生满。
微笑时朱唇开启，
玉齿出现在双唇之间。
身段似杨柳柔嫩，
挺胸抬头直朝前看。
臀部健美，
动静只见腰间。
身着丝绸衣，
标致又柔软。
呼出气味香喷喷，
随风四下飘散。
艳阳怎如他，
新月是他的指甲尖。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尔丁听完姑娘的吟唱，惊赞她的琴技和诗才，而且已有几分醉意。他称赞姑娘，随口吟道：

世有一琴女，
技艺高超惊人寰。
琴声令我陶醉，
无酒自倒瘫。
琴女开口说，
理当把安拉恩赞。
若非安拉赐予，
世上无此琴弦。

姑娘听努尔丁吟罢诗，眼见小伙子英姿勃勃，身材匀称，风度翩翩，仪表堂堂，不禁用怀春的目光望了望努尔丁，倾慕、喜爱之情难以抑制，随即抱起木琴，边弹边唱道：

我望他一眼，
换来的却是斥责。
他勾去了我的魂，
而他的身已经远离。
他虽离我远去，
我的心思他却全知。
仿佛安拉，
已向他作了暗示。
我把他的形容，





绘在我的手掌里。
我对自己说，
只管依靠他就是。
我尚未发现，
谁堪代替之，
若在他的身边，
我的情感实难抑制。
呼唤我的心，
我的心眼仿佛已走失。
因为我的心，
正是嫉妒者之一。
我要我的心，
只管忘却之。
我的心不从命，
却偏把他的形象苦思。

姑娘吟唱完诗歌，努尔丁听到姑娘的诗意美、口才好、声音甜润，心中敬佩不已，不禁打内心深处爱上了这位美丽姑娘，再也忍耐不住，把身子侧向姑娘，将姑娘紧紧搂抱在怀里；姑娘也紧紧把努尔丁抱住，连连亲吻努尔丁的眉心，而努尔丁则毫无顾虑地与姑娘接吻。就这样，一对男女，搂搂抱抱，又亲又吻，致使在座的人见此失常行为，无不大为吃惊，纷纷站了起来，都想抬脚离去。

见众人想躲开，努尔丁觉得有些害羞，这才松开了手。

姑娘也觉得有些难为情，她抱起木琴，连弹数支曲子，再回头弹奏第一支曲子，边弹边唱道：

当他弯腰时，
但见明月出眼帘。
当他凝视时，
羚羊望之自感羞惭。
他有一支大军，
那就是他的俊俏容颜。
他冲锋刺杀，





身材当作矛杆。
他有一颗慈悲心，
即使生在腰间，
他也决不会，
去伤害自己的同伴。
他的心坚毅，
而他的腰却柔软。
我们不到此地来，
谁会来这边？
我因喜欢他而受责备，
还盼宽谅海涵。
他的青春美貌永驻，
我终回到主面前。

努尔丁听姑娘吟唱的诗歌美妙，乐声悦耳，心中不胜惊异，他吟诵道：

在我的想像中，
她是艳阳的朋友。
她的火焰炽烈，
直烧我的心头。
她只用指尖，
便可表示问候。
对人示一敬意，
于她何妨之有？
只要她一出现，
无人不惊回首。
都赞美她俏丽无双，
巾帼行列居首。
她的明眸中含着利剑，
从不知我心中苦忧。
我备受屈辱，
只得异乡度春秋。





因钟情已成俘虏，
日夜泪双流。

努尔丁吟罢诗，姑娘听小伙子口齿伶俐、文才斐然，心中甚为钦佩，遂抱起木琴，边弹边唱道：

唤声众生灵，
我以生命起誓，
不论希望有否，
我都不会离开你。
即使你远去，
你的影像仍在此。
虽然你已远去，
想想你就是慰藉。
使我感到寂寞的人，
我的心你当知。
没有你的爱，
我怎能冷静安思！
你的面颊赛玫瑰花，
涎香与咖啡相似。
趁此相聚机会，
可否赐我些许？

努尔丁听了姑娘的吟唱，高兴极了，由衷赞叹她的诗才。努尔丁和诗对吟道：

圆月消隐在天际，
旭日透出薄暝。
额沐浴晨光，
全靠面纱开启的缝。
暂止住我的眼泪，
听我轻声述说爱情。
或许有射手，





箭且慢慢搭上弓。
因为我的心，
尚在分缝当中。
我的泪水，
就像尼罗河水泻倾。
而你的珍贵友情，
就像泛滥后的土地待耕。
姑娘开言道：
有钱请往我手里送！
我对姑娘说：
伸出手来请耐心等。
姑娘又说：
请安寝于此屋吧！
我回答：
有令我必服从。

姑娘听努尔丁的诗句优美，口才出众，心中敬佩，遂将他紧紧搂抱在怀里，热烈亲吻，整个身心都溶化在爱情里。片刻后，姑娘又抱起木琴，边弹边唱道：

责难者真可恶，
尽出荒唐言。
究竟我该抱怨他，
还是倾诉心中不安？
我未曾预料到，
因爱你竟招来麻烦。
我也曾严厉斥责，
世上的钟情之男。
也曾向斥责者，
诉说我的屈与贱。
我责备钟情者，
那毕竟是在昨天。
而今我在想，





他们情有可原。
若因离开了你，
一日面临巨大灾难，
我将高呼你的名字，
向安拉求援。

姑娘接着唱道：

有位怀春女子，
如此表述自己的心愿：
假若情郎拒绝我，
就请给我香涎。
我马上求造物主，
全力来支援。
主会开言对我说：
保你一切如愿。

努尔丁听罢姑娘的弹唱，对她的口才、诗才连声称赞，并且感谢她以高超的技艺给他们带来了美好享受。

姑娘听了努尔丁的赞美和感谢之言，心中欣喜难抑，急忙站了起来，脱下身上的华丽衣裳，摘下自己的首饰，然后坐在努尔丁的腿上，连连亲吻他的眉心和面颊上那颗美人痣，并且把衣物和首饰都当作礼物赠送给努尔丁……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六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尔丁听罢姑娘的弹唱，对她的口才、诗才连声称赞，并且感谢她以高超的技艺给他们带来了美好享受。

姑娘听了努尔丁的赞美和感谢之言，心中欣喜难抑，急忙站了起来，脱下身上的华丽衣裳，摘下自己的首饰，然后坐在努尔丁的腿上，连连亲吻他的眉心和面颊上那颗美人痣，并且把衣物和首饰都当作礼物赠送给努尔丁，同时说："亲爱的，礼品的价值要取决于送礼者的分量。"

努尔丁收下姑娘赠送的礼物，紧接着又把礼物回赠给她，并且热情亲吻她的嘴、面颊和眉心。

片刻后，努尔丁站起来，姑娘急切地问道："先生，你要去哪里？"

努尔丁回答道："我该回家了。"

商人的儿子们再三劝说努尔丁，要他留在果园里过夜，努尔丁坚决不肯，走去骑上自己的骡子，离开了那里。

努尔丁回到家中，母亲站起来迎接儿子，问道："孩子，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呢？凭安拉起誓，你可使我太担心了，也使你爸爸很着急，我和你爸爸一直在等你呀！"

母亲走上前去，吻了吻儿子，发现儿子满口酒腥气，便说："孩子，做礼拜、拜安拉之后，怎么还能违犯禁忌，贪杯饮酒呢！"

母子俩正在谈话时，努尔丁的父亲回来了。

努尔丁走去躺在床上，睡起觉来。

父亲问："努尔丁怎么无精打采呢？"

母亲说："他去果园玩了好长时间，有点儿头痛。"

父亲走到努尔丁的床边，想问问他的情况，不料闻到儿子满嘴酒气。

塔基丁向来不喜欢喝酒的人，他对儿子努尔丁说："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怎么荒唐到了酗酒的地步？"

努尔丁听父亲这样责骂他，醉醺醺地一挥手，巧得很，一拳打在父亲的右眼上，不料眼珠脱眶而出，耷拉在了面颊上，父亲登时疼得昏倒在地。



家人赶忙给塔基丁的脸上洒过玫瑰水，过了约摸一个时辰的工夫，他方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

塔基丁想狠狠地揍儿子一顿，母亲坚决阻拦。塔基丁说他决心已定，明天早晨非剁儿子的右手不可。母亲听后，心中不安，生怕儿子有个好歹，再三劝阻塔基丁，试图使丈夫放弃原来的想法，直至塔基丁体力不支，走去睡觉了。

夜幕降临，月亮爬上东山，母亲来到儿子身边。

这时，努尔丁已从醉意中清醒过来。母亲说："努尔丁，你究竟发的是哪份儿昏，竟然把你的父亲伤得那样重？"

努尔丁惊愕不已，忙问："妈妈，我怎么伤了父亲呀？"

"你一拳把你父亲的右眼打瞎了！他说明天早晨非把你的右手剁掉不可。"

努尔丁得知自己闯下了大祸，万分后悔，然而后悔已无济于事。

母亲说："孩子，后悔也没有用了，你还是赶快起来逃命吧！你先躲到一个朋友家去，等待安拉搭救你，情况会有变化的。"

说着，母亲走去打开钱箱子，取出装有一百第纳尔的一个钱袋，递给儿子，并且叮嘱说："孩子，你带上这些钱，快逃命吧！你用完这些钱后，给我捎个信儿，我再想办法给你捎去。你有什么情况，设法偷偷告诉我。但愿安拉赐生路给你，让你日后平安回到家中。"

说着这里，母亲声泪俱下，哭成了一个泪人。

努尔丁坐起来，从母亲手中接过钱袋，正要出门之时，发现钱箱旁边放着母亲忘记放回去的一个大钱袋，里面有一千第纳尔，他立即走去，顺手抄起来，连同那个小钱袋绑在自己的腰里，然后告别母亲，离开家门，步出胡同，向布拉格区走去。

当努尔丁来到布拉格区时，天色已亮，做完晨礼的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各奔自己的谋生之路去了。

努尔丁来到布拉格区，正沿着尼罗河岸走，忽见一条船停泊在河边，上下船的人很多，且有四个水手站在船上。见此情景，努尔丁走上前去，问水手们："喂，兄弟，这船要开往哪里呀？"

水手们说："去亚历山大城。"

"让我搭船和你们一道去亚历山大吧！"

"好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欢迎你！请上船吧！"

努尔丁感到高兴，转身走到市场上，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其中有吃的和喝的，还有被褥，然后回到河边，登上船去。

努尔丁上船不大一会儿，船就开了。





船开至莱什德城，努尔丁看见一条开往亚历山大城的小船，随即下了大船，登上那条小船。

小船穿过河湾，行至一座名叫“加米桥”的桥下，努尔丁下了船，穿过西德莱门，由于安拉的护佑遮掩，连守城门的士兵都没有发现他，他就进了亚历山大城。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尔丁感到高兴，转身走到市场上，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其中有吃的和喝的，还有被褥，然后回到河边，登上船去。

努尔丁上船不大一会儿，船就开了。

船开至莱什德城，努尔丁看见一条开往亚历山大城的小船，随即下了大船，登上那条小船。

小船穿过河湾，行至一座名叫“加米桥”的桥下，努尔丁下了船，穿过西德莱门，由于安拉的护佑遮掩，连守城门的士兵都没有发现他，他就进了亚历山大城。

努尔丁走进亚历山大城一看，只见那里城墙高大坚固，城中花园处处，显然是个人们喜欢安家落户的好地方。其时，冬天已经带着寒意离去，春姑娘也已带着鲜花来到人间，城中处处花开似锦，树木翠绿，果树也已结果，河水淙淙流淌。亚历山大城街道整齐，市容美观，守城的兵士都是从市民中挑选出来的精英，城门关闭之后，居民们可以高枕无忧。正像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我有一位挚友，
出口即成章。
一次我请他，
描绘亚历山大港。
好友开言说：
地中海第一新娘。
我又开口问：
那里生活怎样？
他说一旦海风起，
生活欢乐舒畅。

诗人又云：





亚历山大城，
绝美一张口，
涎水胜过蜜甜，
举世皆惊喜点头。
没有乌鸦啼叫，
住在那里乐悠悠。

努尔丁沿着大街走去，先来到木器市，然后来到银钱市，继之走过蔬菜市、水果市和香料市，只见那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买有卖，热闹非常。

努尔丁正漫步在香料市时，忽见一位老翁从一家店铺里走出来，向他问安致意，然后拉住他的手，领着他向自己家走去。努尔丁跟着那位老翁走进一条胡同，那胡同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洒过清水。绿树成荫，微风飘香。胡同里有三座房子，房基均坐落在水中，墙体高耸入云，房门前面的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且洒过清水，微风吹拂，花香扑鼻，人走到那里，仿佛步入了天园。胡同的地上铺着大理石，地面平整无比。

老人领着努尔丁走进其中的一座院子。进了房门，老人给努尔丁端来饭菜，陪着他吃喝罢，问努尔丁："孩子，你是什么时候从米斯尔城来到这里的？"

努尔丁回答道："老伯伯，我是今天才到这里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努尔丁。"

"孩子，你只要住在这座城市中，就不要离开我；如若不然，出了麻烦，我就要三次休妻了。我马上给你腾间房子，你就好好住在里边吧！"

"这是怎么回事呀？……老伯伯，能把话给我说得明白些吗？"

老人说："孩子，你有所不知，有一年，我带了一些货物，到米斯尔去做买卖。我把带的货物卖完后，又买了些货物，结果还缺一千第纳尔。就在这时，我遇到你的父亲塔基丁先生，他根本不认识我，也没让我写任何字据，便借给我一千第纳尔，解决了我的大困难。我回到本城后，派我的家仆专程把钱送还给你父亲，还带去一份薄礼。当时，我就看见你跟在你父亲的身边；那时你还小，如今长成大小伙子了。你父亲给我做了件大好事，帮了我大忙，但愿我还能借你来本城之机，报答你父亲的大恩。"

努尔丁听老人家这样一说，心中非常高兴，喜形于色，立即从腰间摘下那个装着一千第纳尔的钱袋，递给老人，并说："老伯伯，我把钱寄存在你这里，打算用它





办些货，在这里经商。”

从此，努尔丁在亚历山大城住下来，每天都到大街上去转一转，吃喝一顿，不久便把身上的那一百第纳尔花了个精光。

努尔丁身上没有钱时，就去找香料商老人拿钱，但却发现老人不在店铺里，只好坐在那里，等候老人回来。

努尔丁坐在店铺前，不时左右观望，忽见一个波斯人骑着一匹骡子，身后坐着一个姑娘，朝市场走来，那姑娘皮肤白皙，好像银锭，又像是尼罗河里的鲑鱼，或原野上的羚羊；她的容颜俊俏，足以令灿烂的艳阳感到害羞；她生着一双夜莺眼；牙齿就像雪白的珍珠；她酥胸高耸，腰肢纤细，身材苗条，亭亭玉立，秀目含娇，风韵可人。正如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有位窈窕淑女，
天质恰随人意。
身材正适中，
不高亦不低。
面颊浮玫瑰红，
腰肢赛过杨柳细。
明月脸上升，
麝香气味透裙衣。
乌发垂双肩，
随着微风飒然飘逸。
即使芙蓉出清水，
美何堪与之比！

波斯人离开骡背，将姑娘接下地来，随后大声喊道：“经纪人在哪里？”

经纪人应声来到波斯人面前。波斯人对经纪人说：“把姑娘领去，给她拍个价钱吧！”

经纪人把姑娘领到市场中，拿来一把象牙嵌花的黑檀木椅，让姑娘坐在椅子上，然后揭去姑娘的面纱，露出一张形同戴莱姆[①]盾牌、像星辰一般闪光的俊俏面孔，就像十四日夜晚的一轮明月，标致秀美，难以形容。正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① 戴莱姆，今伊朗南部一个地区，古代以产漂亮盾牌而闻名遐迩。







天上的圆月，
若与她来比美，
圆月急忙躲闪，
怒中必夹带着惭愧。
杨柳若见其腰肢，
亦会自惭形秽。
自感是一把干柴，
只配樵夫背。

诗人又云：

有一位靓女，
头上蒙着金丝面纱。
如何对待奴仆，
请你问她。
纱光与容光，
足令大军溃垮。
假若有那么一个人，
偷偷瞅她一下，
她颊上卫兵即会放箭，
将偷瞅者双眼射瞎。

经纪人高声喊道：“商人朋友们，都来瞧一瞧，看一看哪！这是一颗由潜水者从海底采出来的明珠，有经验的猎手捕获的一只珍禽，哪一位愿意出个价？”

一个商人喊道：“我出一百第纳尔。”

另一个商人说：“我出二百第纳尔。”

第三个商人说：“我出三百！”

……

就这样，商人们竞相加价，一直拍到九百五十第纳尔，方才没有人再往上加价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经纪人高声喊道："商人朋友们……哪一位愿意出个价？"

一个商人喊道："我出一百第纳尔。"

另一个商人说："我出二百第纳尔。"

第三个商人说："我出三百！"

……商人们竞相加价，一直拍到九百五十第纳尔，方才没有人再往上加价了。

经纪人走到波斯人跟前，对他说："先生，有人愿出九百五十第纳尔，你愿意卖掉这个丫头吗？"

波斯人说："丫头自己愿意不愿意，我还得听听她的意见。我长途跋涉，一路辛苦，多亏这姑娘细心周到地照顾我。我已向她发过誓，一定要把她卖给她所喜欢的人，让她自己卖自己。你就同丫头商量商量吧！如果她自己乐意跟那个商人走，就卖；如果她说不愿意，那就不要卖她。"

经纪人走回来，对姑娘说："喂，漂亮的小姑娘，你的主人让你自己做主呢！现在你的卖价已达到九百五十第纳尔，你同意成交吗？"

姑娘说："哪个想买我，成交之前，先让我看看买我的人！"

经纪人把她带到那个买主面前，只见那是一个老头子。姑娘看了看那个老头儿，然后转脸对经纪人说："先生，你究竟是疯啦，还是神经有毛病？"

经纪人惊愕不已，反问道："姑娘，你怎么能这样说话？"

"你怎能把我卖给这样一个老态龙钟的老朽呢？难道你没听说过老人这样对妻子描绘他自己吗？"

"怎样描绘呀？"

姑娘对经纪人吟诵道：

娇妻有一要求，
我却未能如她愿。
娇妻大发雷霆，





开口对我直言：
你若不能与我，
共枕同眠，
一日我去偷情，
你千万不要抱怨。
银样镴枪头，
正绘出你那话儿颜。
稍加手揉搓，
顷刻松垮变软。

老翁这样描绘自己的金玉：

每思鸳鸯枕，
金玉总是犯愁。
牢骚满腹藏，
怨言频频出口。
当我离开家门，
独自出外游，
金玉却欲刺杀，
精神格外抖擞。

另有诗云：

我的金玉离奇，
性情喜疏远。
谁欲敬重他，
他却每每出怨言。
我睡他苏醒，
我醒他却入眠。
谁会慈悯他，
必得安拉厚怜。





那位老商人听了姑娘的嘲笑和奚落，不禁勃然大怒，对经纪人说："你这个坏经纪！我来市场是做买卖的，不是听凭别人嘲弄、奚落、挖苦的。"

经纪人见那位老头儿大起脾气来，忙领着姑娘离开那里。经纪人对姑娘说："姑娘呀，你要有点儿礼貌呀！你刚才奚落的这个老人，他是市场监督，商人们有事都得去求拜他。"姑娘听经纪人这样一说，不禁笑了起来，随口吟诵道：

古今的权势者，
罪有罚应得。
省督当绞死门上，
首先杖打问过。

姑娘对经纪人说："先生，凭安拉起誓，我不愿意把自己卖给这样一个糟老头子，请你另给我选一个买主吧！因为那个老头子说不定因觉害羞而把我转卖给另一个人，使我遭受屈辱之苦。先生知道，关于我的事，要由我自己做主。"

经纪人说："姑娘，就按你说的办！"

经纪人把姑娘带到另一个商人面前，问姑娘："姑娘，我把你以九百五十第纳尔的价钱卖给舍里夫丁先生吧！"

姑娘望了望那个人，见那个人也是个老头儿，只不过胡子是染黑的。姑娘对经纪人说："你究竟是个疯子，还是神志不正常，又想把我卖给这样一个糟老头子？难道我是一团乱麻线，或是一块破布，使得你带着我在老头子们中间兜售？你找的这两个买主不是即将坍塌的朽墙，就是被流星毁灭的妖魔。那第一个老头子，正是诗人所描述的那种老朽……"姑娘开口朗诵道：

我想吻吻她，
她却开口说道：
凭安拉起誓，
此事办不到。
我本无此愿望，
少女怎亲白发老？
莫非我甘愿，
嘴里塞上棉花套？





姑娘又朗诵道：

人说头发的白，
正是灿烂的光。
给人的脸上，
增添威严和光芒。
白发登顶之时，
人已近于死亡。
乌发盖头顶，
乃是我的向往。
人云清算日来临，
白发可免罪降。
即使果然如此，
白发也非我盼望。

姑娘还朗诵道：

有位不知羞的客人，
颇使我感到头疼。
就是一把宝剑，
也要比他好几重。
白发已经远去，
不会再复生。
可是你在我的眼里，
还不如黑夜光明。

姑娘朗诵罢，说道："那另一个老头嘛，他更是个有缺陷、有疑点之徒。他把白发白胡子染成黑色，更加丑不可言。诗人也曾描绘过这种人……"姑娘朗诵道：

她说我看到你，
白胡须染成了黑的。
唤声我的耳与目，





原来我是瞒着你。
姑娘哈哈大笑，
继而说多么稀奇！
造假如此甚，
竟造到了头发里！

姑娘又朗诵道：

将白发染黑的人，
想把青春留住。
听我一言劝，
望君牢牢记住：
请把我那份黑，
也染进你的发来！
担保你此生今世，
黑发永不消除。

染胡须的那个老头儿听过姑娘朗诵的诗句，勃然大怒。他对经纪人说："你这个下贱的经纪，该死的东西！你今天带到市场来的不是什么货色，而是一个说话不干净的浪丫头。她把市场上的人骂了一遍，用歪诗挖苦、奚落我们，成何体统！"

说着，只见那个商人走过去，朝经纪人脸上重重地抽了一巴掌。

经纪人带着姑娘离开那里，边走边怒气冲冲地对姑娘说："凭安拉起誓，我压根儿没有见过比你更不知羞耻的丫头！你今天的举动，既砸了我的饭碗，也断送了你的生计之路。就是因为你，我得罪了所有商人。"

二人正走着，路上遇到一个商人，名叫舍哈布丁，愿意再增加十第纳尔买那个姑娘。经纪人问姑娘是否乐意卖给他，姑娘说："先让我看看他本人，然后再向他要一件东西；如果他家里有那件东西，我就卖给他；如果没有，就各走各的路。"

经纪人让姑娘站在那里等一等，自己走到舍哈布丁跟前，说："舍哈布丁先生，姑娘说他要问问你家里有没有一件什么东西；如果你家里有那件东西，她就愿意卖给你。先生，姑娘对商人们说的那些话，你也都听见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经纪人和那位姑娘正走着，路上遇到一个商人，名叫舍哈布丁，愿意再增加十第纳尔买那个姑娘。经纪人问姑娘是否乐意卖给他，姑娘说："先让我看看他本人，然后再向他要一件东西；如果他家里有那件东西，我就卖给他；如果没有，就各走各的路。"

经纪人让姑娘站在那里等一等，自己走到舍哈布丁跟前，说："舍哈布丁先生，姑娘说他要问问你家里有没有一件什么东西；如果你家里有那件东西，她就愿意卖给你。先生，姑娘对商人们说的那些话，你也都听见了……先生，我真担心把她带来见你，他会像对待别的商友那样对待你，使你和我都受到侮辱。不过，只要先生不怕，我就把丫头给你带来。"

舍哈布丁说："把她带来吧！"

"我听先生的！"

经纪人走去，把姑娘领到了舍哈布丁面前。

姑娘望着舍哈布丁，说道："老爷，你家里有用松鼠毛填充起来的圆靠枕吗？"

舍哈布丁说："漂亮的姑娘，我家正好有十个用松鼠毛填充的圆靠枕。姑娘，说真话，你打算用圆靠枕干什么呢？"

姑娘说："我准备等你睡熟之后，用它把你的嘴和鼻子全都堵起来，把你憋死！"

姑娘回过头去，望着经纪人，说："你这个下贱的掮客，你真像个疯子！你刚才想把我卖给两个糟老头子。他俩各有一个缺陷；现在你要把我卖给舍哈布丁，这么一个有三个缺陷的人！你看哪，他个子低矮，鼻子大，胡子长，难道你没听过诗人这样描绘的吗？"

"怎样描绘呀？"

姑娘朗诵道：

未闻更没有见过，
人会长成这个模样：





胡子过腕尺，
鼻子一拃多长，
再看他身材，
却不够用手指来量。

姑娘又吟诵道：

若把寺中的宣礼塔，
放在他的脸上，
简直就像小拇指，
戴上了一枚戒指。
把世界置入他的鼻孔，
顷刻影迹消失。

舍哈布丁听了姑娘吟诵的嘲讽诗文，怒不可遏，走出店铺，一把揪住经纪人的衣领，大声呵斥道：“好一个坏经纪，你怎敢带一个小女子，让她用歪诗一次又一次地嘲笑戏弄我们这些商人朋友，真是岂有此理！”

经纪人急忙挣脱舍哈布丁，带着姑娘走去，边走边对姑娘说：“凭安拉起誓，我干这种行业数十年，压根儿好没遇见像你这样没有礼貌的、刁钻尖刻的丫头！你今天彻底把我的生路断送了。我从你的身上只赚到了一记耳光和被人们揪着领子责骂。”

走了没有多远，遇到一个奴隶贩子，经纪人对姑娘说：“你跟我来，见见这位名叫阿拉丁的商人吧！”

姑娘跟着经纪人走去，来到阿拉丁面前。她一看那个人，发现他是个驼背，便说：“这是个驼背呀！诗人有诗描绘这样的人……”

“也有诗？”经纪人惊愕不已。

“是的，听我给你朗诵几首吧！”姑娘朗诵道：

他的肩膀窄，
脊柱却那么长。
魔鬼说他，
遇到了灾星之王。





仿佛他一再吃苦，
变成这副怪样。

她又朗诵道：

驼背骑上骡子，
天下便出现奇景。
人们笑不奇怪，
座下的骡子也感吃惊。

她接着朗诵道：

驼背背渐驼，
看去更不顺眼。
就像干树枝条，
因为太长而曲卷。

经纪人生怕姑娘惹祸，赶紧把她带到另一个商人面前，问道："你愿意把自己卖给这位商人吗"

姑娘望了望那个商人，发现他是个烂红眼，于是说："这是个烂红眼，你怎可把我卖给他呢？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模样。"接着她吟道：

他双眼生疾，
周身力量顿时消散。
众人们起来比看吧，
他害了烂红眼。

经纪人听姑娘出言不逊，急忙带着她去见另外一位商人，到了那里，经纪人问姑娘："你愿意把自己卖给这位商人吗？"

姑娘望了望那个人，只见那人的胡须浓重，姑娘说："你这个该死的经纪！这是一只公绵羊，只是尾巴长在了喉咙上了。你怎好把我卖给他呢？难道你没听说过胡子长的人是傻瓜，胡子越长见识越短吗？智者都知道这个道理，莫非你不知道诗





人曾留下这样的诗文？”

经纪人问：“什么诗文？”

姑娘朗诵道：

胡须长长长，
给人增加威严。
智力却相反，
每每渐渐缩减。

姑娘又朗诵道：

我有一位长胡子朋友，
胡子长却无益可言。
就像冬天的夜，
漫长漆黑外加严寒。

经纪人听了姑娘朗诵的诗文，知道她不愿意把自己卖给这个商人，便马上带她往回走。姑娘问道：“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经纪人说：“我把你送回你的波斯主人那里去。你今天的表现已够我们受得了，因为你不懂礼貌，既砸了我的饭碗，也断了人家的生路。”

姑娘边走边在市场上环视前后左右，也许是命中注定，目光落在一个漂亮小伙子的身上……

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就是努尔丁。

努尔丁面容俊秀，身材匀称，仪表堂堂，体魄健壮，年方十四，就像十四日夜晚的月亮。他面颊红润，前额泛光，脖颈如同雪花石，牙齿就像珍珠，涎水甜胜蜜糖。正像诗人笔下描绘的美男子：

圆月和羚羊，
都想与他比美。
听我一句话：
这才叫想入非非。
唤声羚羊啊，





你不必将自己比谁。
圆月听我说，
莫将力气白费。

诗人又云：

秀发遮前额，
额头时隐时现。
仿佛整个天地，
忽明忽又暗。
颊上那颗美人痣，
你切不要轻看。
君可曾见过秋牡丹，
朵朵花心饰黛斑？

姑娘见小伙子貌美出众，不由自主地爱上了他。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姑娘跟着经纪人边走边在市场上环视前后左右，也许是命中注定，目光落在一个漂亮小伙子的身上……

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就是努尔丁。努尔丁面容俊秀，身材匀称，仪表堂堂，体魄健壮，年方十四，就像十四日夜晚的月亮。他面颊红润，前额泛光，脖颈如同雪花石，牙齿就像珍珠，涎水甜胜蜜糖。

姑娘一看见努尔丁，便打心底里爱上了那位美貌出众的小伙子。姑娘回头望着经纪人，对他说："坐在商人中间的那个穿大袍的年轻商人没有给我加点儿价钱吗？"

经纪人说："这个小伙子是从米斯尔来的异乡客，他的父亲是米斯尔城的一位巨商，所有的商人都曾得到过他父亲的关照。他来到这座城市时间不久，住在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家里。他既没有给你加价，也未要求减钱。"

姑娘听经纪人这样一说，立即从手指上摘下一枚贵重的宝石戒指，对经纪人说："你把我带到这位漂亮小伙子跟前，如果他能把我买下来，这枚戒指就作为你今天操劳的酬金。"

经纪人十分高兴，遂把姑娘带到努尔丁跟前。姑娘仔细打量努尔丁，发现他确实俊美出众，风度翩翩，恰似天空中的一轮圆月，正像诗人所描绘的美男子：

> 他的脸鲜嫩透红，
> 明眸可射利箭。
> 人见人爱之，
> 只在一面间。
> 身材和容貌，
> 可谓完美无缺憾。
> 他的衣衫上，
> 新月做扣眼。
> 他的眼珠和美人痣，





足令黑夜空自叹。
弯弯的双眉配俊容，
如月牙儿挂西天。
双目如潭，
情丝意缠绵。
涎水似可解干渴，
唇边总是挂着笑颜。
怀春女倒在他怀里，
万事不觉难。

姑娘深情地凝视着努尔丁问："先生，请你说句实话，难道我长得不漂亮吗？"

努尔丁说："漂亮的小姐，世界上哪有比你更美丽的人呢？"

"既然这样，而且你已经看见商人们竞相出高价钱买我，你为什么默不作声呢？又为什么连一个第纳尔也不肯为我增添呢？好像你并不喜欢我。"

"小姐呀，假若此事发生在我的家乡，我会拿出手中全部钱财把你买下来。"

"先生，我不是非要你买我不可，只是想通过你提高我的身价。你就是稍稍为我加一点儿钱，对我来说也是极大的安慰。你就是不买我，只是让商人们说：'这姑娘要是不漂亮，米斯尔人是不会加价的，因为米斯尔人有眼力，善于识别姑娘！'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努尔丁听姑娘这样一说，不禁羞得满脸通红。他对经纪人说："这姑娘现在的价钱是多少？"

"九百五十第纳尔。"经纪人随口答道，"这里面不包括经纪人的酬金。按照法律，酬金要由卖主支付。"

努尔丁说："我出一千第纳尔，姑娘的身价、经纪人的酬金都包括在内，把这姑娘卖给我吧！"

听努尔丁这样一说，姑娘立刻离开经纪人，并且说："我愿意把自己以一千第纳尔的价钱卖给这位漂亮的小伙子。"

努尔丁听后，没有作声。商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把她卖了吧"！有的说"他买正合适"。还有的咒骂"只抬高价钱而不买的人才是龟孙子呢"！另有人说"说句实话，他和她正相般配"。

仅过片刻，经纪人便请来了法官和证人，写好买卖合同，递给努尔丁。经纪人对努尔丁说："领走这姑娘吧！愿安拉使她为你带来吉庆。说实话，只有她才配得





上你，也只有你才配得上她。”他还高兴地吟诵道：

幸福之神拖着长裙，
翩翩跟随他而去。
她仿佛专为他而生，
只有他才配做她的夫婿。

听经纪人这样一说，努尔丁有些不好意思，转身走去，到父亲的那位香料商朋友家，将寄存在那里的一千第纳尔取走，交给了经纪人，然后领着姑娘，来到他寄宿的那位香料商人为他安排的那间房子。

姑娘进门一看，见屋里陈设破旧，空空荡荡，便对努尔丁说：“先生，莫非我在你的心目中没有地位，不配让你把我带到你的家里去？你为什么不把我领到你父亲家中去呢？”

努尔丁说：“小姐，凭安拉起誓，这就是我现在居住的地方。不过，这是本城一位香料商人的房子，是他特意为我腾出来，让我暂时栖身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是个异乡客，家在米斯尔城。”

姑娘说：“回到你的家中之前，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倒是可以的。不过，凭安拉起誓，你赶快去买些肉、酒、蔬菜和水果来吧！”

“小姐，说实话，我除了那一千第纳尔，再也没有别的钱了。我昨天身上还带着一些零钱，现在全都花光了。”

“在这座城市里，难道你没什么朋友，能够从那里借些钱来？如果有朋友，你就去借五十第拉姆，回来后我告诉你怎样使用。”

“我的朋友也只有那个香料商人了。”

努尔丁转身出门，向香料商那里走去。他见到香料商人，说：“大叔，你好哇！”

“你好哇，孩子！”商人问道，“孩子，你拿那一千第纳尔买了些什么？”

“我买了一个姑娘。”

“孩子，你疯啦？怎好花一千第纳尔买个姑娘呢？我真想知道那姑娘究竟是从哪来的。”

“大叔，那是一个西洋姑娘。”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那位姑娘问努尔丁："在这座城市里，难道你没什么朋友，能够从那里借些钱来？如果有朋友，你就去借五十第拉姆，回来后我告诉你怎样使用。"

"我的朋友也只有那个香料商人了。"

努尔丁转身出门，向香料商那里走去。他见到香料商人，说："大叔，你好哇！"

"你好哇，孩子！"商人问道，"孩子，你拿那一千第纳尔买了些什么？"

努尔丁回答："我买了一个姑娘。"

"孩子，你疯啦？怎好花一千第纳尔买个姑娘呢？我真想知道那姑娘究竟是从哪来的。"

"大叔，那是一个西洋姑娘。"

香料商听后，说："孩子呀，你有所不知，在这个城市里，买一个顶好的西洋姑娘，也只要一百第纳尔。不过，孩子，我倒给你想出了一个主意，你如果喜欢那个姑娘，你今晚就跟她过夜，想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了；明天天一亮，你就把她带到市场去，把她卖掉，就是赔上二百第纳尔，也没有什么，就当你掉到海里，或路上遇到了劫匪。"

努尔丁说："大叔，你的话很对。不过，大叔，如你所知，我只有一千第纳尔，买了这个姑娘，全花掉了，如今身无分文，囊空如洗。大叔，我希望你行行好，先借给我五十第拉姆，等我明天卖了这个姑娘，再还给你。"

"孩子，我可以借给你钱。"

香料商转身走去拿来五十第拉姆，对努尔丁说："孩子，你还是小小青年，那姑娘很有姿色，说不定你会爱上她，因而舍不得卖掉她。你身上没有钱不行，花完这五十第拉姆，我再借给你，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够三次，就是八次十次也不要紧。假若以后你再来，我就不客气了，那就意味着你破坏了我与你父亲之间的友谊。"

老人拿出五十第拉姆，递给了努尔丁。

努尔丁拿着钱，回到姑娘身边。姑娘说："你马上去市场，用二十第拉姆买五彩绸，剩下的钱买肉、发面饼、水果、酒和鲜花。"



努尔丁走到市场，照姑娘的要求买了东西，带回寓所。姑娘卷起袖子，开始做饭，动作熟练，技艺高超。顷刻间饭菜做好，二人吃饱，姑娘又端来葡萄酒，二人对饮起来。姑娘不停地劝努尔丁喝酒，直至他喝得酩酊大醉，躺下睡觉了。

姑娘站起身来，走去从包袱中取出一个塔伊夫[①]产的皮针线包，打开包，从中取出两根针，然后坐在那里，开始做针线活儿。没过多大一会儿，姑娘做成了一条漂亮的标带，弄平整之后，折叠起来，放在枕头下，随后脱掉衣服，躺在努尔丁的身边，抱住他睡了。

片刻过后，努尔丁突然醒来，发现身边躺着一个姑娘……

努尔丁发现姑娘皮肤白似纯银，光滑如丝，柔嫩赛过绵羊尾，身材苗条，酥胸高耸，眉似弯弓，眼睛赛羚羊，面颊像秋牡丹，腹部纤细，肚脐足以容下九欧基亚奶油，两条大腿像两个用鸵鸟绒填充起来的靠枕，之间有件用语言难以描绘的东西，有时有泪珠滴落，正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她的乌发里，
隐藏着黑夜。
分缝之处，
方才显现出晨光。
双颊似玫瑰，
涎水赛过醇香。
她去火焰熄灭，
她来人们得安详。
朱口含珠玉，
面似圆圆的月亮。

诗人又云：

面俊好似圆月，
身段胜过杨柳。
周身芳馨溢，
明眸羞煞羚羊。

① 塔伊夫，在今沙特阿拉伯境内。





每当她远去，
令我挂肚牵肠。
她貌盖星宿，
面颊光不让月亮。

诗人还写道：

丽人貌似圆月，
风姿绰约羞杨柳。
眼搽黛黑更娇艳，
昴宿[1]欲跟她走。

努尔丁眷恋凝视姑娘片刻，一把将她搂在怀里，先吻她的下嘴唇，再吻她的上嘴唇，继之把舌头伸进了她的双唇之间。片刻后，努尔丁仰起身，观看她的玉门，发现她是一颗未穿孔的珍珠，也是未曾鞴鞍的金马驹，不禁欲火中烧，难以抑制，金玉勃起，直挺挺缓缓地进入了玉门，……此时此刻，二人亲密无间，云耕雨播，颠鸾倒凤，水乳交融，难以分开了……

努尔丁就像碎石子落水，或像长矛在激战中频频猛刺那样，连连亲吻娘子的面颊。努尔丁早就想拥抱美丽娘子，亲她的唇，搂她的腰，吻她的脸蛋儿，抚摩她那高耸的酥胸。那小女子具有埃及女子的动作、也门女子的风情、埃塞俄比亚女子的呼喊、印度女子的热情和亚历山大女子的情欲；那姑娘集这所有特点于一身，再加上貌美绝伦、风情万种，正像诗人所描绘的那样：

这就是她，
毕生难忘的人。
心不向她者，
她从来就不接近。
貌美如天上皓月，
造物主功高绝伦。
爱她若是犯罪，

---

① 昴宿，即金牛七星。





我也决不投忏悔之门。
她令我寝食不安，
相思病缠身。
我日夜思念她，
难耐是我的神魂。
她吟诗一首，
谁能解诗中音？
只有一位青年，
晓知诗句的精神。
谁知思恋意，
唯有情中主人。

过了一会儿，努尔丁和那位小娘子安静地躺在床上，甜滋滋，乐融融，彼此交臂拥抱，忘记了一切人间的烦恼，更不畏流言蜚语，香甜地进入了梦乡，一直睡到东方大亮。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尔丁和那位小娘子一阵云耕雨播之后，安静地躺在了床上，甜滋滋，乐融融，彼此交臂拥抱，忘记了一切人间烦恼，更不畏流言蜚语，香甜地进入了梦乡。

正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只要有心上人，
你就只管去看望她。
千万不要在乎，
嫉妒者们的闲话。
妒忌语于爱情，
无益无害皆白搭。
安拉创造天然美景，
情侣共枕同榻。
彼此相拥抱，
欢情无法表达。
互相枕住腕臂，
绵长悄悄话。
二人心心相印时，
他人只能把冷铁锻打。
斥责爱情者，
腐心怎能善化！
但蒙时光助你，
异地得一知己足矣。

努尔丁与小娘子一觉睡到东方大亮。



努尔丁醒来，小娘子走去打来水，二人做过大净，接着向安拉礼拜、祈祷。

礼拜完，小娘子从枕头下取出她昨夜里做好的那条标带，递给努尔丁，并且说："亲爱的，你瞧瞧这是什么？"

努尔丁接过标带，惊奇地问道："这标带是从哪儿来的？"

"是我用你昨天买的彩绸做的。你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交给经纪人，让他在市场上叫卖，至少要卖二十第纳尔。"

"娘子，用二十第拉姆的一块彩绸，经过一夜加工，就能卖二十第纳尔？"

"亲爱的，你不晓得这标带的价值，不管怎么样，你就带着它到市场上去，把它交给经纪人吧！只要经纪人一叫卖，这标带究竟值多少钱，你就知道了。"

努尔丁接过标带，来到异国人频繁出入的市场，把标带交给经纪人，让他在市场上代卖，自己则坐在一家店铺门口的长凳上等着。

经纪人接过标带，离去片刻便回来了，对努尔丁说："先生，你的标带卖了二十第纳尔，请收下钱吧！"

努尔丁听经纪人这样一说，惊喜不已，站起来走了过去，半信半疑地接过那二十第纳尔。

努尔丁拿着钱，走去买了各色彩绸，准备让小娘子再用它做标带。

努尔丁带着彩绸回到住处，把彩绸交给小娘子，说："娘子，你把这些彩绸都做成标带，也教我和你一道做标带吧！凭安拉起誓，我从未见过比这更美的工艺，也没听说过比这项手工更能赚钱的活计。说真的，这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呀！"

小娘子听努尔丁这样一说，笑了起来。她说："努尔丁，你再去那位香料商朋友那里借三十第拉姆吧！明天卖标带换得钱后，连同昨天借的那五十第拉姆一起还他。"

努尔丁走到香料商老人那里，说："大叔，请你再借给我三十第拉姆吧！但愿明天能一起还你八十第拉姆。"

香料商走去拿来三十第拉姆，递给了努尔丁。

努尔丁接过钱，走到市场，买了发面饼、蔬菜和水果，然后返回住处，把东西交给了小娘子。

这位小娘子名叫玛丽娅。

玛丽娅接过肉和菜，走去加工烹饪。没过多大工夫，一桌美味摆在了努尔丁的面前。

二人吃罢饭，玛丽娅又端来了酒，为努尔丁斟满酒杯，俩人对饮起来。

酒过三巡，二人均稍有醉意，玛丽娅欣喜不已，随口吟诵道：





潇洒一男子，
举杯弥漫麝香。
我问男子，
莫非酒出你的颊上？
男子开口回答：
此话从何讲？
玫瑰花俏丽哪堪比，
何曾把美酒酿？

玛丽娅频频劝努尔丁喝酒，努尔丁不时向玛丽娅还礼，二人开怀对饮，心情十分舒畅。努尔丁按照玛丽娅的要求，为她斟酒，并且拉住她的手，欣赏她那有几分醉意的妩媚姿容，同时情不自禁地吟道：

嗜酒靓女，
陪伴心上人豪饮。
座厅雅致自在，
情侣怕她生厌倦之心。
靓女开言道：
莫让酒杯停顿！
若不敬我酒，
你只配独守夜神。

努尔丁不住地举杯，直至喝得酩酊大醉，躺下睡觉了。

玛丽娅站起身，收拾完杯盘，坐下照例做起标带来。她做好标带，用纸包好，然后脱去衣服，在努尔丁的身旁躺下歇息了。

二人一夜安歇，不觉已是东方大亮……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尔丁和玛丽娅开怀对饮，心情十分舒畅，不住地举杯，直至喝得酩酊大醉。……玛丽娅做好标带，用纸包好，在努尔丁的身旁躺下歇息了。

二人一夜安歇，不觉已是东方大亮。努尔丁起床后，玛丽娅把标带递给努尔丁，说："你把这标带送到市场上去，像昨天那样，再卖二十第纳尔吧！"

努尔丁拿着标带，来到市场，卖掉标带，换得了二十第纳尔。随后，他到了香料商那里，还给香料商八十第拉姆，感谢他的关照，并为老人祝福。香料商问："孩子，你把那个姑娘卖掉啦？"

努尔丁说："我怎么能够把我的鲁合卖掉呢？"紧接着，努尔丁把他和玛丽娅之间的事情从头到尾向香料商讲了一遍，并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全部都告诉了老人。

香料商老人听后，甚为高兴。他说："孩子，凭安拉起誓，你的情况使我感到非常快乐，希望你经常给我带来好消息。我希望我的所有朋友、包括你父亲在内，人人吉星高照，顺利平安，吉庆。"

努尔丁告别香料商老人，走到市场，买了肉、水果、酒和日常所需要的东西，回到住处。努尔丁和玛丽娅一起吃、喝、玩、乐，不知不觉一年时间过去了。玛丽娅每天晚上都要做一条标带，第二天由努尔丁送到市场上，去卖得二十第纳尔，随后买些日常用品和吃的东西，将剩余的钱交给玛丽娅保存起来，以便需要之时花用。

有一天，玛丽娅对努尔丁说："亲爱的努尔丁，你明天把标带卖掉之后，拿换得的钱去买六种彩绸，我想给你做一条披肩，漂亮无比，就连富商子弟和王子王孙都不曾享用过。"

次日，努尔丁按照玛丽娅的意愿，到市场上把标带卖掉，然后买了彩绸，带回来交给了玛丽娅。玛丽娅开始加工披肩，因为她每天晚上要做一条标带，剩余的时间加工披肩，所以用了一个星期时间才做好披肩。

努尔丁接过披肩，披在肩上，走过市场，商人、绅士和逛市场的人纷纷围了上去，观看努尔丁的美貌及他那精美的披肩。

一天夜里，努尔丁正在睡觉时，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玛丽娅痛哭流涕，边





落泪边吟诵道：

> 呜呼哀哉，
> 相爱情侣分离。
> 追忆良辰美景，
> 我心几欲碎。
> 嫉妒者们的眼睛，
> 从不存善意。
> 诽谤者们的目光，
> 更是恶毒无比。

努尔丁见此情景，吃惊地问道："亲爱的玛丽娅，你哭什么呢？"

玛丽娅说："想到分别，我痛苦难耐，泪水不止。因为我预感到我们将要分别了。"

"玛丽娅，谁能把我们分开呢？玛丽娅，我是最爱你的人，谁能使你离开我呢？"

"我爱你胜过你爱我数倍。可是，人若把夜晚想像得太美，往往会因希望落空而陷入忧伤、遗憾的境界中。诗人不是这样描绘过吗？"

"怎样描绘呢？"

玛丽娅凄然吟诵道：

> 时运佳时，
> 你尽管高高兴兴。
> 命中注定有灾，
> 不能阻止其发生。
> 即使平静之夜，
> 你也会遭意外欺凌。
> 混沌情况常有，
> 难得夜色清净。
> 天上挂着，
> 无数颗亮晶晶的星。
> 但只有太阳和月亮，
> 会因蚀而一时失明。
> 绿树与干枝，





大地上处处滋生；
却只有挂果的枝条，
才会被石块击中。
君可曾留意，
波峰上浮的总是腐尸。
只有宝贵珍珠，
才深藏在海底深宫。

玛丽娅说："努尔丁，亲爱的，你如果不想使你我分离，那你就要警惕那个西洋老头儿。"

努尔丁问："什么样的西洋老头儿？"

"那老头子右眼瞎、左腿瘸，满脸污垢，胡子蓬乱；我看见他已经来到这座城市中，我猜想他是为我而来的。这个老头子会使我们分离的。"

"玛丽娅。亲爱的，我若能看见他，一定把他杀掉！"

"亲爱的，你不要杀他，不要和他说话，不要和他谈生意，不要和他打交道，不要向他打听什么事，不要和他坐在一起，不要和他相伴而行，绝对不要和他说任何事情。我求安拉护佑我们免受他的伤害，免遭他的算计。"

第二天早晨，努尔丁照例拿着标带走到市场，在一家店铺门前的长凳上坐下来，和商家子弟们聊天。谈着谈着，努尔丁打起瞌睡来，便躺在长凳上睡着了。

努尔丁正睡时，那个西洋老头儿打市场走过，身边带着七个西洋人。那老头儿看见努尔丁睡在长凳上，发现他围着一件披肩，且手抓着披肩一角，便走了过去，在努尔丁身旁坐了下来，伸手抓起披肩的一角，在手里摆弄来摆弄去，反复观看欣赏。

这时，努尔丁突然惊醒，见那老头儿和玛丽娅描述的一模一样，就坐在他的身旁。努尔丁一声大喊，使那个西洋老头儿大吃一惊。

老头儿问："你喊什么呢？莫非我们拿了你的什么东西？"

努尔丁说："可恶的家伙，告诉你，你若拿了我的什么东西，我非把你带到省督那里不可！"

"喂，穆斯林小伙子，请你以自己的信仰起誓，告诉我，你这披肩是从哪里弄来的呀？"

"这是我母亲亲手为我做的。"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尔丁突然惊醒，见那老头儿和玛丽娅描述的一模一样，就坐在他的身旁。努尔丁一声大喊，使那个西洋老头儿大吃一惊。

老头儿问：“你喊什么呢？莫非我们拿了你的什么东西？”

努尔丁说：“可恶的家伙，告诉你，你若拿了我的什么东西，我非把你带到省督那里不可！”

西洋老头儿问努尔丁：“喂，穆斯林小伙子，请你以自己的信仰起誓，告诉我，你这披肩是从哪里弄来的呀？”

“这是我母亲亲手为我做的。”

“你能把这披肩卖给我吗？我会付现钱给你的。”

“该死的糟老头子，我不会卖给你的，也不卖给别人。这是母亲专门给我做的，不是为别人做的。”

“你把披肩卖给我吧！我这就付给你五百第纳尔。让你母亲再给你做一块更好的嘛！”

“我不卖，决不能卖。在这座城市里，这是一条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披肩。”

“小伙子，我出六百第纳尔，你能卖给我吗？”

西洋老头儿一再加价，一百一百地往上加，之加到九百第纳尔，努尔丁说：“安拉会用别的方法周济我的。你就是给我两千第纳尔，或给我更多的钱，我也是不卖的。”

西洋老头儿继续用金钱引诱努尔丁，答应愿付一千第纳尔买下那条披肩。在场的一伙商人说：“我们做主把这条披肩卖给你，你掏钱吧！”

努尔丁说：“我不卖！凭安拉起誓，我不卖！”

一个商人对努尔丁说：“孩子，你所有不知：这披肩最多卖上一百第纳尔；即使如此，也难得碰上一个买主。这个西洋人愿意出一千第纳尔买它，你一下就可以赚九百第纳尔，到哪里去赚这么多钱呢？依我之见，你还是把这披肩卖给这个西洋人，先收下这一千第纳尔吧！卖掉这披肩之后，你还可以找为你做披肩的人，让她





再给你做一条更好的。这个可恶的西洋教徒，你何不先赚他一千第纳尔呢？”

听商人这样劝说自己，努尔丁有些不好意思，便以一千第纳尔的价钱，把披肩卖给了那个独眼、瘸腿的西洋老头儿，老头儿立即付了一千第纳尔给他。

努尔丁接过钱，转身想回住处，好向玛丽娅报喜，并把遇见那个西洋老头儿的事告诉她。不料却听那个西洋老头儿对商人们说：“商人朋友们，你们把努尔丁留住，今夜一起到我的住处做客吧！我那里备有希腊陈酒佳酿，还有鲜嫩肥羊、各种新鲜水果、香花、蔬菜，和我一道共度良宵吧！请诸位赏光，莫错过时辰。”

商人们立即喊住努尔丁，并说：“努尔丁，有劳阁下，借你之光，带我们一起去共度良宵，到这位西洋老人府上去做客吧！这老人慷慨大方，定会好好款待我们，让我们如愿以偿的。”

商人们你一言，我一语，以休妻起誓，强行将努尔丁留下，要一起去西洋老人那里聚会。接着，商人们一一关闭店门，带上努尔丁，跟着那个西洋老头儿走去。

他们跟着西洋老头儿来到他的住处，走进一座宽大、漂亮的大厅，按照主人的意思，相继坐了下来。片刻后，主人把一张餐桌摆放在客人们的面前；那餐桌工艺精美，结构奇特，雕花精致，榫头与榫眼严丝合缝，勾心斗角，灵巧至极。接着，主人端来各种瓷盘、银杯、金盏，满盛各种美味佳肴、陈酒佳酿、水果鲜花。之后，西洋老头儿吩咐仆人们宰了一只肥羊，生起火来，开始烧烤羊肉。

一切准备妥当，商人们开始大吃狂饮，西洋老头儿向商人们使眼色，让他们劝努尔丁喝酒。商人们按照主人的意思，挨个为努尔丁斟酒，轮流劝努尔丁举杯，不大一会儿，将努尔丁灌得酩酊大醉，失去了理智。

西洋老头儿见努尔丁已醉得不能自顾，甚为得意。他说：“努尔丁先生，你今夜光临，使我感到不胜欣慰。欢迎你，欢迎你呀！”

西洋老头儿好言善语表示欢迎之后，走近努尔丁，在他的身旁坐下，和他交谈起来。过了一会儿，西洋老人问努尔丁：“努尔丁先生，一年之前，就是当着这些商人朋友们的面，你花一千第纳尔买了一个姑娘；你能把那个姑娘卖给我吗？我愿意加上四千第纳尔，以五千第纳尔买那个姑娘。”

努尔丁摇头表示拒绝。

西洋老头儿时而为努尔丁夹菜，时而为努尔丁举杯，时而用金钱引诱他，终于把姑娘的身价加到了一万第纳尔。这时，努尔丁动心了，当着商人们的面，醉醺醺地说：“我把她卖……卖……卖给你，你……你……你拿钱来吧！一……一万第纳尔……”

西洋老头儿听努尔丁终于答应，不禁兴高采烈，欣喜异常，随后请商人们





作证。

他们一直狂欢痛饮了整整一夜。

天亮之后，西洋老头儿吩咐奴仆们说：“你们给我取钱去！”

片刻过后，奴仆们取来钱，西洋老头儿接过一万第纳尔，放在努尔丁的面前，说：“努尔丁先生，这就是你那个姑娘的身价，一万第纳尔，请点一下吧！昨天夜里，你已当着这些穆斯林商人们的面，把你的那位姑娘卖给我了。”

努尔丁一听，勃然大怒道：“你这个老不死的东西！我什么都没卖给你，你在撒谎。我根本没有什么姑娘。”

“你已把姑娘卖给了我，这些商人朋友可以作证。”西洋老头儿急忙说。

商人们异口同声说道：“努尔丁，你是当着我们的面答应把姑娘卖给这位西洋客商的，我们可以作证，你是以一万第纳尔卖给他的。你就接着钱，把姑娘交给这位西洋客商吧！安拉会给你降福的。努尔丁，你花了一千第纳尔买了一个丫头。一年来，你天天同那个女子呆在一起，每夜都在欣赏她的美色，对饮狂欢；时间仅隔一年，你却以一万第纳尔出售净赚九千第纳尔；此外，她还每夜给你做一条标带，到市场上卖得二十第纳尔。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你赚得了这么多钱，难道你还嫌赚得少？还是不肯把她卖掉吗？即使你真的爱她，你享用了这么长时间，也该心满意足了。你收着这些钱，去买一个比她更好的姑娘吧！如果不乐意，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女儿嫁给你，聘礼只收这些钱的一半就可以；我们的女儿比你那姑娘还要漂亮，而且你还可以把另一半钱留在手中呢！”

商人们连劝带哄，努尔丁终于收下了那一万第纳尔。西洋老头儿随即请来法官和证人写了文书，文书中载明努尔丁愿意以一万第纳尔将名叫玛丽娅的姑娘卖给这位客商。

玛丽娅坐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努尔丁回来，结果从早晨等到日落西山，从黄昏等到半夜，仍不见努尔丁回来，不禁心急如焚，泪水簌簌下落。

香料商听见姑娘的哭声，急忙让妻子前来看望，见她泪流满面，便问道：“小姐，你为什么伤心流泪呢？”

玛丽娅说：“阿妈，我坐在这里，一直在等努尔丁。可是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真怕他因为我而中什么计谋，更担心他会把我卖掉。”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玛丽娅坐在家中，焦急地等待着努尔丁回来，结果从早晨等到日落西山，从黄昏等到半夜，仍不见努尔丁回来，不禁心急如焚，泪水簌簌下落。

香料商听见姑娘的哭声，急忙让妻子前来看望，见她泪流满面，便问道："小姐，你为什么伤心流泪呢？"

玛丽娅对香料商人的妻子说："阿妈，我坐在这里，一直在等努尔丁。可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真怕他因为我而中什么计谋，更担心他会把我卖掉。"

"玛丽娅小姐，努尔丁是很爱你的，即使别人给他满屋子的黄金，他也决不会卖掉你的。小姐，说不定有一伙从米斯尔来的朋友，他们都和他的父亲很好，他会到他们的住处看望他们一下；他之所以那样，因为他不好意思把他们带到这里来，这里一来坐不下那么多人，二来他们地位高，也不便到这里来；也许努尔丁有意不让他们知道你的情况，所以在他们那里住了下来，明天一早就会回来的。你只管放心就是了，不必多惦念。小姐，也许这就是他迟迟不归的原因。今夜，我留在这儿陪你，等你的先生回来我再走。"

香料商的妻子坐下来，陪玛丽娅整整说了一夜话，不觉天已大亮。

次日清晨，玛丽娅走出家门，站在大门口，见努尔丁进了胡同，后面跟着那个西洋老头儿和一伙商人。

玛丽娅一看见他们，禁不住心惊肉跳，周身颤抖，面色蜡黄，就像航行在大海上的一叶小舟，遇到了狂风巨浪，剧烈颠簸不止。

香料商的妻子见此情景，惊问道："玛丽娅小姐，你怎么啦？你的脸色为什么这样不好看？"

玛丽娅说："阿妈，凭安拉起誓，我的心已经预感到我要和努尔丁分离了，日后再难相聚。"

说着，玛丽娅长吁短叹，凄然吟诵道：





请不要多谈别离，
别离味道多么苦涩！
夕阳西下之时，
别离苦就是那种黄色。
只有日出天下大白，
道出的才是相聚欢乐。

姑娘说罢，泣不成声，自信与心上人非分离不可，别无他法。她对商人的妻子说："阿妈，我对你说过，努尔丁一定中了计谋，将我卖掉了。我相信，他于昨夜把我卖给了这个西洋老商人。我已经告诫过他，要他千万警惕，加倍小心；可是，警告又有何用呢？事情果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被我言中了。"

二人正说话时，努尔丁走了过来。玛丽娅见努尔丁脸色铁青，周身颤抖，愁云满面，悲伤之情显而易见，而且流露出不胜后悔之意，便问："努尔丁，我亲爱的，好像你已把我卖掉了。"

努尔丁泪水夺眶而出，一阵唉声叹气，难过地吟诵道：

万事皆由命注定，
告诫又有何用？
我的错已铸成，
永无过错的是天命。
安拉要想惩罚人，
意愿必定成功；
哪在乎人耳聪，
再加上目明？
安拉先塞其耳，
再让其双目失明。
继而令之失去智力，
人间事情俱不懂。
待事情过去，
方才还之清醒。
不要问出了什么事，
也不须知道如何发生。





世上的一切事，
皆由天命注定。

努尔丁连声向玛丽娅表示歉意。他说："玛丽娅，凭安拉起誓，真是天命难违呀！那一帮人耍阴谋，设诡计，让我把你卖掉；我真中了他们的诡计，把你卖掉了。我对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今日别离，但愿来日能够相聚。"

玛丽娅说："我早已告诫过你。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玛丽娅一把将努尔丁搂在怀里，亲吻他的眉心，并且吟诵道：

我凭爱起誓，
决不会忘记你的情。
哪怕爱与思念，
夺去我的生命。
每日每夜，
我的泪流不止，
就像斑鸠，
在树顶上悲鸣。
唤声我的心上人，
离开你我烦恼百生。
你今远离我而去，
何日能够重逢？

二人正在交谈时，那个西洋老头儿走了过来，想把玛丽娅领走。

玛丽娅挥掌打在老头儿的面颊上，骂道："可恶的老东西，离我远点儿！你一直在追赶我，你欺骗了我的意中人。可恶的老东西，但愿安拉护佑，一切都会平安的。"

西洋老头儿听后笑了，对姑娘的行动感到好奇，连声向姑娘说好话。他说："玛丽娅小姐，我有什么罪呢？是你的主人努尔丁把你卖掉的。他是自愿的。凭耶稣起誓，假若他真爱你，他就不会对你有什么过火行动；若不是他已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也是不会把你卖掉的。有诗为证啊……"老头儿诵道：

谁讨厌我，
我就叫他远离。





即使有时再提起他，
也不是我的本意。
人间并不窄狭，
到处都有容身之地。
你怎好认为，
我要当清廉者甘心孤寂？

玛丽娅本来是希腊国王的女儿。玛丽娅公主父王的京城名叫法朗杰城，城市很大，工艺作坊多，产品极丰富，树木成行，跟君士坦丁堡城相仿佛。

玛丽娅公主为什么要离开父王的京城，这里有一段奇妙的故事，容我仔细道来。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七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玛丽娅本来是希腊国王的女儿。玛丽娅公主父王的京城名叫法朗杰城，城市很大，工艺作坊多，产品极丰富，树木成行，跟君士坦丁堡城相仿佛。

玛丽娅公主为什么要离开父王的京城？

这里有一段奇妙的故事，容我们仔细道来。

玛丽娅从小在父母亲的关怀下成长。她口齿伶俐，学了写字、算术，而且习武练功；此外，她还学了各种手艺，如刺绣、缝纫、编织，学会了做标带、额带，还学会了银上镀金、铜上镀银。不论男子干的活儿，还是女人干的活儿，她都无所不通，无所不会，成了当时聪明、顶杰出的姑娘，安拉赐予她美貌，使她天生俊俏，体态婀娜，风姿绰约，明眸皓齿，美丽动人，超过当时的所有女子，成为一枝独秀的花中皇后。许多国家的王子前来向玛丽娅求婚，都被公主的父王拒绝了。因为父王十分喜爱自己的女儿，不忍让女儿离开自己的身边片刻。

那位国王只有玛丽娅一个女儿，王子却有数个。然而，国王喜欢玛丽娅胜过喜欢所有的儿子。

有一年，玛丽娅得了重病，生命危在旦夕。玛丽娅许了个愿：如能痊愈，她一定去一座海岛上的修道院参拜。那座修道院在人们的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们常常许愿，以拜谒那座修道院作为还愿的象征。

玛丽娅病愈之后，立即想到还愿之事，于是她的父王便让她乘一条小船到那座修道院去还愿，跟随她一起去的还有几位国家重臣的女儿们及数位大主教，国王要他们一路上好好照顾玛丽娅公主。公主乘坐的船接近那座修道院，忽见一群劫匪驾驶一条船朝他们冲了过来，船上的大主教和姑娘们束手就擒，而玛丽娅公主则落在了一个波斯商人的手中。

那个得到玛丽娅公主的波斯商人患有阳痿病，从不喜欢女人，因此只把玛丽娅公主当作自己的使唤丫头。后来，那个波斯商人得了重病，生命垂危，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时间，幸得玛丽娅细心照顾，奇迹般地痊愈了。这位商人每当想起姑娘无微不至的侍奉他，心中感激不尽，十分同情姑娘，很想报偿姑娘一下。有一天，波斯





商人问玛丽娅："姑娘，你有什么愿望，就说给我吧！我会使你如愿以偿的。"

玛丽娅说："我的主人，我求你不要把我卖给我不喜欢的人。"

"这好办！我答应你的要求。玛丽娅，凭安拉起誓，我一定把你卖给你所喜欢的人。我一定让你自己做主卖自己。"

玛丽娅公主听商人这样一说，欣喜不已。波斯商人向玛丽娅公主讲述了伊斯兰教教义，玛丽娅当即皈依了伊斯兰教。波斯商人教她如何做礼拜，如何祈祷，玛丽娅很快全都掌握了。此外，玛丽娅还从波斯商人那里学会了有关伊斯兰教的各种知识。波斯商人还教她背诵《古兰经》，对她讲伊斯兰教教法和圣训。

波斯商人带着玛丽娅来到亚历山大城，将她卖给了她自己所喜欢的努尔丁。

玛丽娅就是这样离开父王的京城，流落异乡。

玛丽娅的父亲得知女儿及其随行人员还愿途中遭劫，不禁惊恐万状，似觉天翻地覆，如同世界末日降临，急忙派大主教率勇士若干人，乘船前往救援。他们在劫匪们占据的群岛上搜索了数日，没有得到玛丽娅公主的任何消息，只有空手而归。

父王自感事态严重，为失去女儿而痛苦不堪，接着派那个右眼瞎、左腿瘸的老头儿出马，继续打探玛丽娅公主的下落。

那个右眼瞎、左腿瘸的老头子是玛丽娅父王的宰相，是个足智多谋、精干顽强的老臣。国王命令他去所有穆斯林国家打探公主下落，一旦找到，要不惜付出满船黄金代价将公主赎回来。

那位瘸腿宰相走遍了穆斯林居住的土地和城市，只是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才打听到了玛丽娅的消息。他得知玛丽娅公主住在米斯尔青年努尔丁那里，便设了一个巧计，从努尔丁手里买下了玛丽娅，出价高达一万第纳尔。瘸腿宰相是通过那件披肩得知公主下落的，因为他知道，除了玛丽娅，谁也做不出那样精美的披肩。他又托众商人帮忙，成全了他的巧计，顺利买下了玛丽娅。

玛丽娅公主被瘸腿宰相买去，整日泣哭落泪。宰相对她说："公主啊，不要难过，不要哭泣了，和我一道回你父王的京城去吧！公主，你父王的国家才是你的祖国，那里是你的尊容所在之地，有成群的奴婢侍候你。你尽快脱离背井离乡的客居生活吧！为了寻找你，我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花费了不知多少钱财，奔波了一年零六个月时间。你的父王命令我，即使付出满船黄金的代价，也要把你赎回去。"

宰相说罢，俯下身去，亲吻公主的双脚，随后又亲公主的双手，恭顺备至。

宰相频频亲吻玛丽娅公主的手和脚，致使公主更加生气。公主说："可恶的东西，安拉是不会让你达到目的的。"





宰相令随从奴仆牵来鞴着绣花鞍鞯的骡子，把玛丽娅公主扶上骡鞍，为她撑上一顶金银柄丝绸华盖，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向海门走去。

他们出了海门，来到了码头，把玛丽娅公主接到一条小船上，接着划动小船，驶向一条大船，把公主送上那条大船。这时，独眼瘸腿宰相站起来，对水手们说："起锚开船吧！"

水手们立即起锚，张起风帆，众桨手一起划桨，船徐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坐在船上的玛丽娅公主却一直凝视着亚历山大城，直至城郭的影子消失在她的视野之外，她放声哭了起来，泪如雨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独眼瘸腿宰相站起来，对水手们说："起锚开船吧！"

水手们立即起锚，张起风帆，众桨手一起划桨，船徐徐离开港口，驶向大海；坐在船上的玛丽娅公主却一直凝视着亚历山大城，直至城郭的影子消失在她的视野之外，她放声哭了起来，泪如雨下。

她边哭边吟诵道：

> 心上人的邸宅，
> 我可否投入你怀？
> 我实在不知，
> 安拉作何安排。
> 别离之舟载着我，
> 速速驶向大海。
> 我的眼神已伤，
> 泪水将我全身覆盖。
> 心上人的邸宅，
> 我已经远远离开。
> 尽管那是，
> 我祛病的希望所在。
> 唤声我的主啊，
> 恳求您免除我的祸灾。
> 宝物寄存在您那里，
> 才不会发生意外。

玛丽娅公主每当想起努尔丁，总是泪流满面，痛哭不止。大主教们轮流前来安慰她，均无济于事，反倒使她更加思念努尔丁。





玛丽娅时而哭泣，时而呻吟。她凄然吟道：

钟爱的口舌，
深藏在我的心中。
我有话对你说，
我对你分外钟情。
只因为离开你，
我心伤而肝火太盛。
爱埋在我心田，
爱火将我熔。
我的眼帘伤重，
只因整日泪流纵横。

玛丽娅公主泪流不止，坐立不安，痛苦、难耐，不时长吁短叹，一路上心慌意乱。

玛丽娅公主离去之后，努尔丁忐忑不安，如坐针毡，痛苦难忍，于是向他和玛丽娅住过的房间走去。努尔丁走到那个房间一看，只见那里一片漆黑，但玛丽娅用来做标带的家什及她的衣物，都还放在那里。努尔丁上前把那些东西抱在怀里，泪流顿时如雨，凄然吟诵道：

忧伤接续至，
只因情侣相分离。
期待重聚首，
此希望可否逢机？
已经过去的事情，
复返谈何容易？
但愿我能够，
再会我的爱妻。
期望安拉赐我机会，
共忆情与谊。
亲人情意浓，
而我却未曾珍惜。
亲人守约言，



我却单方面背弃。
亲人已远去，
等待我的唯有死期。
能否一日相见，
天欢喜来地也欢喜？
忧伤使我的心熔化，
惋惜又成何益？
相聚的时光已逝，
重逢可否如意？
我的心重恋情，
泪水呀切莫淋漓！
亲人远去之后，
我的忍耐心尽失无遗。
我孤独无人援，
灾难频频波及。
求问世之主，
亲人可有归期？
何时得慷慨恩赐，
相互依偎似往昔？

努尔丁哭得更加厉害，泣不成声，望着房间的各个角落，吟道：

眼见他们的足迹，
心把他们想。
身在他们的宅院，
眼泪不住流淌。
我求远去人，
千万莫把我遗忘。
期盼总有一日，
回到我身旁。

努尔丁吟罢，锁上房门，向着海边走去。他来到码头，凝视注目玛丽娅上船的





地方，不禁热泪脱眶而出，长吁短叹，边哭边吟道：

我向你致敬，
实在离不开你。
如今我进退两难，
亦近亦远离。
似干渴思饮水，
我时刻都在想念你。
我的心向着你，
我的眼望着你，
耳朵听着你的消息，
想你的味道甜如蜜。
你乘船远去，
我无限惋惜。
让船载着你远去，
实在不是我的本意。

努尔丁号哭、悲泣、呻吟、诉说，大声呼喊着："玛丽娅……玛丽娅……我是在梦中看到了你呢，还是我一直在做噩梦呢？"

努尔丁心悲欲碎，忧伤难耐，吟道：

彼此远离之后，
见你的希望何在？
在你的住宅附近，
还能听到你的声音么？
曾在一堂中，
你我共同生活过。
你我心心相印，
把盏交杯多么快乐！
不管到什么地方，
不要忘记我。
你入哪方土，





且请就近埋葬我的遗骸。
若有两颗心，
生活中用上一颗，
另颗心留给你，
因我对你寄托爱意多。
对安拉有何乞求？
有人这样问我。
我言先让安拉满意，
然后使你们快活。

努尔丁正在哭喊玛丽娅时，忽见一位老人从船上下来，走向努尔丁，听到努尔丁边哭边吟道：

美丽的玛丽娅，
请你快快回来。
我的泪流如雨柱，
滚滚出眶外。
请向那些责备者，
探知我的心怀，
你会发现我，
眼帘浸泡在泪海。

老人问："孩子，好像你在哭昨天跟着西洋人乘船离去的那个姑娘，对吗？"

努尔丁听老人这样一问，登时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不省人事。过了好大一会儿，努尔丁方才缓缓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哭得更加伤心，边哭边吟道：

此次分别之后，
可有希望再见面？
昔日的甜蜜生活，
可否有缘复返？
我心存焦虑，
心底深藏着爱恋。





诽谤者的胡言乱语，
令我心烦意乱。
白日里不知所措，
夜里盼与她梦中相见。
相好之情难忘怀，
中伤语令我厌烦。
明眸娇艳女，
眼里藏着利箭。
身条似杨柳，
容颜足令艳阳羞惭。
若非畏惧安拉，
我会说她美丽顶天。

老人凝视了努尔丁片刻，见他仪表堂堂，身材匀称，明眸皓齿，容颜俊秀，又听他口齿伶俐，口出成章，深深同情他，为他感到由衷难过。

那位老人是一名船长，他的船就要开向玛丽娅父王的京城，船上乘坐着一百名穆斯林商人。老船长对努尔丁说："孩子，你忍耐一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赞安拉，我会把你送到姑娘那里的。"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人凝视了努尔丁片刻，见他仪表堂堂，身材匀称，明眸皓齿，容颜俊秀，又听他口齿伶俐，口出成章，深深同情他，为他感到由衷难过。

那位老人是一名船长，他的船就要开向玛丽娅父王的京城，船上乘坐着一百名穆斯林商人。老船长对努尔丁说："孩子，你忍耐一下，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赞安拉，我会把你送到姑娘那里的。"

听老船长那样一说，努尔丁心中高兴，忙问："老伯伯，您的船什么时候启程呢？"

老船长回答："还有三天时间……三天之后，我们就要开船起航了。"

努尔丁一听，喜不自禁，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连声感谢老人家。

片刻后，努尔丁想起与玛丽娅一起度过的美好岁月，不禁泪水潸然下落，边哭边吟诵：

至仁至慈的主啊，
能否让我俩重相见？
借问列位先生，
我的愿望可否实现？
司命之神呀，
可否允许我们见上一面？
让我走过去，
看上你哪怕一眼？
相会若能上市，
我愿以生命去换；
在我的心目中，
我的生命比相会贱。

努尔丁吟罢，转身走到市场，买了一些食物及旅行用品，回到船长面前。





老船长见努尔丁抱着一些东西，便问："孩子，你拿的是些什么？"

努尔丁说："我买了些食物，还有一些旅途上用的东西。"

老船长听努尔丁这样一说，笑了起来。他说："孩子，你以为我们是爬上桅杆望远玩耍吗？我们到目的地要航行两个月时间，而且还要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才行。"

旋即，老船长从努尔丁那里拿了钱，走到市场，买了足够努尔丁旅途用的东西，还为他灌了一大袋子淡水。

努尔丁登上船，休息了三天。商人们把自己的事情全部办妥，先后上了船，老船长下令起锚扬帆，船徐徐向大海驶去。

他们在海上航行了五十一天，突然遇上海盗，海盗们将船上的东西抢劫一空，船上的人全部沦为俘虏。海盗们把他们带到法朗杰城，送到国王那里，努尔丁也在俘虏队伍之中。

国王看见那些俘虏，立即下令道："把他们全部关押起来！"

就在俘虏被关押起来的那天，外出寻找玛丽娅公主的队伍回到了京城，其中就有独眼瘸腿宰相和玛丽娅。独眼瘸腿宰相下船上岸，马上进宫去见国王，报告了玛丽娅公主已平安返回京城的喜讯。国王立即下令张灯结彩，装点城郭，敲鼓鸣号，并且骑上高头大马，率领满朝文官武将，前往海港迎接玛丽娅公主。

玛丽娅下了船，父王迎上前去，热烈拥抱自己的女儿，向女儿问安，女儿向父王行礼。宫仆牵来一匹高头大马，让公主骑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向王宫走去。父女俩进了王宫，母后迎上前来，拥抱女儿，连声问好，并且问女儿是否像先前在家时一样，仍然是个处女，还是颗已穿了孔的珍珠。

玛丽娅对母亲说："母后，一个姑娘在穆斯林国家里被卖来卖去，今天跟着这个商人，明天又被卖到另一个商人手里，怎么还有可能仍然是一颗没有穿孔的珍珠呢！买我的那个商人，以毒打对我进行威胁，强占了我，夺去了我的贞操，然后又把我卖给了另一个人……"

母亲听玛丽娅这样一说，脸上顿失光彩。随后，王后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国王，国王听后十分难过，自觉事关重大，随即把公主受辱之身的事通报给了国家重臣和大主教们。

大臣和主教们听后，说："国王陛下，公主是被穆斯林玷污的，要净洁公主的身心，非杀一百个穆斯林不可。"

国王随即下令把狱中关押的俘虏带上来。俘虏们全被带到国王面前，努尔丁就在其中。

国王下令斩杀俘虏，首先被杀的是老船长，继之其他商人一个一个地被处死，





最后只剩下努尔丁一个人。刽子手们从努尔丁的衣服上撕下一条布，蒙住他的双眼，将他带到接血的皮垫前，正要举刀砍头时，忽见一个老妇人走到国王面前，对国王说："国王陛下，你已许过愿，倘若上帝能把玛丽娅公主找回，你答应向每个教堂赠送五个穆斯林俘虏，给教堂做差役。如今你的女儿玛丽娅公主已经回到陛下的身边，国王陛下应该还愿了。"

国王说："阿妈，凭耶稣起誓，我手里只剩下一个没有被斩首的俘虏了，就请把他带到教堂去，让他为教堂里效力吧！等下次再抓住穆斯林俘虏，我再给您送四个去。假若您在我们动手斩杀这些俘虏之前来，您要几个，我会如数给您的，让您老人家如愿以偿。"

老妇人感谢国王的恩典，祝国王尊荣长在，万寿无疆。

老妇人走到努尔丁跟前，把他从接血的皮垫上拉起来，仔细打量片刻，发现努尔丁眉清目秀，仪表堂堂，皮肤白皙，面如十四日夜空悬挂的一轮皓月，心中甚为喜欢，随即把他领到了教堂。

老妇人对努尔丁说："孩子，脱下你身上的衣服吧！你穿着这样的衣服，只适于在宫中效力。"

老妇人取来一件黑色粗毛袍，一块黑色方头巾和一条宽腰带，亲自动手给努尔丁穿上大袍，蒙上头巾，扎上腰带，然后吩咐他为教堂干活。

努尔丁在教堂里干了七天活儿，一天，老妇人走来，对努尔丁说："喂，穆斯林小伙子，换上你的丝绸衣服，带上几个钱，出去玩一玩吧！今天你千万不要呆在这里，以免丢掉性命。"

努尔丁大惑不解，遂问道："老妈妈，究竟出了什么事啦？"

老太太说："孩子，你有所不知，国王的女儿玛丽娅公主马上就要到教堂来上供进香，庆贺她安全脱离穆斯林国家，平安归来；因为她曾向耶稣许过愿，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拯救她，她定来教堂参拜；她这次来是还愿的，因她平安回到了祖国。公主还要带着四百位姑娘，个个如花，人人似月，其中还有宰相的女儿和国家重臣的千金。她们马上就到；如果她们看见你在这座教堂里，她们会抽出宝剑将你杀死的。"

努尔丁听老太太这样一说，立即从她手里接过十第拉姆，穿好衣服，向市场走去，观赏法朗杰城市容，游览各处，看了一座又一座城门。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二夜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太太说："孩子，你有所不知，国王的女儿玛丽娅公主马上就要到教堂来上供进香，庆贺她安全脱离穆斯林国家，平安归来；因为她曾向耶稣许过愿，如果耶稣基督能够拯救她，她定来教堂参拜；她这次来是还愿的，因她平安回到了祖国。公主还要带着四百位姑娘，个个如花，人人似月，其中还有宰相的女儿和国家重臣的千金。她们马上就到；如果她们看见你在这座教堂里，她们会抽出宝剑将你杀死的。"

努尔丁听老太太说如果姑娘们看见他在教堂里，就会把他杀掉，立即从她手里接过十第拉姆，穿好衣服，向市场走去，观赏法朗杰城市容，游览各处，看了一座又一座城门。

努尔丁回到教堂，见法朗杰城国王的女儿玛丽娅公主带着四百名如花似玉的少女来到了教堂，其中有独眼瘸腿宰相的女儿和国家重臣们的千金；她们簇拥着玛丽娅公主，恰似众星捧月。

努尔丁一看见意中人玛丽娅，心情激动，不能自已，不禁一声大喊，然后呼叫道："玛丽娅，玛丽娅……"

姑娘们听见有人呼喊玛丽娅公主的名字，纷纷拔剑出鞘，顿时寒光闪烁，响声如雷，她们一齐向努尔丁冲了过去，想把他杀掉。

玛丽娅转脸望去，一下便认出那是她的心上人努尔丁，立即对姑娘们喊道："住手！放掉这个青年，因为他是个疯子，疯人的特征在他的脸上显现得清清楚楚。"

努尔丁听玛丽娅这样一说，立即摘下头巾，两眼直瞪，双腿一瘸一拐，口吐白沫，装出疯人的模样。

玛丽娅公主说："我说的不差分毫，他的确是个疯子。你们把他拉到我跟前来，你们离远一点儿，让我听听他说些什么。因为我懂阿拉伯语，能听明白阿拉伯人说的话。我要看看究竟他有无救药。"

姑娘们把努尔丁拉到玛丽娅公主的面前，然后远远离开。

玛丽娅问："你这样装疯卖傻，是为我而来的吧？"

努尔丁说："我的太太，难道你没听诗人这样说过？"努尔丁吟诵道：





你为爱情而疯?
人们这样向我发问。
我回答说，
生活的乐趣仅属狂人。
看我的疯，
再看我所狂爱的人，
二者相得益彰，
便不会抱怨我的心。

玛丽娅说："努尔丁，凭安拉起誓，你是自己逼疯自己的。事情发生之前，我已告诫过你，但你没听我的话，任意行事，自己糟践自己。我之所以那样告诫你，一来不是靠天启，二来不是凭占卜，更不是依据梦境所见，而是我亲眼看见了那个独眼瘸腿宰相，知道他是专为找我而来到亚历山大城的。"

"玛丽娅，亲爱的，但愿安拉护佑我们不再疏忽大意。"努尔丁后悔莫及，沉痛地吟诵道：

即使我有过失，
也不曾建业立功。
须知做奴隶的，
间或能沐浴主人宽宏。
作恶者有罪可忏悔，
忏悔又有何用!
我已经做错了事，
本当受到惩罚;
莫非我无处去寻找，
原谅和包容?

努尔丁和玛丽娅不期而遇，亲热非常。二人各自向对方诉说自己所经历的种种事情，不时对吟诗句，只见泪水滚滚淌落在面颊上，状如海涛汹涌。这对情侣倾吐着自己对对方的深情厚爱以及离散之后的孤独与寂寞，直至双方再无力说下去，已见夕阳落山，夜幕随之降临。

玛丽娅公主身穿淡绿色金丝绣花袍，上面缀着无数颗珍珠宝石，使公主显得





分外娇媚俏丽。正如诗人所云：

> 美丽的姑娘似圆月，
> 身穿着淡绿衣衫。
> 纽扣松松解，
> 蓬蓬乌发盖双肩。
> 借问名与姓，
> 姑娘笑着开言：
> 我就是那位姑娘，
> 曾令情侣坐立不安。
> 我是白银，
> 又是黄金砖。
> 凭借我的力量，
> 俘虏可得自由把家还。
> 我对姑娘说：
> 我最怕的是相互离远。
> 她说你向我诉苦，
> 可知我的心如顽石坚？
> 我回答道：
> 顽石面前有何难！
> 须知安拉万能，
> 可使顽石溢清泉。

夜幕降临，玛丽娅公主走去问姑娘们："你们把教堂大门关好了吗？"

姑娘们说："报告公主，我们把大门关好啦！"

玛丽娅带着姑娘们来到圣母玛利亚清真寺，基督教徒们认为，那是圣母的圣灵及其秘密所在地。姑娘们来到清真寺礼拜、祷告，绕着祭坛转了一圈，参拜仪式完毕，玛丽娅公主望着姑娘们，对她们说："我想独自留在教堂里。因为我流落在穆斯林国家很长时间，很想到教堂来虔心忏悔、祷告。你们既已参拜完毕，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我们听从公主的安排，公主请便吧！"她们告别公主，各自回去安歇了。

姑娘们走后，玛丽娅出了清真寺，去找努尔丁，发现努尔丁坐在一个角落里，神色不安，正在焦急地等着她的到来。





玛丽娅走到努尔丁身边,努尔丁站起身来,亲吻她的双手。

玛丽娅坐下,让努尔丁坐在自己的身边。玛丽娅摘掉自己的首饰,脱下身上裹的纱衣,随后将努尔丁紧紧搂在怀里。二人热烈拥抱,频频接吻,异口同声说:"相聚之夜是何等的短暂,而分别一日似隔三秋啊!"二人同声吟诵道:

相聚的夜晚,
本不是初夜之时。
黄昏的时候,
你带着晨曦而至。
你是拂晓搭眼的黛墨,
还是催眠的特使?
离别的夜晚,
何其漫长!
首尾相互连接,
始终一模一样。
复活之后的爱,
岂不与死人等量!

二人正沉浸在甜蜜欢乐之中时,忽见一个童仆到教堂顶上敲钟,向教徒传达礼拜的信号。正如诗人所云:

我看见他打钟,
便开口问他:
谁曾教羚羊,
走来把钟击打?
我问我的心,
哪种给你的痛苦巨大?
究竟是打钟,
还是远远离开她?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玛丽娅和努尔丁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直至打钟的童仆登上教堂顶上的平台去敲钟。

听见钟声，玛丽娅公主立即站了起来，穿好衣服，戴上首饰。见此情景，努尔丁感到难过，心烦意乱，泪水脱眶而出，哭了起来，边哭边吟诵道：

> 鲜嫩的玫瑰面颊，
> 我频频亲吻不止。
> 直至那些监视者，
> 闭目进入梦乡为止。
> 她未忘记撞钟，
> 就像虔诚的清廉者。
> 她急忙站起，
> 走去穿起衣饰，
> 生怕天上的星星，
> 又将我们监视。
> 她呼唤着希望，
> 直到晨光临至。
> 若有那么一天，
> 我将王权手中把持，
> 定做一位有为之王，
> 对天述大志：
> 誓将教堂全摧毁，
> 斩尽杀绝天下牧师。

玛丽娅公主把努尔丁搂在怀里，热烈亲吻他的面颊，同时问道："努尔丁，你





来到这座城市有几天啦？”

努尔丁回答：“我来这里有七天时间了。”

“你到城中看过吗？城中的街巷、店铺和向着海和陆地的城门，你都熟悉吗？”

“我都看过了，也都认识了。”

“你能找到教堂的祭品箱吗？”

“我能。”

“这就好办了。明天夜里二更时分，你到教堂的祭品箱那里，从箱中取些你所用的钱和物，然后走去打开临海的教堂小门，你就会看见海边停着一只小船，船上有十个水手。当你看到船长向你伸过手来时，你就把手伸过去，他将把你领上船去。你坐在船上稍等片刻，我就会来的。你千万要小心，不能打瞌睡；如若不然，你会后悔莫及的。”

玛丽娅告别努尔丁，转身走去，叫醒女仆们，然后带着她们来到教堂大门口。公主轻轻敲过门，走来开门的是那位老太太。开门一看，只见仆役和主教们都站在那里，他们随即牵来一匹骡子，让公主骑上骡子，又撩开一顶丝绸华盖，主教牵起骡缰走在前面，女仆们紧跟在后，武士们个个手持明晃晃的宝剑护卫着公主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王宫走去。

努尔丁一直躲在他和玛丽娅公主借以隐身的幕帘后面。

天色大亮时，教堂的门开启了，进教堂做礼拜的人们多了起来。努尔丁混在人群中，来到教堂女主管老太太那里，老太太问：“你在哪里过的夜？”

努尔丁答：“我照你的嘱咐，在城里找个地方过的夜。”

“孩子，你做得好，假若你在教堂里过夜，她们会把你杀掉的。”

“感谢安拉拯救了我，护佑我免遭劫难。”

努尔丁一直在教堂里忙碌到红日西沉，夜幕徐徐垂降。

天色暗下来后，努尔丁走到祭品箱旁，打开箱子，取了些价值昂贵又轻便易带的宝石，等到二更时分，走去打开教堂的临海便门，溜出教堂，向海边走去。

来到海边，果见有条小船停泊在那里。努尔丁发现船长是位老翁，鹤发童颜，长胡子垂胸，风度潇洒。飘然欲仙，站在船上，周围有十名水手。

努尔丁按照玛丽娅公主的叮嘱，伸过手去，老船长将他拉上了船。

努尔丁登上船，老船长便对水手们下令道：“解开缆绳，趁天未亮，赶快离开这里！”

一个水手说：“船长大人，国王有令，陛下明天要乘坐我们的船巡视，以防海盗抢劫玛丽娅公主。既然这样，我们怎好把船划走呢？”





老船长大怒道："你这个该死的东西，你敢违抗我的命令，不听我的指挥？"说着，老船长抽出宝剑，手起剑落，那个水手的脑袋登时落入海水中。

这时，另一个水手说："我们的这位朋友有何罪过，致使你斩下他的首级呢？"老船长二话没说，挥剑削下了说话人的脑袋。紧接着，老船长将水手们一个个杀掉，把埋体抛到岸上。

老船长望着努尔丁一声大喊，努尔丁惊恐万状，周身战栗不止。老船长说："你下去，把缆绳桩拔掉！"

努尔丁不敢怠慢，唯恐老船长一剑削下他的脑袋，忙一跃跳到岸上，拔掉绑缆绳的桩子，随即一个箭步，一下跳上船去。接着，老船长吩咐他做这干那，然后说："你看看天上的星斗……"

努尔丁一一照办，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继之，他升起船帆，只见船像箭离弦一般，乘风破浪，向大海驶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船长望着努尔丁一声大喊，努尔丁惊恐万状，周身战栗不止。老船长说："你下去，把缆绳桩拔掉！"

努尔丁不敢怠慢，唯恐老船长一剑削下他的脑袋，忙一跃跳到岸上，拔掉绑缆绳的桩子，随即一个箭步，一下跳上船去。接着，老船长吩咐他做这干那，然后说："你看看天上的星斗……"

努尔丁照老船长的叮嘱办，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继之，他升起船帆，只见船像箭离弦一般，乘风破浪，向大海驶去。

努尔丁手握风帆绳索，沉浸在了忧思的海洋之中。他想这想那，想了很多很多，不知道自己会遇上什么不测。每当他望船长一眼时，他的心便一阵颤抖，猜想不到船长会把船开向哪里，心中十分纳闷儿，心想："玛丽娅说她会来的，怎么还不来呢……"努尔丁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天终于亮了，努尔丁望了望船长，只见他把自己的长胡子一把捋了下来，离开原来站的地方，朝努尔丁走过来……努尔丁发现他眉清目秀，似曾相识，他终于看清，那不是什么"船长"，而是他的朝思暮想的心上人玛丽娅公主。

原来如此！玛丽娅上了船，用计谋杀死了船长，将老船长的衣服扒下来，穿戴在自己的身上，把老船长的胡子连皮剥下来，贴在自己的下巴上，成了一名形神兼备的老船长……

努尔丁一愣，惊叹玛丽娅的勇敢和智慧，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心花怒放，喜形于色，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亲爱的，亲爱的！我的希望，我的理想！你真行！你真好！"

努尔丁欣喜若狂，相信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情不自禁的唱道：

众人都不解，
我的情有多深。
请到族人当中，





去详细询问。
我曾赋诗著文，
情感打动众人心。
每思心上人，
病痛便消失得无踪影。
心灰意懒之时，
想到她周身劲增。
我的情被传为佳话，
民口皆称颂。
责备我不接受，
亦无意追求消遣。
爱情令我不安，
火在心中燃。
火烈不胜描述，
灼我肝与胆。
怪哉疾病缠身，
无眠伴随着长夜。
他们既然无意，
抛弃无义和暴虐，
何故偏偏疏远我，
为爱情而要我流血？
青年深深爱着我，
谁让你疏远之？
传言说到我，
曾将你们斥责；
他们在说谎，
我敢以主名义起誓。
安拉未削我的忧虑，
亦未痊愈我的病。
我随厌恶说爱，
却除你谈不上钟情。
他们折磨我的心，





不惜用火将我烘。
我的心深将你恋，
哪怕遭疏远。
你的喜怒我不在意，
奴总要随主意愿。
生命诚可贵，
主取奴命奴无怨。

努尔丁唱罢，玛丽娅公主盛赞努尔丁的歌喉和诗文，连声感谢努尔丁。玛丽娅说："人处于这种情况下，就应该走英雄豪杰之路，决不要像懦夫赌徒那样行事。"

玛丽娅心明志坚，博通航海知识，晓知风向变化，谙熟海上航道，所以她能轻松自如地驾着小船在海上航行。

努尔丁说："玛丽娅，凭安拉起誓，你若再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我非被吓死不可，尤其是我心中炽燃着爱情、思恋之火，离别之苦。"

玛丽娅听后一笑，随后站起身来，拿来一些食物和饮料，情侣俩高高兴兴、津津有味地吃喝起来。吃喝完毕，玛丽娅取出她从宫中带出来的各种细软，其中有珍珠、宝石、金银、首饰，全是分量轻又很贵重的宝贝，一一展示给努尔丁看。

努尔丁看后，欣喜不已。

玛丽娅和努尔丁驾着小船，一路顺风，终于驶近了亚历山大港，看到了城市的标志，看见了港口上的标杆。船到港口，努尔丁跳下船去，把缆绳拴在漂布工清洗布用的大石头上，然后带上玛丽娅的一些东西，并对她说："玛丽娅，你在船上等着我，我将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接你进亚历山大城。"

玛丽娅说："你要快一些；如若不然，会误事的。"

"我不会耽误时间的。"

努尔丁快步向父王的老朋友香料商家走去，打算从香料商的妻子那里借当时亚历山大妇女习惯穿戴的面纱、黑纱披单[1]、软底靴和斗篷，以便让玛丽娅穿戴好进城。

可是，努尔丁万万没有想到他和玛丽娅已经达到亚历山大港，还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玛丽娅离开父王京城的第二天早晨，国王起来，不见女儿玛丽娅公主的身影，便问奴仆们玛丽娅在哪儿，他们回答说："国王陛下，公主夜里出门，到教堂里去



① 埃及妇女出门时用以披盖全身的衣物。





了。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见公主的动静。”

国王正与女仆和奴仆们说话时，忽然听宫内传来两声大喊，整个宫殿因之震动。国王急问：“出什么事啦？”

侍从们说：“国王陛下，海边上躺着十具尸体，陛下的御用宝船不见了。我们搜索了一番，发现教堂那座朝向大海的便门敞开着，在教堂里干活儿的那个俘虏也不见了。”

国王说：“如果我的宝船不见了，毫无疑问是玛丽娅划去派用场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国王正与女仆和奴仆们说话时，忽然听宫内传来两声大喊，整个宫殿因之震动。国王急问："出什么事啦？"

侍从们说："国王陛下，海边上躺着十具尸体，陛下的御用宝船不见了。我们搜索了一番，发现教堂那座朝向大海的便门敞开着，在教堂里干活儿的那个俘虏也不见了。"

国王说："如果我的宝船不见了，毫无疑问是玛丽娅划去派用场了。"

国王立即派人叫来港口总监，对他说："凭耶稣和正教起誓，你若不立即带兵追回我的宝船和船上的所有人，我就把你杀掉，斩首示众！"

国王大声呵斥，港口总监周身战栗，随后转身而去，直奔教堂。

港口总监见到教堂的管事老太太，对她说："在教堂里干活儿的俘虏是哪儿的人，你知道吗？"

老太太说："他对我说过，他是亚历山大人。"

港口总监听后，立即赶到港口，把水手们喊来，对他们说："水手们，你们要立即行动，准备扬帆出海！"

水手们立即登上船去，各就各位，起锚扬帆，驶向大海。经过几天几夜航行，他们便到达了亚历山大港。

就在这时，努尔丁离开玛丽娅，下船进城到香料商家去了。

率队前来追赶玛丽娅的是国王的独眼瘸腿宰相，就是从努尔丁手里骗买到公主的那个老头子。他们看见国王的那条宝船停泊在岸边，便把他们的船停靠在一个远远的地方，然后放下一条吃水线仅有两腕尺的小船，向国王的那条宝船划去，船上坐着一百名武士，由独眼瘸腿宰相亲自率领。这位独眼瘸腿宰相性情凶暴，诡计多端，狡猾奸诈，无人能够战胜他，很像是丑名远扬的艾卜·穆罕默德·伯塔勒。

他们把船划到宝船旁边，武士们一齐冲向那条船，发现船上只坐着玛丽娅公主一人，随即连人带船抢去。独眼瘸腿宰相一行不费吹灰之力，未动任何兵器，便抢到了玛丽娅公主。之后，他们登上岸去，等了一会儿，不见有何动静，便带着玛丽





娅公主，坐上大船，回返希腊而去。他们一路顺风，平安顺利抵达法朗杰城。

他们迅速把玛丽娅公主送到王宫。国王看见玛丽娅。不禁勃然大怒，骂道："你这个该死的叛逆！你怎敢背弃祖先留下来的宗教，离开我们赖以依靠的耶稣基督的堡垒，去信从十字架和偶像为敌的伊斯兰教呢？"

玛丽娅说："我没有罪，因为我夜里到教堂去，目的在于参拜圣母玛利亚的圣灵，向圣母祈福。我正在那里祈祷时，不知不觉穆斯林强盗朝我袭来，将我的嘴塞住，绳捆索绑，把我抢到船上，随后把我带到了他们的国家。我欺骗他们，和他们谈起他们的宗教，他们方才给我松了绑。我当时万万想不到父王会派人把我拯救出来。凭耶稣、正教和十字架上的人起誓，我能挣脱他们的手掌，我真高兴，真开心，万分庆幸我没有沦为穆斯林的俘虏。"

国王怒气未消，骂道："浪丫头，你在撒谎、编瞎话呀！凭《新约》中有关非法、合法条例的规定，我非把你杀掉不可，把你当作最坏的典型。难道你欺骗了我一次还不够，现在又要欺骗我第二次？"

国王说罢，下令斩杀玛丽娅公主，将她钉死在宫门上。

就在这个时候，独眼瘸腿宰相来到王宫。他曾深恋着玛丽娅公主，听说国王要处死公主，忙走到国王面前，说道："国王陛下，请不要斩杀公主，把她许配我为妻，我会十分珍惜她的，和她入洞房那一天，便开始为她建造一座石头宫殿，把宫殿建造得高高的，任何盗贼都休想爬上殿顶。宫殿建成之后，我要在殿门外斩杀三十个穆斯林，以表示我和她共同祭奠我们的耶稣基督。"

国王答应将玛丽娅公主许配给宰相，允许牧师、清廉者和主教们主持宰相与公主的婚礼。在牧师、清廉者和主教们的主持下，独眼瘸腿宰相与玛丽娅公主结为夫妻，随即开始为玛丽娅建造宫殿，工匠们忙碌起来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努尔丁的情况。

努尔丁来到父王的朋友香料商家，向香料商的妻子借了斗篷、面纱、靴子和黑纱披单以及亚历山大妇女平常穿的衣服，随即向海边走去，直奔玛丽娅公主乘坐的那条宝船。

努尔丁到海边一看，只见那里空空荡荡，人和船都已无影无踪了，不禁心中难过，泪水夺眶而出，边哭边凄然吟诵……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尔丁到海边一看，只见那里空空荡荡，人和船都已无影无踪了，不禁心中难过，泪水夺眶而出，边哭边凄然吟诵道：

幸运的幻影，
敲门时在五更。
薄明时分，
惊醒了我的梦。
但见友伴们，
静卧在旷野中。
此时追幻影，
天不寒而心觉冷。
相会之地何遥远，
眼前只余一片空空。

努尔丁在海岸上踱来踱去，左右观看，只见岸边聚集着一伙人，他们议论说：“喂，穆斯林们呀，亚历山大城没有什么尊严可讲了，就连西洋人都可以随意到这里来，抢了人就带回他们的国家去，竟然没有一个穆斯林敢问他们一句话，更没有一个守兵敢去追赶他们。”

努尔丁插嘴问：“发生什么事啦？”

他们说：“孩子啊，你有所不知：刚才来了一条西洋船，船上有一群兵士，他们闯入港口之后，将停泊在这里的一条小船连同船上的人一起抢走，带回他们的国家去了。”

努尔丁听人们这样一说，立即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不省人事。过了一会儿，努尔丁慢慢苏醒过来，人们问他怎么啦，他才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向他们讲了一遍。

众人听后，纷纷责骂努尔丁，有的说：“你干吗非要让她穿黑纱披单和靴子进





城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斥责努尔丁，言词一个比一个激烈。

这时，一个人说：“不要埋怨他了，他已经够难受的了。”

人们根本不听规劝，照样一个接一个地责怪、训斥、讽刺努尔丁。努尔丁悔恨莫及，再次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正当此时，香料商向着人群走来，想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香料商走近一看，见努尔丁躺在地上，昏迷不醒，赶快走上前去，俯下身，大声呼唤努尔丁。

片刻后，努尔丁苏醒过来，香料商问：“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努尔丁说：“大叔，我那个被人买走的姑娘……我刚刚用船把她从她父王的城中接到这里来，历尽千辛万苦，不料又被人抢走了……我带着她来到这里，把船停靠在岸边，拴好缆绳，让她坐在船上，我就到你家去借衣服，以便让她穿上进城。我离开后，西洋人就来了，他们把船和姑娘都抢去了。”

香料商老人听努尔丁这样一说，脸色顿时暗淡无光，深为努尔丁感到惋惜。他说：“孩子，你为什么非要她穿着黑纱披单进城不可呢？不过，孩子，时到如今，说什么也没用了。孩子，起来吧，跟我一起进城去！但求安拉赐予你一个更漂亮的姑娘，得到更大的欢乐。赞美安拉，他让你失掉一种东西，还会让你得到补偿，甚至还会赢利呢！孩子，你要知道，人世间的聚合、离散全操在伟大安拉手里，人无可奈何！”

努尔丁说：“大叔，凭安拉起誓，说实话，我永远忘不了她，我一定要去找她，哪怕为她饮黄泉苦酒。”

“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再赴希腊，直奔法朗杰城，不惜冒生命危险，得到她就活下去，得不到她便一死了之。”

“孩子，古谚说得好：‘瓦罐不打，一辈子不漏。’可是，谁能担保瓦罐不打呢？如果还像第一次那样，说不定他们也会把你杀掉的，尤其他们已经认识你。”

“大叔，你就让我去吧！为了我那心上人，我宁愿让他们尽快把我杀死，也不愿意失掉她而在忍耐中活着。”

说来也巧，港口上停泊着的一条船马上就要起航，乘客们都已上船，水手们正要解缆张帆。这时，努尔丁主意已定，快步登上船去，船即扬帆开航了。船顺风航行了几日后，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遇到一条西洋船。那条西洋船正在那里游弋，见船就抢，唯恐玛丽娅公主被穆斯林劫走。他们见到穆斯林的船就连船带人一起送往希腊国王的京城，打算把他们全都杀掉，借此还独眼瘸腿宰相为娶玛丽娅公主而许下的愿。

他们看见努尔丁乘坐的那条船，立即冲了上去，连人带船一并抢获，然后将船



上的人押往玛丽娅父王的京城法朗杰城。国王看见一百名穆斯林被带到他的面前，立即下令斩杀他们，刽子手手起剑落，眼见俘虏们的首级连连落地，最后只剩下努尔丁一个人，仿佛刽子手见他年纪幼小，身材健美，容颜俊秀，故同情之心油然而生，有意留到最后再杀他。

国王看见努尔丁，一眼认出了他，问道："你不就是上次来我们这里的那个努尔丁吗？"

努尔丁说："我没到过你们这里，我不叫努尔丁，而叫易卜拉欣。"

"你在撒谎啊！你就是我送给教堂管事老太太，叫你帮她干活的那个努尔丁。"

"陛下，我名叫易卜拉欣哪！"

"等教堂的管事老太太来了，让她认认你是不是努尔丁吧！"

正在这个时候，独眼瘸腿宰相进来了，他向国王行了吻地礼后，说道："国王陛下，我为公主建造的新宫殿已经竣工。陛下知道，我已向耶稣基督许过愿：一旦宫殿竣工，我必在宫殿门前斩杀三十名穆斯林作为祭品。我现在到陛下这里来，就是为了向你讨三十名穆斯林俘虏，以便斩杀还愿，权作向你借贷，待日后我抓了俘虏再还给陛下。"

国王说："凭耶稣基督和正教起誓，我这里只剩下这一个俘虏了。"

国王指着努尔丁，对宰相说："你把他带走，马上把他杀掉祭主吧！其余的二十九名，待我有了俘虏，再给你。"

独眼瘸腿宰相走去，带着努尔丁来到新建的宫殿门前，想把努尔丁斩杀在门槛上，不料刚一举刀，油漆工却说："老相爷，油漆未完，请再等两天再杀这个俘虏吧！等我们油漆完了，凑够三十名俘虏，到时一起斩杀，还愿祭主吧！"

宰相听了他的意见，下令将努尔丁关进他的马厩里。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独眼瘸腿宰相走去，带着努尔丁来到新建的宫殿门前，想把努尔丁斩杀在门槛上，不料刚一举刀，油漆工却说："老相爷，油漆未完，请再等两天再杀这个俘虏吧！等我们油漆完了，凑够三十名俘虏，到时一起斩杀，还愿祭主吧！"

油漆工对瘸腿宰相说凑够三十名俘虏再斩杀祭主，宰相听了他的意见，下令将努尔丁关进他的马厩里。努尔丁被衙役们关入马厩，又渴又饿，仿佛已看见拿命天仙来临，不禁顾影自怜，唉声叹气。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逢凶只有安拉搭救。国王有两匹同胞宝马，一匹名叫萨比格，另一匹名叫拉哈格；一匹毛呈纯灰色，另一匹毛呈乌黑色。这两匹骏马名声远扬，当时的各国帝王都为得不到其中的一匹马而深感遗憾，甚至争相悬赏说："不论是谁，若能为我弄到那其中一匹骏马，黄金和珠宝任其取拿！"结果还是没有任何人能盗得那御用良驹。不期那两匹宝马中的一匹患了眼病，国王下诏唤来兽医为宝马治眼病，结果没有一位兽医取得成功。

有一天，独眼瘸腿宰相来见国王，发现国王正在为自己那匹御马患病而闷闷不乐。宰相有意消除国王的忧愁，于是说："国王陛下，把这匹害眼病的宝马交给我，让我给它调治一下吧！"

国王听宰相说能为御马治疗眼病，就让他把那匹害眼病的马牵走了。

独眼瘸腿宰相把马牵进关着努尔丁的马厩里，然后走了。那匹马因离开自己的同胞兄弟而嘶鸣不止，搅得人们不得安歇。独眼宰相得知那匹马因离开兄弟而不安，便进宫把情况报告了国王。

国王听后，说道："动物都不忍离开自己的兄弟，何况有良知的人呢？"

随即令宫役将另一匹宝马送到宰相的马厩里，并且叮嘱宫役说："你们告诉相爷，就说国王看在玛丽娅公主的面上，把两匹御马都赏给他了。"

当他们把马牵进马厩时，努尔丁正在那里睡觉，手脚都戴着镣铐。努尔丁醒来，看见一匹马患有瞖眼障，而且他了解有关马的一些知识，也曾为马治过病，心





想:“凭安拉起誓,这倒是我得以解脱的机会。我何不骗宰相一下,说我能调治这匹马的眼病,给它配一点儿什么药,把马的眼睛弄坏,让宰相把我杀掉,也好让我摆脱这种卑贱生活之苦……一死不就了之了吗?”

想到这里,努尔丁便耐心地等待起来。当他看见宰相进到马厩里看马时,就对宰相说:“相爷阁下,如果我能把这匹马的眼病治好,你将给我什么奖赏呢?”

宰相说:“凭我的头颅起誓,你若能医治好这匹宝马的眼病,我将免你一死,而且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相爷阁下,那就请打开我的镣铐吧!”宰相下令给努尔丁取下镣铐,努尔丁站起身来,走去拿来一块干净的玻璃,将之研成粉末,又掺上一些生石灰,加入葱汁水,拌成膏状物,然后敷在马的两只眼睛上,用绷带扎好。

事毕,努尔丁心想:“马的两只眼睛全都瞎了,他们要把我杀掉,我也便能永久摆脱这种卑贱苦难的生活了!”

想到这里,努尔丁觉得忧虑消失一净,安然躺下,向安拉祈祷道:“主啊,这一切,你是不问全知的。”

次日清晨,旭日照亮大地和山川,独眼瘸腿宰相来到马厩,取下马眼上的绷带,发现马的双眼复明了,炯炯放光,宰相欣喜地说:“喂,穆斯林小伙子,你真行!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有学识的人。凭耶稣和正教起誓,我真佩服你!在我们的国家里,哪个兽医也治不了这匹宝马的眼病。”

宰相走到努尔丁跟前,亲手取下努尔丁手脚上的镣铐,给他换上最漂亮的衣服,委任他为饲马总管,并给他规定了俸禄,让他住在马厩上面的楼房里。

独眼瘸腿宰相专为玛丽娅公主建造的那座宫殿,有一扇窗子面对着相府,从那里可以看见努尔丁居住的那间马厩顶上的楼房。努尔丁在那里住着,整日有吃有喝,有玩有乐,马夫们全听他的指挥;哪个粗心大意,人走了却没有把马喂好拴好,必遭到他的训斥,甚至被鞭打一顿,有的还要戴上镣铐。

独眼宰相见努尔丁尽心尽力,十分高兴,有什么事情都告诉他。努尔丁深知那匹宝马在宰相心目中的地位,因此特别关心那匹马,每天都要到马厩里去,亲自看照一番。

独眼宰相有个女儿,姿色超群出众,像原野上奔跑的羚羊,又像随风飘拂的杨柳。

有一天,宰相女儿坐在新宫殿中下临相府的窗前,望着努尔丁住的房子,听见努尔丁借唱歌排遣忧愁。努尔丁唱道:





唤声责难者，
你曾是独享清福之人。
一旦遇磨难，
同样会述说苦辛。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你幸免遭难，
没尝过烦事伤神。
不要埋怨他人失措，
他出言因为情厚意深。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请原谅热恋者，
千万不要责怪他们。
莫再加重，
他们的内心苦闷。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我本似一奴，
夜下心地平稳。
从不识熬夜的滋味，
任凭爱情叩击门。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曾熬过多少夜，
未尝过睡眠的温馨。
泪水流成了河，
颊上淌着苦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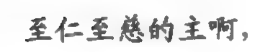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世间情痴多，
因熬夜而常废寝。
时久缺睡眠，
疲惫疾病缠身。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我的泪水流成河，
骨瘦嶙峋耐心竭尽。
当年的甜蜜滋味，
如今尽化苦饮。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可怜的痴情汉，
无眠常伴夜深沉。
身落疏远之海，
诉说情恋不住叹吟。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谁能不近恋情，
能够轻易脱身？
谁能不恋心上人，
凭以得欢欣？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至仁至慈的主啊，





护佑靠的全是您。
赐之玉与帛，
偶遇灾时多慈悯。
呜呼恋情真，
烈火灼我心！

努尔丁唱罢，宰相的女儿心想："凭耶稣和正教起誓，这位穆斯林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毫无疑问，他是个失恋者。莫非他所钟情的姑娘也像他一样漂亮？他所钟爱的那位女子，是否也对他怀着同样的深厚爱意呢？假若他所钟情的人也像他一样漂亮，对他怀着同样的深情，那么，他流泪、哭诉倒是值得的；如果他所钟爱的女子既不像他那样漂亮，又不像他爱她那样爱他，那么，他伤心落泪就不值得，只是白白损害健康，空耗生命。"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的女儿心想："凭耶稣和正教起誓，这位穆斯林真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毫无疑问，他是个失恋者。莫非他所钟情的姑娘也像他一样漂亮？他所钟爱的那位女子，是否也对他怀着同样的深厚爱意呢？假若他所钟情的人也像他一样漂亮，对他怀着同样的深情，那么，他流泪、哭诉倒是值得的；如果他所钟爱的女子既不像他那样漂亮，又不像他爱她那样爱他，那么，他伤心落泪就不值得，只是白白损害健康，空耗生命。"

此时此刻，玛丽娅公主就要成为独眼瘸腿宰相的妻子，昨天才被送到新建的宫殿里。

宰相的女儿得知玛丽娅公主闷闷不乐，决计去看望她，和她谈谈那个穆斯林青年的事以及她所听到的诗歌，以期给玛丽娅带去宽慰。宰相的女儿来到公主的房里，果然看见玛丽娅公主神情沮丧，泪水弥漫面颊，边哭边吟道：

我的青春已逝，
爱情的生命长存。
因为思恋情深，
胸中甚感愁闷。
别离痛苦多，
熬煎我的身心。
但愿相聚日，
及时早些降临。
彼此互赏笑颜，
一享人间春。

请不要过多责备，
心被夺走的人。





思念苦楚迭至，
体单瘦骨嶙峋。
莫发斥责箭，
射之苦恋心。
世上的钟情儿，
理应多得到慈悯。
爱情中的苦涩，
味道也是甜津津。

宰相的女儿听了吟诵，怀着同情之心对玛丽娅说："亲爱的公主，你为何愁眉不展，思绪混乱，泣哭落泪呢？"

玛丽娅公主听宰相的女儿这样一问，立即回想起过去的甜蜜日子，情不自禁地吟道：

我将习惯于，
离别亲人之苦。
泪珠一颗颗，
夺眶而出淌如注。
但愿主显灵，
早日降我以福。
有安拉护佑，
百灾皆得消除。

宰相的女儿听后，对玛丽娅公主说："你不要独自在此闷闷不乐了，跟我到窗前去看一看吧！在我家的马厩里，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身材匀称，眉清目秀，口齿伶俐，出口成章，却很像一个失恋者。"

玛丽娅公主问："你从哪里得知他是个失恋的小伙子呢？"

"公主，我是从他白天和黑夜吟唱的诗歌中，觉察出来他是个失恋的青年人的。"

听宰相的女儿这样一说，玛丽娅心想："如果宰相的这位千金说的话当真，那么，这无疑是可怜惆怅的努尔丁的习惯和品性。这个小姑娘说的那个小伙子究竟是谁呢？"

玛丽娅公主完全沉浸在了爱情和思恋的海洋之中。她迅速站起身来，跟着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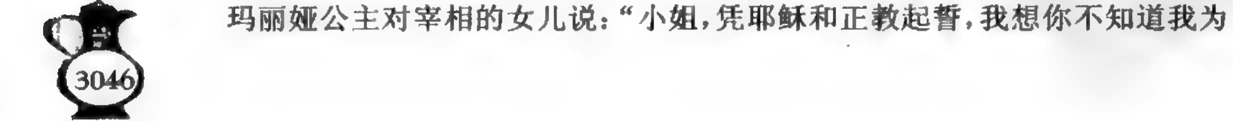


相的女儿向窗前走去。凭窗望去，玛丽娅惊喜不已，她仔细凝神细看，果见是她的心上人努尔丁，只是形体消瘦，面色憔悴，显然是因为过度思念她，痛遭离别之苦折磨所致。她听努尔丁吟道：

我的心已被夺去，
止不住眼泪流淌。
不见载雨之云，
雨自何天而降？
因泣夜难眠，
失挚友唯余悲伤。
忧愁与苦闷，
数目在八上。
五五二十五，
何不站住听我讲？
回忆加思念，
相思情谊绵长。
遭难离家去，
殷切之情怎能忘？
耐力日渐减少，
难忍的是过度忧伤。
耐心远离我，
再不走近我的身旁。
我的愁苦何其多，
难知我的心火模样。
泪水入心成柴，
心中火焰更高涨。
我的身落于泪洪中，
皆因爱情深渊火旺。

玛丽娅听见小伙子的伶俐口齿和诗文，又看到了他的形象，更加深信那不是别人，正是她心中的白马王子努尔丁。但是，她没有把此事告诉宰相的女儿。

玛丽娅公主对宰相的女儿说：“小姐，凭耶稣和正教起誓，我想你不知道我为





什么闷闷不乐。”玛丽娅公主若无其事地离开窗前，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宰相的女儿也离开那里，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过了一会儿，玛丽娅公主回到窗前，坐在那里，凝神注视着努尔丁，但见心上人眉清目秀，姿容恰似十四日夜晚悬挂在中天的一轮皓月，不时长吁短叹，泪水潸潸。因为努尔丁想起了往时甜蜜的岁月，情不自禁，凄然吟诵道：

盼见心上人，
愿望未能实现。
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都已尝遍。
泪似河水流淌，
见人只得急忙擦干。
拆散情侣的人，
可恶到了极限。
若得抓住他，
必将其舌头斩断。
时光匆匆闪逝，
何必多埋怨。
我已把自己的心，
留在你生活过的宅院。
面对暴虐者，
公正从何起谈？
你要让他裁决，
不公正有增不会减。
我视之为生命，
以期保护财产。
不料将我丢弃，
财产也全部失散。
我深爱着她，
甘愿用我的生命换。
但愿有一日，
情侣得以相见。



可爱的小羚羊，
你最解我的心事。
我今已尝够，
离别的熬煎。
世上的一切美，
皆集中在你的容颜。
我的忍耐心，
全来自你的笑面。
我把你放在我心，
不料你却意外遭磨难。
我决心已下，
痴情今生永不变。
我的泪流如起伏大海，
知路我必速赶。
何惧死临头，
哪怕财产尽散。

玛丽娅公主听了自己的心上人努尔丁的吟诵，心里有说不出的一种滋味，不禁泪水夺眶而出，边哭边吟道：

久盼心上人，
想见却不得见。
不禁张口结舌，
眼神亦不听使唤。
本欲一顿责备，
语句也写成了篇；
不期相见时全忘，
一时道不出片语只言。

努尔丁听见玛丽娅的吟诵，确信意中人就在眼前，哭得更加伤心，心想："这是玛丽娅的声音，毫无疑问……"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八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努尔丁听见玛丽娅的吟诵，确信意中人就在眼前，哭得更加伤心，心想："这是玛丽娅的声音，毫无疑问……莫非我的猜想不正确？不，就是她，不会是别人。"想到这里，努尔丁心中的忧伤有增无减，不禁长吁短叹，边落泪边吟道：

责怨者看见我时，
我在空旷地遇见心上人。
我并没有斥责他，
或许如此可使之宽心。
那位责怨者问：
为何沉默不道情分？
我说情侣间的事，
你全然不晓，
相见无言，
方表情感贵似金。

听了努尔丁的吟诵，玛丽娅公主取出笔墨和纸，给努尔丁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亲爱的努尔丁：
　　你好！愿安拉为你祝福。请容我告诉你，玛丽娅向你问好，一心想念你，特给你写这封信。望你接到这封信后，仔细看我在信中的叮嘱，千万不要大意，更不要贪睡一定要按照我的叮嘱去办；二更天是最佳时辰，你一定要牵上那两匹御用宝马，到城外去；若有人问你："到哪儿去？"你就回答："我去





遛遛马!”你这样一说,就不会有任何人阻拦你,因为城中的人都认为城门已经关闭。

你的玛丽娅

玛丽娅写完信,折叠起来,用绸帕包好,从窗子里投给了努尔丁。

努尔丁拣起绸帕,打开一看,见是一封信,立即认出那是玛丽娅的笔迹,吻了又吻,随后细细阅读,明白了心上人的计划,继之把信贴在自己的眉心,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不禁热泪滚滚,脱眶而出。他吟道:

夜幕降临之时,
你的惠书送来。
手书抵万金,
激起我思念满怀。
忆往时相聚甘甜,
主考验使你我分开。

夜幕降临,努尔丁走去为两匹宝马准备好鞍鞯,然后耐心等待着。

二更天时分,努尔丁走去把两副最好的马鞍放在马背上,然后把马牵出马厩,随手锁好了厩门。努尔丁牵着两匹马行至城门下,坐在那里,等待着玛丽娅的到来……

玛丽娅公主来到为她准备的那间座厅,独眼瘸腿宰相坐在那里,背靠着一只用鸵鸟毛填充起来的靠枕。

独眼宰相见玛丽娅进来,既羞于向公主伸手,也不好意思同公主交谈。

玛丽娅一看见独眼宰相,忙向安拉求救,暗自祈祷说:“安拉啊,求你护佑我,不要让那独眼玷污我的洁净之身,不要让他达到目的。”

玛丽娅边思考边向独眼宰相走去,显得亲热友好,随后在宰相身边坐下,温情脉脉地说:“老爷,你为什么躲避我呢?你是得意忘形呢,还是有意装模作样呢?常言说:‘问候不成,坐着的就得向站着的致敬。’你如果来我这里不方便,或不想主动和我说话,我就到你那里去,主动和你说话。”

独眼宰相说:“普天之下的女王,多谢你的恩典!我不过是你的一个奴仆,最下贱的小奴,羞于主动与你说话。世间稀有的玮珠啊,因为有了你,我的脸才能得到一丝光芒……”





"我们就不必说这些客气话了，快上饭菜来吧！"

宰相立即呼唤女婢男仆，要他们马上给玛丽娅端饭上菜。片刻过后，一桌丰盛筵席摆好，色香味俱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中游的，一应俱全。其中有烤沙鸡、烧鹌鹑、炸乳鸽、烤全羊、蒸肥鹅，还有红烧鸡、干熏鱼、烤兔肉等，应有尽有，鲜美诱人。

玛丽娅伸手取食，吃得从容不迫，不时还把一块块肉送到宰相嘴里。二人吃饱喝足，洗了洗手，仆人端上酒来。玛丽娅斟上酒，举杯向宰相敬酒，热情周到，致使宰相心花怒放，欣喜若狂，开怀畅饮。没过多大一会儿，宰相喝得酩酊大醉，神志恍惚。

玛丽娅趁宰相醉意朦胧之时，从口袋里掏出一片马格里布产的蒙汗药，悄悄放入杯中，随即斟上一满杯酒。那蒙汗药是玛丽娅早已准备好的，药性强烈，纵然是大象闻后，也要沉睡上一年半载。玛丽娅眼见蒙汗药快速溶于酒中，随手举杯向宰相敬酒。那独眼宰相受宠若惊，急忙接过杯子，仰脖一饮而尽。

顷刻之间，蒙汗药药性发作，独眼宰相顿时倒在地上，昏睡过去，不省人事。玛丽娅立即站起身，走去找了两个大鞍袋，收拾了一些轻便易带的珍珠、宝石和金银，装入袋中，又带上一些吃的喝的东西，佩带上一口利剑，拿上两件利器，还给努尔丁带上一套华丽宫服和一口宝剑。一切收拾停当，玛丽娅肩扛着两只鞍袋，出了宫门，直奔城门，找努尔丁去了。

这就是玛丽娅的情况。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努尔丁的情况……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九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玛丽娅眼见蒙汗药快速溶于酒中，随手举杯向宰相敬酒。那独眼宰相受宠若惊，急忙接过杯子，仰脖一饮而尽。顷刻之间，蒙汗药药性发作，独眼宰相顿时倒在地上，昏睡过去，不省人事。

玛丽娅立即站起身，走去找了两个大鞍袋，收拾了一些轻便易带的珍珠、宝石和金银，装入袋中，又带上一些吃的喝的东西，佩带上一口利剑，拿上两件利器，还给努尔丁带上一套华丽宫服和一口宝剑。一切收拾停当，玛丽娅肩扛着两只鞍袋，出了宫门，直奔城门，找努尔丁去了。

这就是玛丽娅的情况。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努尔丁的情况。

可怜的痴情人努尔丁牵着两匹马，坐在城门下，焦急地等待着心上人玛丽娅公主，说来也怪，努尔丁经不起困神的袭扰，不知不觉睡着了。努尔丁牵的是两匹御用宝马。当时，各国国王曾以重金收买盗贼，千方百计想盗得那两匹宝马，哪怕是其中一匹。

那时候，有一个以盗马出名的黑奴。那些梦想盗得这两匹宝马的国王们，为了得到宝马，曾用大量钱财收买这个盗马贼，并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一座岛屿，赐予给他一件锦袍。这个盗马贼已潜入法朗杰城许久，只是因为两匹宝马养在王宫里，警卫森严，他始终未能得手。

后来国王把两匹宝马赐予给独眼瘸腿宰相，宰相把马牵到自己的相府马厩里，黑奴盗马贼得知后，不禁欣喜若狂，一心想把马盗到手，他暗自想："凭耶稣起誓，我一定要把那两匹宝马盗来。"

那天夜里，盗马贼出了家门，向相府走去。他从城门下路过，无意中一眼望去，却见努尔丁手里攥着马的缰绳，自己却坐在那里睡着了。盗马贼蹑手蹑脚走过去，轻轻地解下马笼头，打算骑上一匹赶着一匹溜走。

正在这个时候，玛丽娅公主扛着两个鞍袋走来了。她误以为那个盗马贼是努尔丁，随手把一只鞍袋递给盗马贼，盗马贼接过鞍袋，一句话也没说。玛丽娅满以为他





就是努尔丁，二人骑上马，出了城门，谁都没说一句话。

出了城门，在路上，玛丽娅说："喂，努尔丁，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呢？"

黑奴怒气冲冲地瞪了她一眼，说道："丫头，你说什么？"

玛丽娅听到那咕咕哝哝的声音，这才知道他不是努尔丁，遂抬头望去，只见那是一个黑奴，长着一只壶状的鼻子。

见此情景，玛丽娅脸上顿时黯淡无光，怒气冲冲地问道："狗杂种，你是什么人？你叫什么名字？"

黑奴盗马贼说："小贱妇，我叫迈斯欧德，堂堂的窃马大盗，专趁人们熟睡之际外出偷马……"

玛丽娅二话未说，拔剑出鞘，手起剑落，盗马贼迈斯欧德登时人头落地，身倒在血泊之中。玛丽娅骑着一匹马，疾速回城去找努尔丁。

回到城门下一看，见努尔丁还睡在那里，手里抓着两匹宝马的缰绳，睡得十分香甜安稳，已经到了分不清自己的手脚的地步。玛丽娅跳下马背，走上前去，伸手一推，努尔丁这才从梦中惊醒过来。

努尔丁说："亲爱的，赞美安拉，你可算来了！"

玛丽娅说："努尔丁，快起来，不要吱声，快骑上这匹马！"

努尔丁站起来，飞身上马，玛丽娅纵身跨鞍，二人并驾齐驱出了城门。

二人纵马驰骋，过了一个时辰，玛丽娅望着努尔丁，说："我不是叮嘱过你，千万不要睡觉吗？贪睡之人，是得不到成功的。"

努尔丁说："亲爱的，我期盼着你的到来，只觉精神快活，可是又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究竟出什么事啦？"

玛丽娅把刚才与盗马贼发生的事从头到尾向努尔丁讲了一遍。

努尔丁听后，不寒而栗，说道："赞美安拉，我们终于安全相见了。"二人把命运交给了安拉，扬鞭策马，不多时来到玛丽娅斩杀盗马贼的地方。

努尔丁仔细望去，只见那盗马贼尸卧土中，就像一个魔鬼，玛丽娅对努尔丁说："你去扒下盗马贼的衣服，取下他的武器。"

"亲爱的，凭安拉起誓，我不能离鞍，更不敢凑近盗马贼的埋体。"

努尔丁望着盗马贼的尸体感到害怕，同时由衷敬佩玛丽娅公主的勇气，衷心感谢她除掉了这个恶患。二人快马加鞭，向前飞驰而去。

夜过去了，天亮了，晨光照亮了大地和山川。二人来到一片宽阔的谷地，只见那里绿草如茵，果树成林，鲜花盛开，鸟儿鸣唱枝头，羚羊奔跑戏嬉闹，河渠纵横，清水流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正像诗人所描述的那样：





热风吹进谷地，
花草欣兴发话：
大树将我们，
怀中紧紧抱住；
似母怀抱婴儿，
慈爱之心难描画。
渴得饮清泉水，
酒香怎比得上它。
浓荫足以蔽日，
笑迎微风刮。
宝石俯首可拾，
尽得少女赞夸；
堪与珍珠媲美，
精妙冠天下。

诗人又云：

百鸟枝头歌唱，
清泉石上流。
容至心必无限迷恋，
魂荡神驰漫游。
恰似天堂园林，
仙果挂满枝头。
浓荫与潺潺溪水，
行处寻常有。

眼见一片绿原，玛丽娅和努尔丁离鞍下马，准备在那座山谷里好好休息一下。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九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夜过去了，天亮了，晨光照亮了大地和山川。二人来到一片宽阔的谷地，只见那里绿草如茵，果树成林，鲜花盛开，鸟儿鸣唱枝头，羚羊奔跑嬉闹，河渠纵横，清水流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眼见一片绿原，玛丽娅和努尔丁离鞍下马，准备在那座山谷里好好休息一下。玛丽娅和努尔丁拴好马，走去摘了一些果子充饥，喝了几口溪水，随后将马放开，让马自由吃草。

二人吃饱喝足，坐下来开始聊天，回忆过去的生活和经历的种种危险，相互倾诉离别之苦及相互之间的强烈思念之情。

二人谈得津津有味，忽然看见山谷那端扬起一股烟尘，霎时铺天盖地，同时传来战马嘶鸣和武器的碰撞声……

国王把女儿许配给了宰相，按照王家公主的习俗，新婚的第二天清早，国王要去看望女儿。洞房花烛之夜过后的第二天清晨，国王带着绸子和金银向新建的宫殿走去，以便向奴仆和婢女们撒送喜钱。

国王在宫仆们的簇拥下来到新宫殿，却见独眼瘸腿宰相躺在地毯上，昏睡不醒。国王左顾右盼，看不到玛丽娅公主的身影，不禁心中纳闷儿，神魂不安。国王吩咐宫仆取来热水、新醋和乳香，将三样东西混合搅拌在一起，将之灌入宰相的鼻子里，随后摇动他的身体。片刻之后，宰相吐出像奶酪一样的蒙汗药；国王吩咐再给宰相的鼻子里灌一次，宰相这才慢慢苏醒过来。

国王问："我的相爷阁下，你怎么啦？我的女儿玛丽娅在哪儿？"

宰相吞吞吐吐地说："伟大的国王陛下，公主的事，我不清楚，只记得她亲手递给我一杯酒，我喝了之后的事情就全不知道了，到现在方才醒来。公主究竟到哪里去了，我一无所知。"

国王听宰相这样一说，顿时气黑了脸，随手抽出宝剑，手起剑落，将宰相的脑袋削去了一半。

国王立即派人去喊来奴仆和马夫，问他们那两匹宝马在哪里，他们说："国王





陛下，那两匹宝马昨夜丢失了，我们的总管大人也不见了。今天早晨我们醒来一看，发现马厩门全都大开着。”

国王勃然大怒：“凭我的宗教和信仰起誓，那两匹宝马一定是我的女儿和那个在教堂里干活的俘虏牵走了。第一次就是那个俘虏把我的女儿带走的，我认识他；这一次让他从我手里逃掉的就是这个独眼瘸腿宰相；他是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国王立即唤来三个儿子。那三位王子个个是英雄好汉，人人胆略非凡，在战场上都能抵挡千名勇士。国王命令三个儿子立即上马，带着数位大主教国家重臣和武将，一行数百骑，直追玛丽娅公主和努尔丁。他们快马加鞭，终于在那道山谷里追上了他俩，荡起铺天盖地烟尘的正是他们。

玛丽娅公主看见追兵赶到，随即手握武器，佩好宝剑，飞身上马。她问努尔丁：“你打仗的本领如何？”

努尔丁说：“亲爱的，说实话，我在战场上的坚定性，就像插在麦麸堆上的木桩。”

努尔丁吟诵道：

玛丽娅，
责备我不惧怕。
责备不要紧，
千万不能提杀。
我做不了斗士，
乌鸦的叫声我都害怕。
见老鼠我也惊，
直吓得尿湿裤衩。
平生喜幽静，
天性不爱刺杀。
只有玉门方晓得，
金玉力量雄大。
此见解正确无比，
除此皆有误差。

玛丽娅听努尔丁的话和诗句，微微一笑道：“努尔丁，你要坐好，我保护你不





受他们的伤害，即使他们的人多如沙粒。”

玛丽娅做好准备，纵身上马，松开缰绳，马便向着箭头指示的方向，像暴风或离弦的箭一样冲了出去。玛丽娅是当时的女中豪杰，最勇敢，最顽强。因为她的父王教她乘夜色骑马射箭刺杀的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

玛丽娅对努尔丁说："亲爱的，你骑上马，紧紧跟在我的马后。假若我们败退，你要特别当心，以防跌下马背。你的坐骑奔跑如飞，没有任何马能够赶上它。"

国王率追兵赶到，一眼认出了自己的女儿玛丽娅公主，于是立即回过头去，喊着他的长子拜尔图特的诨名，说道："喂，拉斯·格鲁特[①]，你看哪，那就是你的妹妹玛丽娅，毫无疑问。你看呀，她向我们冲过来了，想同我们交战，要和我们厮杀了。你去同她作战，向她发动进攻！凭耶稣基督和正教起誓，你战胜她之后，不要杀她，要向她宣传基督教；她若回心转意，你就把她当作俘虏带回来；如果她不重归基督教，你就把她杀掉，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拜尔图特说："遵命！"

拜尔图特拨马转身，直朝妹妹玛丽娅冲将过去。

玛丽娅公主迎了过来，迅速接近他，拜尔图特说："喂，玛丽娅，你抛弃了祖辈传下来的宗教，皈依了伊斯兰教，难道这还不够吗？"

玛丽娅没有吱声。

拜尔图特又说："凭耶稣基督和正教起誓，你若不回到我们祖辈留下的正教上来，不走正路的话，我就把你杀死，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玛丽娅听哥哥这样一说，冷笑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归真了的人，要他再生，那比登天还难！我会使你大失所望的。凭安拉起誓，我决不会背弃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才是正教，我决不离开安拉的正教，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

① 音译，意为"屎头"。



第八百九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玛丽娅的哥哥拜尔图特对玛丽娅说："凭耶稣基督和正教起誓，你若不回到我们祖辈留下的正教上来，不走正路的话，我就把你杀死，杀一儆百，以儆效尤。"

玛丽娅听哥哥这样一说，冷笑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归真了的人，要他再生，那比登天还难！我会使你大失所望的。凭安拉起誓，我决不会背弃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才是正教，我决不离开安拉的正教，哪怕献出自己的生命！"

拜尔图特听妹妹这样一说，脸色顿时黯淡下来，心中甚是不快，忍无可忍，随之拍马出击，兄妹间厮杀开始，战斗越来越激烈，两匹战马纵横驰骋在山谷中，互不相让，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俩的身上，只见矛飞剑舞，寒光闪烁，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兄妹俩此攻彼守，此进彼退，激战数个回合。拜尔图特每使出一个新招儿，玛丽娅必能从容应付，以其精湛的武艺卓越的战术和罕见的勇敢击破对方的招数。二人激战不停，双马荡起的烟尘遮住了人们的视线。拜尔图特使出全部招数，一一被玛丽娅攻破。拜尔图特终于心灰意懒，只觉得精疲力竭。就在这个时候，玛丽娅冲了过去，手起剑落，只见拜尔图特的脑袋被削了下来，顿时一命归天。

玛丽娅挥剑拍马，耀武扬威，斗志昂扬，英姿勃勃，纵马驰来奔去，高声呼喊道："谁敢出战？懒汉无能之辈，不要白来送死！只有英雄豪杰，才配出列与我交战；而等待正教敌人的，只有痛苦的折磨。偶像的奴隶们，异教徒们，今天是正教信奉者们扬眉吐气的日子，也是异教徒们丢脸的败兴之时！"

国王见长子丧命，懊悔难忍，连连劈打自己的面颊，撕扯自己的衣服，回头呼唤译名叫胡尔·苏斯[①]的次子拜尔图斯。他说："喂，胡尔·苏斯，孩子，快出阵与你的妹妹玛丽娅决一死战，为你的哥哥拜尔图特报仇吧！你要把她当作低贱的俘虏抓来！"

拜尔图斯回答道："父王，遵命！"拜尔图斯拨马奔向战场，直向玛丽娅冲了过

① 音译，意为"虫屎"。



去。玛丽娅从容应战，向拜尔图斯发动进攻，二人之间开始厮杀，剑来矛往，比与她长兄拜尔图特之间的战斗还要激烈。

拜尔图斯眼见自己无力抵挡妹妹玛丽娅的进攻，试图逃走，只因玛丽娅的攻势极猛，他无法脱身。每当拜尔图斯想逃走时，玛丽娅便攻过去，拦住他的去路。直至他走投无路，玛丽娅瞅准机会，手起剑落，削下了拜尔图斯的首级，让其步拜尔图特的后尘去了。

玛丽娅拍马继续在战场上纵横驰骋。她高声呼喊道："骑士在哪里？勇将在哪里？独眼瘸腿宰相哪里去了？"

国王眼见两个儿子被女儿杀死，心中不胜难过，泪眼模糊，失声说道："她，她，她杀死了我的两个儿子！凭耶稣基督起誓，凭正教起誓……"

他呼唤诨号为赛勒哈·绥卜扬[①]的小儿子说："喂，斐斯扬，出战吧！和你妹妹交战，为你的两个哥哥报仇吧！你与她厮杀，你不杀她，她会杀你的。你战胜了她，一定要把她杀死！"

斐斯扬答了一声"遵命"，立刻纵马向妹妹玛丽娅冲去。

玛丽娅以其勇敢和超绝武艺以及对战术的谙熟，奋起迎战她的三哥。她对三哥喊道："喂，安拉的敌人，穆斯林的敌人，等待你的只有步两个哥哥的后尘！异教徒是没有好下场的。"

玛丽娅拔剑出鞘，手起剑落，削掉了斐斯扬的双臂和脑袋，安拉把他送入了火狱之中。

陪同国王的主教们眼见三位王子丧命，而且他们都是当时最勇敢的英雄豪杰，禁不住胆战心惊，打心底里畏惧玛丽娅公主，不由得一个个垂头丧气，自信再打下去，生无希望，即使不死，也要备受折磨和屈辱之苦，心中虽怒火燃烧，却无力抗击，只得后退逃走。

国王眼见三个儿子被杀，大军败北，一时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心如火烤。国王心想："玛丽娅把我们小看了。如果我亲自上阵与她决战，也许她同样可以打败我，征服我，甚至把我杀掉，会像对待她的三个哥哥那样对待我。她对我们来说，不再有任何希望，我们也不要盼望她回心转意了。如此看来，为了保全我的尊严，我还是回京城去吧！"

国王想到这里，调转马头，回返京城而去。国王回到宫中，想到三个儿子丧命，大军惨败，自己的尊严受辱，不禁心燃怒火。半个时辰过后，他召集来朝臣，向他们述说了女儿玛丽娅公主杀死她的三个哥哥及大军溃败的情况，并要他们出

① 音译，意为"童屎"





谋划策。

百官们思考片刻之后，建议国王给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写一封信，将此事通报给这位当朝哈里发。

国王接受百官的建议，提笔修书一封。信中写道：

希腊国王致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

谨向哈里发陛下致安……

我有小女，名唤玛丽娅，因受一个名叫努尔丁·本·塔基丁的穆斯林俘虏的勾引，夜里被努尔丁带往他的家乡。本王恳求信士们的长官写信给各穆斯林国家，一旦发现玛丽娅，务必派忠实使者送她回国。

如蒙哈里发陛下厚恩，本王愿割让半个城池，以供你们在那里为穆斯林修建清真寺；此外，还将送上一年税收作为贡品。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九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百官们建议法朗杰城国王给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写一封信，要求哈伦·拉希德修书给穆斯林国家，一旦发现玛丽娅，务请派忠实可靠的使者将她送回。国王按照群臣们的建议写好信，随即御宫仆唤来那位已经替代独眼瘸腿宰相出任宰相的大臣，令其钤上国王大印，又让诸位大臣一一签字盖章，然后折叠加封。

国王对新任宰相说："你若能把我的女儿找回来，我将给你两个亲王的封地，并赐予双面金丝绣边锦袍。"国王把信递给新宰相，令他即刻前往和平之城巴格达，将信面呈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新宰相带着信，跃马扬鞭，跨谷地，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人不离鞍，顺利到达巴格达城。

宰相进城之后，休息了三天，打听到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的王宫，随即走到王宫门前，请求谒见哈里发。

宰相获准进入哈里发宫，见到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行过吻地礼，递上法朗杰城国王的信和随身带去的贵重礼物。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接过信，打开一看，知道希腊国王要寻求帮助，以便找到他的女儿玛丽娅公主，便马上命令大臣们分别修书给各个穆斯林国王，信中把玛丽娅公主和努尔丁的形象描述得一清二楚，并说明他俩是逃犯，见到后务必将二人抓起来，及时送到信士们的长官宫中，叮嘱他们万勿粗心大意。书信写好封毕，派信使分送驻各国总督。

各总督一接到哈里发的信，立即执行命令，派人四处搜寻信中描绘的那两个人。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玛丽娅公主和努尔丁的情况。玛丽娅公主的父王率溃军败回京城后，玛丽娅即与努尔丁一起，快马加鞭，径直向沙姆奔驰而去。二人得安拉护佑，平安顺利到达大马士革城。

哈里发派出的信使在此前一天就赶到了大马士革，并且已通知大马士革总督，一旦发现玛丽娅和努尔丁，立即抓住，送往哈里发那里。玛丽娅、努尔丁进入大马士革当天，密探便赶来问他俩的姓名，他俩不知问者来意，如实相告，结果二人当即被抓了起来，随后被送到大马士革总督那里。





大马士革总督看见玛丽娅和努尔丁，知道正是哈里发要抓的那两个人，不禁喜出望外，随后派人将二人押送到巴格达城。差官押解努尔丁和玛丽娅进了巴格达城，来到哈里发宫门外，求见信士们的长官，立即获准晋见。

他们见了哈里发，首先行吻地礼，然后说："信士们的长官陛下，这就是法朗杰城国王的女儿玛丽娅公主。"

他们指着努尔丁，又说："这就是努尔丁，乃商人之子，当了俘虏之后，勾引玛丽娅公主，令其反对父王，然后偷偷带着她跑了出来，逃到了大马士革城，我们是在他刚进城时，发现他和玛丽娅的。我们问他俩的姓名，他俩把姓名、经历如实相告，我们便立即将二人抓住，送到陛下面前。"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凝神注目玛丽娅，但见她身材匀称，体态婀娜，秀目含娇，明眸皓齿，风姿绰约，风韵可人，沉着镇静，端庄大方。

玛丽娅走上前去，向哈里发行吻地礼，并祝哈里发荣华久在，富贵长生。

哈伦·拉希德见女子言语甜润，反应敏捷，不禁对之深深喜欢。哈里发说："你就是法朗杰城国王的女儿玛丽娅公主？"

玛丽娅回答道："回陛下话，我正是希腊法朗杰城国王的小女玛丽娅。"

哈里发转脸望去，看见努尔丁，只见那是一个漂亮的小伙子，简直就像十四日夜晚中天悬挂的那轮明月。哈里发问："你就是那个俘虏、商人塔基丁的儿子努尔丁？"

努尔丁回答："报告信士们的长官、正教的卫士，本人正是努尔丁。"

"你怎好带着这位姑娘逃离她父王的王国呢？"努尔丁听哈里发这样一问，随后将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向哈里发讲述了一遍。

努尔丁讲完，哈里发听后，惊异不已，随口说道："你的遭遇真是罕见，实在太不幸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九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哈里发哈伦•拉希德看见努尔丁，问道："你就是那个俘虏、商人塔基丁的儿子努尔丁？"

努尔丁回答："报告信士们的长官、正教的卫士，本人正是努尔丁。"

"你怎好带着这位姑娘逃离她父王的王国呢？"努尔丁听哈里发这样一问，随后将自己的经历从头到尾向哈里发讲述了一遍。

努尔丁讲完，哈里发听后，惊异不已，随口说道："你的遭遇真是罕见，实在太不幸了！"

哈里发望着玛丽娅公主，说道："玛丽娅公主，你有所不知，你的父王给我们送来了一封信，要我们寻找你，把你送回去。你说该怎么办呢？"

玛丽娅说："信士们的长官，你是安拉在大地上的代理人，是先知训令和天命的执行者，只有你才能富贵长在，永避贫灾。我已经皈依了你们的伊斯兰教，因为只有你们的宗教才是正教。我已经抛弃了那些欺骗耶稣基督异教徒的信条，且已经成为信仰伟大安拉的信士。我相信安拉使者的使命，尊崇伟大安拉，向安拉顶礼膜拜，赞美安拉的伟大功德。我在哈里发的面前咏诵'作证词'：'我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安拉为使者指出了正道，并向他展示了正教的全部内容，多神教徒的憎恶对他丝毫没有影响。信士们的长官，你能够因为接到了信奉异端邪说者的一封信，就把我送到那些否认创造宇宙万物的安拉，而专事崇拜十字架和偶像，还把本是人的耶稣当神膜拜的异教徒国度中去吗？安拉的代理人，信士们的长官，你如果把我送到那里去，当世界末日审判来临之时，我一定要拉住你的衣角，向安拉及其使者控告你；到了那一天，在安拉面前，只有一颗虔诚的心起作用，任何钱财都将黯然失色，无济于事。"

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听玛丽娅公主这样一说，即开口说道："玛丽娅，我怎么会那样行事呢?那样行事，安拉是不会答应的。我决不能把一个穆斯林女子送到一个异教徒国家去；因为你已笃信安拉及其使者，唯安拉及其使者之命是从，唯安拉及其使者之禁而止。"





玛丽娅说："我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哈里发说："玛丽娅，安拉为你祝福，指引你走上伊斯兰教正道。你既然已是笃信安拉独一的穆斯林，我们有责任保护你，决不会不管你的。他们就是用满地的金银财宝，也休想把你换走。姑娘，你放心就是了，等待你的只有好事。你愿意让这个漂亮的小伙子成为你的丈夫，做你的眷属吗？"

玛丽娅说："信士们的长官，他已经用钱把我买下，待我非常好，几次冒生命危险来找我，我怎么不乐意让他成为我的丈夫呢？"

信士们的长官哈伦•拉希德当场将玛丽娅公主许配给努尔丁，为她准备了聘礼，请来法官和证人及国家重臣为二人写了婚书，那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婚书写完，哈里发哈伦•拉希德望着希腊国王的使臣，问道："使臣阁下，你听到公主说的那番话了吗？既然她已成为信奉安拉的穆斯林，我怎能把她送回她父王那里去呢？她既已信奉伊斯兰教，而且又杀死了她的三个哥哥，若再回她父王那里，说不定她会丧命的；如果事情果如我之所料，世界末日来临那天，我就将有难以解脱的罪过。《古兰经》上说：'真主绝不让不信道者对信道的人有任何途径。'[1]你回去对你们的国王说，请他改变原来的主意，不要想那种没有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那位使臣是个缺心眼的傻瓜。他对哈里发说："信士们的长官，凭耶稣和正教起誓，不带上玛丽娅，我是不能回去的，即使她皈依了伊斯兰教也没关系。假若我空手回到国王那里，国王会杀掉我的。"

哈里发听使臣这样一说，怒不可遏，随即命令宫役："把这个可恶的使臣拉下去，把他杀掉！"哈里发还愤然吟诵道：

> 犯上抗上者，
> 必落此下场。

哈里发下令斩杀使臣，并将其尸体烧掉，宫役们立即行动。就在这时，玛丽娅公主说："信士们的长官，莫让这个可恶的东西的血玷污你的宝剑！"

话音未落，玛丽娅抽出自己的宝剑，手起剑落，只见那使臣的首级顿时滚落在地，魂下多灾海去了。

哈里发见玛丽娅公主腕力过人，动作利落，勇敢无比，心中不胜惊奇。哈里发随后赐予给努尔丁锦袍一身，并且给他俩在宫中安排了一座宫殿，送去他俩

① 见《古兰经》"妇女章"第141节。





所需要的衣服、被褥陈设和家具，还给他俩规定了爵位俸禄和坐骑。

从此，玛丽娅和努尔丁在哈里发宫中过着安稳、舒适快乐的生活。过了一段时间，努尔丁思念父母，随后把心事说给了哈里发，请求准予他回国探望亲人。哈里发将玛丽娅叫到面前，告诉她已准许他们夫妻俩一同回国，并为他俩准备了许多贵重礼物，叮嘱努尔丁和玛丽娅相亲相爱，互相关怀，相互照顾，并且写信给米斯尔的执政官和总督，要他们多加关照努尔丁及其妻子和父母双亲的生活。

消息传到米斯尔，商人塔基丁得知儿子将要回来，欣喜不已。努尔丁的母亲更是格外高兴。米斯尔国的官员及王公大臣们收到信士们的长官的书信，纷纷出来迎接努尔丁。那真是一个喜庆、欢快的节日，相爱的人相会了，找人的和被找的人相遇在一起了，官员们轮流举行欢宴，人们兴高采烈，欢天喜地。

努尔丁与父母久别重逢，高兴异常，忧愁烟消云散。两位老人热情欢迎玛丽娅，对玛丽娅照顾备至。继之，官员们和商人们给努尔丁一家送来大批礼物和珍宝，争相奉承他，都想与他结交，全家人每天都沉浸在节日般的欢快之中。从此以后，努尔丁一家过着宽裕快乐、轻松幸福舒适的日子。有吃有喝，有玩有乐，直至大限来临，各奔东西，房毁屋塌，相继步入死者行列。

赞美伟大的不死者，唯他手中握着帝王后妃的生杀大权！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动人、美妙了。”

听莎赫札德这样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天色还早，你就接着讲吧！”

莎赫札德开始讲《洋妻子的故事》……

相传，米斯尔城执政官沙加丁•穆罕默德这样讲述他经历的一件事：

一次，我们在上埃及的一个人的家里做客，主人热情招待我们。那个上埃及人的皮肤呈深棕色，年事已高，而他的孩子们的皮肤却是白的，而且白里透红。我问老人：“老人家，你的皮肤呈深棕色，而你的孩子全都是白皮肤，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人说：“孩子的母亲是西洋人！我娶这个洋妻子，还有一段曲折离奇的故





事呢！”

我说：“老人家，你能对我们讲一讲吗？”

“可以呀！”老人开始讲他与洋妻的故事：

你们有所不知，我本是个农夫，在本地种植亚麻。有一年，到了收获季节，我拔了亚麻，剥下麻皮，计算一下，从种到收总共投入五百第纳尔。我想把亚麻卖掉，却卖不上好价，最多只能收回本金。见此情景，朋友们劝我说：“你把亚麻运到阿卡城去吧，也许到那里能卖个好价，会赚不少钱。”

当时，阿卡在欧洲人的手中。我听了朋友的建议，带着亚麻到了阿卡，在那里出售，足足在那里呆了六个月时间。

有一天，我正在卖货时，忽见一位西洋女子朝我站的地方走来。西洋女子出门，习惯上不戴面纱。那位西洋女子来到我的面前，要买我的亚麻。

那女子天生丽质，可谓花容玉貌，一见便使我动心销魂。我卖给她一些亚麻，价格上给她优惠，她拿起亚麻，便离去了。过了几天，那位西洋女子又来买我的亚麻，我卖给她亚麻，价格比第一次更优惠。此后，那位西洋女子又几次来买亚麻，我暗自爱上了她。

那女子到市场来时，身旁常有一位老太太陪伴。我对老太太说：“老阿妈，我很爱这位女子，你能设法让我与她取得联系吗？”

老太太说：“我试一试吧！不过，这件事情只能你、我、她三个人知道，而且你一定得拿出点儿钱来。”

我立即说：“若能与她在一起，不要说花钱，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在乎呀！”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九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人接着讲自己洋妻子的故事……

那位西洋女子又几次来买亚麻，我暗自爱上了她。那女子到市场来时，身旁常有一位老太太陪伴。我对老太太说："老阿妈，我很爱这位女子，你能设法让我与她取得联系吗？"

老太太说："我试一试吧！不过，这件事情只能你、我、她三个人知道，而且你一定得拿出点儿钱来。"

我立即说："若能与她在一起，不要说是花钱，就是要我的命，我也不在乎呀！"

我和老太太商定，给她五十第纳尔，她就让女子来见我。

我准备了五十第纳尔，交给了老太太。老太太接过五十第纳尔，对我说："你在家里给女子准备一个地方吧！姑娘今夜就到你家去。"

我回到住处，收拾了一个地方，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还准备了蜡烛和糖果。我的房子临海，时值盛夏季节，我便在房顶上铺上地毯。

到了晚上，那位西洋女子来了。我们边吃边喝，直至深夜。我们便在月光下，望着映在海中的星星共枕同眠。当时，我暗自想："你是个异乡客，在夜空下，临着大海，违抗伟大安拉的旨意，和一个女基督教徒鬼混在一起，难道在伟大安拉面前不感到害羞吗？你真应该遭受下多灾海之苦。安拉啊，我请你作证，只因为在你面前感到害羞，出于对你的敬畏，我不曾挨过这位基督教姑娘的玉体。"

我一觉睡到大天亮，而女子在黎明时分就愤然离开我，回她的家去了。

我走到我的店铺，坐在那里。就在这时，那位姑娘和老太太打我的店铺前走过，女子面带怒色，而形容仍然那样俊俏，如同一轮圆月。眼见女子的漂亮容颜，我懊悔得要死，暗暗对自己说："你是什么人呢？怎么连这样俊秀的姑娘你都不要呢？难道你是苏菲派[1]的赛里·赛格图[2]？究竟你是白什尔·哈菲，或是祝奈德·巴格





达迪[3]，还是福德勒·本·伊亚达？”

想到这里，我追上老太太，对她说：“老阿妈，请你再让女子和我幽会一次吧！”

老太太说：“凭耶稣基督起誓，你若要我再帮你与她幽会，你得出一百第纳尔。”

我立即答应老太太：“我给你一百第纳尔。”随后，我掏出一百第纳尔，递到老太太手中。

当天晚上，姑娘如约来到我的住处。我第二次与西洋女子幽会，我的思想仍然没有变化，不曾触摸她。因为畏惧伟大的安拉而抛弃了淫乐念头。第二天早晨，我俩不欢而散，她回她的家，我去我的店铺。

后来，老太太怒气冲冲地经过我的店门前，我急忙追过去对她说：“老阿妈，请你再费心让她到我的店铺来一趟吧！”

老太太说：“凭耶稣基督起誓，如果你再想和女子见面，得出五百第纳尔；不然，你会因无法如愿而忧愁致死的！”

我听老太太这样一说，周身抖作一团，决计拿出卖亚麻所得的所有钱，用以为自己赎身。

这时，我忽听传令官呼唤道：“穆斯林们，你们听着！我们与你们之间的休战状态已经结束，留居此地的穆斯林要在一个礼拜内结束自己的工作，限期离开这里，各自返回家乡！”

那位女子再没来看我，我急忙去找买我亚麻的人收账，随后买了一些好货，便离开了阿卡城，而心中却总是想念着那位西洋女子，因为她不但拿走了我的钱，也带走了我的心。

我离开阿卡，到了大马士革，卖掉了从阿卡带来的货物；因为休战期结束，货源断绝，货物奇缺，感谢安拉的默助，使我赚了很多钱。从那以后，我改做贩卖女奴的生意，以消除那位西洋女子给我心中留下的缺憾。

我经营贩卖女奴的生意持续了三年时间，后来发生了纳绥尔国王对西洋人的战争；蒙伟大安拉默助，纳绥尔国王俘虏了他们的所有将帅，收复了沿海诸城。

有一次，一个人找我给纳绥尔国王买女奴。当时，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奴，我让他看了看，他便出一百第纳尔给国王买去，最后给了我九十第纳尔，还欠着我

---

① 苏菲派，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其词来源说法不一。初期阶段的主要特征为守贫、苦行和禁欲，以示对伍麦叶王朝宫廷的奢侈腐化和世俗倾向的不满和消极抗议。八世纪中叶以后，进入第二阶段，以神秘主义为特征。

② 赛里·赛格图（？—867），巴格达的著名苏菲派人物，祝奈德的老师和舅父。

③ 祝奈德·巴格达迪（？—910），巴格达的著名苏菲派人物，赛里·赛格图的学生、外甥。





十第纳尔，原因在于打仗花的钱太多，国库空虚，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他们把这种情况如实告诉了我。

国王听说了这件事，对那个人说："你带他到关押女俘虏的地方去看看，让他从西洋女俘虏挑选一个带走，用以抵偿欠他的那十第纳尔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九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老人接着讲故事……

有一次，一个人找我给纳绥尔国王买女奴。当时，我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奴，我让他看了看，他便出一百第纳尔为国王买去，最后给了我九十第纳尔，还欠着我十第纳尔，原因在于打仗花的钱太多，国库空虚，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他们把这种情况如实告诉了我。

纳绥尔国王对那个人说："你带他到关押女俘虏的地方去看看，让他从西洋女俘虏挑选一个带走，用以抵偿欠他的那十第纳尔吧！"

他们把我领到关押女俘虏的地方，我看过所有的女俘，发现我在阿卡钟爱的那个西洋女子就在女俘虏当中，而且我一眼便认出了她。那女子本是欧洲一位骑士的妻子。我对他们说："你们就把这个女俘虏给我吧！"

我领上那个姑娘，回到我的帐篷里。我问她："你认识我吗？"

她说："不认识。"

我说："我就是当年那个卖亚麻的商人啊！"接着，我把我与她之间的交往以及她拿过我的钱等等的往事向她讲述了一遍，又对她说："你曾经说过：'见我一次，得拿出五百第纳尔。'看吧，如今我花十第纳尔就把你来买回来了。"

她说："这就是你们的正教秘密所在。我证万物非主，唯有安拉；我证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姑娘皈依了伊斯兰教，态度十分虔诚。

我心想："凭安拉起誓，我只有在释放她为自由人之后，再通过法官和证人按法律办过结婚手续，才能与她结为夫妻。"想到这里，我立即去找法官伊本·舍达德，向他讲明了情况，他替我与女子写了婚书。从此，我与这位西洋女子结成了夫妻，共枕同眠，相亲相爱。此后不久，她有了身孕。

后来军队撤走，我们回到了大马士革。没过多少日子，纳绥尔国王的使臣来要男女俘虏，因为纳绥尔国王已与西洋诸国达成协议，同意遣返全部男女俘虏。男女俘虏们都相继被遣返，只剩下我的妻子了。

他们说："一个骑士的妻子还没有到！"随后，他们逢人便打听骑士的妻子在





何处，而且到处寻找。人们告诉他们，说那位骑士的妻子在我家，于是他们便找到我，向我索要骑士的妻子，也就是当时我的妻子。

我回到家中，因为惆怅、忧虑，神情沮丧，面色铁黑。我的妻子见此情景，问我："你怎么啦？有什么不舒服吗？"

我说："国王的使臣来领俘虏，他们向我要你。"

我的妻子说："这不碍你的事，把我送到国王那里去就是了，我知道该在国王面前说什么。"

我把我的西洋妻子送到纳缓尔国王面前，欧洲一位国王的使臣当时就坐在纳缓尔国王的右侧。

我说："这就是在我家的那个女俘虏。"

纳缓尔国王和使臣问我的妻子："你愿意回国呢，还是愿意留在你现在的丈夫身边？安拉已经解除了你和你的同伴们的俘虏身份。"

我的妻子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我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且已身怀有孕，请看我的肚子已经隆起，欧洲人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好处了。"

西洋使臣说："你是爱你这个穆斯林丈夫呢，还是爱你的骑士丈夫？"

我的妻子把对国王说的话向使臣重复了一遍。

使臣问随行的欧洲人："这位女子说的话，你们都听清了吗？"

他们异口同声回答："听清楚了。"

使臣对我说："喂，埃及人，把你的妻子领回去吧！"

我领着妻子走去。

时隔不久，西洋使臣派人来到我家，对我说："你的岳母让我们给你妻子捎来一些东西。老太太对我们说：'我女儿被俘时，衣不蔽体。求你们把这口箱子带给她吧！'请你把这口箱子转给你的妻子。"

我接过箱子，转身走到卧内室，把箱子交给妻子。妻子打开箱子，看到她的衣服原封不动摆在箱中。我发现装有五十和一百第纳尔的两个钱袋还是我当初捆绑的那个样子，令我激动不已，连声赞颂伟大安拉。

我的这几个孩子就是我的这位西洋妻子生的，如今她还健在，这些饭菜就是她给你们做的。

听了完埃及人的讲述，我们对他的奇异经历和好运气惊羡不已。人间万事，安拉是全知的。

莎赫札德接着讲《青年与女奴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巴格达城有一个富家子弟，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笔钱财。这个巴格达青年花重金买了一个女奴。那女奴就像他爱她那样爱这位巴格达青年。这位巴格达青年为了女奴花去了自己的所有的钱财，终于身无分文，囊空如洗，想找个谋生的门路，却始终找不到。

当这位青年家财万贯的时候，他常常参加弹唱艺人们的聚会，在那里得到了最大享受。

他曾就生计问题征求过一位艺人朋友的意见。那位朋友对他说："依我之见，没有比你和你的女奴一起去卖唱更好的生活门路了，卖唱可以挣很多钱，足够你吃喝。"

青年和他的女奴都讨厌卖唱。女奴对青年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吧！"

青年问："什么主意？"

"你干脆把我卖掉，我们就能摆脱这种困境，我也可以过上好日子。像我这样的女奴，只有富户才会买。日后，我另想办法回到你的身边。"

青年只好把女奴带往市场，首先看中她的是巴士拉的一个哈什姆族人。

那个哈什姆族人文质彬彬，品德高尚，慷慨大方。他出一千五百第纳尔买下了女奴。

女奴的主人巴格达青年这样讲述他自己的经历：

我卖掉女奴，一接过钱，便后悔了，我和女奴都哭了起来。我要求取消这次买卖，退钱还人，但那个哈什姆人不同意。我把钱放进袋中，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晓得该到哪里去。家中没有她，使我颇感孤独寂寞。我哭了起来，边哭边劈打自己的面颊。我从来没有那样难过过。

我信步走进一座清真寺，坐在那里大哭起来。我感到吃惊，自己简直不认识自己了。我把钱袋当作枕头，放在我的头下，躺在那里睡着了。我刚进入梦乡，朦胧中觉得有一个人从我头下扯出钱袋，匆匆逃离，我突然惊醒过来，果然发现钱袋不见了。我急忙站起来，猛追盗贼。突然间，我的脚被绳子绊住，一下摔了个嘴啃泥。我万般绝望，伤心落泪，抽打自己的面颊，自言自语说："你的钱丢了，你的命也就完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九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巴格达青年继续讲自己的经历……

我信步走进一座清真寺，坐在那里大哭起来。我感到吃惊，自己简直不认识自己了。我把钱袋当作枕头，放在我的头下，躺在那里睡着了。我刚进入梦乡，朦胧中觉得有一个人从我头下扯出钱袋，匆匆逃离，我突然惊醒过来，果然发现钱袋不见了。我急忙站起来，猛追盗贼。突然间，我的脚被绳子绊住，一下摔了个嘴啃泥。我万般绝望，伤心落泪，抽打自己的面颊，自言自语说："你的钱丢了，你的命也就完了。"

我处境狼狈，灾难沉重。我觉得活不下去了，只有一死了之，便来到底格里斯河畔，用衣服捂住脸，纵身跳入滔滔的河水中。

人们看见我跳河，说道："那个人必有大忧，一时想不开呀！"人们纷纷跳入河中，将我救上岸来。他们问我怎么啦，我把自己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他们。他们听后，无不为我感到惋惜。

一位老人走上前来，对我说："你丢了钱，怎么连命也不要了呢？小伙子，起来，带我去看看你的住处吧！"

我领着老人到了我的家。老人在我家里坐了一个时辰，好言劝慰，直至我的心平静下来。我谢过老人对我的关心，他方才离去。

老人离去后，我险些自寻短见。当我想到来世和多灾海时，改变了主意，走出家门，去看一位朋友，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我那位朋友听后，对我深表同情，给了我五十第纳尔，并且对我说："你听我的吧，马上离开巴格达城，拿这些钱做盘缠，到外边去走走，换换环境，把她淡忘了，也就好了。你善写文章，而且书法又见长，文学修养也很出众，投奔你喜欢的某一位官员，也许日后安拉会让你与你的那个女奴重聚。"

我听朋友这样一劝，信心大增，忧愁减少了许多，决计到瓦西图[1]去，因为那里有我的亲戚。我来到底格里斯河岸边，见一条船停泊在那里，船员们正往船上搬运

① 瓦西图，在今巴格达城东南约80公里处。





行李。我要求他们准许我搭乘他的船，和他们一道旅行。他们说："这条船是一位哈什姆人的，你这个样子，我们是无法让你乘船的。"

我答应付给他们乘船费，但他们又说："你若一定要乘船，那就请把你身上的华丽衣服脱下来，换上船员的工作服，和我们呆在一起，好像你也是一个船员，这样才行。"我立即回到家中，买了一套船员的工作服，换在身上，然后返回岸边。那条船是开往巴士拉城的，我和船员们一道登上船去。

刚上船不久，我就发现我那个女奴也坐在那条船上，身旁还有两个女仆伺候她。眼见此情此景，我心中的怨气烟消云散，心想："我这不是看见她啦？我要听她歌唱，一直听到巴士拉。"

时隔不久，那个哈什姆人骑着马走来。身边跟着许多随从。他们上了船，船便起锚开航了。随后，哈什姆人拿出食物，他和那个女奴一道就餐，其余的人则在船舱里吃喝。哈什姆人对女奴说："你为什么总是愁眉苦脸、悲伤落泪，而不欢乐、歌唱呢？你并不是第一次离开自己所喜爱的人呀！"

我听哈什姆人这样一说，知道女奴还爱着我。片刻后，哈什姆人吩咐在船一侧拉上一道幕帘，将那些随从全都叫到我坐的地方，他也和他们一起坐在幕帘外。我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他们全是哈什姆人的朋友。哈什姆人给他们拿来酒和水果，边吃边喝边催促女奴唱歌。在他们的催促下，坐在幕帘后的女奴抱起四弦琴，调好弦，边弹边唱道：

群人乘夜色，
带着他心爱的人远行。
谁也没出来阻止，
骆驼队已经启程。
他只觉得柽柳炭火，
燃烧在他的心中。

女奴歌声未落，已是泣不成声，随之丢下四弦琴，中止了歌声。

人们听见歌声突然停止，大惑不解。我听到她的哭声，忽然昏倒在地。人们见此情景，以为我患的是癫痫病，纷纷凑近我的耳朵，好言好语安慰我，还要求女奴继续弹唱。

在众人的要求下，女奴终于抱起四弦琴，玉指轻弹，边弹边唱道：





他们已经远去，
我驻足不止泣哭。
他们永在我的心中，
虽然他们身往远处。
我站在废墟里，
借问他们今宿何处？
因为眼见人去宅空，
房舍已经萧疏。

女奴歌声刚落，便昏迷过去了。众人因女奴昏迷，都感动得哭了起来。我一声大喊，又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船员们见我昏迷过去，禁不住惊慌起来。哈什姆人的一个奴仆说："你们怎么让一个疯子上船来呢？"

他们相互议论说："等船到一个码头后，就把他赶下船去，免得他总是给我们添麻烦。"

他们的话使我感到十分郁闷，我极力忍耐着。我心想："我要想避免被他们赶下船，只有让女奴知道我在船上，让她劝阻他们赶我。"

船载着我们航至一个乡村码头，船主说："我们上岸吧！"

当时已是夜幕垂降时分，人们纷纷离船上岸。我趁机站起来走到幕帘后面，抱起四弦琴，弹了一曲又一曲。我把女奴向我学的那支曲子也弹了一遍，然后回到我原先坐的地方。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九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青年接着讲自己的经历……

船载着我们航至一个乡村码头，船主说："我们上岸吧！"

当时已是夜幕垂降时分，人们纷纷离船上岸。我趁机站起来走到幕帘后面，抱起四弦琴，弹了一曲又一曲。我把女奴向我学的那支曲子也弹了一遍，然后回到我原先坐的地方。过了一会儿，人们回到船上；此时此刻，明月照亮了大地和河水。

哈什姆人对女奴说："看在安拉的面上，你不要让我们的生活太寂寞呀！"女奴抱起四弦琴，按着琴弦，一声大喊，倒在了地上。

众人以为女奴一命呜呼了。片刻后，女奴说："凭安拉起誓，我的先生就坐在这只船上。"

哈什姆人说："凭安拉起誓，假若你的先生在我们的这只船上，我一定不放弃与他结交朋友的机会，也许他能减轻你的忧虑和惆怅，也好让我们静赏你的歌喉。不过，他根本不会在我们的船上。"

女奴说："有我的主人在场，我不能弹琴，也弹不出什么好曲子来。"

哈什姆人问船员们："你们曾让一个外人上船吗？"

船员们说："不曾让任何外人上船呀！"

我担心哈什姆人不再往下问，便笑了起来，说道："有哇！我就是这位女子的先生；我是她的主人时，曾教她弹琴唱歌。"

女奴喊道："凭安拉起誓，这就是我先生的声音！"仆人们把我带到哈什姆人跟前。哈什姆人看见我，一眼便认出了我。他说："哦，天哪，你怎么成了这个模样？你怎么啦？"

我把我的遭遇向他讲了一遍，禁不住泪水潸然下落。与此同时，坐在幕帘后的女奴也呜咽起来。

哈什姆人听后，也哭了，他的手下人也都哭了起来，对我深表同情。

哈什姆人说："凭安拉起誓，我不曾挨近这位女子，今天才听到她的歌声。蒙





安拉恩赐，我的家境还算宽裕。我这次到巴格达来，为的是听歌赏乐，再则找信士们的长官谋求生计。我这两个目的都已实现。当我打算回家乡时，暗暗对自己说：'再听听巴格达人弹唱的歌曲吧！'我就买下了这个女奴，但不知道你们俩之间的情况。我求安拉作证，我保证她到了巴士拉之后，立即释放她为自由人，让你与她结为夫妻，我供你们吃穿，给你们提供足够生活费用。但有一条，想听歌时，你就得给她挂一道幕帘，让她在幕帘后为我唱歌。这样，你也就成了我的兄弟和好友。"

我听后感到非常高兴，哈什姆人把头伸进幕帘后，对女奴说："你同意吗？"女奴为哈什姆人祝福祈祷，对他表示感谢。

哈什姆人叫来一个仆人，对仆人说："你领这个青年去，给他换上漂亮的衣服，为他熏香，然后把他带来。"

仆人把我领去，按照主人的吩咐，为我沐浴熏香，又给我换上华丽衣服，之后把我带到主人面前，在我面前摆上醇酒佳肴，主人与我对饮起来。紧接着，女奴用极美的音调唱道：

与心上人告别，
人笑我淌泪。
他们都未曾尝过，
离别的苦滋味。
离别愁似火，
炽燃灼烧我的胸肋。
只有身临其境，
方才晓知情何归。

大家听完女奴歌唱，个个高兴不已。我抑制不住心中的激情，从女奴手中接过四弦琴，边弹边引吭高歌：

有求慷慨者，
必定会得到恩惠。
近小人招耻辱，
近贤者便成高贵。
屈辱若不可免，
宁望君子门楣。





敬意只给高尚人，
不给小人让位。

他们听了我的弹唱，一个个兴高采烈，欣喜至极。我唱了一个时辰，直至船靠近岸边，停泊下来。船上的人纷纷上岸去，我也跟着大家上了岸。当时，我有些醉意，走去小解时，不知不觉困意来临，竟然就地躺下，进入了梦乡。

人们都上了船，我却没有上船。因为他们也都醉了，根本不知道我还没有上船。他们乘船继续航行，不久到了巴士拉城。

炎热的阳光把我晒醒。我醒后站起身朝四下望去，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不禁大吃一惊。我忘记问那个哈什姆人的姓名及他在巴士拉的住址，更不晓得他以什么而知名。我把钱都交给了女奴，身上一文钱都没留。我站在那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仿佛我曾在梦中见过我的那个女奴，而那一切欢乐也都像梦中发生的事情。

我站在原地，茫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但见一条大船开来，我登上船去，随船到了巴士拉城。

巴士拉城里没有我认识的人，我也不知道那个哈什姆人家住何处，只好到一家杂货商那里要了笔、墨和纸，坐下来开始写字。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八百九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巴格达青年接着讲自己的经历：

我登上船去，随船到了巴士拉城。巴士拉城里没有我认识的人，我也不知道那个哈什姆人家住何处，只好到一家杂货商那里要了笔、墨和纸，坐下来开始写字。

杂货商看见我写的字，连声夸我写得好。他见我的衣服很脏，便问起我的情况来。我告诉他说我是个穷异乡客。他说："既然如此，你就在我这里干吧！我每天给你五十菲勒斯工钱，管你吃，管你穿，你就给我管账，怎么样？"

我满口答应，便在他那里住下来，为他管账，掌管收入和支出。

一个月过去，店主发现自己的收入大增，支出减少，对我表示感谢，把我的日工钱加到了一百菲勒斯。一年以后，店主对我非常满意，要我娶他的女儿为妻，与他共同拥有杂货铺。我答应了，一直在那个店铺里经营生意，然而我的心总是惴惴不安，整日愁容满面。

杂货店老板爱喝酒，总是请我和他共饮，而我却总是推辞，每每谢绝陪他饮酒。就这样，不知不觉两年时间过去了。

有一天，我正坐在店铺里时，忽见一伙人带着吃的喝的走来。我向店老板问那些人在干什么，他说："今天是富裕人家的节日，有钱人家的青年们带着乐师到河边上娱乐，在鸬鹚河畔的树下吃喝玩乐，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我真想去欣赏一下他们玩乐的情景，心想："我去他们中间玩时，也许会遇上我的心上人。"

想到这里，我对店主说："我也想去玩一玩。"

店老板说："你想去就去吧！"店老板给我准备好吃的和喝的，我带着食物到了鸬鹚河畔。

我在那里与人们一起玩得很尽兴。当我看见人们散去时，我想跟他们一道走。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为哈什姆人掌船的那位船长正驾着船在河里航行，于是我立即高声呼喊他们。那位船长听到我的喊声，扭过脸来望着我，一眼便认出了我，随后把我接上船去。他们惊问："哦，你还活着？"





他们惊喜不已，亲切拥抱我，询问我的情况，我都一一详细告诉了他们。他们说："我们还以为你醉得不省人事，落在水中遭遇不幸了呢！"

我向他们打听女奴的情况，他们说："她发现你失踪了，急得撕扯自己的衣服，烧掉了四弦琴，劈打自己的面颊，号啕不止。我们跟哈什姆人到了巴士拉之后，对她说：'你不要哭泣，不要难过了！'她说：'我要为他戴孝，在住房旁给他修一座坟墓，终日守在那座坟墓旁，从此不再唱歌。'我们满足了她的要求。她至今还守在坟墓旁。"

他们把我领到女奴的住处，我果然发现她守在坟墓旁。当她看见我时，一声大喊，倒在地上，致使我以为她无常了。我赶紧走上前去，把她搂在怀里。

哈什姆人走出来，对我说："喂，小伙子，你带走她吧！"

我说："好吧！不过，你要像答应过我的那样，先释放她为自由人，然后将她许配与我。"

哈什姆人果然践约照办，并给了我们许多贵重东西，还有许多衣服、被褥，另加五百第纳尔。他说："这是我供你们一个月用的东西和钱财。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陪我喝酒，让我欣赏女子的歌唱。"

哈什姆人吩咐仆人给我们收拾好房子，把我们要用的东西全都搬进去。当我走进房中时，发现那里的摆设、铺盖已经齐备。随后，我把我的意中人接进了房。

之后，我到杂货商那里去，把我的情况毫不隐瞒地告诉了他，并且要求他赦我无罪，准许我与他的女儿离婚，随后把她的东西都退给了她。

我与妻子和哈什姆人一起住了两年，积蓄了不少钱财。我也变成了富人，恢复了我和我的那个女奴昔日在巴格达的宽裕日子。

多谢慷慨的安拉给我们带来了富裕生活，感赞安拉赐予我们巨大幸福。我们以忍耐达到了目的。万赞归于伟大的安拉。

讲到这里，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妹妹杜娅札德说："姐姐，你讲的故事真精彩，真动人，真美妙！"

莎赫札德说："如蒙国王陛下厚恩，能再留我一夜，这与我来晚将要讲的故事相比，就算不上什么精彩、动人、美妙了。"

听莎赫札德这样一说，舍赫亚尔国王心想："凭安拉起誓，我不能杀她，我要把故事听完……"

想到这里，他说："天色还早，你就接着讲吧！"





莎赫札德开始讲《印度国王吉里阿德及王子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印度有位国王，名叫吉里阿德。

吉里阿德是位伟大君王。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品德高尚，慷慨大方，性情和善，因此博得了臣民拥护和爱戴。

印度当时有七十二位公侯，三百五十位法官。国王有七十位大臣。他把军队中的每十个兵士编作一个班，各班由一名班长带领。

吉里阿德国王的宰相名叫舍马斯。舍马斯宰相年方二十二岁，性情温和，谈吐文雅，多才多艺，机敏过人。他虽然年纪小，但却是一位天才的领袖人物。这位年轻宰相精于谋划，通晓哲理，能言善辩。舍马斯宰相因学识渊博，政见高明，故颇得国王宠爱；加之他体悯百姓，国王也格外器重他。

吉里阿德国王为政公正，爱护百姓，臣民不分高下，一律平等，均可得到关怀、赐予和减轻赋税的优待。国中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得到吉里阿德国王的同情、体恤。他给老百姓所带来的好处，是他之前的历代君王们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吉里阿德从善如流，德高望重，然而安拉却不曾赐予他一儿半女，这使他及臣民们都感到忧愁满怀。

一天夜里，吉里阿德国王躺在床上，因为没有子嗣继承王位而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辗转反侧许久，方才慢慢进入梦乡。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吉里阿德国王为政公正，爱护百姓，臣民不分高下，一律平等，均可得到关怀、赐予和减轻赋税的优待。国中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得到吉里阿德国王的同情、体恤；他给老百姓所带来的好处，是他之前的历代君王们所无法相比的。

虽然吉里阿德从善如流，德高望重，然而安拉却不曾赐予他一儿半女，这使他及臣民们都感到忧愁满怀。

一天夜里，吉里阿德国王躺在床上，因为没有子嗣继承王位而为国家的前途担忧，辗转反侧许久，方才慢慢进入梦乡。就在这天夜里，国王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为一棵树浇水，不料，那棵树根部忽然冒出火来，顷刻间，将周围的树全部烧光了。

吉里阿德国王从梦中惊醒，随即唤来一宫仆，吩咐说："你快去把舍马斯宰相给我叫来！"

宫仆走去见舍马斯宰相，说道："宰相大人，国王刚从梦中惊醒，派我来请阁下赶快到他那里去。"

舍马斯宰相立即赶到王宫，见国王正在床上坐着，立即行了吻地礼，并祝国王健康长寿。宰相说："国王陛下，安拉是不会使你不安的。今夜因何事不安？这样急于唤臣来，想必有要事。"

国王说："相爷请坐。"

宰相坐下，国王便把自己的梦境向宰相说了一遍。

宰相低头沉思片刻，然后微微一笑。

国王说："舍马斯，你对梦境有什么看法，照实对我说吧！不要隐瞒任何东西！"

舍马斯回答道："国王陛下，安拉授予你王权，会使你感到愉快，满意的。依臣之见，这梦是个吉兆，表明安拉将赐予陛下一男孩儿，以便继承你的王位。不过，有一件事情，我认为现在解释还不适时宜。"

国王听后，欣喜不已，惊惧俱消，心境豁然开朗。他说："既然梦是吉兆，那就等到适当的时候再全部解释它吧！现在不适于解释的事情，就等到适当的时候再





解释，以便使我的喜悦完完整整。安拉不容之事，我不该强求。”

舍马斯宰相意识到国王很想要自己把梦完全解释清楚，便为自己找了个借口，以期保护自己。

宰相走后，国王叫来占卜师和圆梦家，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梦境，然后说：“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正确的解释。”

一个占卜师走上前去，请求国王允许他说话。征得国王允许后，那个人说：“国王陛下，你的宰相舍马斯并不是不能为你圆梦，而是有所顾忌，羞于向你诠释，以求使你心静神安，故不能向陛下详细述说。如果陛下允许，我将一五一十讲给陛下听。”

国王随口说：“占卜师圆梦家，你说吧，不要有什么顾忌，要实话实说。”

圆梦家说：“国王陛下，这个梦显示，陛下将添一子，可望日后继承王位。不过，你的儿子不会像你那样爱护百姓，而会弃经叛道，暴虐作恶，压迫百姓，恐怕会有猫与老鼠那样的遭遇。但求伟大安拉护佑。”

国王问：“猫与老鼠有什么遭遇？”

圆梦家说：“愿安拉使国王陛下益寿延年！”

接着，圆梦家开始讲《猫与老鼠的故事》。

一天夜里，细雨淅沥，天气寒冷，一只猫饥肠辘辘，急于找点东西充饥，于是走出去，来到一块田地，转来转去，结果什么东西也没找到。当它转到一棵树下时，发现那里有个鼠洞，便轻轻地走近闻了闻，觉察出洞中有老鼠。猫想进洞去捕食老鼠，而洞中的老鼠听到洞口外有天敌猫活动的声音，急忙调转身子，手足并用，迅速扒土，以便把洞口堵上。

这时，猫用微弱的声音说：“鼠兄，我是来向你祈求慈悯的，你何必这样行事呢？我因年迈体弱，四肢乏力，在田地里已经转了一个晚上，再也走不动了，求你让我在你家熬过今夜吧！有多少次，我真想自杀，一死了之，也好永得安逸。鼠兄，我现在就在你的洞门外，天正下雨，冷得很哪！看在安拉的面上，拉兄弟一把吧！让我在你的走廊上呆一夜都行。鼠兄，我是个可怜的异乡客。常言说得好：‘谁留宿可怜的异乡客，世界末日来临时，他的住所就会成为天堂。’鼠兄，你最应该得到我的报偿。求你让我借宿一夜吧！明日一早，我就会走的。”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零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圆梦人接着讲猫与老鼠的故事……

猫用微弱的声音苦苦向老鼠哀求道："鼠兄，我是来向你祈求慈悯的，你何必这样行事呢？我因年迈体弱，四肢乏力，在田地里已经转了一个晚上，再也走不动了，求你让我在你家熬过今夜吧！有多少次，我真想自杀，一死了之，也好永得安逸。鼠兄，我现在就在你的洞门外，天正下雨，冷得很哪！看在安拉的面上，拉兄弟一把吧！让我在你的走廊上呆一夜都行。鼠兄，我是个可怜的异乡客。常言说得好：'谁留宿可怜的异乡客，世界末日来临时，他的住所就会成为天堂。'鼠兄，你最应该得到我的报偿。求你让我借宿一夜吧！明日一早，我就会走的。"

老鼠听后，开口说道："你是我的天敌，你是以食我为生的，我怎可让你进入我的洞中？我真担心你欺骗我、背弃我，因为那是你的本性，而且你是从来不守信用的。常言道：'不可将美女托付给好色之徒，不能将钱财交给穷汉保管，不能将干柴投入烈火。'我不能把自己交给你的。常言又说：'本性上的敌对意识，常因其主体弱而增强。'"

猫听了之后，用更加低沉的语调和更可怜的语气说："鼠兄，你讲的全是至理名训，千真万确，我不否认。不过，我还是求你宽谅我往日对你的那种天然敌对行为。常言说得好：'宽恕同类者，必得安拉宽恕。'我虽然过去是你的敌人，但今天我是为寻求友谊而来。常言道：'若欲化敌为友，就应该善待之。'鼠兄，我向安拉保证，永不伤害你；再说，我也没有那种能力了。鼠兄，请你相信，依靠安拉，接受我的诺言和保证，行行好吧！"

老鼠说："与我世代为敌，惯于欺骗我的人，我怎能相信他的保证和诺言呢？假若我们之间的敌对关系不涉及血肉、性命，事情就好办了。然而你我之间是有关生死存亡的对立呀！谚语说得好：'信任敌人，无异于把手伸进蛇的嘴里。'"

猫怒气冲冲地说："我已经心力衰竭、体力不支、濒临死亡了。我很快就会死在你的洞门口，罪恶可在你呀！因为你本来可以救我，你却是见死不救。这是我要对你说的最后的一句话。"





老鼠听猫这样一说，内心深深敬畏安拉，慈悯之心顿生，心想："谁想依靠安拉战胜敌人，那就该同情、善待敌人。在这件事上，我把自己的一切全部托付给安拉了，救猫一命，以期得到报偿。"

想到这里，老鼠走出洞门，把猫拖入了自己的洞中，过了一会儿，猫的体力慢慢恢复过来，但却不时地叹息自己体弱无力，缺少朋友。

猫在老鼠洞中住了下来，老鼠对猫温柔和气，听猫谈天论地，不离猫的左右，殷勤备至。

不料，猫却突然一跳，把住洞口，恐怕老鼠逃出洞去。老鼠想去洞外觅食，便走到猫面前告别。老鼠刚一走近猫，猫便伸出爪子将老鼠抓住，然后用嘴叼住，继而抛向天空，待老鼠落地，又用爪子抓住，再抛向天空。老鼠着地后跑开，猫立即追过去抓住，用嘴叼住，再抛向天空……如此抓住、抛出、戏耍、折磨老鼠，无止无休。

这时，老鼠向安拉求救，开口斥责猫，说："老猫呀，你许下的诺言哪里去了？你发的誓又在何处？我把你拖进我的洞中，如此善待你，难道这就是你给我的报偿？常言说得对：'谁相信敌人的诺言，谁就无缘自救。'谚语又说：'谁把自己交给敌人，等待自己的只有死亡。'不过，我把自己托付给了安拉，安拉会救我挣脱你的利爪的。"

猫正要捕食老鼠时，一个猎人带着猎狗来到了大树下。猎狗走到鼠洞口，听到洞口传出搏斗厮杀的声音，以为狐狸在捕食什么猎物，于是探身入洞，一心想抓狐狸。

猎狗刚入洞口，不料却看见一只猫，于是伸出利爪，将猫拉了出来。猫见自己落入猎狗爪中，急于逃命，松开爪子，老鼠当即逃走，庆幸自己尚未受伤。

猎狗抓住猫，一口咬断猫的脖子，猫当即一命呜呼。

格言说得妙："慈悯人者，终得慈悯；虐待人者，定受虐待！"

圆梦家讲完这个故事后，对国王说："国王陛下，这就是猫与老鼠之间发生的故事。从这个故事可以得之，任何人都不应该背弃自己的人。骗子和背信弃义者就会落得猫的下场。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善恶俱报。'国王不必痛苦、难过。你的儿子经过一个暴虐、蛮横阶段，就会回到正道上来。这便是宰相不肯直说的那件事，也是宰相的高明所在。常言说：'胆小怕事者，往往是最博学、最心善之人。'"

国王听后，十分信服，随即令宫仆热情款待占卜师和圆梦家。

客人们走后，吉里阿德国王站起来，走回自己的寝宫，开始思考自己的事情。他唤来自己最喜欢的妃子，与自己共枕同眠，爱妃当夜怀孕。四个月过去，爱妃感





到腹中胎动，欣喜不已，随即禀报国王。

国王说："感赞安拉默助，我的梦想成真了！"国王把爱妃接进最漂亮的宫殿里，给予格外优待、照顾。国王随后差人唤宰相舍马斯进宫。

宰相舍马斯到来之后，国王向宰相讲了爱妃身怀有孕之事，继之高兴地说："相爷阁下，我的梦想实现了，希望到来了。但愿爱妃腹中的胎儿是个男婴，以便日后继承王位。宰相阁下，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讲吗？"

舍马斯宰相默不作声，只言不发。

国王问："相爷阁下，你怎么不为我高兴、祝福呢？你为什么不说话？"

舍马斯立即向国王行叩头礼，然后说："国王陛下，安拉为你增寿延年，祝你万寿无疆！一棵能发火的树，对于一个想乘凉的人来说，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酒能使人窒息，那么饮酒还有什么乐趣呢？倘若一个口渴的人被水淹死，即使那水再凉再甜，又有什么用途呢？国王陛下，我是安拉的奴仆，也是你的仆人，但请听我引用几句格言。格言说得好：'世上有三件事，智者不宜先下断语：旅行者平安返回之前，不谈其安危；勇士征服敌人之前，不论其胜负；孕妇安全分娩之前，不说生男生女。'"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零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宰相舍马斯向国王行叩头礼，然后说："国王陛下，安拉为你增寿延年，祝你万寿无疆！一棵能发火的树，对于一个想乘凉的人来说能有什么益处呢？如果酒能使人窒息，那么饮酒还有什么乐趣呢？倘若一个口渴的人被水淹死，即使那水再凉再甜又有什么用途呢？国王陛下，我是安拉的奴仆，也是你的仆人，但请听我引用几句格言。格言说：'世上有三件事，智者不宜先下断语：旅行者平安返回之前，不谈其安危；勇士征服敌人之前，不论其胜负；孕妇安全分娩之前，不说生男生女。'"

舍马斯停顿片刻，又说："国王陛下，谈论那尚无结果的事情之人，难免像把奶油罐放在头上方的清廉者。"

国王问："把奶油罐放在头上方的清廉者？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宰相舍马斯开始讲《清廉者与奶油罐的故事》。

尊敬的国王，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一城中，住着一位清廉者，专靠某一显贵的施舍为生。那家显贵每天给清廉者三张发面饼，另加一点奶油和蜂蜜。在那座城中，奶油是很贵的。

清廉者要来奶油，舍不得吃，把奶油盛在一个罐子里，终于积攒了满满一罐子的奶油。清廉者望着那装满奶油的罐子，心中甚为高兴，为避免闪失，小心翼翼地把罐子挂在自己床的上方。

一天夜里，清廉者坐在床上，手里拿着拐杖，想到本地奶油的价钱那么贵，他暗自沉思："我应该把这罐子奶油全部卖掉，用卖掉的钱买一只母绵羊，和牧人的公绵羊一起放牧……第一年，我的母羊生下一只公羊羔和一只母羊羔……第二年，又生下一只公羊羔、一只母羊羔……母羊羔长大，又生公羊羔、母羊羔。如此年复一年，一只母羊羔生了一大群羊。之后，我和那牧羊人平分，我把自己分得的一半拿到集市上去卖，拿卖得的钱买一大块地，在那里建造一座宫殿，随后购买家具、陈设和服装，买男仆婢女，再同一位富商的千金结为夫妻。我要举行一个空前





未有的盛大婚礼，屠牛宰羊，做各种美味佳肴和各式甜点，备好各种糖果。我要请天下所有乐师、歌伎和各行艺人，要他们同台献艺，为我的婚礼庆典增光添彩。我要弄来各种奇花异草，用来把我的庭院装点成花园。我还要邀请穷人、富翁、学者、绅士、文武百官来参加我的婚礼。不论是谁，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我要备好各种吃的喝的，让它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我要派传令官沿街呼喊：'公众们，谁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婚礼完毕，我和我的新娘子相携入洞房……我要仔仔细细欣赏她那花容玉貌、婀娜风姿、苗条身材、丰隆酥胸……我与娘子交欢畅饮，边吃边喝，暗自说：'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随后，我永远告别我的道乘修行生活……不久，我的小娘子身怀有孕。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为我生下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儿，我立即为我的儿子举办宴会，招待各方贵客。我要把我的儿子放在最好的环境里抚养，我要亲自把他培养成出类拔萃的知名人物。在众宾客面前，我因为有那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儿子而自豪。我要我的儿子做好事，他必言听计从；我禁止我的儿子背信弃义，他绝不会违抗我的命令；我叮嘱他敬畏安拉，从善积德，他会乖乖地听从我的指教。如果我的儿子听我的话，我就给他准备上好礼物；如果他敢于违抗我的意志，我就用这根手杖揍他……"

想到这里，清廉者真的将手杖一扬要打他的"儿子"，不料，一杖击打在奶油罐上，只听哗啦一声，罐子碎了，奶油倾泻而下，淌落在清廉者的头上、衣服和胡须上，一时间，清廉者成了个奶油人。

舍马斯宰相讲到这里，说："国王陛下，清廉者的教训不可不汲取呀！因此，任何没有完结的事情，是不便早下断语的。"

国王听后，说："宰相阁下，你说得很对。你是我的好宰相，说的全是实话，出的全是好主意。我就听凭你自己选择了。你的意见，我全部接受。"

宰相舍马斯再次向安拉和国王叩拜，祝福国王荣华永存。宰相又说："安拉赐国王福运长在。国王陛下，不管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任何事情，我都是不会瞒你的。因为我从你这里得到了我应得到的一切。你满意的，我就满意；你的欢乐，就是我的欢乐。你生气的事，就使我夜不成寐。我求伟大安拉指派他的天使保佑你，当你会见他时，给予你最高报偿。"

国王听后，甚感欣慰。舍马斯宰相站起身来，告别国王离去。

过了几个月，国王的爱妃生下一男婴，国王高兴极了，连声赞美安拉，他说：

"感赞安拉在我绝望之时，安拉赐予我一个男孩儿。这就是安拉的恩泽浩荡，慈悯无限！"

国王发布通告，把王子诞生喜讯通报各位大臣，并请他们前来道贺，于是王公





大臣、文武百官、学士绅士等纷纷前来贺喜。一时间，王宫若市，门前车水马龙，热闹空前。王子诞生喜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祝贺的人们从各地赶至京城，学者、哲人、文士和士大夫们云集王宫，依次站好。

国王指示以舍马斯宰相为首的七位大臣就眼下境遇分别致词，各抒己见。

首先致词的是舍马斯宰相。

舍马斯宰相获得国王的许可后，说："万赞归于安拉！安拉使我们从无到有，安拉普施恩惠给他的奴仆——天下君王。君王以安拉赐予他们的财产和生计之路平等对待他们的百姓。尤其是我们的国王，正是他以安拉赐予他的恩惠使我国的荒野复现生机，使我们过着平静、安逸、宽裕的生活。有哪一位君王能像我们的国王这样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利益？有哪位君王能像我们的国王这样尊重我们的权利？又有哪位君王这样重视我们？

"因为安拉普施恩惠给百姓，方使百姓的国王关心他们的事情，保护他们免受敌人侵扰。敌人的最终目的是征服我们的百姓，将我们控制在他们手中。很多人甘愿将自己的儿子献给国王，让他们为国王效力，他们就像奴隶一样奋力阻止敌人侵袭他们。

"有我们这位国王在，敌人不曾踏上我们的国土，这是任何人都不能用语言表述、形容由巨大恩惠和幸福。

"国王陛下，你应该获得这巨大幸福。我们在你的庇护下过着幸福的生活。愿安拉嘉奖你，愿安拉为你增寿延年。在此之前，我们曾多次祈求安拉赐予你一个好儿子，以期日后继承你的王家霸业。如今，安拉答应了我们的祈求，就像给塘中之鱼带来欢乐一样，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欣悦。"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零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马斯对国王说："国王陛下，你应该获得这巨大幸福。我们在你的庇护下过着幸福的生活。愿安拉嘉奖你，愿安拉为你增寿延年。在此之前，我们曾多次祈求安拉赐予你一个好儿子，以期日后继承你的王家霸业。如今，安拉答应了我们的祈求，就像给塘中之鱼带来欢乐一样，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欣悦。

"赞美安拉答应了我们的祈求，就像给塘中之鱼带来欢乐一样，也给我们带来了无限欣悦。"

国王听后，不解地问："何以用塘中之鱼来比？那究竟有何说法？"

舍马斯宰相开始讲《塘鱼与蟹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水塘，塘中生活着一群鱼。有一年，天久旱不雨，塘中的水渐渐减少，鱼儿们相互挤在一起，眼见剩下的水不足以维持生命，它们便纷纷议论说："我们该怎么办呢？该向谁请教救命良策呢？"

一条年高足智多谋的鱼说："依我之见，别无良策，只有向安拉求救了。不过，我们应先去找找螃蟹，听听它的意见，因为它是我们的头领，经验与阅历都比我们丰富。我们快去找它，看看它有什么好办法。"

大家一听，认为这个办法甚好，于是相携去找螃蟹。它们来到螃蟹家中一看，见它伏在家里，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

鱼儿们向螃蟹问安之后，说："头领阁下，你是我们的长官、主人，难道我们的事情与你无关？我们想问一件事情。"

螃蟹说："你们好哇！你们怎么啦？有什么事吗？"

鱼儿们把塘水近于干涸的消息对螃蟹讲了一遍，并且说："塘干了，我们的生命也就完了。我们来拜访你，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因为头领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所以我们特来向你问策，以期获得摆脱危险的办法。"

螃蟹低头沉思良久，然后说："你们对伟大安拉的慈悲感到失望，不相信安拉会保证一切生物有养生食粮，足以证明你们无知。难道你们不晓得伟大安拉无偿





地供其奴仆衣食吗？你们有所不知，安拉在创造一物之前，就已为之安排好了衣食，而且为之规定了寿限。既然万事已有前定，我们何必担忧呢？依我之见，没有比求助安拉帮助更好的办法了。因此，我们每个人都要表里如一地衷心信从安拉，祈求安拉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安拉是不会让信奉、依赖他的任何人失望的，也不会拒绝任何祈求者的要求。”

螃蟹停顿片刻，又说：“只要我们的态度端正了，衷心依赖安拉，一切事情都好办，一切好事也便来了。冬季来临，我们的祈祷弥漫大地，我们的祈求必将得到安拉的恩赐。依我之见，我们只要耐心等待安拉的安排就是了。假若我们命中该死，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了。如果非逃离不可，定会迁到安拉为我们安排的地方去。”

鱼儿们异口同声回答道：“头领啊，你说得对！安拉会降福给我们的。”说罢，鱼儿们各自返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过了没几天，安拉降下喜雨，塘里积满了水，鱼儿们欢喜如初。

舍马斯宰相讲完故事，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我们就像当初的鱼儿们一样，对陛下能否有孩子感到失望。如今，安拉赐予你一子，不论对你对我们，都是大喜之事。我们祈求安拉让王子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像陛下一样，成为一位很出色的国王，像陛下一样，使国人丰衣足食。安拉是不会让崇拜他的人失望的。谁也不应该对安拉的至仁至慈感到失望。”

舍马斯宰相说完，第二位大臣站起来，向国王行过礼，然后致词道：“国王，只有具备公正、英明、仁慈的品行，才能称为国王。国王必是善待平民百姓者，他制定人们所熟悉的法律和规则，使公众一律平等，制止流血事件发生，防止百姓受到侵害。国王理应关心穷苦人，救助不分高低，给百姓以应有的权利，使百姓衷心为自己的国王祝福，服从国王的命令。毫无疑问，具备这样品行的国王，必定会受到百姓的爱戴，必将得到整个今世，亦可享受来世的荣华，博得安拉的喜悦。

“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一致承认你具有这些美德，正像格言所说的那样，万民所幸之事有三：一曰国王公正廉明；二曰医生精明干练；三曰教师博学多才。我们现在正享受着这巨大幸福。在此之前，我们曾因陛下无嗣而感到失望。如今，伟大安拉没让我们失望，答应了我们的祈求，因为陛下对安拉诚心诚意，将自己的事情完全托付给了安拉。国王陛下，你的希望已经化为现实。陛下的情况就像《乌鸦与蛇的故事》中所讲的一模一样。”

国王问：“乌鸦与蛇有什么故事？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第二位大臣开始讲《乌鸦与蛇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一只乌鸦和它的妻子住在一棵树上，过着幸福、平静的生活。孵卵的时间到了，正值炎热季节。一天，一条蛇爬出洞穴，直向乌鸦夫妇居住的那棵树上攀爬而去。蛇爬到乌鸦巢，便在那里住了下来，在那里住了整整一个夏天，害得乌鸦无家可归，无处安身。炎热的日子过去了，那条蛇方才回到自己的洞穴里。

乌鸦对妻子说："赞美安拉！正是安拉救了我们，使我们终于摆脱了这场灾难。我们即使今年没有吃的，安拉也是不会让我们饿死的。我们万分感谢安拉护佑我们平安无事。我们别无依靠，只有把一切托付给伟大的安拉。假若我们有幸活到来年，安拉一定会给我们弥补今岁的损失。"

第二年的夏天到来了，乌鸦孵卵的时间来到了，那条蛇爬出洞穴，又向着那对乌鸦的窝巢攀爬而去。那条蛇攀爬而上，像往年一样，直奔乌鸦窝巢。就在那条蛇刚要接近乌鸦巢时，一只鹞鹰突然俯冲下来，猛啄蛇的头部，撕破了蛇皮，只见那蛇"呱嗒"一声跌落在地上，一下被摔得昏了过去，群蚁蜂拥而上，未过一个时辰，将那条蛇吃掉了。

从此以后，乌鸦夫妻又过起平静、舒适、放心的生活，卵出了许多小雏鸦，夫妻俩连声赞美安拉保护他们平安，赐予夫妇俩成群的子女。

第二位大臣讲完故事，对国王说："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应该感谢安拉对陛下的恩赐，赞美安拉赐予陛下一位吉庆的王子。我们本已感到失望，如今安拉成全了我们的祈求，这是安拉赐予陛下的最好报偿。"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零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第二位大臣讲完故事，对国王说："尊敬的国王陛下，我们应该感谢安拉对陛下的恩赐，赞美安拉赐予陛下一位吉庆的王子。我们本已感到失望，如今安拉成全了我们的祈求，这是安拉赐予陛下的最好报偿。"

第二位大臣说罢，第三位大臣站起来，向国王行过吻地礼，然后致词道："尊敬的国王陛下，你今世善待臣民，来世必博得安拉赞许，因为每一位受地上人爱戴者，必受天上的人敬重。伟大安拉分给你一部分厚爱，并将之置于举国臣民心中。赞美安拉，感谢安拉，你与我们怀着同样的心情，但愿安拉更多赐恩惠给陛下，并且通过陛下，赐福给我们。"

"国王陛下，正如你所知，人离开安拉的安排，必将一事无成。安拉是施予者。人所得的一切恩惠，均来自伟大的安拉。安拉根据自己的意愿，将恩泽分配给他的奴仆：有的人从安拉那里得到的甚多；有的人要靠辛苦劳动换取餬口之资；有的人被安拉封为首领；有的被安拉安排成清廉者，终日吃苦道乘修行。因为安拉有言：'我是利害皆有者，我可使人健康，亦可使人生病；我可使人富贵，亦可使人穷困；我可使活人死亡，也可使死人复生；一切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中，一切一切又均要回到我的怀抱。'"

"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赞美安拉。国王陛下，你是公正廉明、虔诚无私者之一。正如古谚所言：'公正廉明、虔诚无私者当中的最幸福者，安拉必集今世荣华与来世富贵于其一身，他对安拉分配他的恩泽必将感到心满意足，衷心感赞安拉的恩赐。'因此，谁有非分贪求，就会落得像野驴与狐狸的下场。"

国王问："野驴与狐狸会怎样呢？"

第三位大臣开始讲《野驴与狐狸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狐狸，每日出穴觅食。

有一天，狐狸正在山中行走觅食，不知不觉天色已晚，便向自己的洞穴走去。





狐狸正走着，遇见另外一只狐狸。两只狐狸相遇，都把自己的觅食的情况讲给对方听。那只狐狸说："前几天，我捕住一匹野驴。当时，我已三天没有吃到东西，肚子饿极了，因此十分高兴，连声赞美安拉给我的恩赐。因为肚子太饿，我马上把野驴心掏出来吃掉了，而且吃得饱饱的。之后，我回到洞穴里，一连三天没找东西吃。虽然如此，但我也没有感到肚子饿，直到现在还饱着呢！"

这只狐狸听了那只狐狸讲的故事，嫉妒之心顿生，心想："我一定要吃到野驴的心才罢休！"这只狐狸回到洞穴中，一连数日不吃不喝，眼见身体日渐消瘦，四肢无力，行走不便，几乎濒临死亡，整日趴在洞穴里。

一天，忽有两个猎人跑来，正在追逐一头野驴。他们整整追了一个白天。一个猎人拉满弓，射出一支叉头箭，箭入野驴腹内，正巧钻入驴心，野驴当即倒下丧命，正好倒在狐狸洞穴前。两个猎人跑过来，见野驴已死，便走上前去，将箭拔出，但只见拔出箭杆，叉箭头仍留在野驴心脏里。

夜幕降临，狐狸饥肠辘辘，心慌意乱，虚弱不堪，挣扎着走出洞穴，忽见一头野驴躺在洞穴前，不禁心花怒放，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它说："啊，赞美安拉，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可以不劳而饱餐一顿了。我万万没有想到野驴会倒在这里，更不曾想到什么野兽会自动走上门来。也许这是安拉特意给我送来的。"

狐狸纵身跳到野驴身旁，一口咬开野驴的肚子，伸进头去，一番寻找，终于触到野驴的心，一口咬了下来，恨不得想一口将之吞进肚子里。然而狐狸万万没有想到，一颗分叉的箭头还在野驴的心里。狐狸刚一吞咽，那分叉箭头便死死的卡在了狐狸的喉咙里，既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狐狸这才感到大难临头，自信必死无疑，悲痛地叹道到："人不该贪图安拉分给他的非分之物，这话千真万确。假若我满足安拉的恩赐，我本来不会走上死路的。"

第三位大臣讲完故事，对国王说："国王陛下，人应该满足于安拉赐予自己的那一份福分，而且要衷心感谢安拉的恩泽，不要对安拉感到失望。国王陛下，因为你从善如流，待人宽厚，所以在你绝望之时，安拉赐予给了你一个男孩儿。我们祈求安拉让王子长命百岁，永远幸福，使其成为遵循陛下教导的好王子，成为王位的最好的继承人。"

第三位大臣讲完，第四位大臣站起来，向国王行过吻地礼，致词道："一位国王，他若能够博通哲学、法学和政治……"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零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第三位大臣讲完，第四位大臣站起来，向国王行过吻地礼，致词道："一位国王，他若能够博通哲学、法学和政治；心地善良、公正对待百姓；款待该款待之人，敬重当敬重之人；有能力且必宽恕时进行宽恕；关心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为他们减少痛苦，施恩惠给他；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掩饰他们所做的丑事，实践自己对他们许下的诺言……若一位国王能做到这几点，那么，他就配享受今世于来世之荣华。因为那样可以使国王得到臣民的拥戴，帮助他巩固自己的王权，战胜自己的敌人，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且可以使他重心感谢安拉，获得安拉的关怀和赏赐。否则，国王就会遇到各种困难，就连国王本人及其臣民也不能幸免。因为亏待了异乡客和百姓，他的命运就会像游荡王子那样。"

国王问："游荡王子是怎么回事？"

第四位大臣开始讲《游荡王子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西方的一个国家里，有一个暴虐君王，暴烈成性，鱼肉百姓，对每一个进入他的王国的人，都要进行横征暴敛，常把人家的财产扣下五分之四，只给人家留五分之一。

那个暴君有个儿子，心地十分善良，见世风日下，便毅然抛弃红尘，云游四方，专心膜拜安拉，拒绝接近世俗，游荡在荒原、旷野，走遍城乡，寻道修行。

有一天，这位游荡公子进入京城。他刚一进城，便被守兵抓住，随之带去搜身。守兵们搜了许久，结果发现王子只有两件衣服，一件新的，一件旧的。守兵对他进行一番侮辱之后，扒去他的新衣服，给他留下那件旧衣服。

王子抱怨说："你们这些该死的暴虐之徒！我是个身无分文的清廉者，你们扒去我的衣服，对你们有什么用呢？你们若不把衣服还给我，我就去国王那里控告你们。"

守兵满不在乎地说："我们是照国王的命令行事的，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王子行至王宫大门前，想进宫去见国王，侍卫们不让他进，他只得后退到一边。王子心想："我只有等国王出来时，上前向他讲述我的不幸遭遇。"





王子正站那里等候国王出来，忽听一名侍卫高声喊道："国王驾到……"王子缓步走上前去，在宫门前站下来。片刻后，国王果然出来了。王子上前拦住国王，行礼后，为国王祈祷祝福一番，随后将守兵扒去他衣服的暴行报告了国王，并对国王说，他是弃绝红尘、专事崇拜安拉的清廉者，是为了求得安拉得喜悦而出家漫游的。他所投之人，无不尽力善待他；他所到之处，无人不对他表示欢迎。

王子接着说："我进入本城，本希望城中的人们也像对待别的云游者那样善待我，然而出乎意料，守城人竟拦住我的去路，扒掉我的衣服，对我进行毒打、侮辱。国王陛下，你瞧瞧呀，竟然把我折磨成了这个样子！国王陛下，请你关照我一下，把我的衣服要回来，让我马上离开这座城市，一时一刻也不停留。"

暴虐国王回答道："你根本不晓得本城国王如何行事，却贸然闯进本城，能怨谁呢？"

王子说："我拿到衣服后，请你们任意处置！"

听游荡王子这样一说，国王面色顿改，勃然大怒道："你这个傻瓜！扒掉你的衣服，目的在于侮辱你。你竟敢在我的面前喊冤，岂不知我连你的命都要扒掉！"说罢，国王下令将王子关押起来。

王子入牢之后，想起自己在国王面前说的那些话，懊悔不已，痛心疾首，简直不想再活下去。

夜半时分，王子站起来，开始礼拜祈祷。王子说："安拉啊，你是最公正的裁决者，你最了解我的情况，最清楚我与这个暴君之间的纠葛。安拉呀，我是你的奴仆，我受了虐待，祈求得到你的慈悯，把我从暴君手中解救出来，并给他以应有的惩罚。安拉啊，任何暴君都逃不过你的明亮眼睛，你若确知他虐待了我，我求你今夜就降灾难给这个暴君。因为你的裁决最公正，你是每个遭遇灾难者的大救星。安拉啊，你的力量和权威是永存长在的……"

狱卒听见王子的祈祷声，周身颤抖。

正当这时，忽见王宫中燃起了大火，王宫中的一切顷刻间化为灰烬，就连监牢的门也被大火吞没，只有王子和狱卒两人逃命。王子和狱卒离开那座城市，向另一座城市走去。

由于那个君主暴虐无度，一场大火将暴虐君王的京城烧了个一干二净，化为一片废墟。

第四位大臣讲完故事，对国王说："洪福齐天的国王陛下，我们每朝每夕都在为你祈祷，感谢安拉的浩荡恩泽，为有你这样公正廉明的君王而感到心定神安。国王本因没有子嗣继承王家大业而忧心忡忡，担心日后没有英明国王安邦。而现在





呢，蒙安拉慷慨赐予，驱散了陛下心中的忧虑；王子降生，为国王和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但愿王子成为陛下的出色继位人，我们祈求安拉为王子带来幸福、安康和尊荣。”

第四位大臣说罢，第五位大臣站起来，向国王行过吻地礼，致词道：“大哉安拉，伟哉安拉，至仁至慈，慷慨无比……”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零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第四位大臣说罢，第五位大臣站起来，向国王行过礼，致词道："大哉安拉，伟哉安拉，至仁至慈，慷慨无比。我们确信，安拉施恩惠于感谢他并保卫其正教之人。国王陛下，你是具有这些美德的君王。国王公正廉明，善待臣民，正合乎伟大安拉意愿。正因为如此，安拉格外抬举你，为你的日月增华添彩。在你失望之后，安拉慷慨赐予给你厚礼，使你有了子嗣，为我们送来了欢乐。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沉浸在巨大的忧伤之中。当时，我们想到你没有子嗣，担心陛下百年之后无人继承你的王家大业，担忧臣民们再也享受不到你的公正廉明与慷慨善行，害怕因为我们臣民之间出现分歧，而导致乌鸦们的命运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国王问："乌鸦们的命运怎样？"

第五位大臣开始对国王讲《乌鸦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一个地方，有一条宽阔的谷地。谷地里清水流淌，树木繁盛，果实累累，百鸟鸣唱枝头，不住地赞美日夜、天地的创造者安拉。百鸟当中，有一群乌鸦，幸福、欢乐地生活在那里。

乌鸦群中一位头领，对群鸦关怀备至，鸦群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群鸦过着平静、安心、惬意的生活，没有任何一种鸟敢于进攻它们。

过了一段时间，乌鸦们的头领一命呜呼，群鸦悲痛万分。尤其使它们难过的是群鸦无首，没有任何一只乌鸦能够替代已故头领的角色。群鸦们聚集而议论由谁担当它们的头领，其中一伙乌鸦选出一只乌鸦，并对大家说：

"就让这位兄弟担当我们的头领吧！"

另一伙乌鸦表示反对，继之相互争吵起来，一片混乱，始终没有能够达成协议。经过一番商量，大家一致同意这样一个办法：当夜大家全部安睡，明日早晨谁也不早起外出打食，等到大天亮太阳出来之后，大家集合在一个地方，看哪只乌鸦先飞来。

一只乌鸦说："首先飞来的那只乌鸦就是安拉为我们选定的头领，我们就让





它担任我们的领袖，把我们的事情全部交给它掌管。”

群鸦们果然安睡一夜，次日一早谁也没有起来打食，直到东方大亮，大家才集合在一个地方。

乌鸦们刚集合完，便看见一只苍鹰飞来，乌鸦们异口同声说：“喂，善主啊，我们选定你做我们的头领，掌管我们的事情！”

苍鹰听后，欣喜不已，随口说：“善哉，善哉！我会给你们带来幸福的。”

自此以后，乌鸦们便把它们的事情全交给了苍鹰。每日清晨外出觅食时，苍鹰便带着一只乌鸦远去，然后将那只乌鸦杀死，随后啄其脑髓和眼睛，将其余肢体丢掉。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只见乌鸦飞去，而不见飞回来，乌鸦们这才明白过来，知道同伴们已死在苍鹰的手里，于是相互议论说：“我们的大多数同伴已经无常，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设法救救我们自己了！”

第二天清早，乌鸦们远离而去，远远离开了苍鹰，各奔东西了。

第五位大臣讲完故事，对国王说：“国王陛下，由你之外的人担任我们的国王，我们真担心乌鸦们的命运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不过，随着王子的降生，我们的忧虑烟消云散了。这是伟大安拉通过陛下降予给我们的恩惠。我们相信我们的国家会长治久安，百业兴旺，万民幸福。大哉安拉，善哉安拉，万赞归于安拉。安拉为陛下祝福，安拉为百姓带来吉祥。安拉赐幸福和生计给我们，让我们丰衣足食，万世安乐，并使陛下成为时代最幸福的人。”

第五位大臣说完，第六位大臣站起来，向国王行过吻地礼，致词道：“国王陛下，愿安拉使你今世荣华、来世富贵。古人有训：‘礼拜、封斋、孝敬父母、为政公正者，必能与安拉相见，博得安拉的赏识。’国王陛下，你公正廉明，我们祈求安拉嘉奖你。刚才致词的大臣道出了我们内心的忧虑，担心日后有一天落得没有首领的悲惨下场，或者遇到一个不称职的国王，致使我们之间意见分歧，招致灾难降临。如果我们果然遇到了上述情况，我们则应该虔诚地向安拉祈祷，求安拉赐予国王子嗣，以便国王百年之后继承王位。自此之后，也许贪图今世享乐的人还会有什么要求，而不顾及事情的后果。到那时，人就不应该向安拉祈求不知后果的事情。因为那样害多利少，因贪求而丧命，就像耍蛇者及其妻子、儿女的遭遇一样。”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零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第六位大臣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愿安拉使你今世荣华、来世富贵。古人有训：'礼拜、封斋、孝敬父母、为政公正者，必能与安拉相见，博得安拉的赏识。'国王陛下，你公正廉明，我们祈求安拉嘉奖你。刚才致词的大臣道出了我们内心的忧虑，担心日后有一天落得没有首领的悲惨下场，或者遇到一个不称职的国王，致使我们之间意见分歧，招致灾难降临。如果我们果然遇到了上述情况，我们则应该虔诚地向安拉祈祷，求安拉赐予国王子嗣，以便国王百年之后继承王位。自此之后，也许贪图今世享乐的人还会有什么要求，而不顾及事情的后果。到那时，人就不应该向安拉祈求不知后果的事情。因为那样害多利少，因贪求而丧命，就像耍蛇者及其妻子、儿女的遭遇一样。"

国王问："耍蛇者及其妻儿有何遭遇？"

第六位大臣开始《耍蛇者及其妻儿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驯蛇人，以耍蛇为业。这位耍蛇者在一个大篓子里养着三条毒蛇，而家人对此一无所知。耍蛇者每天都背着大篓子到城中去耍蛇，以此挣钱养家餬口。他每日早出晚归，家人不知道篓子里装着什么东西。

有一天，耍蛇者像平日一样回到家里。妻子问他："喂，那篓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耍蛇者答道："你问这个做什么？有吃有喝还不够吗？你就满足于安拉赐予你的福分吧！别的事情，你就不要过问了！"

妻子一时没有说什么，但心里想："我一定弄个明白，看看那篓子里究竟装着什么东西！"

妻子主意拿定，随后告诉孩子们，鼓动孩子们向他们的父亲苦苦哀求，一定要弄明白那篓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要父亲告诉他们。孩子们以为那篓子里一定装着什么好吃的东西，所以每天缠着父亲，问篓子里装着什么，百般要求父亲让他们看看里面的东西。父亲则千方百计推托，劝他们不要打问篓子里装着什么。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继续催促孩子们，要他们死死纠缠父亲，非弄明白篓子里装着什么东西不可。妻儿们见自己的努力没有结果，便商定了一个办法：如果父亲不打开篓子让他们看一看，他们就绝食，以迫使父亲满足他们的要求。

一天傍晚，耍蛇者带着许多好吃的东西回到家里，招呼妻儿来吃，但他们谁也不动，而且个个面带怒气。耍蛇者好言劝慰妻子，说道："我给你们买来吃的、喝的和穿的，你们还想要什么呢？"

孩子们说："爸爸，我们想让你打开篓子，看看里面装着什么好东西；如果你不满足我们的这一要求，我们甘愿饿死。"

父亲说："孩子们，那篓子里没有你们想要的东西；如果打开看，对你们有百害而无一利。"

孩子们听后，更加不高兴了。

父亲见孩子们一个个怒气冲冲，十分生气，威胁他们说："你们如果还不听话，我就打你们一顿！"

孩子们根本不怕父亲的威胁，还是怒气不消，仍然坚持看篓子里的东西。父亲生气了，顺手抄起一根棍子，朝孩子们打去。

孩子们见父亲真的发怒了，起身就跑，在院子里和父亲兜起圈子来。

母亲见孩子们被父亲追得到处跑，趁机走去把篓子盖掀开了。母亲刚一掀开篓子盖，只见毒蛇爬了出来，一条蛇上来咬住妇人的胳膊，顷刻之间，只见她倒在地上，一命呜呼。继之，毒蛇爬到院子里，将孩子们一个个咬死，只有耍蛇人安然无恙。

耍蛇者眼见妻儿一一丧命，万分沮丧，随后走出家门，开始了流浪生活。

第六位大臣讲完故事，对国王说："国王陛下，从这个故事得知，人应满足于安拉的恩赐，不应期盼安拉恩赐以外的东西。国王陛下，你知识渊博，见地高超，安拉在你失望之后赐予你一男孩儿，后继有人，你可以放心坦然、高枕无忧了。但愿王子像你一样，日后成为万民敬仰的正大光明君王。"

第六位大臣说完，第七位大臣站起来，向国王行过吻地礼，致词道："国王陛下，我的这几位大臣兄弟，个个学富五车，人人见地非凡。他们说陛下公正廉明，从善如流，远远胜过其他君王，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赞颂、拥戴陛下也是我们应尽的职责。正是安拉启发你和大臣们，让我们知道感赞安拉的恩惠。所有这些，都是与陛下密切相关的。只要陛下在，我们就不畏惧任何外来的压迫和暴虐；只要陛下在，即使我们弱小，也没有人能够征服我们。古谚说得好：'公正国王统治的臣民最幸福；暴君统治下的臣民最不幸。'古谚又说：'宁与猛狮同穴，





不与暴君共处。’

“万赞归主。安拉把陛下赐予我们，乃是我们的万幸；安拉在陛下失望之后，赐予陛下一男儿，这是我们的大幸。因为今世最崇高的赠礼就是和有个好儿男。古谚说得好：‘人若无后，人去香断，无人记起。’

“国王陛下，正因为你光明正大，公正廉明，崇拜安拉，安拉才赐予了你一个好儿子。安拉成全了你的美好愿望，原因在于你能忍耐、行善，就像暴风雨中的蜘蛛那样。”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零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第七位大臣说："万赞归主。安拉把陛下赐予我们，乃是我们的万幸；安拉在陛下失望之后，赐予陛下一男儿，这是我们的大幸。因为今世最崇高的赠礼就是和有个好儿男。古谚说得好：'人若无后，人去香断，无人记起。'"

"国王陛下，正因为你光明正大，公正廉明，崇拜安拉，安拉才赐予了你一个好儿子。安拉成全了你的美好愿望，原因在于你能忍耐、行善，就像暴风雨中的蜘蛛那样。"

国王问："暴风雨中的蜘蛛是怎么回事？"

第七位大臣开始讲《蜘蛛与风暴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蜘蛛在一座高大、僻静的大门上结了一张网，在那里安居下来。蜘蛛感谢安拉给它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使它免除了种种忧虑。

那只蜘蛛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倒也舒适、安静、快乐，衷心感谢安拉给它安排了丰富的食物。

一天，造物主想考验一下蜘蛛的忍耐能力，于是便派来一阵从东方吹来的暴风，顷刻之间，将蛛蛛网及蜘蛛抛到了海里，继之又被大海狂涛卷上了岸边。这时，蜘蛛感谢安拉护佑它安然无恙，并且责备暴风说："暴风啊，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我本来平静、安逸地生活在那座大门之上，你却把我卷到这里来，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暴风说："你不要责备我啦！我将把你送回你原来居住的地方去。"

蜘蛛耐心地等待着，期望暴风再把它送回原来居住的地方，然而直到北风离去，它也没能回到它原来的住处。

蜘蛛又等了一些时候，南风吹来了。这才带着蜘蛛向它原来居住的地方飞去。南风吹过那座大门时，蜘蛛攀住门，停留下来，又结上了一张网。





第七位大臣讲完故事，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正是由于你甘于孤独、肯于忍耐，所以安拉在你年迈、失望之后，赐予你一个儿子，以便继承你的王家大业，接续香火。但愿王子日后继位，像你一样，关心百姓，降福给万民。"

第七位大臣讲完，吉里阿德国王说："对安拉的赞美胜过一切赞美，对安拉的感谢胜过一切感谢。万物非主，唯有安拉，安拉创造了一切。安拉以其光芒使我们认识了他的伟大和崇高。安拉选择了他所喜欢的奴仆担任君王；安拉选择他所喜欢的人成为万众的执政官；安拉命令执政官公正对待百姓，制订法规，坚持真理。谁能按照安拉的意旨行事，谁就会有好运；谁能服从安拉的命令，谁就能免遭今世之灾，安享来世幸福。因为安拉是决不会亏待行善者的。谁不按照安拉的命令行事，必定铸成大错；谁违抗安拉的命令，只贪恋今世而忽视来世，那么，他既享受不到今世幸福，更得不到来世荣华。安拉决不会宽恕暴虐、腐败之徒，而且也不轻视任何一个虔诚、行善的奴仆。"

国王稍许停顿，接着说："在座的几位大臣都已谈到由于我公正廉明、乐善好施，故安拉使我及我的臣民平安顺利、吉庆，我们理应感赞安拉的恩惠。每位大臣所说的话均受到了安拉的启示，故无一不赞美安拉的浩荡恩泽。

"我之所以感赞安拉，只因为我是受安拉之命的奴仆，我的心掌握在安拉手中，我的舌头跟着安拉摇动，我完全服从安拉的安排。

"关于我的儿子之事，每位大臣都把内心的话讲了出来。诸位大臣都已说到，在我年迈体弱和失望之后，安拉降福给我，重新燃起了我们心中的希望之火。赞美安拉把我们从绝望中拯救出来。感谢安拉赐予我一个儿子，愿安拉使其成为卓越的王位继承人。我们祈求安拉慷慨、宽厚，愿安拉使王子成为行为高尚、乐善好施的人，成为一位公正清廉、善待民众的君王，以其宽厚、大度、善良、仁慈保护臣民免遭强暴者的侵害与欺凌。"

国王说完，大臣和学者们站起来，向安拉叩拜，感谢国王并吻过国王的手之后，各自回府去了。

片刻后，国王走到后宫看王子，为王子祝福祈祷，给王子取名"沃尔德汗"。沃尔德汗王子年满六岁时，父王吉里阿德想让他学习知识，便专门在城中为儿子造了一座宫殿，宫中新建了三百六十间房子，把王子安排在那里，指派三名哲人、学者担当王子的教师，要他们夜以继日地教育王子，并规定在一个房间里只待一天，要求他们精心教授各种知识，把王子培养成通晓各种学问的学者，并把每天教授的知识写在每间房的房门上。国王要求他们每七天必须把教授王子的知识及时向





他禀报。

三位教师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日夜忙个不停，把自己的知识全部教给沃尔德汗王子。王子聪明伶俐，理解力和接受能力都很强，明显胜过前人。教师们把每星期教给王子的知识及王子的学习情况，及时禀报给国王，国王听在耳里，记在心中。

教师们说："国王陛下，我们没有见过比王子接受、理解能力更强的孩子。安拉为你降福，让你坐享清福。"

王子学到十二岁时，已经博通各门学问，超过当时的所有学者、哲人。

教师们带着王子来到国王面前，对国王说："国王陛下，感赞安拉赐予你这样一个好孩子。王子已经通晓各门知识，当代没有一位学者、哲人能与他相比。我们特意把王子带到你的面前，将王子交给国王陛下。"

吉里阿德国王听后，欣喜不已，连声感谢安拉，立即向安拉叩拜，口中说："赞美恩泽无边的伟大安拉！"

国王立即派人叫来舍马斯宰相，对宰相说："宰相阁下，王子的老师们到我这里来过了。教师们告诉我，王子已学到各门知识，而且学识超过了当代所有学者。阁下有何见教？"

舍马斯宰相向伟大安拉叩拜后，上前吻了吻国王的手，说：

"一颗宝石，即使埋在深山之中，也会像明灯一样光芒四射。王子殿下就是这样一颗宝石。王子年纪虽幼，却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者和哲人。赞美安拉赐予他的一切。但愿明天我能召集众学者和王公大臣，当场考一考殿下的学识。"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零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马斯宰相向伟大安拉叩拜后，上前吻了吻国王的手，说：“一颗宝石，即使埋在深山之中，也会像明灯一样光芒四射。王子殿下就是这样一颗宝石。王子年纪虽幼，却不妨碍他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学者和哲人。赞美安拉赐予他的一切。但愿明天我能召集众学者和王公大臣，当场考一考殿下的学识。”吉里阿德国王听舍马斯宰相说想考考沃尔德汗王子的学问，遂令国中杰出学者、超群哲人和博学之士明早到王宫聚会。

次日一早，众学者、哲人来到王宫殿堂前，等待片刻，便获准入宫。

舍马斯宰相来到殿堂，吻过沃尔德汗王子的手，王子立即站起来，向宰相行叩拜礼。

舍马斯宰相对王子说：“狮崽不应该向任何野兽叩拜，光明不能同黑暗联袂。”

王子说：“狮崽看见国王的宰相时就要叩拜。”

宰相开始提问：“请你告诉我，什么是绝对的永恒者？他的两个世界是什么？两个世界中的永恒世界是什么？”

王子回答道：“绝对的永恒者就是伟大的安拉。因为安拉是无始之始，又是无末之终。他的两个世界指今世和来世；而两个世界中的永恒世界，则是来世的荣华。”

宰相说：“回答得完全对。不过，我想请你告诉我：你是如何知道一个世界是今世，而另一个世界是来世呢？”

王子答道：“因为今世是由无中创生的，它的一切都属于第一世界。然而那都是暂时性的东西，很快就会消逝，据自己的行为，各得其所，并回复消亡。同第一世界相对应，来世就是第二世界。”

宰相说：“答得正确无误，我完全同意。不过，我想请你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得知来世的荣华是两个世界中的永恒者呢？”

王子说：“因为那是安拉为善行所准备的酬谢屋宇，故永恒不灭。”

宰相问：“今世哪些人最值得称赞？”

王子答：“重来世而轻今世者最值得称赞。”





宰相问："谁重来世而轻今世呢？"

王子答："知道自己生活在孤立房舍中的人重视来世而轻今世。因为他知道自己被创生是为了死亡，死亡之后要遭清算，假若今世有人长生不老，那就不会有人重来世而轻今世了。"

"没有今世，来世还存在吗？"

"没有今世的人，也就没有来世。不过，在我看来，今世和其居民以及他们日后的归宿地，颇像一伙无家可归的人。有一位帝王为他们建造了一座狭窄的小房子，让他们住过去，吩咐他们干一种活儿，为他们每个人规定了寿限，并派人监督他们每一个人；谁按照监督者的命令行事，那么，监督者就把他放出来；谁不照命令行事，而且寿数以尽，就得去受惩罚。"

说到这里，沃尔德汗王子稍作停顿，然后接着说："他们正处于这种情况时，忽见墙缝中淌出蜜来。他们一尝到蜜的甜味，便把监督人分配给他们的活儿抛到了脑后，无意忍耐那种忧虑和苦闷，虽然他们知道来世的惩罚之苦，却仅满足于一时的一丝甘甜。因此，当他们的寿限到来时，监督人会把他们一个不留地赶出那个小房子。

"我们知道今世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屋宇，而且那里的居民都有自己的寿限。谁发现了今世的微荏弱甘甜，并且沉浸在其中，因此重今世而轻来世。那么，他必入失败者行列，注定灭亡。反之，重来世而轻今世。不贪图今世的些微甘甜者，他定是成功者，注定长生。"

宰相听罢，说："王子殿下，你关于今世和来世的高论，我完全同意。不过，我认为今世和来世都控制着人，人一定要满足二者的要求，而二者又是完全不同的。奴仆若追求今世生活美满，那将有害于他来世的鲁合；若追求来世的幸福荣华，那将有害于他今世的肉体；人是无法同时满足两个不同世界的要求的。"

王子说："今世的生活会刺激人对来世的向往。依我之见，今世与来世就像两位国王，一是明主，一是暴君。"

"那是怎么回事？"宰相问。

王子开始讲《两位国王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两位国王，一个是明主，一个是暴君。暴君占据的那片国土，土地肥沃，绿草成茵，果木繁茂，硕果累累。但是，那位暴君不准任何人经商，只要发现经商的，立即没收其货物、钱财，中止其生意。因此，臣民们只能坐守家中，眼看着沃土而受穷。

另一位明主，则鼓励臣民经商。有一年，明主把一个商人叫到面前，给了商人许多钱，要他带着钱到暴君国中去收购宝石。商人带上钱来到暴君统治下的国土，刚落脚，便有人禀报暴君，说："启禀陛下，有一个商人来到了我们的国土上，带着大批钱，要收购我们的宝石。"

暴君听后，马上派人把那个商人抓来，审问道："你是何许人？打哪儿来？谁让你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商人回答道："我是商人，来自陛下的邻国。我们的国王给了我很多钱，要我到贵国采购些宝石。我服从国王的命令，便启程来到了这里。"

暴君说："你这个该死的商人！难道你不知道我如何对待我的臣民？我每天都要没收他们的钱财，你怎敢带着钱到我的国土上来呢？"

商人说："国王陛下，我一文不值，这些钱全是我们的国王的，回去还要奉还国王。"

暴君说："我不准你在我的土地上生活，除非你用钱赎身，才准你在我这块土地上居住。如若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沃尔德汗王子接着讲《两位国王的故事》……

商人说："国王陛下，我一文不值，这些钱全是我们的国王的，回去还要奉还国王。"

暴君对商人说："我不准你在我的土地上生活，除非你用钱赎身，才准你在我这块土地上居住。如若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听暴君这样一说，商人心想："我被卡在了两位国王的夹缝中间。我早已知道，这位国王暴虐无道，对手下臣民竭尽欺压之能事，不让任何人在其境内经商。倘若我不听他的，我必死无疑，而且钱也要被他收去，到头来人财两空，我的采购任务更无法完成；假设把钱全交给这个暴君，回国无法向国王交差，也没有活命的希望……眼下我别无什么良策，只有把一小部分钱给这个暴君，让他高兴高兴，也好赎我的命，免我一死，然后在这块土地上住下来，以便采买宝石。这样既能让暴君满意，也能使我们的明主高兴。我只盼我们的国王公正、宽容，不要惩罚我，因这位暴君勒索去的钱毕竟为数不多。"

想到这里，商人为暴君一番祈祷、祝福，然后说："国王陛下，我以钱赎身。这些钱就作为我的赎身钱吧！"暴君收下钱，便放商人走了。

时隔不久，商人用剩下的钱采购了宝石，迅速回国，将宝石交给国王。

讲完故事，沃尔德汗王子说："明主就像来世，暴君国土上的宝石就像善行，那个带钱的商人就像追求今世享乐的人，那商人手中的钱就像人的生命。从这个故事里，我得知追求今世享乐的人一天也不应该忘掉来世。只有这样，他才能以自己从大地上得到的东西满足今世的生活要求，并以其为作追求来世而耗去的生命来满足来世的要求。"

舍马斯宰相听后，问道："王子殿下请告诉我：灵魂和肉体在得到奖赏和承担惩罚方面是平等的，还是只限于有淫欲和做错事的肉体受到惩罚呢？"

王子答道："淫欲与错误倾向，亦可因克制和忏悔而得到奖励，主动权掌握在行事者手中。相反，则宜于区别对待。而赏善罚恶之大权，则掌握在安拉的手中。但





是，生存离不开肉体，没有肉体也就没有灵魂。净化灵魂要依赖纯洁今世中的意念来实现，并且要看是否有益于来世。灵魂和肉体是两匹下赌注的赛马，又是一奶下的两个乳儿，也是工作上的两个伙伴。人的意念是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同样，肉体和灵魂也共担工作，共同接受奖励和处罚。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关系，就像瞎子、瘫子与果园主人之间的关系。”

宰相问：“瞎子、瘫子与果园主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沃尔德汗王子开始讲《瞎子、瘫子与果园主人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瞎子和一个瘫子，果园主人把他俩请到果园里，叮嘱他俩不要祸害果园，更不要在园中做损害主人的事情。

一年，果子成熟的季节来到了。瘫子对瞎子说：“兄弟，果子都成熟了，我实在馋得很，想吃上几个，但又站不起来，没法去摘果子。你的两条腿能走，你快站起来，去摘些果子来，让我们好好地吃上一顿吧！”

瞎子说：“你这个该死的！你说的那种事情我怎么能办得到呢？难道你没看见我的两只眼睛看不见吗？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摘到果子呢？”

二人正谈话时，看园人忽然来到二人面前。看园人是个很有学识的人。瘫子对看园人说：“看园的兄弟，我看见那些成熟的果子，嘴馋得很哪！你看哪，我是瘫子，连路都不能走，而我的这位兄弟又是个盲人，什么都看不见，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吃到几个果子呢？”

看园人说：“两个该死的！果园主人不是叮嘱过你俩，不让你俩祸害果园吗？你们俩要小心，打消那种邪念，千万不要干那种坏事！”

瞎子和瘫子说：“我们一定要弄几个果子吃，请你给我们出个主意吧！”

那一瘫一瞎没有改变吃果子的想法。看园人说：“办法嘛，倒是有的！瞎兄弟把瘫兄弟架在肩上，走到果树下，不是就摘到果子了嘛！”

随即，瞎子站起来，把瘫子架在自己的肩上，在瘫子的指挥下，向一棵果树走去。走到果树下，瘫子伸手摘了些果子，然后走回住处，两个人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就这样。瞎子与瘫子合作，吃掉了园中的许多果子。

有一天，瞎子和瘫子正坐着时，果园主人忽然走来，发现树上的果子少了很多，不禁大怒，冲着他俩厉声喝道：“你俩真该死！瞧瞧你们干的坏事！难道我没有叮嘱过你们，不让你俩祸害果园吗？”


二人回答道：“主人哪，我俩什么事也干不成，你是知道的。我俩一个是瘫子，





站都站不起来；另一个是瞎子，两眼一抹黑。我们能有何过错呢？”

果园主人说：“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样祸害我的果园的吗？瞎子啊，我猜想是你把你的瘫子朋友架在自己的肩上，由他指挥你，走到树下摘果子，你们这才吃掉了我那么多的果子……”

说着，果园主人把瞎子和瘫子，狠狠地揍了一顿，随后将二人赶出了果园。

沃尔德汗王子讲完故事，对宰相说：“瞎子就像是肉体，因为他只能用心灵看；而瘫子则像灵魂，只有借助于肉体才能行动。那果园子就像是报偿奴仆的场地，而看果园子的人就像是理智，它教人行善，禁人作恶。肉体和灵魂是共享奖励、共受惩罚的伙伴。”

宰相舍马斯说：“你说得很对，我完全同意。王子殿下，请你告诉我：你最赞扬什么样的学者？”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我是最称赞识安拉，并以其学识为安拉做善事的学者。”

舍马斯宰相问：“那是什么样的学者？”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那是寻求安拉欢喜，避免使安拉生气的学者。”

舍马斯宰相问：“他们当中谁最出色？”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最识安拉者最出色。”

“他们当中谁最有经验？”

“以自己的学识坚持工作者最有经验。”

“请告诉我：他们当中谁的心地最慈悲？”

“他们当中随时准备归真、不断赞颂安拉、清心寡欲者的心最慈悲。因为经常用死亡灾难威逼自己心灵的人就像常常照镜子，因知真情实况，镜子也越发显得明净。”

舍马斯宰相问：“什么财宝最可贵？”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天上的财宝最可贵。”

“天上的什么财宝最可贵？”

“赞颂伟大安拉。”

“地上的什么财宝最可贵？”

“乐善好施。”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一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舍马斯宰相问："什么财宝最可贵？"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天上的财宝最可贵。"

"天上的什么财宝最可贵？"

"赞颂伟大安拉。"

"地上的什么财宝最可贵？"

"乐善好施。"

舍马斯宰相说："王子殿下，你说得对，我完全同意。请你告诉我：知识、见解和智力三者之间有何差别？又是什么把三者集合起来的呢？"

沃尔德汗王子说："知识来源于学习，见解来自于实践，而智力则来自于思考，三者集合在头脑之中。谁能把三者集合起来，谁就是一个完人；谁能把敬畏安拉加入其中，谁就是一个超人。"

舍马斯宰相说："王子说得对，我完全赞同。王子殿下，请你告诉我，一个见解正确、聪慧过人、智力超群的学者，在你提及的那种情况下，他能够摆脱贪欲、邪念的纠缠吗？"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贪欲和邪念一旦进入一个人的头脑，就会改变他的学识、智力和见解，情况颇似一只秃鹰，它本来对猎具保持着高度警惕，翱翔云天，聪明机警，但当它看见猎人张起网，把鲜嫩的肉块放在网下，贪欲和邪念顿时占了上风，忘记了肉块的上方就是罗网，什么鸟落进网去都难以逃身，于是由高天俯冲而下，结果被网缠住。

"猎人走来一看，发现网住的是一只秃鹰，惊异不已，说道：'我张网是为了捕捉鸽子或类似的弱鸟，怎么把这只秃鹰也逮住了呢？'"

沃尔德汗王子接着说："一个智者，一旦受贪欲邪念的侵扰，他会用心掂量事情的后果，随即择善而行，用智慧战胜贪欲与邪念。一个智者，一旦受贪欲和邪念的引诱，他就应该像精明的骑士驾驭坐骑；倘若他骑的是一匹劣马，他就会紧勒缰绳，迫使马走正路，让马向着他要去的方向前进。至于那种不学无术、毫无见地之





辈，必为贪欲和邪念征服，故而胡作非为，醉生梦死，下场也就最为凄惨。”

舍马斯宰相听后，说：“王子殿下，你说得很对，我全能接受。”

舍马斯宰相问：“知识何时有用，理智何时能够抵抗贪欲与邪念的侵害呢？”

沃尔德汗王子说：“当具有知识和理智的人把知识和理智用在追求来世幸福上时，他就可以用知识和理智抵抗贪欲与邪念的侵害。因为知识和理智都是有益处的。不过，具有知识和理智的人，不应该把全部的知识和理智用于追求今世享乐，只能用其中一部分去换取今世的食粮，防止贪欲滋生，将其大部分用于追求来世幸福。”

舍马斯宰相问：“人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沃尔德汗王子答：“行善。”

舍马斯宰相问：“人专心做善事，会影响他谋生，他怎样获得不可缺少的餬口之资呢？”

“一天二十四小时，应该利用一部分时间谋生，一部分时间用于祈祷和休息，其余的时间用于求知。因为一个人单有理智而没有知识，就像未经开垦、不生草木的荒地。荒地若得不到开垦，不种庄稼、草木，也就结不出果实；一旦得到开垦，种上庄稼、果木，就会结出累累硕果。这就和人一样，没有知识是没有用的，只有学到知识，心智才能结出果子。”

舍马斯宰相问：“只有知识而没有理智，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沃尔德汗王子答：“禽兽就属于这一类，醒来只知吃喝，但却没理智。”

“王子殿下回答得简洁明白，我完全同意。请你告诉我：我应该如何提防君王？”

“不要让君王接近自己。”

“君王控制着我，我的一切都在君王的掌握之中，怎能不让他接近我呢？”

“你的一切之所以在君王的掌握之中，因为君王给了你权利。一旦你把权利还给他，他也就失去了掌握你的能力。”

“国王给了宰相什么权利呢？”

“那些权利包括：向国王进谏；当面、背后都要勤奋工作；遇事提出正确意见；保守国王的秘密；不对国王隐瞒自己所知道的任何事情；对国王吩咐给自己的事情不可有半分疏忽大意；从各个方面使国王高兴，竭尽全力避免惹国王生气。”

舍马斯宰相说：“王子殿下，请告诉我：宰相应该怎样与国王共事呢？”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道：“如果你是国王的宰相，而且想平安无事的话，那么，无论你听还是说，都要让其超过国王对你的期望。你要使国王对你的要求适于你在国王心目中的地位，谨防把自己放在不适当的地位上，以避免重蹈猎人的





覆辙。"

"猎人的覆辙？那是怎么一回事？"宰相问。

沃尔德汗王子开始讲《猎人与雄狮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猎人，每当打到野兽，他总是剥下兽皮，留作己用，而把兽肉扔掉。

一头雄狮来到那个地方，见那里有鲜肉，便吃了起来。猎人每丢掉兽肉，那头雄狮便来饱餐一顿。时间一长，雄狮与猎人之间便熟悉起来。于是猎人走到雄狮跟前，伸手抚摸雄狮的背，雄狮老老实实，摇尾乞怜。

猎人见雄狮一动不动，温良可爱，以为雄狮被自己驯服，心想："啊，这头雄狮已经屈服我了，成了我的猎物，我何不骑上狮背，也像对待别的猎物一样，把它的皮剥下来呢？无疑雄狮皮是再贵重也没有的了……"

想到这里，猎人鼓足勇气，纵身跃上雄狮背，动手就要剥狮皮。雄狮感到背如刀扎，疼痛难忍，不禁勃然大怒，随即耸身伸爪，一下将猎人扬翻在地，利爪刺破了猎人的肚肠，然后齿爪并用，顷刻之间，猎人被撕成了碎片。

沃尔德汗王子讲完故事，对舍马斯宰相说："相爷阁下，由此可见，为相者，侍奉国王时，务必审时度势，相机行事，掌握分寸，千万不可贸然行事，以免惹翻君王，招致灭顶之灾。"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二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沃尔德汗王子讲完《猎人与雄狮的故事》，对舍马斯宰相说："相爷阁下，由此可见，为相者，侍奉君王时，务必审时度势，相机行事，掌握分寸，千万不可贸然行事，以免惹翻君王，招致灭顶之灾。"

舍马斯宰相说："王子殿下，请你告诉我：在君王面前，为相者应用什么来装饰自己呢？"

沃尔德汗王子说："接受忠告，采纳正确意见，忠实完成君王委派给自己的工作，坚决执行君王的命令。"

舍马斯宰相说："你已经说过，宰相应该避免惹怒君王，做国王喜欢的事，忠实完成君王交给的工作，这都是应该做的事。王子殿下，请你告诉我，若君王暴虐无道，宰相应该怎么办呢？若与一暴君昏王共事，必遭折磨，有意劝止昏君抛弃淫欲、邪念和偏见，但又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宰相该怎么办呢？若宰相一味迁就昏君，任昏君为所欲为，岂不是犯罪，成了百姓的敌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宰相该怎么办呢？"

"宰相阁下，你提到的犯罪之事，那是跟着昏君所犯下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宰相应该在君王与之商量为政之道时，向君王指出公正之路，告诫君王不要暴虐无道，劝说他善待百姓，使之盼望来世得到安拉嘉奖，告诫他警惕来世的惩罚。假若君王听宰相的意见，有回心转意之举，目的也就达到了；如若不然，那么，宰相只有采用温和、委婉的办法，与昏王暴君分道扬镳。因为离开他，可使双方得到安宁。"

舍马斯宰相说："王子殿下，请告诉我：君王应向百姓尽什么职责？百姓应向君王尽什么义务？"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说："对于百姓来说，他们应诚心诚意服从君王的意愿，凡使国王和安拉及其使者高兴的命令都要诚心、忠实执行。对于君王来说，他应该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保护他的妻儿老小。百姓应该对国王服服帖帖，忠心报国，尽职尽责，歌颂君王对百姓的公正和善待。"

"有关君王、百姓的权利和义务，殿下说得明明白白。君王对百姓应尽的职责，还有没谈及的吗？"



“君王对百姓应尽的职责较之百姓对君王要尽的义务，显然重要得多。君王失职要比百姓忽视自己的义务造成的危害，当然要大得多了。因为君王的倒台，王权的丧失，江山的倾覆，往往皆因为君王无视百姓疾苦。因此，为王者应考虑三件大事，即：利于宗教，改善民生，改革政治。若能坚持这三点，国可长治，民亦久安。”

舍马斯宰相问：“请告诉我：应该如何改善民生呢？”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维护百姓权益，制定法律法规，让学者、哲人对他们施教，使他们之间相互平等，制止流血，保护百姓财产，减轻百姓负担，富国强兵。”

“请告诉我：宰相应该在君王那里享受什么权利呢？”

“宰相在君王那里享受的权利比任何人享受的权利都重要。其重要性有三个方面：第一，宰相的错误意见，会给君王造成麻烦；而宰相的正确意见，会给君王和百姓带来益处。第二，君王应该让人们知道宰相在君王那里很有地位；这样，人们才会以敬重和虔诚的目光看待宰相。第三，宰相看到君王和百姓敬重自己，他便会竭力效忠君王，为百姓谋福利，除却君王和百姓之所恨，致力于百姓和君王之所爱。”

舍马斯宰相问：“殿下有关君王、宰相和百姓的高论，我完全接受。王子殿下，请告诉我：人怎样使自己的口舌不说谎，不骂人，不说脏话，不说过头话呢？”

沃尔德汗王子答道：“人应该只言好事，只出善言，不谈与己无关之事，远避诽谤之言，不把从一个人那里听来的话传给那个人的仇敌，不借权势陷害自己的朋友和对手。期望受益和免于受损的人，只有安拉会注意他们，因益与损会操在安拉手中。人不应该揭他人之短处，不应该胡谈乱扯，以免来世承担罪名，惹今世人讨厌。要知道：话语如同羽箭，一旦射出，谁也收不回来。千万不要把秘密吐露给惯于泄密之人，本来相信他能够保密，结果他把秘密泄露出去，说不定会招致什么损害。在保密方面，防朋友泄密要胜过防备敌人。保守秘密是每个人应该养成的习惯。”

“王子殿下，请告诉我：人应以什么样的品性对待亲人呢？”

“人无好的品性，一生不得安宁。对家人和亲友都要给予适当的关心。”

“请告诉我：应该怎样对待亲人呢？”

“对父母要谦恭孝顺，言谈和气，温柔敬重；对兄弟要善言相劝，解囊相助，同喜共乐，宽谅过失。假若他们知道自己的兄弟有这样的善意，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接受劝告，为兄弟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假若你相信自己的兄弟，就要给他亲情，为他提供一切帮助。”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三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沃尔德汗王子回答宰相关于怎样对待亲人的问题时说："对父母要谦恭孝顺，言谈和气，温柔敬重；对兄弟要善言相劝，解囊相助，同喜共乐，宽谅过失。假若他们知道自己的兄弟有这样的善意，他们会毫不迟疑地接受劝告，为兄弟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假若你相信自己的兄弟，就要给他亲情，为他提供一切帮助。"

舍马斯宰相说："王子殿下，依老夫之见，兄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以信赖的兄弟，另一种则是可以交往的朋友。对待可以信赖的兄弟，可以像殿下说的那样；而后一种朋友，应该如何对待呢？"

沃尔德汗王子说："那些可以交往的朋友，你可从他们那里获得生活的乐趣、善良的品格、甜美的言语和可贵的交际经验，千万不要打击他们的情绪，而要像他们为你出力那样为他们出力，像他们对待你那样对待他们，笑脸相逢，言语甜美，这样既增加了你的生活情趣，你的话也易被他们接受。"

"这些事情，我都明白了。世间造物的生计已由造物主安排好，请王子殿下谈谈这一问题吧！莫非人和动物都能各享一份衣食，直到大限来临吗？既然如此，造物的那一份衣食是命中注定的，何必再克服困难去找求呢？假若命中注定没有自己的那份养生衣食，即使历尽千辛万苦，也是得不到的。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安拉，让自己的身心歇息一下，不很好？"

沃尔德汗王子回答说："我们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份养生衣食，同时也有一定寿限。不过，每份衣食都有其获得的办法与途径，追求衣食者舍辛苦而择休闲，这并不错。虽然如此，但对衣食的追求是必不可少的。追求衣食的方式有两种，非正即误。在正与误两种情况下，步正路者，能够获得衣食，追求结果亦佳；而错误者则面临着三种情况：其一，作谋生的准备；其二，成为他人的负担；其三，摆脱受责怨处境。"

舍马斯宰相说："王子殿下，请谈谈谋生门路吧！"

沃尔德汗王子说："安拉允许的，人应视之为合法；安拉禁止的，人当视之为





非法。”

舍马斯宰相与沃尔德汗王子之间的谈话到此终止了。舍马斯宰相与在座的学者们全都站了起来，向沃尔德汗王子行礼叩拜，一番祝福、赞扬。随后，国王吉里阿德把王子沃尔德汗紧紧搂在怀里。

片刻后，国王让儿子坐在自己的宝座上，说道："赞美安拉赐予我这样一个儿子，令我心满意足，不胜欣喜。"

沃尔德汗王子对舍马斯宰相和在座的学者们说："相爷阁下，你提出了许多极为重要的问题，虽然安拉赐予我的学识很少，但相爷阁下的良苦用心，我是知道的。阁下提出的问题，不论我答得对不对，均得到了阁下的认可；即使有过错，我想阁下也是会宽谅的。相爷阁下，有些问题，我不明白，有口难以说清楚，如同清水倒入墨池，顿时混黑一片。因此，我想请阁下解释一下，也好让我解除疑惑，一扫夕日迷雾，正像安拉以水维持生命，以食增强体力，以医和药治病那样，用学者的知识令愚者聪明起来。相爷阁下，请允许我向你讨教。"

舍马斯宰相说："王子殿下，你博学足智，曾就教于天下名哲贤士，善于分析问题，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早有透彻分析、精辟见解、正确答案在胸。王子得天独厚，安拉赋予你的智慧和知识不曾赋予他人。王子殿下，你想问什么，就请问吧！"

沃尔德汗王子问："宰相阁下，请谈谈伟大造物主创造万物的问题吧！世上本来一无所有，所有的东西都是伟大造物主创造的。造物主是万能的，能无中生有。究竟造物主用什么创造万物呢？造物主无疑万能，但创造万物总需要一种什么东西吧！"

舍马斯宰相说："制陶工或制造任何东西的工匠，总要用某一种东西，才能造出东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造物主创造的。而品性奇异的创造这个世界的造物主，若想知道他造物的巨大能力，就得深入思考世间万物，之后便会发现造物主能力无边的种种证据。世间万物都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万物的元素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最能说明、解释、阐述这个问题的，莫过于黑夜和白昼的相互转换。黑夜与白昼总是相互交替、彼此相继、轮流出现的：白昼隐去，黑夜来临，我们就看不见白昼了，而且也不知道白昼何处而去；黑夜消失，黑暗与寂静隐去，白昼随后到来，我们也不知道黑夜居于何方；东方红日升起，我们不晓得灿烂阳光从何处而来；夕阳沉西，我们也弄不清它落在什么地方。像这样能证明伟大造物主力大无边的例子无穷无尽，不胜枚举，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使智者也不晓得如何解释。"

沃尔德汗王子问："大学者，你向我讲了伟大造物主的不容否认的巨大力量。还请告诉我：造物主是如何创造万物的呢？"

宰相说："造物主用洪荒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言词创造了万物。"





“大哉安拉！伟哉安拉！伟大安拉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想创造人类吗？”

“安拉凭其意念并用言词创造了人类和万物。假若造物主不会说话，没有言词，世界万物就不会产生。”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四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沃尔德汗王子问的问题，宰相一一进行了回答。片刻之后，舍马斯宰相说：“王子殿下，别人回答这个问题，毫不例外地歪曲法律条文中的词句，改变事实的真实面貌，使人不知所云。我们讲伟大安拉以其言词创造万物，意思是说安拉的自身及其品性是统一的，并不是说安拉的言词有什么力量，而力量源于安拉的品性。换句话说，安拉的言词和安拉的品性必须同日而语。舍其言词，不可谈其品性；舍其品性，不可谈其言词。伟大安拉用其言词创造了世间万物，离开言词，什么也创造不出。安拉用真理言词创造了万物，我们就是安拉以真理创造出来的。”

沃尔德汗王子问：“我从阁下的解释中明白了造物主及其言词的伟大力量。不过，我听阁下说安拉凭其真理言词创造了万物。真理与虚妄相对立，那么，虚妄由何而来呢？虚妄怎样出现在真理面前，与真理相对，致使人们难辨二者，如何区别二者呢？伟大造物主究竟喜欢这虚妄，还是讨厌它呢？假若说伟大造物主喜欢真理，并用真理创造了万物，而且讨厌虚妄，那么，造物主所厌恶的虚妄又是从何而来，竟与造物主所喜欢的真理平起平坐呢？”

舍马斯宰相回答道：“安拉以真理创造人类，当人类还不需要忏悔时，由于安拉把一种能力交给了人类，虚妄就与真理平起平坐了。那种能力是一种名叫‘获取’的欲望与倾向。由于人类所具有的懦弱性，获取的欲望就成了一种自发的意愿和能力，虚妄便是乘此机会与真理拧在一起的。为了排除那种虚妄，坚定人类对于真理的拥戴，安拉为人类创造了忏悔。与此同时，假如人类接近虚妄，安拉还为人类创造了惩罚。”

沃尔德汗王子问：“宰相阁下，请告诉我：虚妄与真理得以混在一起的原因是什么呢？当人类需要忏悔时，应该怎样对人类进行惩罚呢？”

舍马斯宰相回答道：“当安拉以真理创造人类时，便令人类热爱真理，既无惩罚，也不忏悔。这种情况继续一段时间，当安拉使人性接近完善时，便给人类增加一种欲望倾向，虚妄就是这个时候与人类赖以被创生并与热爱的真理交织在一起





了。人类到达这种境地时，便错误地离开了真理；谁偏离了真理，也便跌入了虚妄之中。”

沃尔德汗王子问：“这是不是说，因为人类的过失和违抗行动而使虚妄混入了真理之中呢？”

舍马斯宰相说：“正是如此。因为安拉爱人类，又因对人类的厚爱，创造了人类，所以人类天生需要安拉。这本身就是真理。但因为人类有了欲望，于是放松了自己，走上了歧路，错误地背弃了造物主，理当受到惩罚。但是，走错了路可以用忏悔剔除虚妄，回到热爱真理的正道上来，仍可得到奖赏。”

沃尔德汗王子问：“宰相阁下，请谈谈违抗行为的起始吧！人类的始祖是阿丹。阿丹是安拉用真理创造的。人类怎会走向错路，走错路之后又要以忏悔改正错误，以便得到奖赏或惩罚呢？我们发现某些人背弃安拉，倾向于安拉不喜欢的东西，背叛安拉创造人的初衷，由热爱真理而滑向惹怒安拉。我们还发现另一些人服从安拉，使安拉满意，理应得到慈悯和奖赏。他们之间存在这种不同处的原因何在呢？”

宰相回答说：“人类第一次染上这种罪过的原因在于易卜劣斯。易卜劣斯本是安拉创造的天使，也是人类和精灵中最有地位的一位精灵，他所享受的厚爱是无与伦比的。正因为如此，易卜劣斯洋洋得意，沾沾自喜，无视信仰，违拗造物主的命令，故跌入了错误的泥坑，从此失去安拉的宠爱。易卜劣斯得知安拉不喜欢违拗行为，又看到阿丹顺从、敬重、热爱造物主，嫉妒之心顿生，于是使用阴谋手段让阿丹背弃真理，以便与他合谋虚妄勾当。由于阿丹屈从于敌人的引诱，迷恋虚妄，从而被引上邪道，倾向于敌人所粉饰起来的错误，故背弃了安拉的叮嘱，理当受到惩罚。伟大安拉得知人类的弱点，眼见人类很快屈从敌人，抛弃真理，出于慈悯之心，给人类以忏悔之机，以便借之使他们从错误泥坑中拔出脚来，凭借忏悔武器征服敌人易卜劣斯及其兵将，回到安拉指出的真理正道上来。易卜劣斯眼见伟大安拉对他十分宽容，他便向人类发动猛攻，耍弄阴谋，千方百计让人类脱离安拉的恩惠，以便使人类与他及他的兵将共同承担安拉对他的斥责。因此，伟大安拉赋予了人类忏悔的能力，吩咐人类坚守真理，劝阻人类不要往错误泥坑中滑，远离背叛行为，并且默示人类，大地上有敌人，在夜以继日地向人类进攻。人类若能坚持天生喜欢的真理，就应该获得奖赏；假若受欲望怂恿而倾向淫荡，必定会受到惩罚。”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五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沃尔德汗王子向宰相提出的问题，舍马斯宰相一一作答。王子接着问道："相爷阁下，正如你说的那样，安拉是万能的，任何东西都征服不了他，谁都不能使他移志，那么，人类凭借什么力量违拗安拉呢？难道安拉不能让人类永远摆脱错误，永远走正路吗？"

舍马斯宰相答道："安拉的确伟大、公正，对奴仆至仁至慈。安拉已为人类指出了幸福大道，并且赋予了他们行善的能力。假若人类背弃安拉的旨意，那就只能跌入错误泥坑，自寻死路。"

"既然造物主赐予人类一种能力，人类可以借此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造物主为什么不阻止人类倾向于虚妄，从而把人类拉回到真理的道路上来呢？"

"那正因为安拉至仁至慈，精明睿智。安拉憎恨易卜劣斯，但没有宽容他；安拉慈悯人类，故赋予之以忏悔的能力，厌恶之后又给以宽容。"

"这就是真理。安拉依据每个人的行为而分别给予奖与罚。造物主就是万能的安拉。"

舍马斯宰相说："安拉创造了一切，他只中意他所喜欢的东西。"

沃尔德汗王子问："有两件事情，其一得到安拉赞许，当事人得到安拉奖励；其二为安拉所憎，当事人便受到安拉惩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舍马斯宰相答："请把那两件事情说得明白些，让我知道究竟是哪两件事，也好来回答。"

沃尔德汗王子说："那就是共同存在于肉体和灵魂中的善和恶。"

舍马斯宰相说："聪明的王子，我看你已经知道善和恶都是肉体和灵魂的所作所为了。善之所以称其为善，因为它是安拉所喜欢的作为；恶之所以称其为恶，因为它是安拉所憎恶的。因此，你应该了解安拉，以做善事而取悦于安拉，因为那是安拉让我们做的，并且禁止我们做恶事。"

"宰相阁下，在我看来，善与恶都是人体上的五种感官所为，即味觉器官，听觉器官，视觉器官，嗅觉器官，触觉器官。我想请阁下告诉我：这五种感官是为善而



创造的，还是为恶而创造的呢？”

舍马斯宰相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证据是很明显的，你要把它记在脑子里，用它指导你的心。伟大造物主用真理创造了人，并使人天性热爱真理。任何造物主的产生都要凭借着对每一事件起作用的巨大力量，伟大安拉对一切都公正，完全出于善意地行使统治权。安拉出于对人类的爱而创造了人类，并把一种倾向欲望的本性注入人的鲁合里，给人一种力量，使得五官既能做该入天堂的善事，也能做应该下多灾海的恶事。”

“怎么会那样呢？”

“因为安拉创造舌头，是为了说话；创造双手，是为了劳动；创造两条腿，为的是走路；创造眼睛，是为了看；创造耳朵，是为了听。安拉给每个器官一种能力，用于工作和活动；命令每一感官只做使安拉喜欢的事情，说能使安拉满意的话，那就是只说实话，抛弃与之相反的假话。视觉能使安拉满意的，那就是只看安拉喜欢的东西，不看安拉讨厌的东西，比如淫荡行为。听使安拉喜欢的东西，那就是只听警句、格言、训诫之类的真理以及安拉规定的东西，不听惹安拉生气的东西。两只手要抓安拉授权并允许抓的东西，而不去抓安拉不准抓的东西。两只脚要向好的方向走，比如追求知识，而不要走安拉禁止走的路。人类所干出的种种淫荡事情，全是在灵魂指示下的肉体所为。肉体的欲望分为两种：其一是生殖欲，其二是饮食欲。生殖欲是安拉所中意的合法欲望，不可将之视为非法。饮食欲则是吃和喝，安拉只喜欢那些以合法手段获取的饮食的人，不管得到多少，他们都赞美安拉，感谢安拉。那些惹怒安拉，用非法手段获取饮食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均属虚妄之列。安拉创造了一切，他只期望善行，命令各感官做应做之事。”

沃尔德汗王子问：“宰相阁下，请你告诉我，阿丹不听安拉劝诫，偷吃禁果，造成违禁的后果，被逐出伊甸园之事，安拉早有预料吗？”

舍马斯宰相答：“是的，王子殿下，安拉早有预料。安拉在阿丹尚未创生时，就知道了事情的结局。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安拉早已劝诫他不要吃禁果，而且告诉他，吃禁果就是违拗举动。安拉是通过公正办法告知阿丹的，以免日后阿丹找借口埋怨安拉。阿丹跌入泥坑之后，斥责接踵而至，殃及子孙后代，于是安拉派来先知和使者，并给他们降示了天书。先知和使者们向我们灌输教法，为我们解释教法中的训诫和箴言，为我们指出光明大道，向我们说明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我们全都受控于一种能力：谁在这个界限内做事，谁就能成功、获利；谁超越过这个界限，不按照嘱咐，甚至违背教诲行事，谁就将在今世和来世两个世界中一事无成。这些就是为善之道和为恶之道。我们知道安拉是万能的。安拉为我们创造了



七情六欲，都是依据他的自愿和意志创造的。安拉命令我们要合法使用那些欲望，以便让我们得到益处。假若我们非法地使用那些欲望，我们就会遭遇灾难。我们从哪里得到好处呢？当然是从安拉那里。我们的灾难从何而来，自然来自我们本身，而非来自安拉。”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六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听完舍马斯宰相的这段长长的谈话，沃尔德汗王子说："相爷阁下，你讲的哪些责任该归于安拉，哪些义务应该归于人类，我都听明白了。相爷阁下，我有一事不明，而且百思不得其解：阿丹的子孙为什么那样不重视来世，却十分看重今世的享乐？难道这仅仅因为阿丹的子孙都感到自己要卑贱地离开今世而去吗？"

舍马斯宰相回答说："正是。你所看到的今世的变化与其对世人的背弃，足以证明富贵者的荣华和穷困者的灾难都是不会长久的。今世之人无论多么精明能干，无论如何自我感觉良好，他的情况一定会发生变化，且变迁很快来临。人不可依赖今世，亦不可能从今世的荣华中获得什么益处。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一点，那么，受今世欺骗而忘记来世的人，他们的情况将是最糟糕的。他们所得到的幸福与他们丧失幸福之后所经历的恐惧、艰辛与惊吓是不相称的。我们相信，假若奴仆知道死亡来临、与富贵荣华告别时的痛苦，那么，他一定会拒绝今世及其一切，坚信来世对于他来说更有益，更幸福。"

舍马斯宰相说罢，沃尔德汗王子说："相爷阁下，你博学多才，你用明灯驱散了压在我心上的黑暗，为我指出了通往真理的光明大道，给了我一盏指路明灯。"

这时，在座的一位哲人站起来，说道："春天到来，兔子会要求和大象一起去草场吃草。我从二位口中听到了我不曾听到的问题及精辟分析，确乎受益良多。让我再问两位一个问题吧！请告诉我：什么是今世的最佳赠礼？"

沃尔德汗王子答道："健康身体、合法生计、孝子贤孙，乃今世三大最佳赠礼。"

哲人问："何为大，何为小呢？"

王子道："能容忍比自己小者为大，能容忍比自己大者为小。"

哲人问："宇宙万物聚集在哪四种东西之中？"

王子答："宇宙万物聚集在食品、饮料、睡眠的甜美和死亡的醉态四种东西之中。"

哲人问："任何人都不能自拔的三件东西是什么？"

王子答："糊涂愚蠢、本质卑劣，欺骗撒谎。"



哲人问："欺骗撒谎虽然全是丑恶的，但哪种谎言最好呢？"

王子答："能为朋友排除灾难而带来益处的谎言是最好的。"

哲人问："诚实固然是美德，但哪一种诚实是丑恶的？"

"在人前炫耀自己之所长是丑恶的。"

"何为丑中之丑？"

"在人前吹嘘自己所没有的长处乃丑中之丑。"

哲人问："什么人最愚蠢？"

王子答："胸无大志，只贪食者，乃最愚蠢之人。"

问答到这里，舍马斯宰相对吉里阿德国王说："国王陛下，你是我们的贤明国王，但我们希望陛下在百年之后，把王位传给沃尔德汗王子，我们甘愿做他的臣子和百姓。"

吉里阿德国王听宰相这样一说，心中甚是高兴，遂令在座学者和文武百官听宰相及王子的话，并照之行事，叮嘱他们服从沃尔德汗王子的命令，并且立即宣布，立沃尔德汗王子为王太子，正式就任王储，以便在国王百年之后继承王位。

随后，吉里阿德国王诏令全国学者、哲人、武士、长老、青少年和所有百姓，要他们服从王太子的命令，照王太子的指示行事。

沃尔德汗王太子年满十七岁时，吉里阿德国王身患重病，一卧不起，眼看大限来临。国王自知来日无多，便对贴身侍卫说："拿命天仙已在呼唤我，去把我的亲人、儿子及文武大臣全都叫到我的面前来！"

他们立即行动，分头外出，把远远近近的皇亲国戚及文武百官召至国王病榻前。他们问国王："国王陛下，你怎么样？你的病情如何？"

国王说："我这次患的是致命之病，安拉排定的致命之箭已向我射来，我正度过今世的最后一天和来世的第一天。"

随后，国王对王太子沃尔德汗说："孩子，靠近我一点儿！"

沃尔德汗王储靠近父王，泪水潸然而下，打湿了父王的褥单。吉里阿德国王眼泪不住淌落，在场的人们也都哭了起来。国王对儿子说："孩子，不要哭！我不是第一个迎接这种必然结局的人，因为安拉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天。孩子，你要敬畏安拉，多做善事，只有这样，你才能登上万众所望之位。你千万不要接近淫荡之事！不管站着，还是坐着；不管醒着，还是睡着，都要不时地赞颂安拉，眼盯着真理。孩子，这就是我对你的最后叮嘱。就说这么多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七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吉里阿德国王叮嘱儿子沃尔德汗王储说："孩子，不要哭！我不是第一个迎接这种必然结局的人，因为安拉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天。孩子，你要敬畏安拉，多做善事，只有这样，你才能登上万众所望之位。你千万不要接近淫荡之事！不管站着，还是坐着；不管醒着，还是睡着，都要不时地赞颂安拉，眼盯着真理。孩子，这就是我对你的最后叮嘱。就说这么多吧！"

沃尔德汗王储听罢，对父王说："父王，儿听明白了。您的教导，儿一定铭刻在心，我会牢记您的叮嘱，坚决执行您的命令，让您高兴。您真是我的好父王。在您百年之后，我怎能忘记您的叮嘱，背弃您的希望呢？您对我进行了良好教育之后，就要离开我了，我一定不忘您的教导。只要我牢记您的嘱咐，我一定能成为幸福之人，得到更大的福分。"

老国王吉里阿德忍着巨大痛苦，竭尽全身力气，对儿子说："孩子，只要你坚持十种良好习惯，安拉定会在今世和来世默助你成功。要记住：生气时，宜克制；遭难时，要忍耐；言谈时，说实话；许过诺，必实践；裁决时，必公正；权在手，宜宽宏；对臣属，要敬重；对敌人，要宽恕；对仇人，要施恩；对穷寇，切莫追。"

老国王停顿片刻，又说："还有十种良习，儿必牢记、遵守，安拉必借之提高你在臣民之中的威望。你要牢记：分物时，要公平；惩治人，莫暴虐；许过愿，必还愿；人劝告，务必听；与他人，忌争吵；教民臣，守法纪；为政时，要清廉；使老幼，皆爱你；令专横，惧怕你；令腐败，闻风避。"

老国王对儿子说罢，又对出席立沃尔德汗为王太子仪式的学者、官员们说："你们千万不要违抗你们国王的命令，不要对国王的顶数置若罔闻，因为那会导致国亡沦丧，使你们妻离子散，伤害你们的身体，空耗你们的资财，也使你们的敌人幸灾乐祸。你们不要忘记对我立下的誓言，你们也应该向我的儿子立下同样的誓言，你们要听王太子的话，服从王太子的命令，因为那对你们有利。你们要和王储坚持与我立下的誓言，只有这样，你们的事情才能办好，你们的情况才能改善。他就是你们的国王，他就是你们的恩人。这就是我最后的叮嘱。"





老国王吉里阿德说到这里，临死时的痛苦加剧，国王，再也说不出话了。他抱住儿子，频频亲吻，口中喃喃赞颂安拉，仅过片刻便与世长辞了。

国王驾崩，举国哀痛，继之举行隆重葬礼。送走国王，随后为新国王举行盛大加冕登基典礼。宰相为沃尔德汗国王穿上王服，戴上王冠，然后将他扶上国王宝座。

沃尔德汗正式就任国王，沿着老父王往日宽厚、公正、行善的道路走了一段时间，便开始偏离正道，被今世享乐欲望所吸引，一心追求世俗荣华，把父王的遗嘱忘了个一干二净，把在父王面前立下的誓言丢弃一光，根本不问国家大事，步上了自取灭亡的一条死路。

沃尔德汗国王贪恋酒色如痴如狂，只要听说哪里有一美女，便立即派人将之弄进宫中来，纳为妃子，共枕同眠。未过多久，他的宫殿里就集中了大量美女，其数量超过当年苏莱曼•奔•达伍德大帝宫中嫔妃的数目。他每天都泡在嫔妃宫中，根本不问朝政，不管百姓疾苦。有人向他投书诉冤，他既不看投诉信，更不会回信。这位新国王过起极其糜烂淫逸的生活。他没有别的什么爱好，玩女人成了他的唯一乐趣。

群臣们眼见新国王沃尔德汗不问朝政，不问百姓疾苦，不关心臣僚们的情况，臣僚们认定灾难不久就会降临，因而群臣心神不安，聚而纷纷议论，说："我们去找舍马斯宰相吧！把我们的情况及国王的现状向宰相报告一下，好让他劝说国王改邪归正，以免我们面临灭顶之灾。因为我们这位新国王已经沉醉于今世的享乐之中，他迷恋酒色，不能自拔，恐怕我们要遭殃了。"

群臣商定，一起来到相府，拜见宰相舍马斯。他们对宰相说："英明睿智的相爷阁下，我们这位新国王已被今世荣华所降服，终日沉湎于酒色淫乐之中，向往虚妄，不问朝政，如此下去，岂不误国伤民，把我们带上一条死路吗？一个多月来，我们没见过国王的面。不仅我们，就连相爷阁下和若干重臣，也没有听到国王发布的任何政令。我们有事不能呈奏，国王既不听政，也无意关心百姓的任何疾苦。我们大家一起商议了一下，一致同意来找相爷，把真实情况报告阁下，因为阁下是我们的首领，你比我们考虑得全面周到。灾难不应该降临到相爷阁下居住的国土上，因为阁下完全有能力让这位年轻的新国王改邪归正。相爷阁下，请你赶快行动，进宫劝说国王，但愿国王能听你的劝谏，回到安拉的正道上来。"

舍马斯宰相肩负群臣厚望，走去找到一个能够接近国王的侍卫，对他说："好孩子，我求你允许我进宫见国王一面，因为我有要事向国王禀报，听听国王对我有何指令。"

那位年轻侍卫说："相爷阁下，凭安拉起誓，说实话，一个月以来，国王没有允许任何人见他，连我也没见过。不过，我可以领阁下去见一个人，他能带你去见国





王。那个人就是顿顿都给国王送餐的宫仆。你看见他从御膳房出来时，就可以走上前去，向他说明你的意愿，他会按照你的要求办的。”

舍马斯宰相立即来到御膳房门口，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便见那个宫仆朝御膳房走来。

当宫仆刚抬脚进御膳房门时，舍马斯宰相走上前去，对宫仆说：“孩子，老夫我想见国王一面，有要事向国王禀报。等国王吃罢午饭，心情好时，劳你代我求见国王，但愿国王允许我晋见，以便当面禀报要事。”

“我一定照办！”宫仆说。

宫仆端着午膳给国王送去。国王用过午饭，情绪甚好，宫仆说：“国王陛下，舍马斯宰相在门外站着求见，说有要事禀报。”

国王听后一惊，不知禀报何事，随口对宫仆说：“让他进来吧！”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八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当宫仆刚抬脚进御膳房门时，舍马斯宰相走上前去对宫仆说："孩子，老夫我想见国王一面，有要事向国王禀报。等国王吃罢午饭，心情好时，劳你代我求见国王，但愿国王允许我晋见，以便当面禀报要事。"

"我一定照办！"宫仆说。宫仆端着午膳给国王送去。

沃尔德汗国王用过午饭，情绪甚好，宫仆说："国王陛下，舍马斯宰相在门外站着求见，说有要事禀报。"

国王听后一惊，不知禀报何事，随口对宫仆说："让他进来吧！"

舍马斯宰相听说国王让他进来，心中甚为高兴，遂迈步朝国王的后宫走去。舍马斯宰相来到国王面前，行过礼，亲吻国王的手，继之一番祝福。

沃尔德汗国王问："相爷阁下，有什么要事禀报呀？"

舍马斯宰相说："好久不见陛下的面了，心里十分想念陛下，现在好容易才见到了。国王陛下，臣有要事禀报啊！"

"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国王陛下，安拉至仁至慈，在你年纪尚幼小时，就已经赋予你渊博知识和深奥哲理，那也是在你之前的君王所不曾得到的。后来，安拉终于把王位赐予给了陛下。国王陛下，不希望你违背他的命令，而把授予你的王权转交给其他人。安拉也不希望你用自己的财宝进行反对安拉的活动，而希望你牢牢记住安拉的嘱托，服从安拉的命令。国王陛下，这些日子以来，我觉察到你把先王及其叮嘱忘到脑后去了，因为你拒绝执行先王的遗嘱，弃绝了先王的公正，拒不感谢安拉对你的恩赐……"

舍马斯宰相未说完，沃尔德汗国王惊问："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你不关心国事，不问朝政，忘记了伟大安拉已把臣民的生计大事托付给了你，而你一心贪图享受今世的荣华富贵。古谚说得对：'世有三事，君王必牢记：一曰，国家利益；二曰，宗教利益；三曰，百姓生计。'国王陛下，依臣之见，陛下理应考虑事情后果，方能找到得救一路，千万不可沉湎于导致死亡的享乐之





中。不然，难免有渔夫那种遭遇。”

沃尔德汗国王惊问：“渔夫有什么遭遇？”

舍马斯宰相开始讲《渔夫与大鱼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渔夫。有一天，渔夫像往常一样来到河边打鱼。渔夫刚一上桥，便看见水中游着一条大鱼，心想：“我为什么不去抓那条大鱼……我要追上去，它游到哪里，我就追到哪里，抓着这条大鱼，也就可以安享几天清福了。”

想到这里，渔夫马上脱下衣服，下到河中追那条大鱼去了。渔夫顺水流而下，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抓住了那条大鱼。此时此刻，他回头望去，发现自己已远离岸边。他紧紧抓住那条鱼，随着河水的急流漂游而下，眼见自己的身子被湍急的水流带进了大漩涡，那是落进去就难以活命的地方。这时，渔夫才大声求救：“救命啊！救命啊！”

一群护河人赶来，问道：“你怎么啦？你为什么冒这种巨大危险呢？”

渔夫说：“我是自己脱离了得救正道，自找死路，自取灭亡啊！”

众人说：“喂，落水人，你早就知道这里有漩涡，是九死一生之地，为什么抛弃得救正道，而自踏死路呢？为什么还不甩掉手里的鱼，赶快逃命呢？现在谁也救不了你啦！”

渔夫绝了生还的希望，急忙甩掉冒着生命危险抓住的那条大鱼，然而为时已晚，顷刻间被漩涡吞没，一命呜呼了。

舍马斯宰相讲完故事，对沃尔德汗国王说：“国王陛下，我为陛下讲这个故事，只是为了让陛下放弃眼前影响陛下大业的卑微的小事，着眼于你所肩负的国民生计的大任，集中精力，治国安邦，振兴大业，不让任何人看到你出丑。”

沃尔德汗国王问：“相爷阁下有何见教啊？”

舍马斯宰相说：“明天，如果陛下身体和精神都好，就请允许大臣来晋见，听听他们说说自己的处境，向他们表示一下歉意，然后答应多为他们的事情操心。”

国王说：“相爷说得对，我明天一定照你的意见办。安拉护佑.”

舍马斯宰相离开国王那里，见到群臣，将晋见国王的情况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早晨，沃尔德汗国王走出幕帘，准许大臣晋见。国王见到大臣们，表示歉意后，答应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众臣听后，个个欢喜，人人满意，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群臣走后，沃尔德汗国王的一位爱妃走到国王面前。爱妃见国王面色灰暗，低着头不说话，便问：“陛下何故心神不安？有什么不舒服吗？”

沃尔德汗国王说：“没有不舒服。我正在考虑自己的事情。我为什么不珍视自





己的王权和臣民呢？长此以往，过不了多久，我的王权就要失去了。"

爱妃说："陛下，我看你是被你的仆役和大臣们骗了。他们纯粹是故意惹你生气，有意不愿让你享受这人生乐趣，不让你得到宽舒、清闲和自在，而是想让你忙碌一生，要你在为改善他们处境的事物中丧生，或者就像童子与盗贼之间发生的事情一样。"

国王惊问："童子与盗贼之间发生过什么事？"

爱妃开始给国王讲《童子与盗贼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七个盗贼。一天，七个盗贼照习惯外出偷盗。他们路过一个果园，见树上结满核桃，便闯进园门。

七个盗贼刚进园门，忽见一童子出现在他们面前。盗贼们对童子说："喂，小孩子，和我们一道进核桃林去吧！我们把你托上树去，先吃饱肚子，再给我们丢下几个核桃来，好吗？"

童子一口答应，随他们进了核桃树林。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第九百一十九夜

夜幕降临，莎赫札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崇妃接着给国王讲《童子与盗贼的故事》……

七个盗贼刚进园门，忽见一童子出现在他们面前。盗贼们对童子说："喂，小孩儿，和我们一道进核桃林去吧！我们把你托上树去，先吃饱肚子，再给我们丢下几个核桃来，好吗？"

童子一口答应，随他们进了核桃树林。

等到果园之后，盗贼们相互议论说："我们挑一位身子最轻、年纪最小的上树吧！"

盗贼们说："我们谁也比不上这童子身子轻、年纪小。"

来到树下，盗贼们把童子托上树去，然后嘱咐说："喂，小孩儿，上去之后，不要动树上的核桃，免得被园主发现，走来伤害你。"

童子问："那我该怎么办呢？"

盗贼说："你坐在树杈上，使劲儿摇一个树枝，把核桃摇晃下来。我们拾在一起，你下来后，我们会给你一些核桃。"

童子骑在树上，果然照盗贼们的吩咐办，抓住树枝猛力摇晃，只见核桃哗哗啦啦落在地上，盗贼们高高兴兴地拣了起来。

正在这时，果园主人走进园子，大声喊道："你们在干什么？"

盗贼们说："我们没干什么呀！我们打这里过，见这孩子在树上，以为他是这果树的主人，便向他讨几个核桃吃。他把树枝摇晃了几下，核桃落在地上，我们拣了几个。我们是没有罪的。"

园主问童子："喂，小孩子，是这样吗？"

童子说："这几个家伙撒谎！他们让我和他们一起来到园子里，他们把我托上树，要我摇晃树枝，他们好在地上拣核桃……"

园主说："你是自找倒霉呀！你吃核桃没有？"

"我一个核桃也没吃。"

"孩子，我现在才知道了你的愚呆所在：你是给别人干事，毁了自己。"

园主又对盗贼们说："没你们的事了，走你们的吧！"



园主抓住那个童子，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

爱妃讲完故事，对沃尔德汗国王说："你的那个老宰相和大臣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存心想害你，就像那些盗贼对童子那样。"

沃尔德汗国王听后，说："爱妃说得对！我不再见他们了。我不能丢掉今日的享乐。"国王与爱妃共枕同眠，一觉睡到东方大亮。

次日清晨，舍马斯宰相早早起来，带着众大臣，高高兴兴地来到王宫门前。他们等了许久，却不见国王派人来开门，国王本人没有出来，亦未允许他们进宫。

当众臣感到失望时，对舍马斯宰相说："英明、贤达的相爷阁下，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年幼无知的新王又添了个撒谎的新罪！你看哪，他许下了诺言，现在却食言，忘记了自己许下的诺言。这使新王罪上加罪呀！我们希望阁下再次求见国王，了解一下他为何迟迟不见我们的原因，看看究竟是谁在阻拦国王来见我们。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品性如此恶劣，对我们冷淡到了这种地步！"

舍马斯宰相带着朝臣们的重托，第二次进宫求见沃尔德汗国王国王。

见到国王，宰相说："国王陛下祝你幸福安康。我发觉陛下贪图一时的小小享乐，而忘记了应该关心的国之大事。这样下去，陛下就会像那个养母驼人，靠挤驼奶维持生活的人一样。"

沃尔德汗国王问："靠挤驼奶维持生活的人？那是怎么回事？"

舍马斯宰相开始讲《养驼挤奶人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养着一峰母骆驼，每日靠挤骆驼奶充饥。因只顾挤奶，常常忘记把驼缰拴牢。一天，养驼人挤奶时，忘记了拴紧驼缰。母驼感到缰绳松着时，便撒腿向旷野奔跑而去，一跑再没有回来。

自此以后，养驼人丢了骆驼，自然也就喝不上驼奶了。这时，养驼人才感觉到由于一时疏忽之过，终于招来了灾难。

讲完故事，宰相说："国王陛下，请关心一下有利于你自己又有利于臣民的大事吧！一个人，不应该常坐在厨房门前苦等一口食，更不应该把时光都耗在女人的身上。一个人应该寻觅食物，以排除饥饿之痛苦；又应该寻觅饮料，以解口之干渴。对于一个男子汉来说，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天可在女人那里消耗两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应该用在利于自己百姓的事情上，万万不可久久扎在女人堆里，把大好青春耗在女人的身上。如若不然，必将给自己的身心带来害处。因为女人不出好主意，不能为男人指正道。作为男子汉，无论言论还是行动，都不应该听从女人的摆弄。据我所知，有许多男子丧命在他们的妻子手里。其中就有这样一个男子，因听





妻子摆弄，在野外同妻子交欢，白白丢掉一条性命。”

沃尔德汗国王瞪大眼睛，惊问道“世间竟有这样的事情?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舍马斯宰相开始讲《男子与妻子的故事》：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男子，很爱自己的妻子，一切都听妻子的，凡事都照妻子的意见办。那男子有一片果园，果树都是他亲手栽的。他每天都在果园里忙碌，不是整枝打杈，就是浇水灌溉。

有一天，妻子问丈夫：“你在园子里栽了些什么果树呢？”

男子说：“你所喜欢的果树品种，我全都栽上了。我每天都去做活，不是整枝打杈，就是浇水灌溉，忙个不停。”

妻子问：“你能带我到果园里去看看，让我为你祝福祈祷一番吗？我的祈祷可灵验啦，只要有求，安拉必应。”

男子说：“可以啊！我明天就带你到果园里去。”

第二天清晨，男子便带着妻子向果园走去。

当男子携妻走进果园时，被两个青年人远远地看见了。一个青年对另一个青年说：“喂，你瞧啊！那个男的定是个奸夫，那个女的定是个淫妇。这一男一女进到果林中，必定有奸情。”说着，两个年轻人暗暗盯上了那个男子和他的妻子，想看看他俩究竟要做什么，随后在园子的一个角落里隐藏起来。

那夫妻俩进到果园，刚刚站稳，男子对妻子说：“你答应为我祈祷祝福，那就为我祈祷祝福吧！”

妻子说：“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我才为你祈祷祝福！”

“什么事？”

“女人要求男人做的那种事……”

“你这个该死的娘儿们！我在家里不是满足了你的要求吗？在这里做那种要出丑的事，会耽误我浇果树的。难道你不怕被人看见？”

“那有什么呢？你我是夫妻，我们又不犯什么法，没有什么罪的！浇水嘛，晚一会儿又有什么关系呢？什么时候都能浇水！”

男子说了许多理由，一一被妻子驳回，一概听不进去，非逼丈夫跟她做爱。男子没有办法，只有宽衣解带，与妻子交欢起来……

就在这时，两个青年突然跑了过来，一把抓住那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的一男一女，说道：“俗话说‘捉奸拿双’，我们今天可抓住了一个奸夫和一个淫妇！若这淫妇不伺候我们一顿，我们非把你俩送到官府去不可！”



男子对二青年说:“你们这两个真该死东西！她是我的妻子,我是她的丈夫,我是这园子的主人,这果园是我的地产……”

那俩人根本不听男子的辩解,直向那男人的妻子扑去。

妻子大声呼喊道:“老头子,救救我,别让这两个野汉子糟践我！”

男子奋力向两个青年冲去,同时大声呼救。一个青年拔出匕首,扭头向男子扑了过来,将匕首刺进那男子的胸膛,男子当场丧命。随后,二青年将那男子的妻子扑倒在地,将其轮奸……

讲到这里,眼见东方透出了黎明的曙光,莎赫札德戛然止声。





